海外新發現

永樂大典

十七卷

上海辭書出版社

海外新發現

永樂大典

十七卷

九十六叟錢仲聯署

上海辭書出版社

封面題簽：錢仲聯

撰　　序：胡道静

特約編輯：方　健

責任編輯：許仲毅　余　嵐

封面設計：姜　明

技術編輯：富　强　劉國英

出 版 人：李偉國

序

舉世聞名的《永樂大典》，其修纂始於永樂元年（一四〇三），距今已整整六百年了，爲了紀念這一特殊的日子，上海辭書出版社將新近搜集到的《永樂大典》殘卷十七卷刊印出版。這十七卷都是久佚海外，又是第一次公諸於世，這對中外學術界來説，無疑是一件大事。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在南京修纂的，明成祖親自制定了氣勢宏偉的編纂宗旨，其云『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命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召集一百四十七人，僅用一年時間，編成《文獻大成》。明成祖認爲『所纂尚多未備』，不符合『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的編輯初衷。於是在永樂三年（一四〇五）決定重修，由朝廷重臣太子少保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和解縉爲監修，召集朝野文士、宿學老儒、高僧道師約達三千人，分別擔任編輯、審閲、校訂、抄寫、繪圖、圈點等工作。啓用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全部藏書，還派人到各地搜採圖書。在整個修纂過程中，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作了充分的保障。

《永樂大典》以《洪武正韻》爲綱，採取『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的編輯方法，將明初以前典籍中有關該字的文字，一字不易，悉照原書整段、整篇乃至整部編入，據不完全的統計，當時輯録的圖書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北劇、南戲、平話、工技、農藝、醫藥、算卜等達七八千種，輯成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永樂六年（一四〇八）冬全書告成，明成祖審閲後認爲其『包括宇宙之廣，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他很滿意，正式命名爲《永樂大典》，

並親自撰寫了序言。

《永樂大典》是自有書籍以來，最爲龐大的典籍，它與後來清代修纂的《四庫全書》不同，後者是將衆多獨立的典籍，以經史子集四部彙爲一書，而《永樂大典》是整體一部書，而且是一部大型百科全書式的類書。如此巨大規模的典籍僅用六年工夫修纂告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祇有像明朝永樂年間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强盛的國力，纔會演繹出《永樂大典》及鄭和下西洋那樣的壯舉，這的確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永樂大典》卷帙浩繁，難以刊刻，修成後僅繕寫一部，藏之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明成祖遷都北京，移藏於北京新宫文樓。過了一百三十六年，至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宫中大火，危及《永樂大典》，幸搶救及時，方幸免於難，爲防止再遭不測之虞，明世宗決定重録一部。大學士徐階主持其事，悉照原樣重録，從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八月起至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四月，歷時近五年方畢。自此之後，《永樂大典》備有正副兩部，但其命運卻是多遭厄難。

重録之後，《永樂大典》正本理所當然仍歸藏宫内，但它的下落，史無明確記載，主要有兩種説法：一説毁於明亡之際，另一説殉葬於明世宗永陵，兩種説法，一亡一存，祇能通過考古發掘纔能證實。《永樂大典》正本的下落，是留給後人的一個懸念。

今天能見到的祇有嘉靖副本，原藏皇史宬，清雍正間移藏翰林院，不少學者曾經閱看過。乾隆中期修纂《四庫全書》，因爲要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已經失傳的典籍，曾經對《大典》作過一次認真的清理，發現已佚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雖然當時在宫内宫外查找過，也未能找到，故清高宗有詩云：『大典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堅。兼收釋道欠精覈，久閲滄桑惜弗全。』乾隆之後，清政府對《大典》保管極不周全，官吏偷盜、鼠齧蟲咬，亡散日多。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大肆掠奪，貯藏《大典》的翰林院淪爲戰場，《永樂大典》慘遭焚毁；幸存之書，也被劫走，運往英、美、日、法、德、俄等國，作爲古董收藏和輾轉販賣。最後留存的六十四册，事後纔由京師圖書館收藏。有明一代皇皇巨典，經受如此厄難，令人痛心扼腕。

《永樂大典》最大的功績在於保存了我國明代以前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地理、科

技等方面的大批典籍。清雍正間學者全祖望稱其爲『世所未見之書』，『或可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後世之僞書，……不可謂非宇宙之鴻寶也』。乾隆間另一位學者法式善云：『苟欲考宋元兩朝制度文章，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焉』。修《四庫全書》時，就從《大典》中輯出亡佚的典籍好幾百部。之後有不少學者從中搶救出許多文獻，時至今日，雖存者寥寥，由於每册《大典》猶如一個資料小淵海，故仍有學者爬梳於此。其次，《大典》輯録之典籍，皆是據明初文淵閣所藏宋、金、元舊本繕寫，文字遠勝今本，故又存在校勘價值。爲此，《永樂大典》歷來爲學者所珍視，南金固貴，不可以殘帙而等閒視之。

民國以來，不少出版機構與私人收藏家出版過《永樂大典》。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上海商務印書館開啓影印之先河，將其館所藏『忠傳』一册刊印。繼之，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上虞羅振玉於東瀛訪得卷一四六二八、一四六二九『部』字韻兩卷，内容爲《宋吏部條法》——關於宋代官吏關陞、磨勘的制度。羅氏極寶愛此書，刊入《吉金盦叢書》。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藏園主人傅增湘將其私藏的卷二六一〇、二六一一『臺』字一册影印，此爲首次全仿原本之影印本，傅氏頗爲自得，其云『庶幾得此影本者，猶有中郎虎賁之似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吴興南潯嘉業堂藏書樓主劉承幹又影印私藏卷七五四三，此卷爲佛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與劉氏篤佛有關。三十年代景刊《大典》之風，波及中外，頗爲興盛。北平圖書館、北平文殿閣書莊、日本東洋文庫、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會等都有刊印之舉，以廣流傳。但是，他們存在着同一缺陷，僅爲偏愛刊印自藏之書，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對《大典》的利用與研究，充其量不過是聊勝於無而已。

大規模系統地影印《永樂大典》的前提是先要做好現存《大典》下落的調查工作，弄清何卷何册藏於何地何處？最早着手這項工作的是袁同禮，他在三十年代任北平圖書館館長期間，對當時所存《大典》作了一次縝密的調查，還專赴歐洲考察，將其成果撰成《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三四十年代日本學者岩井大慧和今崛誠二分别撰寫了《袁氏永樂大典卷目表補正》和《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追補》，對袁表作了補充。袁同禮等人的研究，看似容易，其實相當艱難，尤其是不少私人藏家和古董商人的秘不示人和輾轉易手，往往爲一、二卷下落，耗去不少精力。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時，曾聘請目録學家王重民詳加調查，在前人

的成果上，更上一層樓，共訪得七百三十卷。影印本編爲三十二開本，朱墨套印綫裝，凡二十函二百冊，這是《永樂大典》誕生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刊印。卷二三四五至二三四七『烏』字三卷一冊，專門製作了仿製本，用夾宣紙朱墨兩色套印，大小規格及封面裝幀完全仿照原書，以使讀者領略《永樂大典》原本之風韻。

稍後，我國臺灣地區的世界書局出版了楊家駱主編的《永樂大典》，在中華書局影印本基礎上，增加了臺灣地區及德國的十二卷，爲七百四十二卷，刊印爲三十二開精裝本，凡一百冊。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岩井大慧對《永樂大典》的調查極爲執著，從一九三九年紀念其恩師池内宏六十歲所撰寫的論文至六十年代他自己古稀紀念論文集所收論文，内容均與調查現存《永樂大典》有關。尤其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經歷了抗日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大典》的收藏也有變化，他在中華書局和世界書局兩印本的基礎上，調查到八百卷，不過其中十一卷是要待訪的，真正得知下落的祇有七百八十九卷。

八十年代中期，海峽兩岸的出版社，又幾乎同時推出了《永樂大典》。臺灣大化書局出版了重編本《永樂大典》，共收七百五十四卷，比世界書局本多出十二卷。但不知什麼原因，似乎没有看到岩井大慧的著作，未能運用這一成果，因此其仍比岩井氏調查的少了三十五卷。應該説收集最爲齊全的是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續印本。續印本共收六十七卷，仍爲綫裝兩色套印，凡二函二十冊。另外又將這六十七卷與原先的七百三十卷，合二爲一，出版了十冊十六開精裝本，凡岩井大慧的成果均吸收外，還增加了八卷。

《永樂大典》目録六十卷，嘉靖副本早佚，但有抄本流傳，清道光間山西靈石縣楊尚文刊入《連筠簃叢書》。目録對瞭解全書内容梗概頗有參考價值，惟連筠簃所刊目録有殘缺，世界、大化兩書局印本採入時均承襲如故。中華書局精裝本亦收有《大典》目録，所缺之處已據清内府抄本補齊，遂成全帙。諸影印本中，中華書局影印本收採最爲齊全，想必是有專家和專人調查收集所致吧！

從以上民國以來影印《大典》概況來看，仿佛調查者、出版社彼此之間在進行一場學術競賽，你趕我超，後來居上，也正是這種學術競賽，促使《大典》殘卷的調查搜集，越來越細，日趨齊備。

我們無意中也加入了這場學術競賽行列，起先是想從岩井大慧所列待訪的十一卷下落着手。這

十一卷中有四卷原爲嘉業堂之書，一九四三年售於滿鐵大連圖書館，抗戰勝利後失去蹤影；另外七卷，在袁同禮的調查表中有三卷列爲未詳，想必他當時掌握情況不多，也許僅是『風聞』之列，另四卷爲長興王氏、德化李氏、東莞莫氏三家私藏，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滄桑，或存或亡，我們總想尋找綫索，弄清真相。『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待訪的没有訪得，卻意外有了新的發現。它們是現藏美國二卷、日本二卷、英國五卷、愛爾蘭八卷，凡十七卷，承蒙海外學者和留學生的協助，藏館的慨允，終於取得複件。這十七卷，其中十六卷是首次公諸於世；另有一卷，中華書局影印本已收，但有缺頁，今覓得全帙，爲便於學者研究，特予重新發表。

今將新發現的十七卷内容略作簡介：

卷八〇三至八〇六共四卷爲一册，『詩』字，輯録《千家詩話總龜》一書。該書原名《詩總》或《詩話總龜》，今見載《四庫全書總目》，並云宋代『舒城阮閲，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其書『前集分爲四十五門，所採書凡一百種；後集分六十一門，所採書亦一百種』，其云『千家』，蓋言其所採之書多而已，並非實數。《提要》又稱其『摭拾舊文，多資考證』，對研究中國古代詩史和文藝批評史，均極有參考價值。《大典》本四卷，對今傳《詩話總龜》頗具校勘價值。

卷八五六九、八五七〇兩卷，『生』字，輯録典籍甚多，約計有三百餘種，尤以宋元人詩文集最多，其中宋人《傅巖老詩集》、元僧殊隱《盤谷詩集》等均是罕見傳世之書。

卷一〇一一〇至一〇一一二共三卷，『紙』字，前二卷亦主要爲宋人集部之書達四十餘種，宋《陳了齋（瓘）集》、《黃長睿（伯思）集》、《曹橘林集》、元顧世名《梅山集》等亦是罕見之書。又南宋詞人朱晞顔，新安人，紹熙中官廣西漕使，卒於慶元六年（一二〇〇）。《全宋詞》載其詞《南歌子》一首，可見其傳世之作品甚少，今《大典》載其詞《浣溪沙》（『謝張魯瞻惠紙筆和來韻』）一首，十分難得。其次是地理總志和方志，有《元一統志》、《郡縣志》、《杭州志》、《新安志》、《賓陽志》、《太原志》、《曲江志》、《雲南志》、《南豐志》、《鄱陽志》、《昭潭志》等十餘種，皆是明永樂三年之前典籍，至爲寶貴。卷一〇一一二以兩類書最多，一爲文字音韻之書，如丁度《集韻》、周伯琦《說文字原》、魏柔克《正字韻綱》、熊忠《韻會舉要》、趙

謙《聲音文字通》、郭守正《紫雲韻》、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韓道昭《五音類聚》等二十餘種。另一類爲醫藥本草之書，有宋寇宗奭《本草衍義》、詹端方《本草類要》、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陳日行《本草經注節文》，金張潔古《真珠囊》、李東垣《試效方》、王好古《湯液本草》，元朱丹溪《本草》、尚從善《本草元命苞》等。清修《四庫全書》時曾輯出醫藥之書二十種，但以上之書未見輯佚，金人之著述傳世極罕，張潔古《真珠囊》等雖爲斷璣殘璧，亦彌足珍貴。

卷一三二〇一至一三二〇三爲一册，凡三卷，『用』字，均有殘缺。卷一三二〇一，共十九頁，今僅存第十九頁。卷一三二〇二，共十五頁，今缺第三頁後半頁、第四頁前半頁及十三、十四頁。卷一三二〇三，共十八頁，今缺第五頁。書雖殘缺而所載史料卻頗爲罕見，如《經遠堂分門故事》、《蓬山積善録》、宋俞文豹《唾玉集》、《頌古聯珠》、《宗門統要》、《記室新書》、《禪林僧寶傳》等，值得對這些典籍，作進一步的探討。

卷一四二一九、一四二二〇兩卷『相』字，内容爲『相地十一相龍法』、『相地十二相龍法』。今存《大典》卷一四二一七、一四二一八兩卷亦爲『相』字，内容分别爲『相地九相龍法』、『相地十相龍法』，彼此吻接。據《大典》目録『相』字爲卷一四二〇九至一四二六九，凡六十一卷，今僅存四卷。而一四二一九、一四二二〇兩卷輯入之書爲《地理大全》、李淳風《地理小卷》、《葬法拾遺》、《明山寶鑒論》、《青囊經》、《家寶經》、《理髓經》、《擇地尋龍經》、《至寶經》、《玉髓真經》、《陰陽妙法》等十餘種，並有插圖數十幅。其中僅《地理大全》見《四庫全書總目》，爲存目之書，今存，分二集，一集三十卷、二集二十五卷，明李國木撰，此書實爲歷代堪輿著作叢書。從晉郭璞《葬經》、唐邱延翰《天機素書》、宋廖瑀《九星穴法》到元劉秉忠《玉尺經》、明劉基《披肝露膽經》等書一脈相承，亦有國木自撰者而彙爲一編。其餘典籍皆不見載《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叢書綜録》堪輿之屬收書一百三十餘種，有《三字青囊經》一卷，不知是否與《青囊經》同爲一書？其餘均無，這些均是稀見之堪輿典籍，亟待研究。

一五九五七、一五九五八兩卷，『運』字，輯録之書爲《法運通塞志》。檢《大典》目録，卷一五九五七至一五九六一凡五卷均爲此書。今考是書已被收入《佛祖統紀》，而《統紀》又已收入《大藏經》。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五《子部·釋家類存目》著録有《統紀》一書，乃宋釋志

磐撰，凡五十四卷。今存四庫本爲三十九卷，現已被收入《四庫存目叢書》，爲南宋咸淳（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年間摹刻本。《大典》據內府善本録入此兩卷，當可與現存的《大藏經》本及《四庫存目叢書》本對校，頗具校勘價值。

卷一九八六五與一九八六六兩卷爲一册，『竹』字，輯入之典籍主要是元人李衎《竹譜》。該書清乾隆時已極罕見，僅有《竹譜詳録》一卷流傳，踈略殊甚，僅及原書百分之一，幸四庫館臣從《大典》中輯出，得十卷，刊入《四庫全書》，流傳至今。中華書局影印本《大典》卷一九八六六缺第八頁前半頁，今特補正，並將全卷一併影印。

我們僅對這十七卷《大典》作一浮光掠影的淺介，今特影印刊出，以供文字音韻、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地理學界的專家和廣大讀者，進一步研究和利用。需要説明的是：由於所據底本質量的良莠不齊，雖竭盡所能作了技術處理，但仍有個別漫漶之處；另外，《大典》原鈔本的圈點比較隨意，有些書名也有誤，今祇能仍其舊。這已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此次影印，在版式上作了精心的設計，採用朱墨兩色套印，書名、邊框、行綫、中縫均用朱色，又加仿明宣紙底色，以再現《永樂大典》風韻。今特用國際流行大十六開本影印，字迹清晰，疏朗有緻，這樣精美的影印本呈現在廣大讀者面前，當會有賞心悦目之感，應能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和歡迎。

胡道静

二〇〇三年七月

目録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三　二支

詩　詩話四十五

千家詩話[illegible]句法門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拖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之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同上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為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同前　徐師川云，作詩回頭一句最為難道。如山谷詩所謂忽思鍾陵江十里之類是也。他人豈如此，尤見句法宏壯。山谷平日詩多用此格。同前　徐師川云，為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恐其不相稱。師川云：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有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王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合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斵山骨，只

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臥葬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同上）莊子文多奇變。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也。詩句時有此法。如昌黎一蛇兩頭見未曾拘官計日月。欲進又不可。君欲強起時難更。坡云迨茲霜雪未。茲詠侍君必聊亦記吾曹。餘人罕敢用（黃常明）

苦吟門　山澤之儒多臞。詩人猶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人云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況人掉頭撚鬚之苦。豈有張顛豐頰者哉。況昭略嘗戲王約以肥而癡。吾以瘦而狂。昭略意。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癡。（黃常明）

賈島詩如鶚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貫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句。以見其詞澁思苦。若非好事者誇辭。亦繆用其心也。（同上）

後山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勍氣孱。乃都會之豪佑。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劇石破山。先觀鑱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何如哉。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

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留題門

張祐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訂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者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標牓者多矣。蜀帀之詩話

溫公治

第洛中園圃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再拜以獻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名其得人心也。又云：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瘂。聊未盡命名之意。同上　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於壁，不加篇題。約云：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若杜贈李潮八分歌云：吾甥李潮下筆親，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巴東逢李潮，潮乎潮乎奈爾何。退之招楊之罘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我令之罘歸，償付栢與馬。之罘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罘歸，入門思而悲。之罘別我去，能不思我為作詩招之罘。晨夕抱飢渴。嘗戲謂此二詩直不須題署也。黃常明　子美詩：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延。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經營上元初，斷手寶應年。又題衡山縣學堂云：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嗚呼已十年，儒服敝於地。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講堂非曩造，大屋加塗塈。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林木在庭戶，密餘疊青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戺。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豈不是草堂縣學記。　李翺、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翺有縣君好塼渠一詩，并傳燈錄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留題一篇而已。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

悉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 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題于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苕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讌圖中題此詩後四句當以問相識問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苕溪漁隱曰題烏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卻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 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其一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

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學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汪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參。以何氏為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　寄贈門子美詩。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寄旻云舊好事來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岑參云。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為問平生否。魏君校理復何如。前月久來不得書。夫子素多疾。別來未得書。北庭苦寒地。體內今何如。樂天寄夢得云。病後能吟否。秋來曾醉無。退之贈崔立之云。長女當人事。誰助出帨縭。諸男皆秀爽。幾能守家規。亦皆書一通也。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材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垍相祿山。而均亦受偽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為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垍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數亂

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黄常明 杜甫業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鶂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為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為見素所賞。非希烈也。同上

故事門 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灞陵尉。其褊忮險刻。決非長者。所以不侯。非直殺降之譴也。因觀坡云。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灞陵尉。恐亦寓此意。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山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為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同上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詩云。紫

泥丹筆皆經手。亦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爲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裴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蒭常之

書事門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橐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棨觀貸麟族。賦筆助荷橐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書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右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艾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着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入徒見南史有着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丹揚集

王儉少年以宰相爲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於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甿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同上

杜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其書歲月也新矣。樂天云吳郡兩回

逢九月。越州四度見重陽。去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溢浦沙頭水館前。又前年九月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月到東洛。今年九月來吳鄉。兩邊鬢髮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其實直敘事。又自一格。黃常明

感事門

西清詩話云。退之宿龍宮灘詩云。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黃魯直曰。退之才。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諳客裏夜卧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邪。漁隱叢話

東坡云。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能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

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識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畧曰或者不量力謂兹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鼇既頓領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秋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晄李訓薛文通等事爲之太息　老杜所以爲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爲工蓋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嘗觀韋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覲兄收情且爲懽累日不知飢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遺期念君何時歇社日寄云遙思里中會心緒更徵徵寒食聯騎定何時吾今顏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郡樓寄諸季云迫兹聞鴈夜重憶別離秋懷京師寄云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余謂觀此集者雖讒鬩交瘉當一變而怡怡也黄常明　用事門　夢得詩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乃周彥倫荅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倪寬事此一字用事者同上　韋應物詩云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雜

言送人云。氷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此可謂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同上　介甫宜春花詩云。無復增脩事。君王惜費金。乃暗用漢文惜百金之產而罷露臺事。同上　沈慶之謂上曰。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治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夢得送李策云。深風春日靜。爭巢幽鳥鳴。僕夫前致辭。門有白面生。同上　東坡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嘗作秧馬歌。叙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廛。着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名四十年。亦巧於用事。同上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

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杜當至孫仲益家時仲益年在髫齔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對屬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璠璵器孫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撫其背曰真璠璵器也異日不凡二事皆吾鄉士人所知輒記于此。韻語陽秋　謂帝似馮唐垂白馮唐晚達馮唐毛髮白長卿多病久我多長卿白病渴汙官位杜以其爲郎故用之若它人老病恐不可槩使。同上　用已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太白云滄浪吾有曲相子棹歌聲樂天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明年云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過栗里云昔嘗詠遺風著爲十六篇蓋居渭上醞熟獨飲嘗効淵明体爲十六篇又贈微之云昔我十年前曽與君相識曽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蓋舊詩云有秋竿也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兩絶句後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海外又云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曽斷魂又云梄丘海棠吾有詩獨笑山林誰敢侮又有竹云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同上　唐諺云槐花黃舉子忙東坡有獨隨舉子踏槐花槐花還似昔年忙山谷云槐隨舉子踏花黃是也　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竹迷日凡種竹多以五月杜云東林竹野薄臘月更須栽則唐人植竹用季冬月也又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嘗欲闢少軒以

必種目之前輩戲語以郊外呵喝月下燭籠皆謂之殺風景介甫戲示潁叔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蓋用此也同上　昔人用五馬事多因游遨勸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閬州餞蕭遂州云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花其實主去住分矣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曾諳小徑送貫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云五馬莫留連岑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戎昱五馬幾時朝魏闕子厚五馬助征騑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東坡鼓吹未容迎五馬介甫尚得使君驅五馬近入於太守安居閑閣例稱五馬此理恐未安也汴陽集

紀實門　唐文皇聚一時名流于册府始有十八學士之號後來凡居館殿者皆稱之國朝以來仕于外非兩制則雖帥守監司止呼寄祿官惟通判多從館中帶職出補如蔡君謨湖州歐陽文忠公滑州王荆公舒州東坡先生杭州如此之類甚多劉贛父赴泰倅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尋雲氣望蓬萊蓋在道山五戰然後得之學士之稱施于外者緣通判而然今外庭過呼大可笑矣揮麈錄

老杜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云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孑遺以是知邊鄙之臣貪功生事結禍招釁皆有以致之一得忠臣處之上靈受賜矣黃常明

文

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爲天子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徒有心於漢哉粲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以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既後操以粲爲軍謀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韻語陽秋　武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武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亂。殺韋后衆不應后之族敢於武皇之時豪橫若此。正恐非后族爾李肇國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與楊開府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過之時耶。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于毅父。文清以蔭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閒居提筆文場曾籠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着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婿得羲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覽之笑云。此廼用前日之啓爲躰脩報耳。揮麈錄　老杜卒於大曆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

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既封太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太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丹陽集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泯沒無聞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窪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詩云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此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舊名三丘山宋商仲文素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峰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曆中縣令于興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疑仙府遠寫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蜀立之

張籍居韓門弟

子之列。又以愈薦爲國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流籍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祭詩。乃云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何耶。張籍集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烟脂井是也。楊脩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烟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烟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石欄上刻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側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攷。寺即景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者往來不絶。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同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雲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泊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没。而援復請進。不止。方且據鞍矍鑠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神祠詩。有云。一以功名累。飜思

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為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豪豪篁竹下有路上壺頭。韻語陽秋　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送李校書云：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又戲友二書云：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又曰：元年建四月，官有王直司。史筆森嚴未易及也。黃常明　辰人以藤代麴，酒名鉤藤，俗傳他處即不可用。或謂但恐醞造之法異耳，所在皆可。樂天忠州春至詩云：閑拈舊葉題詩詠，悶取藤枝引酒嘗。是則巴蜀亦有之。同上　用字門　子美有同學少年多不賤，小徑升堂舊不斜，群仙不愁思，夕烽來不近，皆人所不敢用。甚類周禮凡師不功，左傳仁而不武，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楚歸而動不後，本以易無字爾，而語勢頓峭。同上　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旋頭俯澗瀍，層臺俯風渚，游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多不可述。同上　張文潛法雲懷無谷云：獨覺久此公。或傳其生語，文潛獨以久字為得意。然夢得送皇甫云：從茲洛陽社，吟詠久書生。樂天可憐閑氣味，惟久與君同，得君更有無厭意，猶恨尊前久老劉。退之云：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久。張何得意之有。同上　賈島携新文詣韓

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蒿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可見謙於校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洎愈教島為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據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喝而不覺洎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遊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丹

場集 凡聚落相近期某日集交易闕然其名為虛柳云包飯趁虛人臨川云花間人語趁朝虛山谷筍業裝鹽同趁虛人集春蔬好趁虛 黃常明

數物以箇謂食為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个个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卧但使殘年飽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也坡云筆工做諸島撒皁反不如常筆正如人學作老杜詩但見其麁俗耳 同上

杜子美詩云野飯射麋新本名狀郊居然左氏楚人致晉師晉人逐楚樂伯餘一矢麋射以獻又晉師及熒澤魏錡射麋以獻楚潘黨曰子有軍功無乃不給於鮮皆飯於野而射麋新事也又市喧宜近利亦止稱東屯所居蓋齊侯欲更晏子宅曰湫隘囂塵晏子辭曰近市小人

之利也。亦豈而近利事。餘惟一兩字。賠貫經傳者。可勝數哉（同上） 杜云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同上） 劉禹錫適連州作畬田行云。何處好
畬田團團縵山腹。下種煖灰中。乘陽拆芽蘖。又作竹杖辭云。銀釧金釵來
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嘗觀辰沅亦然。瘠土之民。亦倍其勞而耕反鹵
莽也。夢得蠻子歌云。蠻語鉤輈音。蠻衣斑斕布。熏貍掘沙鼠。時節祠盤瓠。
忽逢乘馬客。恍如驚麏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賓客謫居朗州。而五
溪習俗盡得之矣（同上） 杜子美集多用經書語。如車粼粼。馬蕭蕭。未嘗
外入一字。如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濟潭鱣
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天陛赤墀。植璧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
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邪（同上） 作詩在於鍊字。如老杜飛星過
水白。落月動沙虛。是鍊中間一字。又曰地拆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鍊末
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若非入與歸二字
則與兒童之詩何異（葛常之） 杜子美詩云。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只
任字即人不到處。自衆人必曰歎曰恍。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
其介者也。繼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大知並觀。傲睨天地。汪汪萬頃

奚足云哉。黄常明　東坡有云，白衣送酒舞淵明。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荅王褒餉酒詩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蓋有所本。同上　杜子美西郊詩云，無人競來往。或云無人與來往。或云無人覺來往。競與皆常談，覺字非子美不能道。蓋惕者避竈，有道者之所驚，合者爭席，隱居者之所貴也。小杪集　秦少游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為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呂溪　鄱邵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飜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飜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呂氏童蒙訓

押韻門

孔毅夫雜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吞，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為病也。雙鳥詩押兩韻字，李花詩押兩花字。苕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閑字，日夜不得閑，君子不可閑。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詩意，不恤其為病也。學林新編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眠。一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一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

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韻也其槩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爲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舡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爲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脚詩曰蓐收困用事元冥蔚彊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遇艱虞朝野少暇日又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一篇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遶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秘書詩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哀贈終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illegible]墓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金寧秘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參遷官詩曰栖遲分半菽浩蕩逐浮萍又曰仰思調王燭誰定握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儁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非刱意爲此者蓋有所本也案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

悲知枉從。一篇押二從字也。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外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又南圃詩曰。樵隱俱在山。由来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冀皆同。一篇押二同字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曰。汎舟清川渚。遥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何當行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江淹雜躰詩曰。韓公論賣藥。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懽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躰。拾杜子美亦傚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二篇。押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贈馬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樊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二愁字。又入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與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

退居詩押二房字。夢遊春詩押二行字。寄元微之詩押二東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真寺詩押二槃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恠邪。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注。 聖祖上自嫌名。書如宮縣之縣者。宮架也。若州縣之縣。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鑾獻爵。從金奏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韻。皆用州縣之縣。用何也。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爰方休棨。皇慈更徹縣。則當作平聲押。升梯集

傚法門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云。天顏有喜近臣知。蚪鬚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贈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徨尚憶重瞳光。天容知道誰能畫。老師古寺晝閉房。蓋遵此法。同上 杜牧之詩字多意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黑猾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云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云。野竹蹊還密。巖泉咽復流。蓋用子美云細雨止還作。斷雲疏復行也。蓋其心景後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於蹈襲。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

續絃膠。豈非自以爲得髓者耶。東坡贈孔毅甫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又云前生子美只君是信乎指得俱天成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況其髓哉。丹楊集 臨川愛眉山雪詩能用韻如云氷下寒魚漸可人。和云羔袖龍鍾手獨叉蓋子厚嘗云江魚或共叉。又云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叉。黃常明 退之詠蚊蠅云凉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夢得聚蚊詩云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聖俞云薨薨勿久恃。會有東方白王逢原晝膁云蚊蟲交紛始誰造。一一口吻如針錐。囋人肌膚得飽不解默去猶鳴飛雖然今尚爾無柰。當有獵獵秋風時。小人稔惡豈漏恢網但可僥倖目前耳左氏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古之也將厚其惡而降之罰也其是之謂乎同上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以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雕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如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爲詞昔人不以蹈襲爲非南部煙花錄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唐人方域詩新唐書藝文志有方域詩一卷。煙花錄一名大業拾遺記。文詞極惡可疑。而大業幸江都記自有詩一卷。唐著作郎杜寶所纂明清家有之永平時揚州

印本也揮麈錄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辰爲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爲之。余友人莫之用其祖戬嘗以辨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後必昌。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窩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鬚織氷縠蹈翻菜園底用羊。從它春雷吼枯腸。擊鍾烹鼎莫渠羨。小筆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樗蒲肯作豬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兔。王函方秘緣青蛇。丹楊集　杜云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又云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其後夢得送陳郎中云君問舊人劉子政而今懶拙每如初送慧則云。休公久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小杜云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文游問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不聞。商隱寄崔侍御云。君向南臺見鶯友。爲言垂翅度春風。臨川云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鴈編。歸見江東諸父老。爲言飛鳥會知還聖俞云儻或無忘問姓名爲言懶拙皆如故。坡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皆有所因也。黄常明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荅長安丞裴稅詩云臨流意已悽。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

山萬事都君遺蓋效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懷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落世紛深入理窟。但見萬象森羅莫非真親故因見南山而真意具焉應物乃因意樓而采菊因見秋山而遺萬事其興閑所得異矣蔔常之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為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語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則是言男為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韻語陽秋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憑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為屏風更相傾慕如此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已格律頗進所謂每被老言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何耶。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小陽集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多張志和則云太虛為室明月為燭。王康

琚則云華條當罨屋。翠葉代綺窻。吳均則云緑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劉
伶則云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皆是意也。李義山無題詩云春蚕到死
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爲俚語小詞傳於世者
甚多。不足道也。同上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螮蝀在東。又曰鴛鴦在
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
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强。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磌。自後用
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蘤。湖行𦾔黃華。溫庭筠所
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傚雙聲而爲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
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凉。主虜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爲
之者也。南北朝人仕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謔談
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攷焉。同上 節候門 徽宗宣和七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書
侍郎馮熙載爲詩以進。安中云上帝通明闕。神霄廣愛天。九光環日月。五
色麗雲煙。紫袖開三極。瓊璈列萬山。布裒塵境斷。髣髴王經傳。妙道逢昌
運。眞王撫契賢。龜圖規大壯。龍位正純乾。穹昊親無間。皇居擬自然。剛風
同變化。祥雲共陶甄。層觀星潢上。重闉斗柄邊。摩空七雉峻。冠嶠六鼇連

夢想何嘗到階升信有緣昕朝初敎仗盜宴忽聞宣清禁來鳴佩修廊入並肩獸鋪金半闔鸞障綉徽褰霽景留庭砌霤文繪楯梴宮簾波鏁漾殿榜字金塡花擁巍巍座香浮扶秩筵高呼稱萬億韶奏侍三千華嵗推堯曆元璣候舜璿冰霜知臘後梅柳認春前造化應呈巧芳菲已鬬姸樛枝彫檻小多葉露桃鮮錯落飛盃斝鏘洋雜管絃承雲歌歷歷回雪舞翩翩灕㴔祥氣合銅壺永漏延鎬京方置醴羲馭自停鞭乃聖情深渥諸臣意更虔宗藩新胥衛相茀拱闔顚側弁恩光浹中觴詔蹕旋寶輦攜淵袖御果得加籩要賞嬉遊盛俄追步武遄騰身從道表送日夾城暝仰揖蒼龍衆旁臨艮嶽巔謳歌紛廣陌簫鼓樂豐年赫奕攢輕幰琛奇集市廛博盧多袒跣飮肆競蹁躚蕃衍開朱邸崔嵬照彩椽橋虹彎矗矗江練泮濺濺擊柝周廬晚張燈別院先餘霞揺綺暈列宿舍珠躔浩蕩三山島稜層十丈蓮再趁天北極却立掃東偏既用家人禮仍占聖製篇兕觥從酩酊蹘魄待嬋娟轉盼隨親指環觀得縱穿曲屏江浪感巨柱赤虬纏光透垂釵井晶銜帶壁錢簫臺千級峻重屋八窗全就席花整匝行樽紫袖檀交粹方爍爍起立復闐闐遂宇會寧過中胥勝賞專鋪陳尤有韻清雅不相沿戶箔明珠串欄缸水碧棬規模商彝錞欵識魯壺鐫秦曲移箏柱唐妝儼

鬢蟬窄襟珠綴領高朶翠爲鈿喜氣排寒沍輕颸洗靜便層琳藉瓊經步
鼎炷龍涎瑪瑙供盤大玻璃琢琖圓暖金傾小榼侑玉釀新泉常于天才
畀英姿[illegible]蓴聯頻看揮斗盌端是吸鯨川推食俱均逮攘餐及隊捐海螯
初破殼江柱乍離淵寧數披綿雀休論縮頸鯿南珍誇飣餖北饌厭烹煎
賜橘懷頳卵酡顏醻寶舡書歸荷慈惠末節笑拘攣放鑰嚴扃啓籠紗逸
足牽求輪掛銀漢夜色映華韉人識重熈象功參獨斷權五辰今不忒六
氣永無愆天紀承三古時雍變八埏比閭增板籍疆埸罷戈鋋文軌包夷
夏絃歌徧幅員恢儒榮藻薦作士極魚鳶慶胄貽謀顯多男景福綿迹衡
常穆穆遵路益平平亭障今踰隴耕耘久際燕信通鵬海漲威竄犬戎羶
東擬封雲岱西將款澗瀍琳科宣藥笈玉府下雲軿帝籍勤初播宮蠶長
自眠蠒絲登六寢稃米秀中田廟鶴棲貽格壇光監吉蠲靈芝滋菌蠢甘
醴湧潺湲合教庬風葉頌經衆疾痊雨隨親禱降河避上流遷執契皇猷
洽披圖福物駢太和輸橐籥妙用絕跡筌此際君臣悅應先簡冊編雅稱
魚草鼎頌述鼓咽咽詎比千齡遇猶聞四始箋爵臣起葦布陋質愧駑鉛
騶俾陪機政由來出眷憐恩方拜綸綍報未効塵涓密席叨臨勸凡蹤第
曲拳雖無三峽水曾步八花塼渝望知難稱才慳合勉旃鈞天思盡賸膳

續白雲牋。熙載云化工欲放陽春到。先敎元冥 戮衰草。凝氷封地萬木僵。
誰向雪中採天巧。璿璣星回斗指寅。羣芳未知 時已春。人心蕩漾趁佳節。
燈夕獨冠年華新。昇平萬里同文軌。井邑相連 通四裔。闐宵競吐夜烘春。
和叔回車避羲鑾。巍巍九禁倚天開。溫風更覺 先春來。試燈不用雨花俗。
迎陽爲却寒雀嵬。宜和初載元冬尾。瑞白纔消 塵不起。穆清光當扇欽鄰。
錦繡雲龍頒宴喜。初開傳詔開廣謨。步障幾里承金鋪。調音度曲三千女。
正似廣樂陳清都。遏雲妙唱韓娥侶。回雲飛花稱獨步。千春蟠木效紅英。
獻壽當筵宜金母。上林晚色煙韻輕。景龍遊人歡笑聲。霞裾月珮擁仙仗。
翠鳳挾輦趍平城。銅華金掌散晶彩。翠碧重重簇珠琲。先從前殿望脩廊
日出綺霞紅滿海。神光通透雲母屏。驪龍出躍波濤驚。煌煌黼座承天命
座下錯欲如明星。欄前玉案真核旅。獸炭銀爐夜初敲。憲天重屋訝雲屯。
崇道簫臺疑蜃吐。前楹火柱囬萬牛。簡卿壁碎色光浮。周圜照耀眼界徹。
氷壺漾月生珠流。點點金錢盡銜璧。豹髓騰輝綮銀礫。絲篁人籟有機緘。
繳繹清音傳屋壁。須臾隨躍登會寧。如驂鸞鶴遊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
纖雲不點惟光明。四壁垂簾玉非玉。銀釭吐艷相連屬。棼楣橫帶碧玻璃。
一朶翠雲承日轂。萬光閃爍爭吐吞。孅龍銜耀輝四崑。又如電母神鞭馳。

金蛇着壁不可捫。端信奇工通造化。豈比胡人能幻假。丹青漫數顧虎頭盤礴解衣未容寫。此時帝御鈞天臺。紫垣兩兩明三台。尚方飲器萬金寶。古玉未足誇雲雷。帝傍侍女雲華品。玉立仙標及時韻。四音促柱泛笙簫。應有翔鸞落千仞。龍瓶瀉酒如流泉。御厨絡繹紛珎鮮。榻邊爭欲供天笑。快倒頗類虹吸川。厭厭夜飲方歡浹。玉漏頻催皷三疊。金門初下醉歸時。正見冰輪上城堞。微臣去歲陪清班。逢時誤辱重瞳觀。小才易窮真鼠技。再賦愈覺相如慳。履道彥爲二集中。今不復印行。故錄於此。揮麈錄 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檝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檝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沉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在歌已矣。哀謠振檝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煙。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

而任期王績以元已爲招魂之節者。亦豈是耶 小楊集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板葦索磔雞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攘惡。而法必自幼飲何那。顧況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似亦不爲無理 同上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于水濱。紹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甚樂。詎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筭。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爲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爲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記以紀其事。云快雨齋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餞勝士。共開浮粟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艾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細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頑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絃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者傳 同上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

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于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群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未達也同上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一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煙之說盧象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爲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煙一月周舉爲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秖禁煙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新煙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煙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陵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勑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在清明之前寒食之後是時店舍已無煙而宮中然燭乃一時之權宜爾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

謂桀驁又未必爲予排設也引上　詠物門　杜集詠馬與鷹甚多亦屢
用鵰對。如云老驥倦知道蒼鷹飢易馴。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老馬倦
知道。蒼鷹飢著人。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老
驥倦驤首。飢鷹愁易馴。驄馬行云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又
不比俗馬空多肉。一洗萬古凡馬空。揚監出畫鷹云干戈少暇日。真骨老
崖嶂。爲君除狡兔。會見翻韝上。王兵馬二角鷹云安得爾輩皆其群。驅出
六合。梟鸞分畫鷹云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餘尚多有之。蓋遠壯心未
甘伏櫪。嫉惡剛腸。尤思排擊。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左氏曰見無禮
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少陵有焉鸇帶之　周顒有云性命之在
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彎而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
心哉。或曰羊豕大牲。難於刲割。蚶蛤微命。易於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小者
尤不幸也。鍾岏嘗告其師何子季曰。車螯蚶蠣。眉目內闕。唇吻外緘。不悴
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可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何其仁於大而忍於細。鄰山谷信弗甚篤。而晚年酷好食蟹。所謂寒蒲束
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巧
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之在海南。爲殺雞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爲刲

羊而轉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碍禪。蘇張行有爲法。亦各其所見爾。　永叔詩云。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以爲二子之窮。子美亦有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雖吟詠微物。曾無一點窮氣。　臨川云蕭蕭出屋千尋玉。竹也　靄靄當窗一炷雲。香也　皆不名其物。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泉也　已有此格詩蕨芽已作小兒拳。退之已有初拳幾枝蕨。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瑶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葛常之詩話　韓退之双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云。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丘之句。遂爲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後云天公怯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且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作兩鳥鳴等語。乃審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譜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岩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

行其言者。同上　老杜云鮑當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里雲有不盡之意乎。同上　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句首子瞻謂杜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詩意蓋譏當時刺史有禽鳥不若者。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凡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曾直亦云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詩忠臣衛憤痛切骨後世但識瓊瑰辭令觀此篇叙鴻雁羔羊禮自太古尊親君上之意爲明皇設不疑至於杜鵑行乃云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人云爾惟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指斥篤嘗殊無致嚴之語莫不皆有所主也。黃常明　花卿云用如快鶻風始生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與年少輩托弓弦作霹靂聲放箭如餓鴟覺耳後生風鼻尖如火子美蓋不拘泥於鷗鶻之異也。同上　柳子厚牡丹曰歌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坡云慇懃木芍藥獨自殿餘春留與殿重輕雖異各有宜也楊中立梅詩云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頗恨不與殿軍商摧正一的對同上

巴峽中有吐綬雞比常雞差大嗉藏肉綬長闊幾數寸紅碧相間極燦爛常時不見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項首先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

綬。適時乃斂。李文饒詩。所謂嵗羝散綬輕風裏。若衘若恭。何可擬是也。文饒云出剡溪。今詢之越人不復有。予嘗自峽中攜至蘇州。人皆不識則知山川風氣所産。古今亦有不同也。蔡寬夫詩話　真珠雞。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真珠雞。又名吐綬雞。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鮮然。頭有翠角双立。良久悉斂於嗉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剖其頸臆開亦無所覩。苕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雞。余在二處。見人家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王荊公有絶句云。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倦游雜錄　李衛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朝雞。頗似少陵句。王荊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山谷蟹詩云。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雪浪齋日記　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故事也。樂天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按天文志。紫微天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關紫薇花事。湘素雜記　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續玉溪主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嵗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

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漢史詩話　王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書中事退之燈花詩全似老杜所用黄裏事見前漢黄屋注中。荊公詩曰溪邊飲啄白浮鳩浮鳩出晉志。雪浪齋日記　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騂駱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苕溪漁隱曰摭言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高齋詩話　温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鴉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雪浪齋日記　温飛卿晩春曲云家臨長信往来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晩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苕溪漁隱　韓偓詩云鴉兒嬰唼雌黄觜鳳子輕盈膩粉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為鳳子。西清詩話　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双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苕溪漁隱余嘗用此語作春日一聯云話盡春愁双紫燕喚回午夢一黄鸝西清詩話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䟽乞立儲貳真宗

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䟽以示執政歎奬久之乃爲右正言然爲王曽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云一度春来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東軒筆録

紅梅清艷兩絶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珎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甞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傖父安得不然。一坐絶倒。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宫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蘂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双身。自爾名園爭培接遍都城矣。苕溪漁隠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西清詩話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四

二支

詩

詩話四十六

竹莊詩話詠物門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而不知靖别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苕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踈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略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山谷　為詩當飽叅。然後臭味乃同雖為大宗匠者亦然。日觀黄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叅之後。叅之者甚多。雪浪齋日記　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粧樓曉。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花詩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近似野薔薇也。陳輔之詩話　凡詠梅多詠白。荆公詩獨云。鬚撚黄金危欲墮。蔕團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静之趣

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為工公後復有詩云遥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葢取蘇子卿云只云花似雪不悟暗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驔文字韻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贜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遯齋閑覽 詩曰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不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只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師逢賁梅花絶句吾隨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如見其抵掌談笑也

東坡隱居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其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葢謂此也 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醾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義山雨詩云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己諸人多用此體 呂氏童蒙訓 苕溪漁隱曰裴璘詠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時稱絶唱以余觀之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詠

白牡丹詩云。碧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清勝。過裴璘遠矣。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若移作詠白牡丹詩。有何不可。果更親切耳。晏卿詠小桃二絕句云。坐色深紅綬帶長。宮簾寒在井攔香。母家昇上瑤池品。先得春風一面粧。本分桃花寒食前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國。女弟嬌獰意自先。其模寫命意豈不佳哉。　張横渠芭蕉詩。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尋新葉起新知。　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朵。陳襄作絕句其和云。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閑花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閑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嘉祐中見王荊公詩。黃昏風雨瞑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詞文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　高齋詩話云。荊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子細看。蓋爲菊無落英故也。荊公云。蘇子瞻讀楚詞不熟耳。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爲非。則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南。吏

人寄酒詩有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又何也苕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
爲報詩人子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
並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 遯
齋閑覽云。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
唐詩人翁承贊有詩曰。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
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蔡寬夫詩話云鴈有小
而善鳴者謂之鴈奴。鴈每群宿。鴈奴輒往來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鳴
以警。蓋亦物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鴈必先以計殺鴈奴然後群
鴈可得。宋景文公嘗著其說。王荊公亦有詩曰人將伺其殆。奴輙告之亟
舉群寤而飛。機巧無所得此與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 冷齋詩話云。世
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才高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
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苕溪漁隱
曰。菊以黃爲正。餘皆可鄙。此朱遜之之語。東坡印可作詩贈之有識真似
淵明之句。余頃歲居泗上。假館官舍。小圃中有一亭。牓曰秋香。環植以黃
菊別無他物。必好事者原東坡之意而作也。 先君題詩云。騷人足奇思。
香草比君子況此霜下傑。清芬絕蘭蓀。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

髮翁飧英飲其水。但恐蓬翟傷。課僕加料理。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鬪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云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為優。

詠茶門

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聲聞數里。然一園中纔間壟茶品已相逢。又況山園之異邪。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新茶詩云。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余官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蟄。茶芽已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亦豈有間壟茶品已相逢之說邪。文昌雜錄

歐公和劉原父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春。注云。時會堂造貢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枕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入知貢之因。起於何時。

故不得而誌之也 茗溪漁隱 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
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詩奇甚道盡烹
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嘗
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絶又況其地產茶為天下第一宜其水異於
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
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寔好事者為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
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同前 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遣
使造之取象於龍鳳以別庶幾由此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小
龍茶又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事賦北苑焙新
茶詩其序云産茶者將七十郡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火前為名悉無其實
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
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
所撰建安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
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縈樹遍急踏上山頻宿葉
寒尤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拆開齊分両均
帶煙蒸雀舌和露疊龍鱗貢作勝諸道先嘗秪一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

江濵。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兼靈藥助。用與上罇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却麝浅色過於筠。顧渚慙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産壯甌閩此詩叙貢茶頗為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君謨茶録序云。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輙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録。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試。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為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麤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并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餘餅。東坡題汶公詩卷云。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八餅茶。即今麤色紅綃袋八餅者是也。蓋水揀茶。即社前者。生揀茶。即火煎者。麤色茶即雨前。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提王休點密雲龍詩云。小壁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却無此一品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隷於北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縻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迄事。第所造

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爲鄰山阜相接才三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散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山谷謝送碾賜壑源揀芽詩云。矞雲從龍小蒼璧。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御奩碾香供玉食睿思殿中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事庀百局。袞司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以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敕家庭遣分似。春風飽食大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茗溪漁隱 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日近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生六萬斤。乞今歲出三十餘萬斤。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

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爲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妙。未行於世。談苑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玉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也。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鄰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遥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鬬新。自歎花時北窻下。蒲黄酒對病眠人。唐袁高爲湖州刺史。因脩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姦佞者。因兹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甿輟耕農。採

掇實苦辛。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歊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繼晨。衆功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回繞天涯。所獻惟艱勤。況減兵革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慙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詩雅得詩人諷諫之体。誠可尚也。苕溪漁隱

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鬬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苕溪漁隱曰。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云。日高五丈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

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當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鬭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採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乳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鬭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鬭茶味兮輕醍醐。鬭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山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蓂。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人一啜好。冷然便欲乘

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唐趙璘述因話錄。載
其家兵部君。性尤嗜茶能自煎。詩人曰茶須緩火炙。活水煎。坡有活水還
須緩火煎。恐亦用此。黃常明　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
中英。夜臼和煙擣。寒爐對雪烹。維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
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
為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邪。王山老人語錄　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
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
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細微。不可多得。若此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
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
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甀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云。開緘試新火。須
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
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
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碧為玉。翠為素。此
論可也。而舉云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觜
為貴。今案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
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雨

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陽。茶之佳品珍瑜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煅之也。煎煅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同前

唐以前茶為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為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采茶時。皆以此。建茶絕無貢者。僅得挂一名爾。至江南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圈之製。而造作之精。經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出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況他處乎。則知雖草木之微。其顯晦亦自有時。然唐自常袞以前。閩中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尚爾。況草木微物也。顧

渚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供堂
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常時無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苕溪漁
隱曰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爲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爲
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爲
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亂眞。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一二日。
興工采摘。是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舊讀歐公詩有喊山之
說。亦傳聞之訛耳。龍焙泉即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旱。初無漸出遂涸
之異。但泉味極甘正宜造茶耳。蔡寬夫詩話　蜀中數處。蜀茶雅州蒙頂
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
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東齋記事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
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尚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翻來
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爲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
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
安爲天下第一。遯齋閑覽　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
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
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爲草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草以

予弟譊譊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為慶。親姻畢集。衆皆賛喜。可簡云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寃。衆皆以為的對。是時貢茶一方騐動故也。茗溪漁隱曰余觀東坡茘支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鬭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鬭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高齋詩話　詩云誰謂茶苦。爾雅云檟苦茶。注樹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故東坡乞茶栽詩云。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粱肉。假此雪昏滯。蓋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窻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茗溪漁隱　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云。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西清詩話　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録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銙。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

活千里致水，真爲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苕溪漁隱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閩中，漕幕遂得至北苑，觀造貢茶，其最精即水芽，細如針，用御泉水研造，社前已嘗貢，餘每片計工值四萬錢，分試其色如乳，平生未嘗曽毀，此好茶亦未嘗嘗茶如此之蚤也。唐子西闘茶記

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苕溪漁隱

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兔毫斑，打作春甕鵝兒酒，蓋用老杜詩云：鵝兒黃似酒，對酒愛鵝兒，若是則色黃，烏得爲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同上

臘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苕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　窮臘不

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紗碧十斤茶養一斤茱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藻鑒荅程公闢簡云鄉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識似人謝不悉尋烹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爲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也涪翁尤譽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謝之戲作解嘲云山芽落磑風回雪曾與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蕉萃逢時乏釜亦鳴雷又荅黃冕仲索煎雙井幷簡王楊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漱被我風袂欲挹浮丘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同上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漕吏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脩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已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馥馥香勝梅研膏架動聲

如雷。茶神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為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秪謂之草茶而已。葛常之 昨夜夢參寥師。携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因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東坡

格致門 曲水修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纔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曇王鄷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令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入兩類者兩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正十六字耳。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於十六字哉。切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爾。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為愈。黃常明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煙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疎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驥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蘂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丹楊集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

頭破鏡飛上天。藁砧趺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鐶也。破鏡
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棊
燒敗襖着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休因嘗擬之陸云旦日思僎廏明時願
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樂
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
詩云蓮子擘開須見意秋枰着盡更無棊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
却匙是文與釋並見于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丹陽集 老杜歌行
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黄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晋宋間
人造語題品絶妙今古近世蘇黄帖題跋之類率用此法尤為要妙呂氏
童蒙訓 學退之不至李翺皇甫湜然翺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力處
近世欲學詩則莫若先考江西諸派同上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
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也
同上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
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
自然下筆高妙同上 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
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同上 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

自戊一家。與舊作不同。學者亦宜詳味。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淺山寒帶水。田旱日吹風。川鳴半夜雨。臥冷五更秋之類。迥出時流。雖是天淡。亦學可及。學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語。自然有變化處也。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今何如。陸馬諸公攜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於甫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若謂崇之甚則稱爾。則後三人皆非稚孺之列。蓋其詩格變態如是。恐不繫重輕也。同上

倣法門 退之詩云。心訝近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臨川云。髮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又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疎。退之云。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永叔云。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去此更三千。柳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今為嶺外行。王云。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寡嫂行。柳云。直以疎慵招物議。休將文字趁時名。王云。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月負登臨。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

人。又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蘇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黄云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皆不約而合。句法使然故也。黄常明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絶句云。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春望云。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葛常之詩話

劉义詩。酷似玉川子。而傳之世者二十七篇而已。氷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氷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柤。不爲九江浪。徒能汩没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車載欲何之。祕藏深宫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於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竹坡集

張籍云。廢養無家客。多傳得力方。坡贈金山元老云。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葛常之

白云趂涼行遶竹。引睡卧看書。坡引睡文書信手番。書引睡魔誠人人所同也。同上

詩病門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虚言。有用文字。所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學古人文字。須得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

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新奇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求坡詩如戒鄰畫手。開十眉楚山。因多依。青者黠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之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　劉禹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集中絕少佳句。如晚春花云：蹊與香風會細將衆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蜀常之

寓情門　古今詩話云：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聞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頗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巵。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被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苕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餘飲傅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

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為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来。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意。無以加馬。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来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恋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録。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為之也。東坡續麗人行。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予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胎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盻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粧。終不及坡之偉麗也。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秖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王直方詩話云。無已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悞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其一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後生。說與傍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已他日詩語極高古。至於

此篇則顧影裴回。衒耀太甚。遊宴門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縣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騎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皆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牓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苕溪詩話　康節遊春吟云。八閒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暖横宮殿碧。銅駝晴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鞦韆半出墻。白馬蹄輕草如剪。爛遊於此十年狂。同上　東皋雜録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椎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鬮為戲。其來也久。同上　復齋漫録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同上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悲哀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同上　阮戶部遊紫微觀詩春

來猶未到金庭。桃杏離枝柳已青。直待斜陽方興盡。一筇獨立㸃微亭。同上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　二支

詩　詩話四十七

千家詩話總龜　箴規門　東坡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塩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意言但得塩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塩法太峻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塩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譏時塩法峻急僻遠之人無塩食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塩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東坡開運塩河詩云居官

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人。謹勿厭藜羹。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米了。不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湧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嘆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餘人。人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人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斃。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猪。又言某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失此哉。故云寄語故山友。謹不可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蘇東坡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為其時又好興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興水利之難

成也。　子瞻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潮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共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其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目山前渌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某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子瞻作詩云。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如雲烟。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䮂。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剪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蹋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廄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王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子瞻臘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

保罪及笄。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幽人紆。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屐隨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門潛自作五柳傳。諧閒畫入三峯圖。五年凛凛今幾餘。知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鶻則畫虎爲難摹。此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箠多也。

歌詠門　熙寧閒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蘂夫人詩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絶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世。夫人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舡來往碧波中。又云。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又云。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又云。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舡相鬭濕羅衣。又云。廚舡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漁人。皆清婉可喜。花蘂又別有逸詩六十

六篇。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
誠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慢裹頭。閑向殿
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又云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
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王平甫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
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有書謝。略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
浴涓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
夕忽當浣濯焉。緗素雜記唐高宗燕群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
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許彥周詩話東坡後
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晩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
人隨遠鴈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古人新曲
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
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
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
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
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
所作亦非也。苕溪漁隱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

畫。錄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眾。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於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外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必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為不正。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旣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首云。東觀餘論載璇璣圖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回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遣蒼頭賚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若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淚。宦遊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皋

珮將歸思暈紅縈翠袖織回文字初榮用前事以其漢上故事然於送人之詞似難用也侍兒小名錄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奴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箜篌者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空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於臆說則箜篌之始當以漢武爲是而空國爲非也樂府有箜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柰何聲甚悽慘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女麗容名曰箜篌引苕溪漁隱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辭曰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卻除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鶯能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

可及也。許彥周詩話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奇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兩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揔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瑮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王勔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衣長。劉希夷春日閨情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為艷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復齋漫錄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珎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於時。遂以巨石鎮之。茗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煑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太平廣記石季倫王昭君辭云。延我於穹廬。加於閼氏名。閼氏單于之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冒頓後

有愛閼氏生少子。顔注閼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耳。顔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清河。則誤讀氏字為姓氏之氏矣。蘂苑雌黄 古今詞人作明妃詞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苕溪漁隱 韓子蒼題昭君圖詩云。寄語雙鬟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從齋漫録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妃之。生一子。株累若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為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

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胡地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號明妃云（昭君圖敘）

釋氏門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別此不消魂東坡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道徹無礙釋氏所謂具眼也（苕溪詩話）端師子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着之因以為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帙自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捽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據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揕住曰如

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柑子厚請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僧寶傳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沙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靜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苕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福沙門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用此事也。山谷 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與詩有逼真處。曰數聲柔艪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余細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德洪不善評詩。豈足憑哉。苕溪漁隱 師住天台山梅子真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去處。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出山。師有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問師住山。乃

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廻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巖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傳燈錄）梵志翻着韈人皆道是錯乍可刺爾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着韈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己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山谷王梵志）明州妙音僧法淵爲人佯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匃錢於人得一錢即忻然以爲所得之多復與道路癈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則掉頭不答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爲狂又號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倔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答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默然衆皆驚愕一日忽於市相別攜酒一

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爐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三山老人語錄）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遊。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賈答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覔話。誰知措大叅禪。（東皐雜錄）禪門須是悟入。方爲究竟。儻不入。亦安能七縱八橫。去住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慧林冲老。冲爲燒香設誓曰。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爲有。即是誑汝。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將此身設大誓願。願汝此去。堅信不退。他日有見。方表斯言。文龍門言有李提刑者。將傳燈錄白先師云。某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信始得。若有省信。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秖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真得其要矣。（苕溪漁隱）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萬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之力。等入道深密之狀。同合而書之。聊資已用。（法藏碎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

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佑不肯誅。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碁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許彥周詩話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為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須先着酒澆。便教有滋味。山谷王先生志　余在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埵根。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邏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齋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隣人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狀了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冷齋夜話　元豐間嘗久旱。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髣髴。即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所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叅厚之云。仙驥韉雲穿仗下。佛花吹雨西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

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石林詩話 嘗直使予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着花。皆直罪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予竟不曉此論。冷齋夜話 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也哉。其詩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牀折。我比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又爲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頂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競爽。見於言語文字間。若於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苕溪漁隱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公談苑 載僧希晝北宫書事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謂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於薛矣。歷史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没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迺知魚没浪痕圓之句出於此。從齋漫錄 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作松。貞方外語也。詩說 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瀨可東溪集亦有霜餘

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所作邪。四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髙鬟。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煙蘿茅數間。殊清駃可愛。茗溪漁隱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動。作詞曰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捲。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顏醉。御盃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茗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為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邪。冷齋夜話 往年余寓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適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殞淚。余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為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板於書肆。每以為恨。韓子蒼云 已收一霎掛龍雨。勿起千岩攧鷄風。掛龍對攧鷄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嚴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雪浪齋日記

云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乃遣急足來覔長短句問欲叙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為賦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為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之曰密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團人猶認假為真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嘆息為遮攔也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烟焰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為之詞曰一朶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晝戟叢中清香凝宴寢落日清寒勒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夜歸舟雲濤喧醉枕冷齋夜話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猶素習哉余以為少陵太白當嶮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西清詩話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齊已貫休詩便不必問苕溪漁隱曰余觀後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畧云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於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出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

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則參寥前後之論何相反如此。疑冷齋妄為云云耳。冷齋夜話 東坡長短村南村北響繰車。參寥詩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高齋詩話 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饌客罷畧與俱來。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霑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凡子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真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語師七字師號。冷齋詩話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

傳。想見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乘。呑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空載月明歸。冷齋夜話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為俚諺。慶曆中記元為發運使。因循江岸。得斷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徹詩也。集古錄記 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窓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雪浪齋日記 唐李澄之子源。以父死上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圓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一笑為信。後二十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入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

圓澤。為洪陂畔帶秋深。即此事也。〔甘澤謠〕古靈行脚回。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出。靈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那年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請為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傳燈錄〕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脩靜過虎溪。胷次九流。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山谷〕文殊問無着。近離甚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眾。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着問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渾雜。着云多少眾。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曰。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眾。前三三與後三三。〔傳燈錄〕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荊公與之游。嘗

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荊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雖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堯仁況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冷齋夜話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人悞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己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邪。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為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西清詩話 西湖僧清順。頎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曰。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堦前綠苔破。又有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荊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甚多酬唱。冷齋夜話 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為和其後曰。但聞煙外

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冷齋夜話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曰。以偈為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東坡撫掌稱善。僧寶傳 王荊公丁家艱閱內典於蔣山。與贊元禪師遊從如昆弟。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荅。公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郭三。有近道之質一。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名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元為八關請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題覺海方丈贈之云。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翛然但一音。不與物為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古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歲晚北窻聊寄傲。蒲萄零落半床陰。以為寶錄。僧寶傳 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日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世人貪着愛境以妄為真。迷而不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雪竇語錄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

栽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顔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坐獨詩。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寔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賴有北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雪竇語錄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之館。永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論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同上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首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仙。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從捨彼就此。去留何所縈。前身爲過迹。來世即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持。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弔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同上 李白跌宕

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薄之味。賢於唉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矣。所謂啟開七竅牖。託宿犁電形。是也。後又有談元之作云。茫茫大夢中。唯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明諳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邃矣。同上許渾送栖元弃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遼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詩云。水深魚避釣。雲迥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怜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之意耶。同上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中像。盡作無主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化。寂爾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同上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明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笑邂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

者。氷消那復有氷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贈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同上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之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來流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同上 歐陽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酬惟吾師云。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既寤病良久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於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之不出。已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爲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

禁此也。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爲社客。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爲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三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闇鐘暗皺眉。驚與惠回去。已是出山遲。視彭澤。又高一着矣。同上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卷。眞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眞大藏何邪。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著集序。李公亟作詩美之曰。永添鴻寶集。吳羅大衆經。所謂盜憎主人者邪。又觀題文集續云。身是鄧白道世無王仲宣。口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於是從名亦大致致矣。同上

大觀中吳興郡有郡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之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容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兀淵幽怪彝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曾公袞云。不知一粒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道方廣古靈源。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寶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多。今藏慈感寺。同上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僧舍伽者洛中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爲洛陽令與之詩云火烧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屏捕腦高頰鸛者也叅無名大師爲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裴休爲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爲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録有鎮國大師澄觀荅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起詣豈若前二澄觀方金稙福芥沙窮海者之比哉又有曹溪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師法嗣之言以即會稽之澄觀然續云無機緣語句可録則又非也 同上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於記傳有放螄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子之慈意也余居泛金溪上暇日率同志婢小舟載魚鼈鰕蟹命五比丘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閑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爲書云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膏小捎使鬼充溺載獲鱗介鯢鯨未易羅所得亦殊能青蛙盡公私宋鮪無小大霜鱸尚貫針土負或粘塊輪囷積文

螺郭索走蒼蟹。濕沫相呴濡。自分煮姜芥。豈知測隱人。規作江湖貧。因呼小青翰。放瀏舞澎湃。趺坐延黑衣。歸佛指青瀨。經斷流水篇。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藻。闠闠看于邁。鶖疑或依蒲。喜躍或生喝。快若鷹辭鞲。歡如囚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溪。顧汝藉佛力。水脫鉤網。倩口腹聊爾耳。香餌莫渠愛。同上韋應物奉訓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安罷。清夜道相存。東坡次王鞏韻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予由春盡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貴沖寂。宴主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觴之時。不忘於佛事。達者至今識之。簡帶之衡州光化仁老。以墨為梅花。嘗自觀之。嘆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碧瓦籠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墻吹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醫得花重少。抱甕釀寒春杳杳。誰門畫角催殘照。只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真香。為誰風鬢涴啼粧。半樹水村春暗。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帳。前蝶戀花後西江月也。冷齋夜話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剌。破碎波

中山。整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暮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箇中着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曾直曰。觀君詩說烟波漂渺處。如六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師沙戸種類邪。有詩其畧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項項螺忘歲年。脫卻衲衣着蓑笠。來伴涪翁刺釣船。余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句也。冷齋夜話

余還自珠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月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飯餐肉一日。母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復生。如何。瑩中許焉。曰鴈蕩天台看不足。盡般兒女寄蓬窗。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適宜如酥白。生涯領畧似湘霞。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鐘咽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鬢鬚消已覺花無簡。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桀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方。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以物多終作

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與岐山豬肉。不可同日而語也。冷齋夜話

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為買華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徧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都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發一笑。逢知忍凍人。未悟歎心了。同上

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身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於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矣。余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寂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圓珠已明久。內外推尋覓摠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苕溪漁隱

陳體常荅黃冕仲

二書敘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窮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元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猶認影巍巍獨露尚披衣離嗟會得昭靈者也道尋師得旨歸其二云箇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眞入信位日誦華嚴於觀音像前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節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巖竹今猶無恙韶人扃鎖之以為過客遊觀既還至永州澹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苕溪漁隱 余讀劉興朝悟道發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即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靜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而達磨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

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證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已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靈漢。終日迷頭多人路。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來旦。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擡頭高着眼。徑寸不容蚌中產。靈利男兒薦得時。好笑教渠腸欲斷。又詩云。今古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通。片心豁去滄溟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鏃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差是此翁。苕溪漁隱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六　二支

詩　詩話四十八

千家詩話總龜　麗人門　銅雀妓。古人賦詠多矣。鄭情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層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意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秪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此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險賊險狠。盜有神器。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於葬骨之地。又使人着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真名言哉。紛帝之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妹喜。胥威末國。惑始齊姜。妲己褒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毅夫詩云。十重越甲夜城圍。宴罷君王辭

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而鑄范蠡之容哉。東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莫令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强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坐得西施也。同上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顦顇盡。如今却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於紙。不須一向恨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為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序事而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別。法人間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同上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於父母榮也。及觀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剖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登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何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以貽戚憂為

殆。念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與闕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落。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同上 李白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入鏡中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紅靴之語其斯人之徒歟。[illegible]常之詩話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云當軒下馬入錦茵。慎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譏楊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此語不知為何人發也。同上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時燕燕忙是也。荊公亦有詩云。[illegible]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於粉白黛綠之閒也。坡復有贈張刁二老詩有云。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章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同上 柳比婦人尚矣。條以比腰。葉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為名。白樂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枝。李義山欲至其家久矣。以其兄遜山在焉。故不及泥。

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間怨語甚多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
上望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同氣之重其聚於子女揉雜之所
已為名教之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為詩章顯形忌諱且自彰其醜遺
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於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同
上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
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云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
上句記姓下句記事侯鯖錄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
伎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
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
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遯齋閑覽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
盡逐有一侍者號轉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屢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
徙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悲晉卿異之問乃轉春鶯也恨不
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容
有足成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
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
衙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沁園花西清詩話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

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悞觸響。猶傳言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苕溪漁隱曰。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絶句。爲吳處厚箋注。得罪謫新州。其間一絶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佚名回紋兩絶必徧

獨此五詩不然。其一曰。紅窗小泣低聲怨。永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其二曰。同誰更倚閑窗繡。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恨兼怨續斷絃琴。其三曰。寒信風飄霜葉黄。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回紋錦。字字縈愁寫斷腸。其四曰。前堂畫燭殘凝淚。半夜清香舊滐煙。鎖竹枝寒宿鳥。水沉天色霽横參。其五曰。娥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晞。

漫叟詩話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宫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劒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愁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

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樽前爲誰雄。苕溪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國表民作。表民合肥人。余昔隨侍先君守合肥。嘗借得渠家集。集中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舊諸生。云親見渠作此詩。今曾端伯編詩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遂與余所見所聞暗合。覽者可以無疑亦知冷齋之妄也。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爾。後山詩話

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蘂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苕溪漁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唐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東坡洞仙歌序

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

纔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塡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漫叟詩話

大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旣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旣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疾。遂罷坐。信宿耗絕。但怨嘆不能已。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以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云。苕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憶妓四首。內一首即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之意。古今詩話中旣不云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得爲之假手乎。古今詩話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陳嬀楚羋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妾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孺爲姬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總爲姬人怨

服藥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分仙童一丸藥是也〈丹陽集〉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德初登第爲福州古田尉既至官惑一娼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来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夷堅志〉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之曰青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後山詩話〉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同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献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同上〉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後山詩話〉李元膺喪妻作長短句云去歲重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膺重尋攜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元膺尋亦卒〈冷齋夜話〉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爲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

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者稀年。遯齋閑覽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煙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女子得詩。携歸呈其父。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女子奉忠箕箒。泛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青瑣集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窻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歸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時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使不得。苕溪漁隱曰。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淚。眉長易覺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淚。柳葉眉長易覺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王直方詩話毛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平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寄齋錄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黄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

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玆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苕溪漁隱　朝奉郎丘舜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詠爲樂。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裏孤燈覺曉遲。獨眠留得宿妝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過馬時。西清詩話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詩者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爲最。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黄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之句也。隱居詩話　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許彥周詩話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有姓戴者。已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倍潸然。兩度朱轓鴈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

到洞中天。苕溪漁隱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巵尊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爭占鼇頭。金燈玉殿瑞煙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復齋漫錄

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畫船低。詩說雋永

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仕。司馬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邸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乃笑而釋之。東皋雜錄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東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樽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氷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也。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爲句首。非林子中也。同上

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

淚眼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回腸。又云向日記去詩曲。非敢爲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

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已。小詩二章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斷愁腸懶晝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玉爐烟。其二云。晝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襲羅裳。女童來報新芻酒。安得良人共一觴。苕溪漁隱

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詩說雋永

山谷戲聞喜道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喜。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朱粉。只欠一枝薔薇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苕溪漁隱

劉偉明畏愛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意隨堤柳。搓頭鵝兒黃欲就。天色清明廝句。去年紫陌青城。今朝雨鬼雲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黃昏。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復齋漫錄

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丐韻於坐客。頃刻成章。卜算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兩岸垂楊瑣暮煙。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鴈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

緒生怕黃昏疎雨。苕溪漁隱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也因爲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東皋雜錄　余觀古今詩話翰府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蒨桃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怪辭吾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蒨桃自内窺之立爲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度抛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豔歌同上

飲食門　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遜等二十八人讌於曲江勑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遜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其爲當世所貴重如此

酉陽雜俎載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又有胡突鱠鱣皮索餅之類號爲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同上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所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而曽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奉侈於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慕是以姬孔爲法以管氏爲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何如耶以史爲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曽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茍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於口腹之間哉 同上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况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鵞黄子魚子者椶筍也是二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黄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脩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椶筍酢浸蜜浸可致千里外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飰兼苞蘆是也 同上 酉陽雜俎載鄭愨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噏之名爲碧筩盖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

中爲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以大抵醪醴之妙籍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奇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他物而成者趙德麟以黄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黄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爲之者至坡在黄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世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爾 同上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緑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緑是也有以黄爲貴者老杜所謂鵞兒黄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黄金巵是也有以碧爲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酣新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真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臙脂酉陽雜俎載賈琳家蒼頭能别水常乘小艇於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同上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緊然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嘗爲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温公獨樂園歌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懽娱與性違王枕醉人從獨卧金爵倦容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

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命小青娥。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呂漳州詩。乃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既不失賓客之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同上 東坡云。陶潛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為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羡耳。同上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也。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清滅聞見。韜精日

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說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腸亦何恨於酒哉同上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況於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歡而盡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云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陽秋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夫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其與夫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有云吾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管弦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飲如元稹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復齋漫録云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盃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

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川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亡

詩說雋永云。福州嶺口有蛤蠣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年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藝苑雌黃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溫。無毒。日華子云有毒。予按倦遊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能大肥。江淮人以時爲珍。更相贈遺。臠其肉。雜蔞蒿荻芽。瀹而爲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雖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所。轉喉爲莫邪。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爲無毒誤矣。及觀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蔞蒿荻笋菘菜三物。而未嘗見死者。若以爲土人習之故不傷。蘇子瞻蜀人。守楊州晁無咎濟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河豚備此四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班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資善堂嘗與人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

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纔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嘗見漁者説。所以取之之由。曰河豚盛氣善怒。每伏水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爲所獲。吴人珍之。目其腹腴爲西施乳。予嘗戲作絶句云。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吴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吴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吴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爲來者之戒。

器用門　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梠。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寄楊德逢詩云。還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拆。翛翛兩龍骨。豈得長掛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角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霔者廣也。苕溪詩話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有三翼爲輕舟。如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絶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内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

大。所謂三巢者。皆巨戰船也。用爲輕舟誤矣。同上 心醉六經。尚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不然。書畫皆舊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爲奇器物皆新而必取穿漏弇薄者以爲異。曰是古也。乃不靳貲費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邪。書畫貴古。猶欲識其筆法之淵源。以穿漏弇薄之器而珍之。此何理哉。嘗觀老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瑶殿深。其末云。蛟龍雖缺落。猶得折黄金。則以古物而要學者。自古而然。同上 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猫。紛髯雜霜兔。插架刀槊健。落紙龍蛇鶩。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同上 復齋漫録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謂何物。偶閲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録云。瓊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籧篨。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歙令仲文秀恣横云。令史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此邪。苕溪漁隱曰。劉夢得詩蕙風香麈尾。月露濡桃笙

技藝門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

至剛之氣發於胷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顔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爲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葛常之

唐令狐楫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棊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苕溪

西清詩話云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爲王逸少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真逸撰歐公集古跋云顧况道號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山真人晚號華陽真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又三茆陶故居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雙爲戲以數多少爲進身官職之序而且條其選黜之目焉坡以流俗狂或經營儻來惴惴惟恐後於它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於外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所大擾擾争其細其理信然黄常明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没

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纔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比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辰破關等語。豈不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錄之。同上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陽山記。敘其景物亭館。如輞川上。可得其髣髴。初僧䛒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使援己。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地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遂得召。隱操蓋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犧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如符契耳。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贄之徒。復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韻語陽秋

拾遺門　退之和劉史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馬之陜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自俗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為賦以美之曰孕靈娥彩惲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諂結至宴飲其園亭為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仙來月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晴空姦傾既露其心間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文之家而告其私規以贖罪之亦含齒戴髮者所為何至如是乎　韻語陽秋

樂天云報道前騶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旆蔡君謨云因傍堤松却飛蓋為聞山鳥輟鳴騶若俗士務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公意　黃常明

林和靖詩云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廳態抑又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不移何隕穫之有子美有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又云讓眾不謀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樂天云妻孥不悅生怪問而我醉臥方陶然退之曰莫為兒女態戚嗟憂賤貧　同上

李白月下獨酌詩云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而賈島翫月詩亦云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　葛常之

和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情狀已可喜及觀岑參送顏少府云愛客多

酒債能官無俸錢戎昱題李明府辟云料錢供客盡家計到官貧雖欲不盡不得也[illegible]老杜流落不偶然已爲當世所尊嘗有秋藜還客拜又有客云老病人扶再拜難則其坐深鄉曲敬可見矣雖然樊宗師見劉乂尚爲之獨拜況老杜乎同上

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僊一闋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能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飆動幕猶殘醉遶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趨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爲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旁旗亭聞鶯聲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醲因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詳今偶失其本姑記其略而書于編揮麈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又云朝別淩煙樓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又云鷄鳴發黃山暝投鰕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遇勝境終年不移往來斗牛之間長

江逺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爲衣食所驅者也。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顥論白云。擕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哉。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樂云。談笑青油幕。明燈夜觀棊。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柰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與武。焉得久勞師。神且武。謂從曹操也。其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輙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爲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illegible]帶之某嘗於王瑩夫璀處見王荆公手書集句詩一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凉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囀枝黄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杯。今不知在何所。揮麈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駃爲言。謝惠連云。四節競闌候。六龍引頹機。沈約云。馳蓋轉徂龍。回星已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旣虗。崦嵫盈。逝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粘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語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板板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聖賢無柰

何道行不得背白骨則又以不得行道為歎。非止欲行樂而已也。葛常之

余嘗赴京師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隱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集見送姪安節詩序。其伯曾有送蘇老下第歸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愁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嘗展玩逾年族弟來相視。將行。率爾送之云。説舍勿令人避席。渡江莫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於是塗也。黃常明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里。與胡景吉晙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正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樂天舊事。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餘。將為九老會。未果而卒。自後洛中諸公圖形普明僧舍。文潞公留守西都。當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慎言。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几詩所謂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并遐算。一席幾盈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從。又作同甲會。潞公詩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是也。潞公又與范鎮。張宗益。張閏。史炤。為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離倫。如今白髮遊河叟。半是清朝解紱人。是也。潞公以勲

德享大耋。功成名遂。優游皋壤。日與賢士大夫讌笑。而飲食起居。端類少
壯。非天畀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真率會。杜祁公在睢陽。作五
老會。趙閱道在三衢。作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同上）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
樂天有金帶墮腰衫。委地紫綬相輝映。不惡亦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
然亦有歎云。貫事盡消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在。
筋力消磨實事空。皆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
束。又有謝東林居士寄松英丹云。一拜藍峯送遷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
與意皆自在也。詩云散負跡去未爲貴。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
可語此。（黄常州） 蘇州寄璨師云。遥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
燈獨自宿。嘗謂暑月讀之。亦有霜氣。 籍贈令狐云。欠爲博士無人識。自
到長安賃舍居。未足爲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尋求辟
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
不過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則祕不得傳。
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姓。得宮中之事爲詳。如叢
叢洗手遶金盤。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遥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又
云。避脫昭儀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鵶雛。內中數日多呼喚。寫得滕王蛺蝶

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讀建宫詞謂之曰宫掖之事而子昌言之儻得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宫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着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得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蘂夫人亦有宫詞百篇如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宫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之類。亦可喜也。荆公日記云立春日悉翦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永叔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鬬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也。藝苑雌黄云脩真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緑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其乞。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記載此事云。臣錯按舉步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閤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沖元作皇帝閤貼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聚見南方。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六

生

放生

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江寧志梁武帝曰市鵝鴨雞豚之屬放洲中因名長命洲置十家常以穀粟飼之歲各千數而為狐狸所食及掌戶竊而烹之者各半魏使李恕來聘帝時於此放生問恕曰北主頗知此事乎對曰魏國不殺亦不放帝無以應之新唐書賀知章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百川學海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鵝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其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羮今日吾家常饍買魚數箇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

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逃老閻之責乎。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敝地。或棹尾乞命。或竦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蝡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柰蝨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拾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蝨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想。有何不可。李石方舟集放生說

佃漁之利。天所以資人之生。蓋許其殺而不許其過乎殺者。以其害仁也。於是有暴殄之戒。江湖水產魚蛤蝦蠏細大之族。民忍於殺而不恤者。資以生也。而有過焉。君子哀之。恐人自愛其生。以殘物之生。而害於仁。因取其可生者。縱之非敢以小仁生心異於人。以希惻隱之實。庶幾推而放諸天下。亦君子自然之志也。李子去親官萬里外。食不敢飽。況殺乎。日以俸

繙作放生供。自紹興二十八年二月朔。始作放生說。崔敦詩舍人集放生簿序　人與物均也。人特靈於物耳。天之賦之以形。欲使全其生豈異哉。人有撫字牧養愛惜斯民。則王法得而賞之。人有殘忍強暴殺一非辜。則王法得而誅之。故生人者必賞。殺人者必誅。不可易也。乃若林林而植。蠢蠢而動。聲氣動作與人同也。榮枯痒息與人同也。生人者必賞。則生物者獨無賞乎。王法所不及。則天將賞之。殺人者必誅。則殺物者獨無誅乎。王法所不及。則天將誅之。通之為州。素號道院。其俗樂善而畏法。氣習淳厚。見義則勇於進。見一不義。相顧忸怩而不敢。故其人易誘以為善。始余家為放生會。蓋從之者翕然數百家。是數百家者。皆端慤敬信。視護物如護頭目。視物之傷其生。如其身傷。行之既久。物賴生全。至不可計。前年冬。虜騎長驅擣我淮甸。淮之人。驅縶屠戮。川谷原野。厭肉流血。有至絕種。而吾鄉之生齒。全而往。全而歸。雖雞犬亦無豪髮損。意者天固以是報之耶。顧我會中若男若女。若老若少。若貴若賤。若貧若富。覩報生善。益勵且堅。於救物時。作是思惟曰。彼是物。咸有族類。行且就死。父失其子。夫失其婦。兄失其弟。寧得不哀。刀鋸利銛。湯鑊麋沸。方其未及。如地獄戰慄恐怛。而既及已。彼有形體。痛當如何。若乃飛蛾赴燈。細蟻浮水。魚墮網中。蝶懸絲上。

燕雀鵝鴿。繫命籠罩。譬如凡人落身盜賊。因繫縲紲。豈不望救。其或漁獵之夫。籠養之隸。手扼鳥鵲。罟盛鼈魚。迎門而呼。張價求售。凡彼是物瞪目視人。口雖無言意可知已。過而不顧。不仁也。夫顧我會人。推類而思。感物而動。至誠發憫。如是想觀。久而行之。與仁俱化。雖不責報於天。天之報之豈輕也耶。生享福祿。沒生人天。當災而祥。宜夭而壽。慶及後嗣。榮光厥門。蓋由此也。敢書卷首。用告信者。黃氏日抄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泯也。亦以仁。凡前代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科取無藝之擾盡絕。民心感洽。無所乎報。每歲流虹之旦。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蓋發於人心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生亭於南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士子讀書湖西山上。因或易亭扁曰風雩。使得游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雩之說乎。雩者。禱雨之地。非士之居也。風乎舞雩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事也。縱點嘗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雨。柰何今借用其名而遂以廢祝壽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執役。此即舞雩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君云爾。衆乃讙請復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也。因别剏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夫先仁民而後及

物無徒以一時羽毛鱗介飛躍為仁而必以平日耕桑隴畝無愁歎為仁是又在任宅生之寄者求其本咸淳九年正月朝奉郎知撫州兼江西提舉黄震記

蘇東坡集放生祝文

天地闢而聖人生中天麗日飛潛蘇而王澤洽寰海歸仁是資爾屬之性靈以祝吾君之眉壽或逢誕節爰舉彝章虫魚各遂其生廣唐虞好生之德葵藿皆傾所向賛箕翼有永之年

澄孫綱錦小藁代祝放生文

天子萬壽無疆幸遇千秋之節春和群生自樂俾同一視之仁薰我太平美哉陽澤皇帝陛下伏願基圖天廣福慶川增垂拱舜廊格來儀之祥鳳游觀文沼見於牣之躍魚　天大地大王大況當一歲之春形和聲和氣和丕遂群生之樂充然仁意同我太平皇帝陛下伏願恩與風翔福如川至舜韶奏九見鳳凰之來儀湯網去三暨魚鼈而咸若

韓駒靈巖集放生文

紀流虹之旦極佚邦善頌之心推祝網之仁洽明主好生之德翱翔壽域涵泳聖涯伏願化格鳳儀道行魚躍舉含靈而胥慶無間至微雖巧曆以莫窮與為罔極

元僧殊隱盤谷詩集放生文

因起妄波濁元清之覺海緣迷真派混本淨之心源汩沒四生漂沉六道卵胎濕化陶其質皆稟陰陽鱗甲羽毛標其名咸依水陸競慾徇愛惡死貪生覺性昏迷真心顛倒勞生蠢蠢隨旁坐而可憐業識茫茫

嗟此識而長昧。良緣罕遇。善道何從。欲求解脫之方。須假慈悲之力。彌勒戒煞。果獲證於菩提。觀音利生。誓當救於厄難。其痛思塵世。迅速光陰。命屬五行。關吉凶悔吝而莫逭。形羈三界。繫福善禍淫而寧逃。運限雖乖。祈禳必應。捨財施法。真消災集福之基。贖命放生。實益壽延年之本。廣崇好事。普結勝緣。俾飛空走陸之自然。縱戾天躍淵之咸若。宋播芳大全集黃泰之放生文　汝剛足以自衛。智足以自悔。而乃見獲於徒搏之夫。人喜汝以八珍。吾憐汝以一死。捐百金以市汝。而復納汝於清泠之居。汝其益志於晦。用保厥剛。以無速於戾也。求祈禳四六天基節放生疏　舉萬年之觴。丕講漢儀之盛。去三面之網。庸彰湯德之寬。瑞已應於誕彌。恩宜推於咸若。恭惟皇帝陛下。千齡啓聖。一視同仁。飛翔盡脫於樊籠。潛躍免遊於鬵釜。莫不欲壽。莫不欲逸。既各遂於群生。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宜永膺於多福。　五方祝聖。恭惟菩薩母之尊。一視同仁。用衍長壽王之筭。昆蟲樂德。魚鼈觀聲。在虞絃長養之中。皆湯網恢洪之賜。雲飛川泳。春育海涵。恭願壽明皇后殿下。養極慈寧。福齊憲聖。宜有雀蛇之報。茂延龜鶴之齡。太極真人三十六芝。永享長生之奉。無量壽佛四十八願。永推弘濟之仁。

放生會設齋疏　貿水濟魚。果登佛品。編樓救蟻。尚中甲科。欲敎正令

重行須是斬新枯出慈舟撥動何妨濟渡衆生法雨遍周正好利益群品
竁湯火作清涼之境移庖厨為快樂之宫但令法界有情咸使死中得活
功沾水陸福等虚空雖知獨木不成林各請大家齊出手　誦周人尊祖
之詩敢忘報本稽孟子遠庖之義切戒傷生況靈萬物者莫若人群而具
一性者皆是佛子欲闢超生之徑用推愛物之心輙傾簏笥之餘就贖羽
毛之族命苾蒭為説因果請慈尊為作戒師纔聞七寶妙因便脱一生苦
趣上資亡者徑離泉扃下接衆生同登彼岸趙無咎應齊雜著趙善括放生
疏　蠢動含靈均懷天地之性撫存愛育普荷帝王之仁屬當載夙之令
辰用集延生之盛福恭惟今上皇帝陛下恩沾動植澤被飛潛俾萬物之
情各得其宜惟一人之慶罔不咸賴伏願壽踰時億光照大千豈特魚躍
鳶飛率戴周王之德將見鳳儀獸舞示同虞舜之歡崔宫教集天申節放
生疏　天德之大曰生恭衰勝利封人之祝使壽仰贊洪休太上皇帝陛
下伏願天覆群生海涵庶類川珍岳貢茂膺可致之祥魚躍鳶飛咸介不
回之福虹流電繞慶協昌辰川詠雲飛恭衰勝利太上皇帝陛下伏願乾
坤隤祉海岱叢禧震動天休諸福之物畢至逍遥繫表萬世之休無疆
文臺於樂致多福之聿懷湯網克寬享百禄之是總敢布好生之德用輸

報上之誠。太上皇帝陛下伏願天覆群生。海涵萬類。鳳儀獸舞。集可致之嘉祥。魚躍鳶飛。介無邊之景福。方秋崖集放生疏　惟我有宋。其仁如天。魚躍鳶飛。俱入華胥之國。鳳儀獸舞。嘉娛長樂之朝。於萬斯年。自今以始。有來儀鳳。大開心壽之期。於牣躍魚。春洽好生之德。鏗鏗喜氣。圉圉恩波。以股鳴。以翼鳴。如致華封之祝。謂贏屬。謂羽屬。共陶文囿之仁。　瑞啓虹流。日紀堯蓂之五。德惟天大。春寬湯網之三。樂只端平。何如熙皥。冰融文沼。躍多於牣之魚。雲暖舜庭。鳴有來儀之鳳。陳造江湖長翁集聖節放生疏　千齡聖運。喜當震夙之期。四海恩波。徧及蜚潛之類。推好生之帝德。緜有永之壽祺。日運長明。乾旋不息。得一以正。施帝祉於子孫。於萬斯年。扇仁風於動植。凡鳶蜚而魚躍。率天施而地生。儷美商邦。已開三面之網。告符嵩岳。吏聞萬歲之呼。蘇東坡集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釁鍾。無辜就死。杜工部解衆雞之急縛。不忍遭烹。故謂菩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盡藏。閔此衆生羽毛鱗甲之屬。貸其一時網羅鼎俎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怖不畏之心。嗚嗚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張元幹歸來集募衆緣買魚放生疏文　寶勝如來。解脫本根於六八。流水長者。功德具足於十千。不起信心。孰從猛捨。慨閩都之俗

習。造殺業於歲除。競決陂塘。悉施網罟。逐錐刀之利。竭澤莫遺。資口腹之饞。垂誕未已。今則化財結社。發願放生。圉圉洋洋。俾各全其性命。波波挈挈。當自悟於因緣。雖碑無顏魯郡之法書。而事有蘇東坡之陳迹。大衆歡喜。諸佛證明。

九幽燈放生䟽　盡其道者正命。可憐庶物之無辜。陷之死而復生。爰廣如天之大德。追惟先妣。遽謝塵寰。觸乎外感乎中。孰匪孝思之所寓。愛其人及其物。方將德念之普施。況潛鱗翔羽。同資坤母之所成。則驚餌傷弓。豈宜人子而坐視。爰建放生之會。用伸薦往之誠。自有情以達於無情。覬永逢於解脫。由所愛以及其不愛。願悉遂於逍遙。

王十朋梅溪集天申節放生詩　夫子釣不綱。仁心戒盡物。君子遠庖廚。孟軻論仁術。生魚畜子產。獸網祝天乙。於牣文王沼。靈德壽周室。唐置放生池。天下八十一。至今湖州碑。輝耀魯公筆。我宋仁如天。神武而不殺。華夏及蠻貊。卵胎暨化濕。皆歸好生德。惟恐一物失。清源號佛國。此典胡獨缺。眈眈舉子城。馥馥荷花隰。誕節逢千秋。錫宴遍郡邑。何以壽吾君。故事脩遺逸。魚鼈族至微。端賴尺水活。況茲十畝池。中含千里闊。郭索行草泥。玄夫巢蓮葉。長鬚及衆鱗。巨細各儔匹。圉圉復洋洋。生意俱可必。永逃數罟憂。咸被中孚吉。亦有六六魚。聊茲友蠙蛭。一朝得雲雨。龍門變凡質。歲旱當作霖

莫忘池中日。裴起巖東塘集慈感寺放生　生滅成宗刼。慈悲種善因。紛紛嗟蠢動。一一付波臣。物我形聲異。人禽愛惡均。不堪明月夜。小艇擲絲綸。

蔡端明集四月八日西湖觀民放生　盈舟載魚蝦。投瀉清波隱。應無校人欺。獨行流水惠。非求升斗活。終免螻蟻制。江湖自相忘。洲島亦環逝。脫淵思曩戒。嗅餌省非計。為生豈不幸。萍藻庶可翳。

天買放生

善誘文乾道年間海陵有販人載鱓魚數船。欲往彼處貨之。既至將艤岸。俄有黑雲蔽船。雷霆大震。船中鱓魚皆羽化。其販人覺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時人謂天買放生。蓋鱓魚有鑊湯之苦。就死大酷。故天特捐金救之。

書板放生

清波別志裕陵嗣服初。與輔臣語及放生云。天地大德曰生。後苑故事有釣魚荷苞會。比令罷之。且云。平生未嘗蛤蜊之屬。因書印板放生文。使士大夫漸知以殺生為戒。

結表放生

北史陸法和傳　法和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

生日放生

江少虞類苑光祿卿輦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什。又不

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閣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一獻者。天下駭笑。或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齋記事。魯公生日。放生以蠣蛤之類。以爲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悟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籠者。即遣人放之。是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買魚放生

蘆浦筆談。王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鰌䱓入江輒死。乃知鰌䱓但可居止水也。

買鼈放生

類說。宋傅慶中舍嘗得數鼈付廚婢臛之。具。一甚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踰年婢病疫煩熱將卒。舁致外舍。翌日見胷膂間皆青泥。詢之云。不知所自。但熱差減耳。家人伺之。夜有大鼈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胷冰之。其病遂愈。東齋記事。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間。家人市一巨鼈。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恠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鼈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公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天物則可矣。沈文通。以龍圖侍講知杭州。州人好食蝦蟇。文通一切禁之。終二年人不敢食。蝦蟇亦不生。及文通代去。其禁遂弛。而

復生如故。此物理之不可致結者也。

買蟹放生

陶朱新録 平陽邑之南淨明院有闍黎有元者。持大悲呪甚精。坡南有楞嚴會。中十人日閱經一卷。合一秩。每朔旦召元祝香回。向後作勸放生文鏤于版。邑人為之減殺。一夕元忽夢與百餘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極刑。曉出户外。有挈筠籃鬻小蟹者。因買放之。其數果百餘。元後坐化。

俞氏放生

夷堅志 俞一郎者。荊南人。雖為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為二鬼卒挾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衆。皆涉水而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者。著王者之服。問為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為。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王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欽墻。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蓋批判語也。

禪師放生

百川學海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為餘杭縣衙吏。虧欠庫中錢幾半。

有司鞫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還如許也。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謂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為僧。夜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惠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雪竇。永明壽至九十八歲。合掌坐化而終。瘞于塔下。有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拜。余問之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唯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今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生西方。又為陰府所重也如此。 丹穴老人曰。禪師好生。而自名曰延壽。其後果得壽終。生於淨土。且無輪迴死葬之苦。其得壽可知矣。古人言有志者事竟成。壽師得之矣。

佛放生

法苑珠林述意部 蓋聞兀兀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鎩翮鷙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布逸仁。莫不鼓刀成務。群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愆。橫逢沮醢。致使怨魂不斷。苦報相

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逃老閻之責乎。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棹尾乞命。或竦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蝡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蝨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蝨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想。有何不可。李石方舟集放生說

佃漁之利。天所以資人之生。蓋許其殺而不許其過乎殺者。以其害仁也。於是有暴殄之戒。江湖水產魚蛤蝦蠏細大之族。民忍於殺而不恤者。資以生也。而有過焉。君子哀之。恐人自愛其生。以殘物之生。而害於仁。因取其可生者縱之。非敢以小仁生心異於人以希惻隱之實。庶幾推而放諸天下。亦君子自然之志也。李子去親官萬里外。食不敢飽。況殺乎。日以俸

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爲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爲四衆說法。即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看我肉身。何爲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漉水囊犯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又有征行軍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安漉囊。持用濾水。官人聞奏國王。王聞瞋之。皆欲殺却。汝小蟲尚畏不殺。況見賊肯害之。行人向王分疏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臣皆殺却。既無有怨。何故不聽濾飲。王聞放之。由行人義慈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云。宿之水。若不細觀。恐生細蟲。若不漉治。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殺戒。又智度論云。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瘦熱。菩薩尒時身爲赤魚。自以爲其肉。施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薩作一鳥身。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非人行處。爲水神所罥著。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藥草。著其罥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薩宿世。作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又十誦律云。佛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時有獵師安穀施罥。鹿王前行。右脚墮毛罥中。鹿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噉穀盡。尒乃現脚相。時鹿皆去。唯一

女鹿住。便說偈言。大王當知。是羅師來。願勤方便。出是罥去。尒時鹿王。以偈答言。我勤方便。力勢已盡。毛罥轉急。不能得出。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汝以利刀先殺我身。然後願放鹿王令去。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答言。我終不殺汝。亦不殺鹿王。放汝及鹿王。隨意之所去。獵師即時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鴈王。獵者得之。有同伴鴈。欲代捨命。還說偈相報獵師。見愍二鴈並放。後求實報恩。大意同前。又智度論云。王聞鹿言。即從座起。而說偈言。我實是畜生。名曰人頭鹿。汝雖是鹿身。名為鹿頭人。以理而言之。非以形為人。若能有慈悲。雖獸實是人。我從今日始。不食一切肉。我以無畏施。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目連為阿育王演本生經云。大王。往昔有一鷓鴣鳥。為人籠繫在地。愁怖便大鳴喚。同類雲集。為人所殺。鷓鴣問道人云。我有罪不。道人答云。汝鳴聲時有殺心不。鷓鴣鳥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道人即答。若無殺心。汝無罪也。而說偈言。 不同業而觸。不同心而起。善人攝心住。罪不橫加。 感應緣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

客多請見之。及見聞名弗須怍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處。倒卧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不。昔張摠管交遊。每數相見。摠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為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為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為記室耳。能為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不。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于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

浮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救公瑾。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谿道。指命由此路歸。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為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但二人亡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者。嘉運色憂怖。唯趍走。頃之乃定。同侶問之。荅曰。向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極訴君。霍司刑為君被誚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之日。將殃池取魚。嘉運時為人講書。得絹數十疋。因買池魚贖生。謂此也。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録以奏云。今嘉運後為國子博士卒官。右此一驗出冥報記。佛祖統紀。光明經述流水長者救魚十千。天子報德。此緣起也。智者買斷扈梁。悉罷江上採捕。此立法也。赴計詡獄中之難。報修禪堂上之恩。此顯驗也。此三事見並見智者傳。唐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為碑。本朝真宗天禧元年。詔復天下放生池。沿江淮州郡上下水五里。並禁採捕。慈雲奏西湖為放生池。以四月八日會郡人縱魚鳥。法智於南湖以佛生日放魚鳥祝聖人壽。樞密劉均奉勅撰碑。此皆放生之梗槩也。教

行録放生文　法師應於放生之處。不近不遠。敷座而坐。若有徒衆。亦於其傍列位坐之。各以慈眼悲心。視諸衆生。念其沉淪。深起哀愍。復念三寶有大威力。能救抜之。作是觀已。法師當執水盂。默念想云。一心奉請。大穢跡金剛聖者。潛降道場。加持此水。有大功勲。洒沾異類。令其身心清淨。堪聞妙法。即默誦穢跡真言。一七遍。再三洒之。然後執手爐白云。仰白十方三寶。釋迦本師。彌陀慈父。寶勝如來。觀世音菩薩等。惟願慈悲。證知護念。今有水族。（或云飛禽若干頭數）為佗網捕。將入死門。比丘某甲（或云弟子）修菩薩行。發慈愍心。行放生業。作長壽因。贖其身命。却放逍遥。仍順大乘。（或云仍請比丘隨順大乘）方等經典。授與三歸。及稱十號。十二因緣。皆當為說。但以此類衆生。本為愚癡。及諸惡業。今受異報。六識昏迷。不能了知。方等深法。仰乞三寶。靈通威德。冥加。令此衆生心開意解。於深妙法。速得相應。轉報受生。早得解脫。慈愍故。（此句三唱）汝等衆生。從無始來。不聞三寶。不解歸依。所以輪廻三有。今墮畜生。爾償宿債。我今為汝哀告三寶。求乞護念。令汝等輩。心開意解。能知妙義。我當授汝一體三寶。甚深妙法。所謂三寶者。佛名曰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此三即一。此一即三。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不可思議。名秘密藏。世出世間。最尊最貴。名之曰寶。今以佛法

僧為寶也。一切萬法。莫不歸趣。故名三歸。理雖曠遠。即汝心性。不遠而復。
汝等應當深信此理而歸向之。大衆同聲授與衆生三皈依法。　現前異
類。一切衆生。依大乘經甚深妙義。皈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　歸依佛竟。
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說　從今已往。稱佛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惟願
三寶哀愍攝受。三說　　佛子。我今更為汝稱寶勝如來十號功德。為汝廣
請慈尊。方便救護。彼佛本願。若有衆生。於十方界聞我名者。即得上生三
十三天。流水長者。為十千魚。稱茲十號。彼諸魚類。即得生天。長者成佛。號
釋迦文。彼十千天子。威德熾王。而為上首。夙緣所追。而於光明會上。聞信
相開士。及其二子。受菩提記。時諸天子。重聞十號。頓悟本心。深證無生。便
得受茲十號記莂。願汝今日聞我稱揚寶勝十號。如彼天子所證等無有
異。南無過去寶勝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
夫。天人師。佛世尊。三說　　寶勝如來。常住不滅。願秉本願。證我稱名。令此
衆生速得道記。三說　　諸佛子。我今更為汝說十二因緣甚深妙法。願承
三寶力。令汝一一了知此十二法體。是三德大般涅槃。而汝迷故。翻為二
道。三世因緣。輪轉不息。我今為汝。先唱十二因緣生相。次唱十二因緣滅
相。願汝達此生滅之法。當處即是不生不滅。當處究竟。當處清淨。當處自

在。一究竟一切究竟。一清淨一切清淨。一自在一切自在。同於諸佛。證大涅槃。大衆同聲唱云　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是因緣生相。再聽因緣滅相。　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汝等水族異類衆生。我今依大乘經甚深妙義。授汝三歸十號。十二因緣已畢。又復念汝無始業障。深重墮在畜生。今則為汝對三寶前。發露衆愆。求哀懺悔。願汝罪業。一念消除。便得生天。近佛受記。　現前水族飛禽異類等。志心懺悔。自從無始。不悟本心。輪迴生死。於諸有中。內無慧眼。外近惡人。閒放逸門。造生死業。殺盜邪婬。妄言綺語。兩舌惡罵。貪瞋邪見。自作教他。讚嘆隨喜。四十種惡。念念相應。未曾暫捨。乃至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殺阿羅漢。殺害父母。及以二師。謗方等經。偷僧祇物。自破淨戒。污他梵行。斗秤欺誑。以偽為真。飲酒昏迷。犯諸過失。傷害衆生。充已飲食。作無量罪。結無量冤。致令此身輪迴三有。令墮畜生。酬償夙債。從苦入苦。無解脫期。今遇比丘。說大乘法。無邊重罪。如佛世尊。所見所知。今皆懺悔。願罪消滅。　惟願放生

已後。汝等不逢網捕。盡其天年。命終之後。承寶勝佛本願力故。生忉利天。受天快樂。諸佛出世。說方等經。於彼法會。再聞此法。心悟無生。而承佛記。如威德熾王等無有異。亦冀放生弟子某甲。從今日去。菩提行願。念念增明。救若衆生。常如已想。以是因緣。得生安養。見彌陀佛。及諸聖衆。早證無生。分身塵刹。廣度有情。同成正覺。

放生獲報

江湖紀聞張提刑廾獻。昔與妻戮力就屠家買物命放生。日有定數。十餘年後。妻殂於容室。修疏以平日所放生疏追福。即焚之。人無知者。至大祥作黃籙齋。道士拜章罷。言宜人別無過。又得所奏放生功德疏。功德寂大。已超生天界矣。始大驚悟。勵志不衰焉。

贖生

資治通鑑中宗景龍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帝以江淮之人。採捕魚鱉。為傷生。分道遣使。以錢物贖之。中書舍人房子李乂。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隋屬趙州。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鄉人。猶言鄉民。避太宗諱。改曰人。采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庫藏之用。支供易彈。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曷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古有金刀錢布。故

曰錢刀。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廻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宋高僧傳輝延壽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汎愛慈

采。

採生

江湖紀聞吉州游某參道奉法到漳州。有大家姓舒延接方外。留月餘將去忽病。遂再留月餘。欲去又輒病。若此數四。展轉半年。舒一日告曰。吾有女年長未適人。君若不鄙。令執巾櫛。游遂就焉。夫婦和睦。越三年。女忽泣下。游問故。女不言。但泣不已。云只月十日事。根問再四。女終不言。又月餘。女忽曰。欲告汝。但告汝亦無益。游始怖曰。但言之。女曰。慎勿泄。游諾。女曰。我非其女。乃買於浙西。今三事人矣。本不告汝但吾與汝厚。非前二人比。此間祀神於山。能役鬼工。如耕鑿搬運樵蔬洒掃。一應工役。皆不須人夫。並鬼為之。斯須可辦。凡養汝亦欲汝為鬼工耳。汝初到時。即卜於神。決可用否。得卜則留汝。截竹一竿於神前。三日後。先犒汝。用皷樂迎汝上山。就神前。先掘一窟。埋汝頸已下。留頭在外。用竹尾繫汝髻。用鍬斷汝頭。使頭擲向神前。血洒神面。是時汝即為鬼工應役矣。游大駭曰。今固無可柰何矣。越三日果然。游受犒訖。語舒曰。某流落。荷愛厚。謹以死報德。但平生奉法。有真武一軸。不可遺棄。幸為焚之。即當上山。舒取焚之。及上山到神前。烏風暴雨。火焚其廟宇。游如被空中提起。忽墜

下。乃在庚嶺。遂歸。

挑生

范石湖虞衡志挑生廣南厭勝害人之術不一端。挑生則以魚肉食客。對之行法。魚肉能各以本形反生人腹中。人輒死。妄謂殺人。則其鬼可陰役於家。李壽翁侍郎為雷州推官。鞫一挑生獄。以肉寘盤下。俾因作法挑之。肉果生毛。亦有解毒藥。覺有物在胷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服鬱金下之。此方雷州鏤版以傳。蓋得之於因。廣中人以邪術呪飲食。誤人食之。肉能復為生物。果實能復萌在腹中。無不死者。號挑生。新州都監嘗遭此毒。日就黃瘦胷腹高。凡病半年。臍中出血十五六椀。乃死。其家以扶護道遠。乃焚取骨殖得物狀如猪大。小如春牛。新州張守云。嘗捕得挑生者。令呪酒。才盛暑中。一兩日皆凝。新州教授云。解挑生之術。若知人欲見毒。乃戲謂曰。爾莫挑生我。如此。則術不行。或只將其飲食以筋翻覆之。示以覺悟之意。亦不能為害。夷堅志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瘇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而果然。使擣川升麻為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瘇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

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于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揚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胷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胷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熟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鷄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欝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礙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缾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捉生

新唐書安祿山傳 祿山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千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

殺生

抱朴子安貧篇 過載者沉其舟。慾勝者殺其生。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殺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

齋日殺生罪業

報應教化地獄經 信相白佛。今有受罪衆生。為諸獄卒剉碓斬身。從足斬之。乃至其頂。斬之已訖。旋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前身時坐齋日殺生。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罪譴深重。當得是報。不偶然也。

戒殺生

程氏外書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

何。伊川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蘇東坡大全集余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蠏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蠏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盧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輙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

語使人悽然也。呂東萊雜說歷觀自古儒者未嘗以食肉殺生爲欲爲當然者。惟近世學者因攻佛說。遂以此數事爲當然。處之益安。至禽獸斷命受至苦。以爲於義當爾。殊不知推原遠庖廚本意。擴而充之也。倚覺寮雜記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固善事。然其胷次所存。鑄氣成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數。至於政事喜怒。有絶滅人門戶者。乃區區爲一螺蚌蜆蛤。不肯庖宰而曰畏殺生云者。吾不知也。三代以來。周公孔子行事。何嘗勸人殺物命哉。特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而已。祭祀賓客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略者。未嘗以戒殺生故絶也。孟子寂明此。牛羊何擇。聞聲不忍食其肉之類。其盡之矣。太平廣記巴丘縣令舒劉。晉永昌元年卒。見北地送詣太山府君推問劉在世所爲。劉曰。除解祀或屠牛羊犬豕等。府君曰。應受大火鑊。見一人以鐵叉叉劉鑊之。行者曰。劉命仍有二十八年。因遣生以終壽劉自此戒勿殺生。後活二十八年。解端夫戒殺文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於廨圃。登樓伺之。忽見羣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爲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人謂殺生無害可乎。太平廣記宋袁炳亡後積年。見於友人司馬遜。

且謂遯曰如今我所見善惡大率與經典所說畧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為重禁慎不可犯也北窓叢録謝幼槃戒殺生而不能斷肉仍喜作好會羊豕鷄魚之屬悉送隣家殺之予戲謂幼槃曰昔曹操欲害禰衡而畏殺士之名遂送黄祖祖果不能容竟殺之用心尤為不臧以春秋之法斷之禰衡之死曹操實殺之也今君雖不殺生而送鄰家殺之罪將誰歸乎正可類此豈人皆大笑曰子真善譴者寶祐濡須志皇帝戒殺生御筆　朕惟誕節放生祝壽乃臣子忠愛錫宴食品自有彛式如聞州軍縣鎮緣此廣務烹宰殊失好生之意今宜戒敕不得多殺物命一如景祐三年詔書務令遵守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延壽禄蘇東坡戒殺生偈曰以人觀身以己觀彼云何使渠宛轉砧几快意何得一甘爾耳彼遭痛苦我無留美年六十六百川學海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　神農本草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體内必有物中傷當與除其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享高年　仙經云人能一生起不殺心一切衆生見之不生恐怖　老人云小兒嬉戲蝶蟻蠅蟲之類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　里諺云畜雞害物命甚衆日食活蟲五百主分半罪此說雖鄙俗然亦誡殺之一端也　老人云凡人於行住坐臥之

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蟲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之所當為也　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脩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漸次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為我殺則不食四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於衆生無殺害意至於蚕蝨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一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為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為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為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偉撰

夫禽獸之與人也何異焉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臣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熟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

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胡能自安。焉得不吁。直疑自古無君子。宋齊丘撰丹穴老人曰。齊丘之矯言。類乎佛老。余喜其戒殺。故有取爾。古者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后稷教民播種。烝民乃粒。其好生之德。與夫勝殘去殺之功。自亘古以來。未有大於此者也。今齊丘議不及此。而直疑自古無君子。惜哉。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而拜。許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通内翰通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之墻下。周豫學士嘗煑鱔。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卧。夢有婦女拾數人執綫。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行廚。果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搶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為湯火所傷。或為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

呌求救。至暫時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為也。諦觀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縣令俞偉撰。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鶉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美。食蚌蛤蝦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美。又有好美味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蓄養雞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煎。巧意鬬飣。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中州集李純甫戒殺生詩 遁庵習氣未全忘。底用塗糊紙半張。我噉黃虀真有味。不知地獄與天堂。

正生

莊子德充符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疏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由用意。幸率自然。既能正已。復能正物。正已正物。自利之也。內外行圓。名為大聖。虞舜既爾。王駘亦然。而舜受讓人。故為標的也。

尊生　莊子雜篇讓王　大夫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到生　淮南鴻烈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注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到生。

每生　史記序贊　每生作懷生。駰。師古曰。每貪也。

懷生　漢雋相如傳懷生之類。沾濡浸潤。

鋒生　韻府羣玉論難鋒生。徐曠傳

寫生　東齊記事黃荃父子畫花。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謂之寫生。儒學警悟東坡詩云。雲山已作蛾眉斂。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謂此詩為西子寫生也。溫革瑣碎録趙昌寫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標致耶律文獻公詩奉詔寫生五十幅　平生弄巧正如狂。窺測天機頗自强。針線未能親帝衮。丹青聊復潤龍章。顧非急務心無愧。已竭精誠鬢欲蒼。不似凌雲書榜日。聖朝寬大許商量。無際毫頭觀變化。一羣鹿上露文章。從來面目無增損。抹赤塗青也不妨。

食生　邵子觀物外篇

鷹雕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為陽。而牛為陰。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

合生

事物紀原唐書武平一傳。中宗宴兩儀殿。胡人襪子何懿倡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皃。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即是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時也。今人亦謂之唱題目。

閔生

柳宗元集閔生賦 晁氏曰。閔生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雅善蕭俛。在江嶺間貽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為罪人。頑人謂已。耻辱雖在困。當云爾者。然悔厲極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自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為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繆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黽。行不榮之峥嶸兮。質魁壘而無

所隱。鱗介撟以横陸兮。嗚嘯羣而屬吻。心洸抑以不舒兮。形仾推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滋溢以不迈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嵒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山水浩以蔽虧兮。路翳勃以揚氛。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埋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尸尼之不惑兮。有彝訓之著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顧余質愚而齒臧兮。宜觸禍以阽身。知從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當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壞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梟鵩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就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可憐生

傳燈錄大安和尚曰。安在潙山三十年。着一頭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牽出。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个露地白牛。常在目前終日露回一地。趕亦不知也。

觀生

諸儒

鳴道集說聖人之觀其要在剥而又正名曰觀。觀之上九。觀已至矣。觀其生而止於君子。非不善也。然特可以無咎而已。若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徒。皆君子而無咎者也。柳又有進乎是者。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是矣。而所以未能至者。蓋由志未平也。若志平。則一視而無偏重偏廢。是以無偏蔽。謂並觀也。觀至於志平。則易道無餘蘊矣。易無形埒等而平也。志平則無所不平。故無入而不自得。而與易為一。此所以待上達。故以志未平啓其端焉。平則無所復觀矣。無黨偏則歸有極之道也。吳萊淵穎集

觀生堂銘　義烏樓君國禎善醫。自闢堂。扁曰觀生。請予銘。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觀其生。雖以聖人對時而育物者。率不能逃乎肖象與形聲識推其本。則民不夭札。物無疵厲。特在乎風雨之調。寒暑之平。遂充其技則炎冷迭變。燥濕殊施。迺欲寄命乎蝱蟲之甲。翅草樹之根荄。上追苗父僦貸季之神蹟。下逮桑君秦越人之智精。每能動見乎心肝膽肺之系絡實有以雜致乎鍼砭湯熨之重輕。我求醫何異操兵。視一身百骸之會。如國之有政。察山林海陸之產。則辛鹹苦滑。猶干楯矛戟。或類防城。然則兵本所以活國。醫本所以活民。而特繫於我用之能否。彼不度地而浪戰。不診脉而試藥者。亦徒使夫天人之交戾。龍虎之妄争。是固未足以究夫觀

生之易。而盡彼衛生之經。猗與樓君。幼通難素。長識運氣。遂以醫鳴。居樂在庋。蓄書塞楹。吾然後知夫周秦邯鄲之所貴者。悉踵於戶而無遁其情矣。

厚生

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注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宋陳舜俞集厚生五篇杢之何生民之窮乎。千夫之鄉。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無所不賃於人。匹夫匹婦男女耦耕。力不百畝。以樂歲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而僅食其一。不幸中歲。則償且不贍矣。明年耕則稱息加焉。後雖有豐穫。取之無所贏而食矣。率五年之耕。必有一年之凶。彼樂歲豐年。猶不免盼盼苦衣食之不足。凶年求免於寒飢難矣。為民上者。取寒飢之民而教之禮義廉恥。是猶起瘵者而責之走。坐盲者而責之視。不可得也。古者人以里居。田以井授。雖有曠土。號狐狸而植荊棘。授人不過百畝。先王尚然者。知國有兼併之家。則里有凍餒之民。里有凍餒之民。則塗有攘奪之暴。善為之者。必使強者不得而有餘。弱者不至於不足。王道之始也。秦遠其禍。漢人不能救。乃務躬耕籍田。以粟為賞罰。所以感厲天下之道。是畫餅而餉飢。飲水而望醉。無益也。然當時猶能免人田租。不錮山澤。公私之積不為甚迫。末年師傅張禹。占田四百頃。富家是以謂之甚鄙。以古較

今田之無制。未有若今為可哀痛也。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夫大臣法而小臣廉。古之道也。故天下士大夫。皇皇其田。唯恐力不贍富家大姓。孰從而制之哉。今在上者。獨怍其民爭奪之不息。孝弟之不篤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飢。婦無不蠶。而蠶者長寒。一歲不穰。流離滿道。獨不知天下之民。耕而自為者十無一二。為人而耕者。不可得而食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限名田。議者猶謂百年之敝。奪之必怨。隱冒移徙。抵欺生姦施恩未偏。民怨必兆亂矣。臣謂不然。今公卿大臣占田為甚矣。夫欲有為必先降手詔。裁其中制。使公卿大夫。咸以餘田而歸於縣官。而畀民之無可耕者。或使自均之宗族之貧者。夫公卿大夫。固以有道德忠義以信於上之人也。樂與天子致天下於富足。廉遜之人也。罔養世祿。不待田而衣且食之人也。夫安得以區區之士致怨於上哉。然則公卿大夫脩法於朝。則天下之民必相與告語曰。朝廷將使吾屬不得連阡陌乎。何公卿大夫有是舉耶。當是時。朝廷發以德音。曉以王制。期其年。函損有餘補不足。臣謂可無罰一人。使天下皆為有田之人。然後教之勉之。厚其生。王道成矣。

若曰。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未嘗不貧。土無不毛。狐狸無所竄。而官不加賦。何也。曰。名田之弊。既已道於前矣。夫名田不節。而望民有餘力。猶

奪其餉而問其飽。撥其本而待其華。不可得也。若曰限田足乎。曰未也。農
不勤則穀不富。本不厚則用不節。百畝之家雖有豐年。美衣鮮食則無餘
蓄矣。巫覡者教之淫祀。釋老者命之棟宇衣食。不幸穀一不登。無餘粟以
食。無餘布以衣。至有鬻妻子而償稱債。况求其為土著之戀耶。是以聖王
之於民也。未嘗一日而無教。故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言民之
纖悉無不教也。古者卿大夫。鄉先生。旦夕坐於里門而語之如此。其至焉
今夫官有勸農之名而無其實。由朝廷尚名而不責實。近民者。以能嚴賦
役給餉饋為材。非所以厚生也。今夫聖賢有為。使流轉傭債之人。還於土
著。家有百畝之田為始。然後在郡設勸農之官。鄉為三老。使歲時行教田
里。周知耕者之勤怠。舉力田而奬之以布帛牛酒。怠惰者。異其衣服以恥
之。制為加賦以罰之。又教之以節用厚生。凡曰巫覡之欺。罔釋老之丐乞
禁不使入於田里。夫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養生送死而無憾。禮義之
化乃可舉也。今夫又患土無不毛。而官不加賦。前此者。黠姓大家。貿劑為
奸。占曰累百。賦無一二。貧者以塉瘠之畝。荷數倍之輸。歲既不給。卒以貿
易。假名稱報逃徙。故天下逃徙之田。不稱其賦者多矣。吏既數易。簿領緣

絕。雖有智者不可考也。使令限而均之。且有勸農三老周知之。豈惟斯民安且富哉。抑亦田賦相與日加闢矣。古之吏。惟恐民不安且富。今之吏。安則嫉之。富則究之。人之性。古今豈異哉。制使之然也。古之君子。以政愛民。今之君子。以政強民。愛民者以養民為賢。強民者以害民為賢。古者入人之國。田疇良而薿薿兮。桑柘猗而閑閑兮。室廬改而櫛櫛兮。市廛昌而融融兮。其民安且易易兮。其國令前後舒且肫肫兮。君子曰政也。不有養民之道乎。今則不然。有語其國曰。農者力耕以事其稅。蠶者疾織以奉其賦。里無改室。畏其加役。市無聚貨。畏其加筭。其民愿以服其使令。前後促數而免罪。君子曰政也。不有害民之道乎。嗚呼。今之所善。古之所謂賊夫人者也。今之所以獲與於君子者。古之所棄也。然嘗求其源矣。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使之者。皆為其佚之道也。天之財。地之利。民食其百。君食其一。取之者。猶為不得已之道也。故上之於民也惠。下之奉上也易。恩久而愈浸。附久而益堅。天下國家嘗數百年而安寧者。由其民弗叛也。今夫用民之力無休年。有司百執事之使令。城郭溝洫之善完。宮廟游觀之興作。關征賦率之定筭。縣官布帛百物之供給庸梲。一皆用民。天之產。地之生。若挈其手而使之取。若掩其口而命之食。吏以能用其民為材。不能用其

民為不材。能斂其財為智。不能斂其財為不智。千金之產〻役而充散者有之。百金之子〻役而憂死者有之。吏之目是民者曰。非我也。法也。法之狃是民者曰。非義也。時然也。吁。生民不見恩澤之浸如此。安得久而不叛乎。今夫聖賢有為。必先取天下之甚大力役而去之。且使斯民安於田里。以膏以沐。前此焉非不可也。是不為也。今天子一日坐法宮。渙大號于郡縣曰。吾民之有如是而役之者悉復之。舟車之饋。軍國之急。一切責于公。敢有故用者論如律。其誰禦哉。夫如是。吏知上之所以養民也甚銳。人人行己如上之銳。雖有強忍。亦末由也矣。息民之急。無尚於此。

今夫取民之財。可謂悉矣。一夫之耕。穫者在田而斂者在門。匹婦之蠶織者在機而征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以衣且食者皆為犯法。柰何民之不窮也。古之君子為天下國家也。下其政。必有以大結夫民者。是使其民謳歌鼓舞。戴上之賜。如孺子之慕父母。故衰微之世。雖有禍亂之人。猶不能呼吾民潰且叛者。是無他。孺子而捨其父母安往哉。故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衣之食之之道也。下至漢。猶能弛山澤賦。苑囿免其田租。或三十而稅一。後世語養民者必稽焉。嗚呼。以古視今天下之斂甚可憫也。秦之民。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二十倍於古。足以亡秦矣。今者田租力役。口賦鹽鐵之利。視古如何哉。唐之民括商戶僦貨稅人間架筭除陌。足以亂唐矣。今者纍征之下。幾希不籍室廬。封其櫃窖而取之。關市之稅。孰不計其除陌而筭之哉。然而天下晏然無事。以朝廷革五代之禍亂。前此者嘗有以大結其心。今此者天子仁孝。不殺不辜。天亦有以扶持而全安之。雖然民已無聊矣。不可不知也。困乏不已則怨。集怨而不已。則恩不勝。前代之患。常必由之。可不念哉。故夫聖賢有為。必先利其用。利用則豐財。豐財則賦不輕禁可弛。況今天下之賦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雜變。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鹽。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舉此八者窮矣。又朝廷就為科變之法。一合之粟。轉為釜。一縷之布。直為尺。有司重之以支移。法取其一。吏取其二。因緣為姦。不可勝紀。此民心所以益無聊也。使利用之道大行。國有餘畜。則可以閒發明詔。免民年稅。除其科變。使生民餘一粟食。得一帛衣。知出上之賜。豈不謳歌鼓舞。如孺子之慕父母哉。凍餒之時。第有甚者耳。　若曰關市何如。曰征商不征民者。周道也。周制。有司關市。征廛之人。斂其布入於泉府。然則周之愛民。可謂備矣。夫生財之道。食之者寡。生之者衆。然後穀不可勝食。先王視其民之樂流徙而惡勞辱。求其崇本抑末之道。故關則譏。市則征

征之所以勸農也。先王征之。猶患穀不勝貨。農不勝賈。如弗征。則南畝之民莫不相攜而去矣。先王之征有旨哉。今夫關市之征。戾於古矣。魚薪蜃蛤。匹夫匹婦之利皆征之。富商大賈。水有方舟。陸有結駟。千里間行。不由有司者多矣。此所謂征民不征商也。商可征也。有司不求通流之術以來之。徒窮力命焉。驅使抵冒間道以走其利。匹夫匹婦可養也。有司掊剋之。不問毫髮。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蓋謂是乎。今夫聖賢有為。必一新甲令。略細名而存大目。有若山海之饒。鰥寡孤獨取而利之者。悉號之四達。使有司不得欺罔掇取其利。雖然霢霂之潤及於草木。豈不各遂其生乎。苟患不足。亦在節之而已。嗚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全生

蘇子由古史伯夷傳。自柳下惠以下皆全生者也。故志降身辱。獨其言行不污耳。子華子。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

受生

內觀經曰。從道受生謂之命。

治生

戰國策。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之發。故曰。吾治生產

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淮陰侯傳。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汝川子隨時録。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則飢寒至矣。唐語林。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所謂之足穀公也。御史臺記。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浹旬。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既積。預聚雜果核。具犂牛以耕蒔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栽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右臺主簿科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少卿。夷堅志。方城人輦固者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子相繼死。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固

置酒延媪。以善言誘訹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嵩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媪終老。育而孫使成人。若何。媪大喜。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纔得之。即逐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命數僧具道場慶謝。至夜半。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乃止。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唐州。蕫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黃光大積善錄

治生要術

治生之具。不過仰以養父母。俯以蓄妻子。伏臘之計。賓親之費。與夫冠婚喪祭。了此數事之外。何必勞神苦思。擾擾匆匆。逐利不已。以至不能塞其無厭之心。則廣放債負。生殺小人。傾人之家。兼人之產。夫如是。雖得貨財如丘山。何濟於生死。何益於子孫。此無識俗輩之所為也。今夫誠欲多財。不必放債。但擇地種杉一谷。種竹一坡。植柑橘千株。栽棗梨栗一園。杉可十餘年一髡。竹可每歲沙汰。柑橘梨栗歲獲厚利。不妨水旱。不廢人力。苟能辨此。則可養生之外。端坐而致富。斷無疑者。昔李衡謂木奴千樹。可比封侯。人能備此數事。誠可比封王公矣。一省心力。二省業緣。有識之士。苟以予言為然。便不須區區放債負結冤業。而為兒孫作牛馬也。柳又聞老圃云。凡種竹木果實等物。須擇面東南之地乃善。非此地。果木不佳。此又不可不知也。許魯齋語錄古稱

名臣。無過稷契。一治生。二禮義也。今人不可以讀書廢生理。生理不足。必至有求於人。氣便餒了。若治得生理。用我則用。不用則已。分毫無待於外。氣便浩然。古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今亦當曰讀書之暇。必治生理。老杜詩。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老杜平生謂人。自比稷契。誠愚而已矣。陸游渭南集戲作治生絶句　治生何用學陶朱。少許能慳便有餘。惜酒已停晨服藥。省油多廢夜觀書。

勞生

莊子大塊勞我以生。隋書盧思道傳　思道為武陽太守。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七。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古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寂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俛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

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鑠仁義，寵紼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未納所以疚心。豈徒盡惜春漿，臨愴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瑟張讓，金貝是視；貫諡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纔，足踐龍逄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欽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容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戉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止之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

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罻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質。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邅危。隆冬脩夜。静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溢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撝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昬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皁蓋塡閶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敳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談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斯設。去等絕絃。飴密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呈

厚貌內蘊百心蹊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刼人厚自封殖姸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貴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召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莨莠化為芝蘭嚢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反生 經子法語周易其於稼也為反生音云麻豆之屬反生戴孚甲而出也

側生 文選三都賦 旁挺龍眼側生荔枝張曲江集荔枝賦 來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

四生 吳越春秋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

六生 荀子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

以分也

重生

淮南鴻烈解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

群生

莊子在宥篇　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楊泉物理論天者。群生之所仰戴。荀子王制篇群生皆得其命。西漢書文帝紀。元年三月。詔方春時和。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其議所以振貸之。　武帝紀。司馬相如諷通西南夷書。漢興七十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　董仲舒傳。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是以群生和而萬物殖。　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　令群生寡遂。萬民未濟。今之郡守縣令。民之所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群生寡遂。黎民未濟。長吏不明。至於此也。　魏相傳。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也。　元帝紀。永光四年。詔閒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東漢書崔駰達旨解。今聖上之育斯人也。埏治一陶。群生得理。舊唐書禮樂志高

祖寘群生於仁壽。劉泊傳皇太子初立。泊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桃是繫。授以良書。娱以嘉賓。使耳所未聞。目所未見。儲德益光。群生之福也。陸宣公奏議今皇運中興。群生改觀之時也。欄江網宇體。庶類。衆類。養成和樂。德及恩沾。茂育統理。賦句積成后之仁。而及行葦之苞體。廣文王之化。而被騶虞之蕃殖。方外之及。均蒙洋溢之惠。春風之樂。寧有困窮之病。坤母之至。盛亨坤馬之品類。乾父之大。保恒乾龍之性命。方民安集。相養相親。庶類蕃殖。自形自色。鳥獸魚鱉。均裕於天地。山川丘陵。相安於宇宙。惟長人之惠。則人蒙卵翼之恩。有始物之功。則物遂胚胎之性。

遂群生　西漢書景帝元年。詔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

統群生　西漢書谷永冢陛下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耳。

濟群生　東漢書陳寵上肅宗疏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壽群生　唐書憲宗策牛僧孺制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性。僧孺對曰。苟陛下遣次必於是。則仁壽之化群生者洽。而福衆性者盡。斯而已乎。

福利群生

唐會要正元五年。詔曰。釋道二教。福利群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自今州府寺觀。不得容客居住。屋宇破壞。各隨脩葺。

鼓舞群生

宋黃公度知稼翁集謝叅政啓 仁漸夷夏。勲塞天淵開廣厦之萬間。并容多士。轉洪鈞之一氣。鼓舞群生。

長養群生

宋王珪華陽集祝聖道場青詞 天布大時。月維仲夏。扇炎歊之盛氣。質長養於群生。

志在群生

宋曹彥約昌谷集明堂賀表 禮嚴宗祀。方講於盛儀。志在群生。旁流於霈澤。凡有知識。悉聳見聞

海毓群生

元王惲秋澗集祝廟樂章 於赫皇祖。睿智聰明。天扶一德。海毓群生。

煦育群生

元王惲秋澗集賀正旦表 方且通達下情。蠲除積負。肆赦恩而哀矜庶獄。扇泰和而煦育群生。

仁育群生

漢書賈誼上文帝疏 方今以育群生至仁也。 司馬相如上武帝封禪書。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譓。

德及群生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仲舒制 何修何飭而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仲舒對曰。仁義禮智信。五者脩飭。故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旁薄群生

楊子解容難。楊子曰。今吾子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陶冶大鑪。旁薄群生。

載植群生　唐書顏師古神州地祇祝文。地祇包含區夏。載植群生。

蒼蒼群生　唐書張說傳。久視中。武后避暑三陽宮。說上疏。顧及時旋軫。深居九重。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后不省。

拯濟群生　報歛葬送經。吾自無數刧。以四等。弘慈行六度。無極緯十方。拯濟群生。功福隆赫。成斯如來。

利濟群生　頌古聯珠集。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謁。值視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婁悉得麽。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雪堂行曰。棒下血淋淋。真鍮不博金。鴛鴦親綉出。休更覓金針。

安祐衆生　報歛葬送經。末世穢濁。民有顛沛之命。財有五家之分。吾以是故。留舍利弁鉢。以禳世顛沛之禍。安祐衆生。為宗廟像。令民覩則。沙門以經道化未聞。令生者永去牢獄之酷。死者免三途之罪。

開化衆生　演道俗經。開化

衆生有四事。一不信生死者。則以現事禍福喻之。二不信三寳。顯示大道
三迷惑邪徑。指語三乘佛道。獨學而無有侶。四三界所有悉如幻化。無一
真諦。

子育蒼生

佛祖語譜唐太宗苦寒熱久不愈。問帝心尊者曰。
聞師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躬微恙何憂。但子育
蒼生即愈。帝納其言。大赦天下。
帝疾遂愈。於是賜以帝心號焉。

道益蒼生

佛祖統紀宋明帝泰
始元年。詔於建陽門
置隆興寺。勑沙門道猛為綱領。帝曰。人能弘
道。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乃有光世望。

頂生

大寳積經過去有
王。名曰頂生。有大
威德。有大神足。有大威勢
從父烏哺沙王頂上而生。

頭角生

禪林類聚法原門云。道吾智與
雲岩同侍藥山次。山云。不到處
切忌道着。道着即頭
角生。師便珎重出去。

畜生

翻譯名義梵語底律車此云畜生 處六切
即六畜也。禮記注云。牛馬羊犬豕雞輔行
云。携取不盡。以五道中皆徧有。故又翻畜 許六切 生。婆沙云。畜
謂畜養。謂彼橫生。稟性愚癡。不能自立。為他畜養。故名畜生。

二生

書舜典。三帛。二生。一死贄。注曰。二生。卿贄羔。大夫執鴈也。王氏曰。事君群
而不黨。然後可以為卿。故執羔能循道之序。有道則從之。無道則去之。然

後可以為大夫。故執鴈。

賜生 論語鄉黨篇君賜生必畜之。注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平生 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漢雋王章傳平生獄上呼囚。張晏曰平生先時也。宋張文潛詩平生壯節終難變。投老浮名信所遭。要路爭先寧遽福。從來率野屈吾曹。沈遼雲巢編平生愛閑今幸閑。投老愛山今住山。不復區區同眩事。正當眇眇出人間。陸放翁詩平生涉世似虛舟。不著胸中一點愁。已用浮雲看富貴。肯緣華屋歎山丘。戴溪寒醸千峯雪。嚴瀨聲酣七里秋。好景人間隨處有。未埋白骨且閑遊。付嚴老詩平生卧樓氣。不為貧彫謝。劒光燭斗牛。絢爛發中夜。興來足高歌。有酒任溯把。青燈秋熒熒。酒酣舞燈下。

懽如平生 漢書馬援傳隗囂使援往觀公孫述。述茂陵人。援與述同里閈。既至。謂當握手。懽如平生。兩漢蒙求光烈陰皇后崩。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懽。既寤悲不能寐。

萌生 漢雋王吉傳詐偽萌生。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如草木之初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十　十九庚

生

先生

儀禮士冠禮　奠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為鄉大夫致仕者。禮記曲禮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注。先生老人教學者。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注。尊師重道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注。先生父兄也。孟子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注。學士年長者稱先生。宋徐鄉家範季子問曰。人呼教授為先生。還有據否。對曰。韓詩外傳言先生之為言猶先醒也。以予觀之。所以呼為先生。以其聞道先乎我也。故云先生。非所生先乎我也。又問曰。或云有酒食先生饌。世多以此言之何也。對曰。此非教我之先生也。乃父兄之謂也。以其生在乎吾先也。故稱先生。饌。曷是以為孝乎。言孝養其父兄也。而先生又呼學生為弟子何也。對曰。語云有事弟子服其勞。此事父兄之禮也。師視學生猶弟子也。學生視師猶父兄。

也。故先生呼學生為弟子。義若此歟。吳澄支言集祭先生文　嗚呼。天佐之才未試。而歸休之夢遽形。河汾之道窮矣。然貞觀事本乃二三子為之。河汾之道窮矣哉。先生有靈。尚克相之。無使昔人專美有唐。宋徐恢月臺集上先生　疲馬踏殘月。荷策來泮宮。入門見先生。先生何雍容。循循言語能下誘。青蒿因得附長松。短檠挑燈一千二百夜。高談雄辯砢落沃胷中。吾皇求士若飢渴。不許先生久臥龍。玉鞭斜指長安道。秖緣此去何由從。嗚啼呼。小軒從此冷如水。韲鹽朝暮欣欣爾。空留絳帳照孤燈。臆外西風起寒蕭。王逢原廣陵集上先生　夫子儒門傑。心誠行亦醇。玉金精粹美。椒桂性芬辛。一入隨邦計。咸期利國賓。生民待儒效。天意屬人倫。蜀犬爭驚日。郢人不識麟。窮通千古淚。白髮四方塵。弊世誰恩救。仁賢自合振。愛狙徒食費。好鶴浪軒騎。不結臨川網。偷安措火薪。忠言驚苦逆。恬議貴因循。添軏書三上。清時死九嬪。不思防蟻壞。徒欲衛龍鱗。當道豺狼慎。升堂犬馬嚚。旱餘雲不雨。命塞器藏身。獨抱遺經老。來為後進陳。手提三聖出。口壓九師堙。衆耳雷霆震。群觀日月新。遺編重一（本作垂）斷。絕文席互酬詢。魯變全歸道。陳糧絕更貧。賤生無自辛。俗繫弗容親。盆覆徒經日。龜埋不復神。短詩徒自訟。已伏下斯民。茍勝仲丹陽集友人以先生見稱。作

長句遜避。書籍山川謾自怡。更求人士日追隨。喜君真是多聞友。媿我何堪一字師。雲上於天聊共樂。月離于畢豈能知。須憂章戴頻來去。憾懟相辭未浹時。文天祥集杜句挽先生　江海日淒凉。賢聖盡蕭索。西河共風味。頋步涕横落。

衛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秦將白起伐趙長平軍。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東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晉東晳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先生。

祁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晉祁嘉字孔賓。少清窮好學。年二十餘。夜忽夢中有聲呼曰。祁孔賔。祁孔賔。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善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後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仲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淡。教誨不倦。受業者二千餘人。天錫謂先生而不名。

劉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北齊楊遵彥以見誅。乃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入田横島。以講誦為

業。海隅之士謂劉先生。宋周南仲山房集劉先生傳　市南有不逞者三人。女伴二人。莫知其為弟兄妻姒也。以嘑匄錢。市人曰。是雜劇者。又曰。伶之類也。每會聚之衝。閙咽之市。官府聽訟之旁。迎神之所。畫為場。資旁觀者笑之。自一錢以上皆取焉。然獨不能鑿空其所做。做者譏切者。語言之乖異者。巾幘之詭異者。步趨之傴僂者。兀者。跛者。其所為戲之所。人識而衆笑之。有劉先生者。少嘗為儒。已而遇道人者教之養生。忽一日盡棄其所嘗學者。日賣一藥。計所得以活妻子。輒閉門不交人事。然其已六七十歲。肩高於頂。頤隱於臍。貌特異。而獨不出聲。每過市。無不為之絕倒。而其少年者特工做之。遇其作場。往觀者必曰看劉道人云。計一日之嘑雖多端。而其少年者做劉唱藥聲。則必開場。自是三五年。劉出惡少必隨之。或奪其藥籠。或批其耳。而劉之藥不可售。一日天微雨。伶人者飲于市。適遇劉賣藥過其前。伶乘醉出而詬侮之。以資市人之笑樂。路過不能行。劉困苦甚。乃謂伶者。若可謂不自憐矣。爾以工於效我。顧從而得衣食其妻子。今不嘿自思。我顧有恩於若。而又困苦之。不知微我能使觀者若此衆乎。又顧其觀者曰。里父兄何笑我為。且其效我二年矣。衆見之亦厭矣。必又擇其可笑者而做之。計非吾里中人。人不見彼不學。則吾憂其人者必代

我矣。且效我。我無妻子。日困苦於市。餓窮一身。爾輩吾家。此聲一出。則誰禦責耶。衆少年聞之駭然而散。退而相與聚言曰。是言有理。

魏先生

太平廣記魏先生生於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大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諮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為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依。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為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為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尖而永廢。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為將軍者。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名之罪。乃彫戈既授。玉

努斯張。識眉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偕其也田。觀釁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秉其才智。動以機鈐。公於國則為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為前席之賓。樊期為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無於天下。是志輩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識曰虔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曆數有歸。時雨降而祆祲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時伐。何征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識所未忍。汝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為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說。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構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元郝經陵川集

祭魏先生文　歲舍辛亥。正月壬戌朔。越三日甲子。陵川郝經。謹以清酌

之奠致祭于故徵君魏先生之靈。嗚呼。世變風靡。浣浣湍若。既莫之遏。亦莫之淪懷山襄陵。稽天滅蛩。眞宰睨而不視。元氣湮而索寞。榛崩而孰與之枝。癰潰而孰與之藥。根披而孰與之植。蔓滋而孰與之削。是以渾訌厖昧。板板蕩蕩。道益喪而俗益薄。鹵莽熖熾。士夫氣鑠。莫不卷舌于咽頓脛于殼。既刓方以爲圓。又琢雕以爲朴。則吾誰與歸。而於焉是學。幸一二遺老。挺特而不鯝。山立而不却。維持護藉。天旋而斗斡。俾夕日與曙星。不遂至乎墜落。嗚呼。今先生復逝矣。天不欲斯民之有活乎。何於遺老之遽奪。何祝吾道之虐也。嗚呼。先生學正而慱。義理昭著。襟宇清廓。守不可移。嶷如山嶽。有經世之志。有佐王之器。有已亂之才。有致平之略。果銳剛明。百鍊之精。肯造次而輕脫。卷而藏之。束而縛。泥而滑之。櫝而鑰。嘗一試乎天興之末。王孫宗藏。悍臣驕跋。坐視國覺。卜所於託。磨牙垂涎。瞰鼎窺洛。先生慨然。請符曲躍。責以臣義。申以王約。萬人震懾。一軍駭愕。容氣俱盡。心死神作。由是而觀。則先生之志。與先生之養。亦孔之灼。幅巾歸來。聲震河朔。朝廷載徵。安車繹絡。方敬之如着龜。委之以心膂。逞續斯民之命。庇磷斯民之瘼。躋斯民於仁壽。挈斯民於遂樂。皇風扇而皞皞。吾道裕而綽綽。企仰延佇。甚於飢渴。忽萬里之悲風。遽沉淪于冥漠。秋于重泉。斯民其無

望葬于九京。吾道其弗墜。世變愈下。志氣愈弱。吞聲為辭。雪泣于酌。嗚呼哀哉。尚饗。

王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唐文中子世家曰。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茍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集。於是大稱儒門。文中子中說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丈人牧豕于野。則問塗焉。丈人曰。塗遠將奚適。薛收曰。將適夏。丈人曰。將誰從。曰從王先生。曰是非銅川之子耶。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亦潛于淵。今之知道者。默默焉。孰為先生也。驅豕不顧歷阡而往

郭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房陵縣有郭先生碑。先生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為立碑於此。不知何代人也。水經

孟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唐皮日休亭記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本翰林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襄陽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其怪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唐韓昌黎集孟先生詩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

沈。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却走。驚怪靡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蝎來遊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嶔。異質忌處辟。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恥苦吟。採蘭赴幽念。眇然望東西。秦吳脩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觀眾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觀眾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為久滯淫。卞和誠三獻。期子在秋碪。元范德機集孟先生。愛青山。看山累月不出。不還。蹇驢長笑天地間。杖頭酒壺時取酌。身雖飢病多容顏。往時佳句動明主。富有聲名無比數。先生遇之亦不驚。去臥南山紫羅雨。嗟吾豈是先生徒。朝朝飽飯謁禁廬。暮歸却向衡門趨。刻畫造化論錙銖。但有千載名。眾人不知而已。獨信非其愚。未知吾師先生。先生師吾。孔子不師周公。吾亦聊以自娛。嗟哉先生。獨不得相與於同世。雲龍上下遊八區。

傅先生

宋史張詠出知陳州。友人傅霖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

齊先生

夷堅志宣和五年。向元伯為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設醮于城外凝祥宮。向往謁之。蔡留宿。明旦見其子攸孫衡等十餘人來問安。皆腰金拖犀。且多張蓋者。向退省其舅何志同尚書。歎詫其盛。坐客有京畿轉運使曾徽言。與蔡不合。以言鄙薄。既而悔之。何曰毋多談。齊先生適在此。大師所敬也。可見之。乃邀與同席。齊先生曰。吾素受蔡公異顧。今館于後圃。待我甚至。不當談其短。偶聞運使之語。是將然矣。徽言諱前說。齊先生曰。無傷也。蔡公與我語。不問其身。但詢其子孫。吾應之曰好。然常以妄言自愧也。諸公見其高門華屋。上干霄漢。三年之後無一瓦蓋頭矣。金勒犀鞍。赫奕照市。三年之後。雖蹇驢亦無有矣。人言秋風落葉。此真是也。哀哉。時諸蔡方盛。皆不敢出聲。三歲而蔡氏敗。齊先生淄州人。元伯說

蜀先生

宋史列傳　李舜臣。隆州井研人。知饒州德興。專尚風化。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

大先生

新唐書元結傳　元結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遭逢世多故。不得自安。

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大先生。

醉先生

太平廣記唐皮日休。襄陽竟陵人。幼攻文。隱鹿門山。號醉先生。

二先生

建安志宋江側。字處中。建陽人。恬於勢利。徜徉林泉。與族子汝舟齊名。時稱二先生。

三先生

戰國策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田瞥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勝髾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

四先生

小學紺珠謝良佐顯道　游酢定夫　呂大臨與叔　楊時中立　二程先生門人　又　舒璘元質　沈煥叔晦　楊簡敬仲　袁燮和叔　燕語考異陳密字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福州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為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益知名。然烈行怪多偽。蔡君謨母死。烈往吊。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後為妻訟其不睦事。為監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温公為諫官。上䟽救之曰。烈既嘗為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

五先生

呂原明雜記福唐有

陳烈。季甫周孟公闢。鄭穆閎中。陳襄述古。窮經苦節。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四先生之號。章望之表民。作四賢傳行于世。又其友人劉彝執中。方佐胡安定先生興學校于蘇湖間。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聞于天下。陳鄭劉三君。吾皆從之問道焉。季甫公闢。未嘗出鄉里。故不得而識之。吾弱冠之年。與紀常在大學時。王道粹學士。王才叔學士。並繼來謁先生。且問貴游子弟之賢者。先生答呂晦叔二子皆有父風。二公即先生染刺欲相見。先生召吾二人者。同坐于首善堂後久之。安定先生之治學校。雖規矩備設。而不盡用焉。以德教為主。關中。小學紺珠周　二程　張　朱熹元晦淳祐元年列于從祀。又四明五先生。楊適　杜醇　王致　樓郁　王說

六先生

小學紺珠濂溪周惇頤茂叔。明道程顥伯淳。伊川程頤正叔。康節邵雍堯夫。橫渠張載子厚。涑水司馬光君實。胡文定公奏西都有邵雍。程顥。頤。關中有張載。四人道學德行。名於當世。請加封號載在祀典。宋朱晦菴大全集六先生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濂溪　山立揚休。玉質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麗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明道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　蚤說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七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橫渠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康節　篤學力行。清修古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天。上無所傳。下無所授。天資粹美。暗合道妙。涑水　黃氏日抄晦庵六先生贊。於濂溪贊其啓道之秘。於明道贊其會道之全。於伊川贊其守道之正。於橫渠贊其求道之勇。於康節贊其窮陰陽造化之妙。而微不滿於其忘於物。涑水贊其極堅實博大之功。而微不滿於其致知。然則於斯六者。學者宜何先。曰。以橫渠之勇。審伊川之正。其餘可以次第通。

楚丘先生

韓詩外傳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意者將使我投石斥距乎。追車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隋書翟普林傳　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徵辟。皆不就。躬畊色養。鄉閭號為楚丘先生。

北郭先生

類說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我為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東漢書廖扶傳　扶為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遺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

稷下先生

史記孟子傳　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注。索隱曰。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

史舉先生

史記甘茂傳　甘茂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注。史舉上蔡監門者。

張祿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秦范雎游諸侯。欲事魏王。以事忤中大夫須賈。魏相乃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匿之。更名姓曰張祿。時秦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言於稽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言天下事。遂載而之秦。卒為秦相。

甪里先生

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曆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大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大子。號四皓。甪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大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其地也。

烏有先生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子虛賦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能改齋漫録蘇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

非有先生

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善曰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今先祖也。衆賢。群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惰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善曰。率然輕舉之貌。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者。敬之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

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翰曰。嘉善也。靡曼。好貌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善本無不字。為先生取也。善本作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善本無臣字。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濟曰。殆。近也。非有先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銑曰。竦。正也。於戲。嘆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難。何得輕易而為之。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銑曰。悖。逆。佛。違。謬。反也。或有悅於目而善本無而字。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善本無于直二字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三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五臣本作愍。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憖。傷也。騷動
不安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善曰。如淳曰。漢
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五臣本作
於人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濟曰。紛然
多貌。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
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善曰。史記曰。中潏生蜚
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
鼻廣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牧之野。良曰。
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
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
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
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纔夫。銑曰。弛。廢也。國滅為墟也。詩不
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
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喻呴呴。況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作
理字。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善曰。愉愉煦煦。和說之貌也。孝經鈎命決曰。
驩忻慎懼。嘔嘔喻喻。煦。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也。向曰愉愉煦煦。進諂之貌。將儼五臣本無將字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善曰。拂與弼同。翰曰儼然。矜莊貌。拂違也。則得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洛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而彈琴瑟其中。以詠先生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句善本作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善曰懼。敬貌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濟曰懼然。驚視貌。捐薦去几。自貶損也。捐棄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善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太公釣於渭水善本無水字。之陽以見文王。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銑曰。負鼎想示恥辱也。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上。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五臣本作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五臣作列。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已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五臣作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淫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

得應。向曰。晏安。和洽也。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五臣本作囹圄虛空。緩囹圄空虛。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向曰。囹圄。獄也。虛空。謂無囚人。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善曰。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五臣本作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叱叱先生

齊民要術東方朔傳 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束束。先生知此筐裏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束束者棗也。叱叱。四十九也。上大笑。

杜田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前漢田何。字子士。齊人。自孔子授易。傳至何。及秦焚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何傳之不絕。漢興。與齊諸田徙杜陵。故號曰杜田先生。

貞節先生

太平廣記。范丹字史雲。少有志

行自恚為廝役小吏一日於陳留澤中殺所乘馬棄衣幘詐為逢劫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為劫人所殺急取我衣幘於澤中丹竟入三輔遊學十三年始歸家人不復識人髙其行號貞節先生

閉戶先生

坦明故事後漢孫敬字文寶恒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稍動而覺又起讀書常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帝特徵不就

馬牧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馬瑶茂陵人隱於汧山以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曰馬牧先生

龍丘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任延為會稽太守吳有龍丘萇者隱居不仕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埽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

儒林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常褒篤志好學博聞強識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本傳

元德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法真有清節前後四召不就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其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王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

文

範先生 東漢書陳寔傳 中平四年寔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

玄行先生 後漢荀淑傳 淑于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青牛先生 續後漢書扈累傳 累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菁年百餘如五六十者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後喪婦不娶獨居道側以甎力木反甎為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吟詠人或問之閉口不言年百餘卒

文貞先生 續後漢書高士傳 范平錢塘人也舉茂才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吳亡晉大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詔追諡號曰文貞先生

玄晏先生 續後漢書皇甫謐傳 謐字士安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六妤學遊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踰二十目不知書心不入道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邪因對之泣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學家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鉏遂博綜典籍自號玄晏先生

樂天先生 抱朴子安貧篇 有樂天先生好避地。蓬轉潛居播流岷益。始受服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

潛居先生 抱朴子守塉篇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塉士以葺宇。

玄怕先生 抱朴子窮達篇曰。余友人玄怕先生者。藴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雒。

懷冰先生 抱朴子嘉遁篇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

文籍先生 晉史揮麈王沉傳 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

被褐先生 續世說關康之。世居京口顔延年等十許人。當時名士。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袍。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年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臧榮緒亦隱京口時號為二隱。臧自號被褐先生。

玄虛先生 晉書宋纖傳 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居潛迹于酒泉南山。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玄德先生 晉書郭荷傳 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

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大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崇虛先生

晉書公孫永傳　孫永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後符堅又將備禮徵之。以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玄居先生

晉史揮塵索龍巷字偉祖。虛靖好學。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游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遣焉。會病卒。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安道先生

晉書張忠傳　忠恬靜寡欲。隱于泰山。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

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情。性存巖岫。乞還餘齒。俱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岳道士。没於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黄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大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五柳先生

晉書陶潛傳。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徒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自號五柳先生。常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録。苕溪漁隱叢話蓺苑雌黄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攷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

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與。若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靖節先生 晉書陶潛傳 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瞿硎先生 宣城志 瞿硎先生逸名氏。晉大和末。嘗隱于宣城之文脊山。山有瞿硎。因以為號。桓溫聞其賢。嘗往造焉。見先生披鹿裘坐石室。神色無忤。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能測。乃命伏滔為之銘讚。竟卒于山中。後人為廟。凡有水旱禱求。輒應焉。

妙德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 宋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清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

通隱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 宋周續之通儒學。累辟不就。武帝以布衣引見。清音高論。聽者忘疲。時號通隱先生。後入廬山依遠法師。今西林橋謂之通隱。乃其遺稱也。

離垢先生

續世說梁劉慧斐張孝秀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園時人號為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玄靖先生 南史劉峻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諡曰玄靖先生

貞白先生 太平廣記陶弘景字通明吳荊州牧濬七世孫丹陽人也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當孕男子非凡人及生標異幼而聰識長而博達名顯當世年八十一而卒追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新安志歙縣人鄭千齡授延陵巡檢累轉至休寧縣尹以疾卒千齡操守廉介學者私諡曰貞白先生鄉人因以名其里

織簾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梁沈驎士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元處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後魏劉延輿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教授為業蒙遜平酒泉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學徒數百月置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

中岳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北齊鄭述祖為兗州刺史初述祖父道昭為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亭刻石為記述祖時

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曰。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郡寮。太平廣記李泌之居山也。栖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匡救。動合玄機。所以歷仕四朝。恩渥隆異。代宗即位。累有頒錫。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岳先生。

宣德先生

獻州志劉炫事後周。牛弘引炫脩律令。設諸郡置學官及流外與給廩。皆發於炫。尤多所著述。卒。門人私謚曰宣德先生。

隱玄先生

新唐書鄧世隆傳　世隆。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為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

五斗先生

群書數類　唐王績字無功。性簡放。不嬰以家事。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績以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醸酒。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大樂丞為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

盤后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華配。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人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取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然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可見矣。生何為養。而嵇康著論。塗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之。

昭夷先生

群書數類 唐趙元。字正固。少負志略。好論辯。來遊洛陽。士爭慕嚮。調宜祿尉。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等。謚曰昭夷先生。

廣文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 唐鄭虔為協律郎。開元皇帝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仕。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杜甫贈虔詩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元靖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 唐楊播炎父也。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元靖先生。

文行先生

南郡新書 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有清德。天寶十三年。卒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白雲先生

尚書故實 司馬承禎。字紫

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青鎖高議唐玄宗獵于溫泉之野。白雲先生張約趣行。帝緩轡過小山見新墳。其上先生顧視久之。帝曰。如何。先生曰。葬失其地。何以言之。先生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銷鑠。帝因問何人葬此。樵者曰。山下崔巽葬地。乃至巽家。巽子尚不知帝也。帝曰。山上新墳何人也。尚曰。父亡遺言葬此。帝曰此非吉地。汝父遺言何說。尚曰。父云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帝嗟嘆稱美。先生曰臣學術未精。且還舊山。宋史隱逸傳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數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信安志周沂字翊臣。趣尚高遠。少與趙公抃為友。抃既登政府。欲見沂。沂因入門大呼曰。我欲一見趙四。吏走白。抃曰周先生天下士。視軒冕為倘來。豈知有我哉。整襟肅入。延之上坐。自號白雲先生。

玄和先生

太平廣記李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服氣脩道。周游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

追謚為玄和先生。

有道先生 太平廣記葉法善祖國重精於術數明於考召有功於江呉間謚有道先生

學士先生 舊唐書后妃列傳女學士尚宮宋氏若昭父庭芬世為儒學士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莘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麗德宗聞之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嘆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莘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群不以宮妾遇之呼為學士先生。

史遁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唐張薦初為史館修撰朱泚之亂變姓名伏匿城中因號史遁先生。

恬漠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大峭之西臨溪有恬漠先生翼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山岸夾山危峰峻舉群山疊秀。

真隱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唐柴郎博通經史召辟不就時號真隱先生。

蘭陵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唐閭士和受業於蕭潁士卒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士和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推歷世文章而盛推潁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雲居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唐鄭楨盧藏用

之甥也。高尚不仕。鄉里號為雲居先生。大曆初。關東飢疫。殯卒其有力者。每鄉為墓以葬棄屍。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國史補

貞曜先生 新唐書孟郊傳　孟郊者。湖州武康人。由進士。調溧陽尉。卒年六十。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國子先生 唐韓昌黎集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而誨之。

補亡先生 能改齋漫錄郭柳閑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

醉吟先生 唐書白居易傳　居易字樂天以刑部尚書卒。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為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惑浮圖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

宋韓駒陵陽集醉吟先生傳　許氏世居桐川。而醉吟先生遷盱眙。曰淮山吾樂也。吾不歸矣。許大姓。仕皆斬斬有聲。先生少數補吏。意不樂。即罷去。其為人薄世味。獨喜為詩。未嘗一日不吟。又善飲酒。未嘗一日不醉。閑

門接士。胥次廓然。士之喜為詩與善飲者。舟上下淮。輒詣其廬。至則揮杯落筆。極晝夜不厭。以故名益高。交道日廣。自始罷吏。毀冠裂裳。不行造請。嘗衣黑紬直掇鬚長。以黑風神軒軒杖而出。門人爭邀致其室。唯恐其不至也。盱眙多名山。先生實家之。山中時有幽子先生。實兄弟之。如是幾十年。傳而贊者。皆知名士也。歲丙申來游梁。時不吟不醉矣。將歸。俾余為傳。余戲問之曰。子今不吟不醉。而猶冒此名者何哉。笑而答曰。始余未得道也。必酒於醉。必詩於吟。尚有待者。余今不酒亦醉。不詩亦吟。自謂進乎道矣。人何足以識之。且非公則孰能傳。余莫測其語。先生名某。字某。醉吟蓋自號云。

天水先生

潮州府續三陽志趙德。初舉進士。沈雅專靜。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其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韓公刺潮。請置鄉校。命攝海陽尉。專勾當州學。督生徒。郡人之益知學自此始。及公移刺袁州。邀之不往。以詩別之。有云。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既而授以平生所為文。德乃次其卷帙。而序之曰文錄。今郡學韓廟皆祠之。號天水先生。

昇元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唐馮宿為昇元劉從政先生碑曰。敬宗皇帝。躬法服御內殿。執弟子之禮。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曰昇元先生。

孝友

先生

聞封府志唐朱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謚孝友先生。

廣成先生

長安志唐武宗以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號廣成先生。

文簡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唐吳融山陰人祖肅有名大中時觀察使元晦召以補吏不應以詩五百篇致晦晦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本傳

甫里先生

國老談苑唐僖宗朝陸龜蒙處士隱蘇臺甫里號甫里先生著笋賦云洪殺靡定方圓不均自注曰南方有方竹今澧州游川鈇冶多方竹內實微通心若釵股詩筍可食

唐陸龜蒙笠澤叢書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滂漶（胡館切）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誤後學乃書摭而辯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覥

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厭。投于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音各）。牕户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省一日去于手。所藏雖少。咸精寔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糅汙。或藏去不返。先生咸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囷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甿夫以為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舜癯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荈。置園於顧渚山下。（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歲入茶租十許。薄為甌犧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茶訣釋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

記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縣華山。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肬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爐筆床。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毁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情急。遇事發作。輙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鹿門先生

澠水燕譚錄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晉祖名。改姓陶。后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九華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南唐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不得志。上表乞罷鎮。歸九華舊隱。嗣主知其詐。一表即許。賜號九華先生青陽公。食本縣租稅。齊丘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忿鬱尤甚。未幾復為洪州節度。江南錄

跛子

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五代江南朱弼世籍為儒精究三傳旁貫數經為國子助教知廬山學弼性嚴重動執禮法言語應答皆適經實曉析詳明無所滯泥然短一足時諺謂之跛子先生本傳

自然先生

五代薛史晉尹玉羽傳玉羽自號自然先生

逍遥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五代晉鄭遨唐明宗祖廟諱以二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末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遂隱居少室山晉以諫議大夫召之不起上表陳謝高祖嘉之尋賜號為逍遥先生宋史張昭父直濮州人幼遭黄巢亂避地河朔既冠失父所在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青州守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招直署賓職師範降梁直脱難北歸以周易春秋教授學者自遠而至時號逍遥先生

東野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五代楚徐仲雅馬希範命為學士希範創會春園及嘉宴堂仲雅作詩以紀之詞調清越當時士流無不傳誦性簡傲好嘲噱遇事輒無所畏避嘗退處郊園自號東野先生本傳

搢紳先生

馬明叟實賓録五代江南江夢孫頗藴藝學旁貫諸經遠近崇仰事繼母盡禮諸生訪問

經旨。敦遜謙下。時號搢紳先生。一門百口。款陸如一。子孫學業。各受一經。野錄

補唇先生

馬明叟實賓錄五代方干。為人缺唇十餘年。有司議以干雖有才而缺唇。奏不第。後歸鑑湖十餘年。遇醫者補之。而年已老矣。遂不復出。時號補唇先生。本傳

純孝先生

孝友同風宋易延慶。字餘慶。幼以德行稱。乾德中。為大理寺丞。以母喪去官。母平生嗜栗。乃植二栗於墓前。樹長而連理。蘇易簡。朱昂。符。贊述褒美。稱為純孝先生。

希夷先生

邵氏聞見錄華山隱士陳摶。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藝祖登極。入華山為道士。葺唐雲臺觀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即位。以羽服見於延英。顧問甚久。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賜號希夷先生。宋史隱逸傳　陳摶來朝。太宗。宰相問玄默修養之道。摶告以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宋琪等。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賜紫衣一襲。

冲靖先生

陸游南唐書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將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任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

愛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冰壺先生

六帖補宋太宗問蘇易簡曰。食品稱珍何者為最。對曰。齏汁美。因酷痛飲大醉擁重衾。忽醒渴甚。乘月中庭。殘雪中覆一齏盎。不暇呼童。滿引數缶。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未暇也。後有問其方者。僕答曰。用清麪湯浸以菜。並醉渴一味耳。或不然。請問之冰壺先生。

冲靜先生

宋會要仁宗天聖六年。三月十六日。虞部員外郎史溫之祖虛白。進賜冲靜先生。虛白有高節。善為文。五代亂離。隱居山巖。江南李氏累以祿秩誘之。介然不屈。至是以家集來上。特有追褒。

和靖先生

宋史林逋傳逋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嘗自為墓於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正晦先生

宋史方技傳數水隱士李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以金帛為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賜正晦先生。

養

素先生 處州路志朱上交麗水縣人。安貧樂道。隱居求志。行義著聞。宋仁宗詔不起。封養素先生。

五知先生 宋史李澤。仁宗時累官大常少卿。知延州。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官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草範先生 續三陽志林巽。字巽之。慶曆中。應詔判入上等。授徐州儀曹。演易重象。自著一書。有卦元卦緯。有繋辭卦經。有起律吹管。有範餘叙紹。凡九篇。名曰草範。且曰世不吾知。後五百年。吾孫當有能繹演吾書者。有文集。號草範先生。

文節先生 永豐縣志曾朝陽。字仲舒。登慶曆二年第。孫元忠。著述甚多。官至左奉議郎。門人私謚為文節先生。

廣平先生 衢州府志程汝士。字虞卿。性孝謹。父母亡。皆廬墓終喪。嘗入大學。棄歸不復求仕。銳意經術。學者多從之。仁宗時。士大夫爭薦為郡教授。英宗即位。搜訪遺逸。長吏強起。續食而西。卒于山陽。易樞如生。號廣平先生。

淇水先生 濬縣志李清臣。字邦直。少孤。事母孝。力勤學問。宋皇祐中進士。舉制科考官。韓維稱其文。歐陽脩薦為集賢校理。元豐間。擢尚書右丞。號淇水先生。有淇水集行於世。

夷晦先生

吳郡志傳其沔字國紀上世自高密徙吳學貫穿經傳與人交如淡薄遇其急奮義以往不避艱險五舉禮部退為鄉先生治平三年沒門人弟子相與議其治行謚曰夷晦先生

武陵先生

處州府志龔原字深之遂昌縣人宋嘉祐八年中進士原以經學為世表凡永嘉先輩以經學明者淵源皆出於此著易解號武陵先生遂昌邑人繪像立祠于學

冲和先生

處州府志吳戭字叔才龍泉縣人鄉里尊其行藝恬於隱遯無仕進意嘉祐中朝廷訪求遺逸孫沔自政府出帥餘杭奏薦詔不起上嘉其節授將作監主簿亦不就卒門人謚之曰冲和先生

吾家先生

道學名臣言行錄邵堯夫洛之交遊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懽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先生先生以至誠為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先生所

居安樂窩。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其沒。鄉人挽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吟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宋強幾聖詩云。身隨詔起小陽城。瓜種東門羨祖平。不為蒼生移出處。自將青史論枯榮。靜吟緱月詩逾淡。冷卧嵩雲夢亦清。應笑塵埃趨幕府。鬢毛蕭瑟數功名。

涑水先生

儒學警悟司馬溫公祖瑩。在峽府夏縣之西二十四里。地名鳴條山。有墳寺曰餘慶山。下即溫公之祖居也。僕為夏縣令。日屢至其處。又十里許有涑水。故溫公號涑水先生。鳴條山。即湯與桀戰之地。去解州安邑縣五十里。乃桀之都也。呂相絕秦書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以此見秦晉兩國境上二邑也。涑川即涑水也。王官屬今河中府虞鄉縣。唐末司空表聖隱於王官谷。有天柱峯。休休亭乃一絕境也。

正素先生

宋史隱逸傳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學者稱之曰。通隱先生。元豐及元祐大臣。皆薦之不起。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州郡以禮敦遣。竟不出。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

生。詳本傳。

橫渠先生

呂原明雜記張載。字子厚。修德講道。所居而化。教學於橫渠。人謂之橫渠先生。每至京師。予必從之問學焉。其弟張戩天祺。亦自立。予亦友之。

正思先生

宋史劉蒙傳　蒙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

無妄先生

宋王十朋梅溪集會稽風俗賦。有容過越。自稱子貞。介于無妄。先生贄見于有君。謁入迺膝而前白聞。有君之名雅矣。今幸際顔色。聆話言。僕輒有請。君其聽焉。

玉山先生

韓淲澗泉日記汪應辰。字聖錫。為吏部尚書。上饒郡公。嘗作第一人。學者目為玉山先生。有論著。欲作唐書不及成而終。論駮石林燕語甚工。

順正先生

韓淲澗泉日記郭雍。字子和。在夷陵所居山顛之涯。奇甚。時時入城。市有著述解易作傳。監司太守嘗薦之。賜號沖晦處士。死而賜謚順正先生。謝尚書諤昌國。嘗從之遊。流家。父子不獲識面。亦獲通問也。

八行先生

宋史隱逸傳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問安定

胡瑗講明道學。欲往從之。至京師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鄉里貧無後者十餘喪。崇寧中郡守李諤文以八行薦。聞命輒涙下。去之黃岩。往來委羽山中。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録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

戊己先生 墨莊漫録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為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畫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先生。以為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之久。

慈湖先生 温州府志楊簡。明州慈溪人。號慈溪湖。象山陸文安公九淵之高弟。以朝請郎知温州。簡德象山之傳。律身持己。一以至誠為本。所謂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其源蓋本於此。故慈溪鄉士。及道釋皆遵其教。至今稱慈湖先生。

和靜先生 韓淲澗泉日記尹焞字彥明。號和靜先生。伊川程氏之高弟也。在道山時。先公嘗拜之。

堅素先生 宋史隱逸傳戚同文。宋都之真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

罕得。其徒不遠千里而至。敎誨無倦。登科者題名於舍。凡姓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善矯飾鄉里之飢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好為詩。有孟諸集。楊侍讀徽之守南都。召至郡齋。禮遇益厚。唱和不絕。楊謂君曰。陶隱居昔號堅白先生。以足下絕白可作僕輒不揆己表於朝。奏乞堅素之號。未知報否。后果從請。及設舊學百餘楹。過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廢。乞奏賜額。為本府書院。命奉禮咸舜賓主之。即綸子也。

茗溪先生

韓滮澗泉日記。劉一止。字行簡。作給事。有文詞。先公出入其門。為作行狀。號茗溪先生。集刊行於世。

臥雲先生

處州府志。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從安定先生胡瑗學。俱有盛名。師復長於詩。隱居不仕。宋仁宗賜爵不受。放歸家里。人稱之曰臥雲先生。

龜山先生

宋史楊時傳 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龜山先生。蔡京在政府。問人材於其族子。蔡子應以張直柔對。張公時在部注擬。京令子應招之。授以門館。張至。以師禮自尊。京之子弟怖之。一日張教京家子弟習走。其子弟云。從來先生教某每慢行。今令習走何也。張云。乃公作相久。敗壞天下。相次盜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脫。何得不習。

家人以為心風白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風。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及人材可用者。張公遂言龜山楊公。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始知有楊先生。

笑笑先生

宋史文同傳　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

徂徠先生

孝友同風宋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擢進士第。為嘉州軍事判官。丁母憂。躬耕徂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號為徂徠先生。

唯室先生

吳中舊事　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也。父侁字復之。嘗從游定夫。深得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故其子亦為道學之士齋之。因外家居于步里。終日閉戶。研究經史。號唯室先生。

癸甲先生

吳中舊事　潘旬字叔治。登第為吳興郡椽。後絕意祿仕。遍游天下佳山水。有鴈蕩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終始之義也。後果以癸日辛。甲日殮。

赤局先生

清波别志　周恪字執禮。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道於徐神翁。自稱赤局先生。靈異不可具述。

文昭先生

曾鞏元豐類稾過客論　文昭先生。問於儒林丈人。

道鄉先

生

毗陵志鄒浩紹聖中與宜黃鄒餘同為正言。天下號曰二鄒。以言劉后切直。謫新州。後召還歷吏部侍郎。人無問識與不識皆曰道鄉先生而不名云。

洞微先生

宋會要致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詔隱逸王老志可封洞微先生。又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詔洞微先生王老志可特授觀妙明真洞微先生。

正裕先生

玉壺清話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倨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為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識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既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奬。公博學。少之時。趙韓王普。所器重。謂人曰。朱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為小萬卷。揚歷清貴五十年。晚以工部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為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為送。君李承旨維有清朝辭禄猶強健。白日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邑。送兵千騎過荊門之句。凡四十八篇。皆騫絶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

時隱。皆享眉壽。宗林相接。謂之渚宮二踈。前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為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謚正裕先生。

謙靖先生

宋史隱逸傳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弱冠入大學。有聲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歲滿移安鄉縣令。後致仕歸。結廬城南。穨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年八十三而卒。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

恩府先生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元年。王黼為御史中丞。陞翰林學士。黼謟事宦者梁師成。為父與析簡必呼之為恩府先生。上躬攬權綱。故每謂群臣。多宰相門人。如黼獨首出朕門下。黼每進見上為前席。論外事動移時專事憸險。能先事中意。詳見本編

盧溪先生

安福縣志　王庭珪。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調茶陵丞。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邑有盧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曰盧溪先生。

洞元先生

夷堅志　沈若濟。臨安人。結菴茅山。初以施藥為務。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為言。不聽。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劍于此。觀者異焉。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滕燈之說。信有之矣。

冲真先生

會稽前志。紹興府王佐。字宣子。山陰人。遷尚書吏部員外郎。秦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真先生。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耶。

知常先生

處州府志。周南字南仲。遂昌縣人。東遊四方。宋建炎初。見李易作狀元。遂謝科舉無榮進望。晚得潘子醇忘筌書歸講易。其論易由靜極生動。乾生於坤。其原取於坤之六二。盡祖忘筌。而暗合於歸藏。時人稱之為知常先生。

五峯先生

韓淲澗泉日記。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先生。紹興間召不出。文定公之子。其兄寅為侍郎。五峯嘗作皇王大記。其間有數段奇甚。又有知言書。門人張栻作序。

二徐先生

宋史隱逸傳。徐中行與其季子徐庭筠。文行甚高。且其父子俱隱遯。世人崇敬之。稱之曰二徐先生。

艮齋先生

宋史隱逸傳。魏掞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遊。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

南溪先生 餘干志柴中行餘干人。字與之。政新鄉柴原人。揖徑歸。築室讀書。牓以艮齋。自是人稱曰艮齋先生。登宋紹興進士。甲科。立朝直言極諫。所至郡縣為政有聲。嘗至秘書監。謝事歸。與弟中守。中立。講道南溪。時饒魯諸公皆與游。稱之曰南溪先生。

樂圃先生 吳郡志朱長文字伯原。光祿卿公綽之子。公綽居鳳凰鄉集祥里。園亭甚古。長文擢第。號其居曰樂圃。時俊咸師仰之。號樂圃先生。

清純先生 安福縣志劉安世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授岳州司戶。以明道通經為主。遠近來受業。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嘗師事焉。安世死。萬里為之制服。及將葬。門人相與私謚曰清純先生。

橫浦先生 府圖志橫浦寶界院。紹興十四年。有范陽人姓張。字無垢。謫居此院。侍講高宗經筵。倚法堂屋柱。向明讀書。肩背印柱有跡。雙趺隱然。大史文忠公。立祠于寶界院法堂之北。有橫浦集。故號為橫浦先生。韓滮澗泉日記張九成字子韶。官至侍郎。為世儒所屈指。在道山時。先公得遊其門。號橫浦先生。好禪學。士論或以為不醇爾。

籍溪先生 宋史隱逸傳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愨。不妄笑語。長從從父

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大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

白水先生

宋史隱逸傳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大學。時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於易。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揖諸生歸結草為堂。讀書其中。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與秦檜議論不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而教之。所居有白水。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其友朱松亦戒其子熹受學。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晦庵先生

晦庵年譜。熹姓朱氏。字元晦。始居建之崇安縣。名其齋曰紫陽。後居雲谷。號雲谷老人。又號晦庵。學者稱為晦庵先生云。詳朱字 朱晦庵集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彰。或庶幾乎斯語。元吳

澄文言集贊　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胷開豁。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東萊先生

宋韓淲澗泉日記　呂本中。字居仁。正獻之後。原明侍講之孫。有詩文之舉。皆評論至醇雅之地。塋信州德源山。號東萊先生。嘗作經筵詞掖詞命。尤有典則。

西溪先生

安福縣志　劉承弼字彥純。少有令名。兩舉不第。居閑養志。睦家綏族。嫁遺孤。卹貧士。貲皆己出。時分宜宰謝諤與鄉邑之士千餘人。上其事以聞于朝。詔旌表門閭。鄉人稱之曰西溪先生。

沙隨先生

韓淲澗泉日記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先生。有易解。嘗作田賦書。明占法。從喻子材。聞人茂德諸公遊。議論慱洽。作上饒宰。以不能辦財賦。得辭歸老番易。朱元晦喜其寫字筆正。嘗託寫武王踐祚一篇。先公亦嘗掘之一飰。淲近年亦得三四通問也。在上饒及舊居番陽時。屢得聞其談論。

雙峯先生

餘干志　饒魯。字伯輿。餘干萬年鄉若原人。嘗以易經赴貢闈。考官得之。稱為第一。因置幕上。及徹闈則遺之。賦休休詩一章。謝場屋歸。作朋來館以居。前雙峯並峙。時稱曰雙峯先生。

清節先生

衡陽志　趙公道。字文叔。初中取應。階至忠翊郎。

登紹熙四年進士第。積官至朝議大夫。公清廉有守。鄉人號為清節先生。後卒葬于衡州花光寺。

水心先生

處州路志葉適字正則龍泉縣人。

漫塘先生

戊辰修史傳劉宰除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乃拜命。夷猶所居漫塘之上。凡三十年。日與親友。沉潛道誼之樂趣。居愈切。守愈堅。名愈顯四方。想望風采。識與不識。皆尊之曰漫塘先生。

秀巖先生

戊辰修史傳李心傳字微之隆州井研人。慶元乙卯歲以明經薦于鄉。既下第。獨絕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許奕魏了翁崔與之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津發至闕下。授之官。又賜進士出身。歷官至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其書家藏而人誦。殆將為我宋信史。所就益遠矣。世尊稱曰秀巖先生。

強恕先生

餘干志柴元裕字益之。餘干人。宋慶元家塾教授。通五經。四方從學者衆。所居有強恕齋。門人稱曰強恕先生。

恕堂先生

餘干志李興宗字似之。餘干萬年鄉九芝人。母嘗痢疾。衣不解帶。躬事起臥。凡五十日。手浣汚衣。教授弟子。束脩餽禮付二弟。時門人所立稱曰恕堂先生。

木石先生

毗陵志尤焴。以祖褒

澤仕宋。累遷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拜端明學士提舉秘書省提綱史事。歛歷中外三十餘年。開國毗陵。抗疏在閒。年八十二而終。號木石先生云。

實齋先生 毗陵志蔣重珍。自幼讀書。一覽輙記。嘉定癸未廷試魁天下。史彌遠當國。雖以科名除授。重珍雅不與合。後鄭清之拜相。以侍從名藩擢之不就。築萬竹亭。聚書自娛。天下高之。號實齋先生。

龍岡先生 順德府志中山王結曰。董朴之學。遣詣既深。涵養交至。其為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印山先生 吉安府志羅紼。廬陵人。廣博經史。有司屢第其文為最。遂以異等貢于春官不偶。乃歸印山築室以教子孫。凡鄉閭後進。經其品題者。俱底于成。鄉人稱之曰印山先生。詳本志

儀鳳先生 開封府志元宮璉。許昌人。行修學博。時號儀鳳先生。

緱山先生 元史陳祐傳 祐弟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為千戶。已三汉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畝。躬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

中庸先生 元史隱逸傳 世祖在潛邸。受王印。傳旨論張特立。

曰前監察御史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雲峯先生

新安後續志胡炳文。字仲虎。嘗為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著周易本義通釋。五贊通釋。啓蒙通義。大學指掌圖。四書辯疑。五經會意。純正蒙求。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後進尊之曰雲峯先生。

草廬先生

江寧縣志元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幼穎悟。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初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

橘里先生

新安後續志滕穀。婺源人。以聲律馳名大學。廷對有日。卒。鄉人稱之曰橘里先生。

紫霞先生

惠陽志崔羽。唐州人。少隸班直。休官樂道。自號紫霞先生。詳本志

明善先生

新安後續志張雄飛。字宏甫。歙縣人。門人私謚曰明善先生。

勁節先生

元程雪樓集曾履詳墓誌。祁侍郎公。以勁節二字名其溪南便坐之室。鄉人稱之曰勁節先生。

孝善先生

新安後續志胡斗元。字聲

遠。婺源人。傳易學於前進士朱洪範。辛門人私謚曰孝善先生。

不倚先生 新安後續志汪節推大信。字夢約。休寧人。愽習群經。為文醇雅。中有新奇。知己最多。未嘗一毫干請人。以不倚先生稱之。

學行先生 新安後續志吳錡。字子信。歙縣人。以文雄場屋。為大學前廡家居。授徒至數百人。號學行先生。

博雅先生 鎮江志宋丁明。閑門讀書二十年。家事坐廢。手編事類曰千門萬戶。凡百卷。諸史通考二十卷。著直說五十篇。兩舉于鄉。以特恩補官。老不可仕。奉祠家居。年八十卒。鄉里私謚曰愽雅先生。

性齋先生 信安志江山縣夏錫。字伯善。元名禹錫。字君庸。登科由京教累遷至大學博士。制曰。漢置五經愽士。宋亦因之。而置博士爾柯山夏僎之後。其以爾家學與諸生誦之。可以為人師矣。仕至大常愽士。時人稱之曰性齋先生。

栢林先生 開封府志元趙子明。潁陰人。隱居教授。所居有林栢暢茂。學者稱為栢林先生。

友石先生 國朝吳海聞過齋集先生。霸人也。不知其姓名。宦遊南方。遭世變易。屏居遠迹。栖止于龍泉之上。韠冠卉服。葛屨繩帶。與樵童牧豎。田夫漁父雜處。

於沙門法雖不甚解。然時往來聽其談論。性簡易。喜讀書。吟詩飲酒。酷有山水癖。四時朝昏。不問寒暑。曳杖入幽林深谷。攀高涯絕壁。覽飛流瀑淺每遇石處必坐。坐則咄咄搔首。自語嘯歌盤桓。或解衣而臥。既去復返。眷戀不忍舍。雖日遇百石。率用為常。戶外有盤陀。陰雨不能出。則倚戶佇玩清夜月出。必就與蹲踞俯仰。或賦詩一篇。奏琴一曲。然後引杯孤酌。陶然至醉。不知天地之大。今古之變。身世之無何。日月之不足也。故凡龍泉之上。目以為異。人或問曰。先生若是其愛石者。石豈有聲色臭味之可悅而愛之。若是是將與為友乎。先生曰。是固然。夫天下之物皆有可好。而人各有所嗜。嗜不同者。不可以共語也。何獨是乎。無聲色臭味乎。聲色臭味。果能使人樂而忘死哉。吾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臭令人鼻亂。五味令人口爽。使我好之。其如害何。若石乃獨與我性合。故愛之。自吾之愛之也。聽之過絲竹。覩之逾丹青。美之溢椒蘭。甘之越芻豢。石雖不言。而以其形喻。終日與我若相唯諾者。而又不吾禍。吾奚為不愛之哉。且吾之耳目口鼻。已與石化矣。而吾心則又久然矣。而吾與為友。又何間焉。問者無以復。由是眾咸稱之友石先生云。

鹿庵先生

元王惲秋澗集至元三十年癸巳。冬十二月二十二日。鹿庵先生壽

九十二歲。無疾而終。先是公靜坐間。忽張目仰視屋廬曰。我於此居得幾箇月。旬日間爾。及夢適滿其數。氣比絶呼。家人令具鞍馬曰。可與兄去矣。隨有大星隕於寢室東山。其光芒炬然。曰。兄者。蓋同母兄。文勉先生也。愛民榜進士第。甞爲其縣令。終恒山幕官。明年二月。其壻李惟寅葬東平府須城縣。三十一年四月五日李野齋說如此。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中書舍人臣李[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姚棠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十

紙

別紙

宋歐陽公集別紙　人至。辱書為諭。承臨郡之暇。體况甚佳。鄉郡多幸。得賢侯。為立學舍。蒙示郡文。稱喜。藏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蘇舜卿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蔡端明集別紙　曹侍制啓　某啓。別後計君侯行頻辭准。自冬涉春。道路之勞。加諸冥關扁舟上下滿險。復可怖恐。足行良苦。然既至。則溪山城郭。署居飲食。荔夏熟。雜花秋香。雖天下佳處。當不能過之矣。士人有深明經術敦尚節行。閒暇與語。尤醒人意。始朝廷遣君有經制久遠之議。度君至部或與遂成之。則一方幸甚。南地多熱。君侯愛重。三月二十二日不宜。某頓首。　又黃太博啓　久不作書無他。蓋無事不須縷縷承示。及已言之。有南來人奉詢。多言足下太寬而少嚴。雖守人者當然。其如鄉中詞訟。若從者不禁。則無理者妄作。致是是非非懲之怨之。乃可為政。若用寬仁。事益繁而難精不可不察。某頓首。　又胡文侍郎啓　某啓。奉公書。伏承慶侍外。起居

萬福。知憂撓多端。情悰不聊。卒究中。人生最深者惟愛耳。至於封處萬事不為物役。賢知皆及之。愛則未能逃之者。蓋於是而生滅安可逃哉。然知其無可奈何。就日月漸遣之。憂思傷人無形。願省覽不宜。某再拜。 又啟

陽求叔啟 某再拜。當已拜遣伏蒙賜手牘。伏繹荷戢。波流雖云未增戚極可行。少俟舟人辦治。便即解去。浩然之心。壯年尚能持。習。今老矣。復何係。我無入而不得。唯恐知短而道遠。求之行之沒世而後已。佳山水。美魚稻。我自有之而樂執能禦哉。承教。固知有見慕之懷。何可得也。謹奉手啟上謝不一一。某再拜。 又元郎中啟 君得武陽。得次錢塘。予為倅守。自寒食遊西湖。入靈隱天竺。錢雨賞花。道古祥龍華淨明及民間園館往往傳於篇詠。誠可娛也。君將之官。予亦被命南都。雖未交符。計非久留。撫時聚集非復有此臨書慈自惆悵耳 又陳秘書 某啟。自外除後。宿疾未痊。心意不聊。得書并近文數十首批上。解卷。不知筋骸之攣苦。予之文詞日益新。導。我亦隨而有加焉。其有未至者。當相見日評是非。庶合至公之論。則今世良有定分。某則不暇為此。某答。 文答户曹葉君書 十一月十二日。某頓首頓首。比聞足下有聞中之憂。方執喪在疚。禮不得作。又以聞之過時。不果備問。惟重慚負。今奉書以某撰次之文表誌勤勤為謝。某

嘗以為文者當有典法。言之於今而見者可信。傳之於後而聞者無疑。是曰文已。自惟所作不逮前人。故論述功德以稱當世之士大夫者莫敢當也。足下以里中之舊。順以見命。雖復編次事實。第不能贊發賢者之光。而充滿孝思之志。用是為愧。足下過懷謙抑。為意惇厚。殊非望也。惶怵惶怵。冬寒。幸飲食自壽。蔡某頓首。

又提刑方郎中

某啓。蒙教精密。見望殊深。然某久處繁劇。五年之間。無一日不在思慮之內。以是神明自耗。不獨筋力之難勝也。雖得錢唐而多事甚非自適之所。豈暇作區區事耶。目前遣了以免官責而已。儻一日得自遂。乃天幸也。因風示誨不一一。某上。

又知郡陳駕部

某啓。輦轂之下。號為勞勞。况茲計省。固有暇日。退休賓容續續無窮。至或親知。不暇交言而去。輒車臨訪。無緣從容。今茲出守。復尒睽闊瞻馳之素。豈勝蘄邑。謹奉手啓叙別不一一。某頓首。

彥猷學士

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賢弟殿中君。雖同年而未嘗接識。至京又不往還。但有見君子多或稱之。前月十九。當直後殿。輙見其作為動搖山岳。雷霆之下挺然不動。遂得舂州之行。斯大可歎。駭前史所載古人事。豈復能過之耶。惜其不幸。所論不從而身竄窮荒。愧恨何極。近有勅旨。減放三州身丁米。斯聖情哀憐遠民之深。故有是舉。今歲都下大寒非常。近登陛首

閩圃小茗造作之固。殊稱珍好。恐知兩日前。堂中下進奏取江西及福建赴治月日。後逼節未有闕。不知作何行。當是別有命耳。夜寒筆凍揮灑縱橫。願君侯恕之。某再拜。㕍同丹淵集別紙。某出入門下殆三十年賦命淺薄。牽挽不上。侍中每憐孤蹇。顧遇不替。凡列左右。溫慰如一同胞。所恨容迫。急於救膠。不得居官輦下。日趁恩仵。得郡於此。至為牢落山谷之中。殊無氣味。飲食之物藥劑之品悉仰它處。逮不能得。已過五十漸入衰病。米平昔學。自知無用。闊方僻所。且竊祿食。實亦自愧矣。侍中常賜存郵。敢此具道。某上覆。曾鞏元豐類稿與歐陽少師別紙啟。某往歲曾蒙見問為人後之禮是時議論方譁。而明公參典機政。某自顧非職所以不敢與聞。然鄙陋之心。頗閱經傳之意。是時曾作議一篇。然不敢致之左右。今明公謝事高退。於理無嫌。故敢繕寫寄呈。顧且藏去。勿遠廣之。自顧鄙言。必不沉沒。不為無所發明也。塵瀆視聽。皇恐皇恐。　與歐陽少師別紙啟　某之疲駑。乃見處於煩劇。以此初少休暇。為之粗術紀綱。檢制姦猾。近日已來。頗似閑靜。日斷獄訟。不過一二事而已。殊覺優游。實為鄙拙之幸。思違墻屏。以聞餘教。拘於官守。厥路末由。嚮慕之情。豈勝戀惘。比欲自請穎上。少遂安閑。庶獲承接左右。而傾省疏拙。不敢有求。輒復自止。其為馳仰。益用

惓惓也。拙詩寄獻。幸賜采覽。塵瀆左右。皇恐皇恐。襄州與轉運章帖別紙啓　某頓首再拜。伏審過垂采聽。曲有薦論。某自到此州。雖務悉心脩營庶事。然當人安姑息之際。檢制姦猾。在俗尚苟簡之時。去除弊蠹。自某孤拙。不善身謀。惟明公察其所存。屢加獎歎。其為私幸。已不可言。而更賜吹噓。欲令振發。其為東德。何以克堪。今者伏遇執事請去朝廷。出臨藩服。顧蕞然之下邑。幸相望於大邦。雖不得與蟲魚草木之倫。預蒙德澤。猶庶幾與山巖窟穴之士。講聞頌聲。始喜獲伸積歲之心。緣此以進一書之問。伏惟執事。受材閎偉。抱道純明。天子之所倚毗。有如柱石。學者之所欽仰。以為蓍龜。雖為親自樂於一州。而及物宜發於三事。不應歲滿。當被召歸。伏惟上為宗祊。善調寢飲。企衢門屛。不任區區之至。謹奉手啓不宣。越

州論修海塘別紙啓　海塘人工物料。計當費錢數萬緡。若全出於民。蓋不能辦。若全出於官。又官用亦不能給。為可行之計。此常歲民但當自脩營。今歲官須助之耳。故止敢以錢二萬緡。能全給此役也。既不能全給此役。則不可不令有定數。使始終足以集事。欲令有定數。今已檢計到諸縣確實工料。便當以所給之錢均定數目。令承工與口食米若干。或有錢。即便更與若干。若無錢即已。其工料。官為出備若干。以代下戶。其餘即令上戶

自出熙後隨諸縣合得錢數分給。如此則事有本末。必無乖誤。若不如此處置。以成畫指揮州縣令奉行之。或不計始終如何。其初一有枉費。則務多而不計。後必至不足。恐虛費官錢。而不能集事也。

與兩浙轉運許醇按視海塘別紙啓

敝邑海塘。蒙甚許察判按視此。君當風雨嚴寒之中。走江海之上。經涉旬月。不憚冒犯之艱。跋履之勤。或布衣芒屩。踐歷泥塗沙礫之間。驗視以營度。至於利害纖悉靡不畢究。其用力可謂勞。而用心可謂至矣。使四方皆得勤事之吏如此。亦安有不舉之政。苟其備官於此。既為許君之行又嘉明公所進之得人。故敢以告。欲其歸也。明公延而問之。采其所言以定成畫。使敝邑得奉而行之。庶乎處置周於本末。而使費不虛出。役不輕舉。以惠利此邦之人。則明公之於此邦為福厚矣。辱知已深思報萬一。故敢布腹心。皇恐皇恐。

與蔡學別紙

某頓首拜啓。孟夏漸熱。伏惟蔡學執事。尊候動止萬福。伏念某昔游門下。荷被誤知。所與極談。多當世之務。甚於相得。有古人之風。然自遠違。至於近歲。無候伺之一迹。況於賓階絕詠問之半詞。通於記室。若斯曠闊。宜謂怠疎。蓋以執事寵榮於近密。匹夫之鄙。方滯於困窮。自循則類於有求。苟往則宜而然之。某白首微官。苟布寸祿。候伺之勤。奔走之勞。是皆常分。顧惟淺懸窘辱之

非意風波險惡之難測動須憂畏曾不皇寧則心形俱困無復平昔慨然歸思日滿山林輒欲求早尚復顧私為貧未能決然引去真小人之仕為利祿者也豈可謂知恥也哉內熱私心仰負教誨故此乃及之秋冷伏惟順時自重龍然之質限此拘綴仰望牆屏豈任私恨

齊州答青州趙資政別紙啓

某昏愚不肖蒙處以煩劇不敢辭難勉強即事大懼不能免於悔咎以為侍御者之辱迺蒙以政術嚴簡見稱蓋治煩不可以不簡不可以不嚴而要其所趣則未嘗不歸於慈恕此非某之所自得向者竊窺浙西之治殆出於此故心潛之日久矣及施於此果得安靜則所竊者廼左右之緒餘也鄙劣何有焉然今之為治者非得之於其官而各行其志也故所為止於如此而已豈有志者之所素學哉伏惟明公道德高深而器業閎遠蓋明於此說舊矣固不待求學之言其他惓惓非待坐不悉某皇恐

齊州答青州趙資政別紙啓

某駑鈍見使治劇非其克堪固亦愚所未一有能事勝也到郡之初吏事紛紛良亦可駭然猶豫之際久仰吏師竊其緒餘輒自試數日以來頗覺簡靜若遂獲如此實鄙劣之幸也更冀愛憐時賜教誨

答蔡正言別紙啓

某頓首再拜啓孟秋循熱伏惟正言學士尊體動止萬福五月中伏奉所賜手教獎愛重疊且曰某之

不已必至乎極焉之所不能至者其材性下下。不能任此。實恐期之太過不知其為慨且懼也。執事自言在閩。於身無不如意。識如來諭。然執事之素所自任。與小人之望執事。則固異此。此愚之心所以惓惓也。今曰作州以來。自以食其食者不空厥職。夙夜以之。識理之所當爾。夫古之以道事君。不可則去之。假如於魯則去而之衛。於衛則去而之晉之秦。無不可也不去其國則歸焉可也。今之以道事君者。不可則去而無所之。歸而無所託也。使賢者易所嚮乎。去朝廷。則州郡矣。在州郡亦各守其守。不空食其食是亦自處之宜也。與古之去其大任者。其迹雖不同。其理豈異耶。故曰誠理之所當爾。自南出者。亦人人贊執事之治以為莫及。此固不足論。彼知施於此之宜。不知施於天下之無不宜。此無牽制難行。故難見也。則彼之不知也宜。況此豈能盡無牽制以出執事所有哉。直就文法而為之耳。已足出一世。矧極執事之意耶。是固無如之何。徒使傾領者日企而望焉爾餘直望自愛。不任禱頌之至。

太平州與提刑別紙啓

某以屬吏。禮當隔絕。不敢輒進私書以問煩視聽。而拜別門下。未及旬日。再蒙寵貺手教。眷愛之至。非復常情。其為重賜。何以當之。其為感幸。豈敢忘也。所謂獄小九。情宜正其重辟而聽於鈐轄司。固如尊旨。至於妻子從坐。若不上請。

則尚有可疑。蓋聞今獄辭云所殺者非一家三人。若果如是。則盜殺五人以上。妻口與同居周親及財產。皆應請比。自有著令。恐須至奏陳。不審如此處之如何。頗不惜終賜委曲教誨之。而某於職分。所當受約束於下執事者也。辱存寵之厚故敢及此。冒黷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與郡資政論徐詵不干已事別紙啓

某皇恐。徐詵所言。反覆思之。終是不干已事。不當受理。蓋爲政者。但當持平守法。不當以貧富易意。使法一傾則人將無所厝其手足。故不可不慎。況一家聞數酒場。越人多如此者在於人事亦無可嫉。又徐詵情狀。則非良民。夫使非良民者不得逞。然後田里獲安。此又爲政之急。惟更賜詳酌。每承約以手啓所述。故此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宜

與內翰給事別紙啓

某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內翰給事。尊體起居萬福。去違門館。今三年矣。春聞舍弟出京。蒙賜手教。宜勝感慰。流落之迹。祇欲退藏。故企仰雖勤而候問久廢。惟恃矜察。甚爲感慚。何以自處。惟知策勵。庶酬萬一。以蒙恩至厚。不敢具公禮陳謝。輒此粗叙區區。伏惟幸察不宜。

洪州與時相別紙啓

某皇恐頓首再拜。某辱知最高故敢有一言之獻。竊以宰相之任。今日之計不退小人。不除敝事。則今望去矣不在於紛紛。而但在知其要。要者進正人而已。進者正人則所得者正論。

正人衆則小人消正論行則敝事去此必然之理也則宰相之任夫何為
哉。不言而諭。不勞而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知此而已矣今所謂正人
者皆已章章在人耳目但在聚之於朝擇其言而用之耳其於用舍不可
不審一有不當則人望必損治亂安危之幾。實在於此故敢以獻於左右
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幸詳察焉　福州與轉運論張辦七事別紙啓　南
劍州將樂張七等昨結集千數百人初未見其作過故未嘗敢奏聞徑令
捕盜官及州縣巡防曉諭令其酋首既已自新理合上聞張辦七余寶元
孫奉孫華皆酋首初則處恩脅從之人昨已投首後因提刑司取問遂驚
疑合衆千數百人聲言欲作過既而其黨有攻劫人戶者張辦七等遂能
悔然自新擒捕江合等送官自首計其蹤則難更存留在本處錄其自新
及擒賊之效則可因以羈縻使絕後患本司欲候南劍州勘到事狀具奏
乞降朝旨發遣此數人赴闕與名目安排未審貴司如何敢此咨啓幸賜
示喻所貴一體也福州修城元相度寫然易初議方條等欲奏乞壕寨并
乞差曾修闕人匠使臣計度恐須具此奏陳不審如何應其事已有端方
且窮治伏恐知之司馬滋公侍家集與夏秘丞倚別紙　詔獄所豎中立
事嘗亦剩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

毗為虞。及朕內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悲於朝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為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昔云又有餘憂則慮之過者。光云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眾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識偷安者其言皆如是也次則力戰以決勝負勇悍不思者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此懦順之謀也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亡。必來分割。光與郎公人所議也次則來聞築堡以阿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為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戡中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豈豫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其後來者所謂可知。蓋使戎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彼狀為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守義。撓堅而橫罹此。雖不足為異日之累。而亦暫欽淹回。次則光罪當為首而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憮憮者也。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赧不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非書所盡。繼著中。借自保輔。李源滿此集上范右

丞別紙　某頓首再拜。某得望台光最晚。而蒙被遇將異於衆人。苟有所知。必願罄竭。況於俯垂賜問。安敢默默。今天下之事。若當權者自以為利。力欲必行。是誠有判。更不須議。間有未然。孰肯咈其意以取怒。若事已有弊。者憚於更張。且欲偷安。謂其大者則曰不至如此。小者則曰此何足議。或若言之。則曰輕才鼓唱。遂皆以多口乞之。使不得容於世。是以人不敢容易貢其誠也。某嘗觀前世。其害之始萌也。聞者莫不愕然變駭。久而耳目習熟。遂以為常事而不慮。有衆而論者。或笑或拒。積至於敗。此非可以一二數也。其害莫甚於耳目習熟而不為慮。此將至於不可救也。為難於易。為大於細。前人所遺之藥石也。某頓首再拜。晁無咎雞肋集答猪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憐愍者。竊不自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即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二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髮白氣衰。歸伏無所。仰聞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曾獲親近。昨覩了了菴頌不啻。便忻倡讚。熱鐵入水。作種種聲。亦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剖判也。伏蒙寄賜答偈。茫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腳處。既而內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悲。更加誘誨。今

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首。揚龜山集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瞀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進乎。幸明告我。庶驚不逮。

答吳國華別紙　前書云云。初無勝慮。而長者以為然。某復何言哉。謹當承教耳。知道之說。考繹前言。竟未能諭。道之不明久矣。是非不同。殆非筆舌所能盡也。吾徒各當勉進所學。以要其成。庶乎異日其必有合矣。何由展奉。一盡所懷。

寄俞仲寬別紙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為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懼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五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悖悔仁義。至身陷大逆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　某比乘舟過

境見有亦于慕尸洲渚間為烏鳶食者。惻然感之。有此吾類。竊惟仲宜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於左右者。故輒及之。從事有間。衣冠之士。倘或相接。續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性自晝。為士君子鄙弃。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辨析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已因經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學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道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甚幸。好德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求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陳默堂集與陳于通別紙　區區之迹。于通素所知察。凡所以不得已而應聞然而受。惘然而處之者。他人不我喻也。言之於不見喻者。適以自黙。而喻之者又不必言。故聞吾事者。或以賀。或以弔。皆可付之一笑也。久不為問。其以是耶。自去歲與令郎同塗而歸之後。遞親友

數人俱在里中。可以日夕過從。欣然忘懷。使不覺過一夏。留連至秋杪。聞予靜有縲絏之厄。遂之建安省之。住二十日而歸。久在林間。乍入喧躢。意緒不樂。既歸益安困窮之分。歲將盡。或憐其貧。趣令攝事建安曹局。飢凍所驅。固無所擇。至此幾兩月。雖蒙諸公相知。然筮仕之初。遽當繁劇。已不能堪忍矣。淵明不以五斗米為督郵折腰。寧叩門以乞食。昔人嘗議之。嗟乎。士之不遇賞音。千古所同。真可悲哉。自今觀之。強之其所不樂。雖萬鍾可辭。而況五斗乎。辭之不幸至於乞食。固吾所樂也。而又何恤焉。淵明百世一人。豈淺淺之為丈夫者所能窺測。亦及之而後知耳。恐予通要知不肖安否。因書聊復云云。不足為餘子道也。

與李叔易學士別紙

茲者伏承令兄右丞。立非常之功。膺不次之用。朝廷得人。海內同慶。況門下士如不肖者。最蒙與顧。其喜可知。又況手足之愛如公昆弟。道同心契。共以天下為憂者。一旦得志有為。乃出於平時磨切熏習之餘。雖賢者經綸固自有素。而一時應變議論。不必踰閾而已定。茲其為樂。豈若世俗富貴之情哉。欽歎無已。輒以為賀。淵於右丞。誠不敢自外。然不果奉啓稱慶者。以昔時嘗以故人諸孫與賓客之列。今為犇走之吏。勢分懸絕。或幾於僭易。且嫌諂上也。又無以見其欣躍之誠。故敢私布尺牘於下執事。伏幸深察。

與李深別紙　朝廷設官。以臺諫為名。使之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也。若不能言或言之不當。便當改命。何至取布衣應詔之言一二行之。豈臺諫無人耶。其亦言之不足采耶。自古朝廷必有主議之臣。是非可否取決焉。然後事出於一而上下有所依附。如此人不易得者。今雖為誰耶。漢之劉報功可也。識慮則岑唐之瑣。用譽是也。應變則拙。功有難易。譽有虛實。是又不可不審也。

答蕭茂德別紙　了齋嘗言侯孝恭善弈棊。天性本高。無待於學。初來京師。為孫侁李伯祥饒三路。蓋一二年不復進。客食貧困。憤而從劉仲甫。為携棊具。遍詣諸公貴家教弈。以此為餬口計。有從學者。以饒九路為始。如是一年教成。孝恭常傍睨亦不介意。一日仲甫謂曰。汝可與孫李敵手矣。孝恭自以不及。俄然孫李俱至。仲甫令爭先賭勝。二人初不服。已而不得已從之。皆為孝恭所敗。既去。仲甫問汝知所以進耶。曰不知也。仲甫曰。汝之弈。非學成者。性之所得本高。初不知九著以下之著。故為此等用是取勝。其所以敗。過猶不及也。自汝從余教人則知此矣。故二人無所致其巧。孝恭乃大悟。夫趣識本高。則不屑其為卑者。此學者之大病也。故善學者無所不學。若在朝廷而不知田野之事。通經術而以史籍為不足觀。謂道足以揆事而世務有所不通。謂理足以御變而人情有所

不察。內外不合。天人殊致。此王氏所以失也。自以為高而人人得以欺之。
豈非不習低著為人所敗之類耶。當以了齋之言有味。故書之策云。　答
曹載德別紙　承喻北鄙陷溺之民。有壺漿內附之意。其果然耶。其亦生
事者之意耶。祖宗悉養夷夏。實同一家。所以為後來之慮遠矣。盟書具在。自
我而渝之。無乃不可乎。以今日朝廷財富而兵強。當契丹兄弟內潰。女真
外擾之時。　舉而空其巢穴。正兵家之利。宜無以為非者。然王者之師。豈
忍乘人之敝。於此而勿問。則所以固結其心。當益深於澶淵縱敵之恩矣。
若事不出於下。如載德雖位卑。然閫外之憂。守倅同之。固當言之朝廷。以
為去就。不應默默而已也。薛季宣浪語集張樞密劄子別紙不充上。明年
復用辛以前章抵之　其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玩常。
不以為異。往往坐論流品。獵取高位。事業無見。於世嗟鄙。陛下撥去晚唐
數百年頹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固已四方聳動。想聞風采。恭惟盛德
大業。將措之宜。所以上當主心。下副物望者。在規摹中自有次第。誠非晚
生寒遠之所測知。然此任為不輕矣。宜當大有以鎮服天下。非為人所不
能為者不可也。某嘗謂今日之事。紀綱為急。不庭為後。天下大務。不過數
端。振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安強之術。固無加此者。樞

容其圖之。　某狂易僭率。敢以迫切之懇。仰干鈞重。某昨以餘論吹嘘之賜。荐蒙審察之命。自顧學術淺陋。曩嘗薦對亡補。祇冒寵章。欲進趑趄。要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俾從歎四。所求迄未聽許。竊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召於之官道中。因客毗陵。困不能返。待闕下十歲。貧病交攻。赴召且乏挂王之資。窮處固無餬口之計。困瘁之狀。不敢縷縷瀆尊。今常熟縣見任人代期只在夏間。某以有上須恳旨。難以專輒交政。已具朝廷公狀丐一祠廟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蒙借重。尤能持賜敷奏。俯遂鄙志。得獲少沾寸禄。一家免於倒垂之急。不勝大幸。陳了齋集與王公濟别紙　某辱書勤恤累紙。敢不容言。別紙之諭。尤見謙學。某孤苦待盡。人事廢弛。獨聞賦政愷悌。民之受賜。前此未之有也。託庇方厚。其何以吉左右。雖然意所欲言。不敢自外。境内有二賢士吳熙、吳儀。儀居水東。熙在橘溪。兄弟皆好學有守。介而能通。求之士類。不可多得。遺逸之舉。宜在此輩。以其善自韜晦莫有知者。閣下好賢禮士。倘使其名字自此彰徹。非唯敦奬行義。亦足以上助朝廷求士之意。政之大者。宜無以過此。輒緣下諭。布所欲言。僭易是懼。

與唐士猷別紙　不審自到臨川爲況何似。側承燕遊事外。有以自樂。間得高士。共爲方外之遊。一時榮謝。不復挂口。不知去國之遠。遷謫之

久也。雖不獲從公之游。然聞此足以爲慰矣。自公去此。州人思慕之情。久而彌深。德政所被。自應如此。彼赫赫自表而無惻怛愷悌之意者。雖一時可觀。非民所領。得謝守之難繼。古已如是。而況於今乎。公在臨川久矣。士論甚鬱。公實見之。而其亦知公之深者。於是鬱鬱可知。　與唐士猷別紙

某爲吏於此既三年矣。已得發人謝先遠爲代。旦夕登舟。欲寓家京邑獨往京師。當求來南一邑以便私計。與物俯仰。非所能也。非特不能。亦所不敢。京師舊識。唯公擇莘老。自公擇既貴。不敢以書尺累之。其他可知。信筆偶及此。恐左右謾欲知之耳。　與仕世祖司户別紙　秋浦得聞近音。大慰懸情。藏經已閱到甚處。此習初若縶韁。心閑氣定。自如卧牛。休久力強。粒人益多。非如老枯羸憊。不復可以勝衆矣。因書爲到渴想之意。且賀其益迂也。正彥正同。谷紫垂問。至荷谷不廢學。近日始敢放心講求箋傳。漸似長進。　與周廣彥初平別紙　所詢文字。初未嘗示人。忽蒙取索。可見舜視之遠而下情之無壅也。前遣二卒兩僕隨遞去。并以屬倩。而中路梗阻不一。吾集以尊苑爲名。非國是之所謂是。宜其然也。復訪南能。或遂謁無量壽。遂足以了吾大愚之誓。亦何憾乎。然今方特乙覽齋心聽命而已。非見詢。不欲及此。此尼閑目坐禪之人。勿以此語告之。恐惱其定力。妨渠

覺路以示天啓不妨。與江民表別紙　大通室中之語。曲蒙誘諭。可謂不請之友。情外之得也。再三思繹。感極感極。晁文元公自云七十七八。始漸勝於昔。大通其時亦六十餘歲。蒔為衆福之先。可驗於此。桂果而獻動者。無再採之獲。網魚而避濕者。失後網之利。年運而往。時不待人。艱危之中。風燭難料。聞此秖增驚歎耳。薩陀波崙。常悲其於世幾何如也。古之識云無生火常燃。有為薪不續。續與不續。既非人力可及。付之一捨亦復何事。　與葉撐甫甥別紙　所云近誦華嚴經。此經文字浩繁。官守事多。動干民間利害。亦有餘暇可以及此否。老舅頃在合浦。專閱此書。自竄冊丘以來。九年之間。更不看其他文字。身既永感。又是世間棄物。別無用心處得以自便也。若為親從政。何可翫文廢務。華嚴云依教脩行。八十卷中。唯此一語最為省要。或善脩者。不敢壞也。善行者。不敢息也。不息不壞。非特釋氏之教當然也。圓冠方屨而資教於貝葉之文。是猶鉢食膜拜而兼誦爾雅經子。雖甚精熟。失本家之門戶矣。所云欲掃胸中滯礙。而求此經之旨趣。試取經中省要之語。默觀而靜思之。則不壞不息之言。不他求也。十九甥緣水利獲譴。老姊不動念否。利之而得害。亦理之常。今後於事。更當詳究耳。　與鄧南夫別紙　先功曹以清德自持。使感恩之民。欲以行賂

勸貪而不可得也。人所欽重。鬼以福之。獄械自脫。雖常理所無。亦無足甚異也。釋氏之書曰或因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善械無如貪恚。能解者不離念力。杻紲非他作之。其觀音豈心外之人。以誠却賄之初。則其身固已釋然矣。心賄相離之外。豈別有解說哉。豈一取二。大心之學所不信也。先功曹能信其大。深念而力行之。足以勸善而垂後矣。假幻像以無其實。無乃大多乎。曹翰之屠江州。非祖宗意。赦命雖下而江濤隔之。一城之人殆無免者。先功曹赴官之初。止于德安。適在城門將閉之時。記免茲禍。游泳聖世。逮其孫曾。其為清德之報。比之脫械。不尤遠乎。然則為其孫曾者。益當積念力學。使釋然之福。彌增而不替。則報述之大。在此而不在彼也。某捐書止文。致一內典。今已五年。見屬甚勤。不能力疾以從來命。深負媿恐。惟情照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別紙

某為吏漸久。悔吝日積。思有以復其所過。恨無力以勝之耳。昔於道求所可見。語非其全。久而寖明。始得平常心者。默觀幻境。忽焉遂至於忘言也。世以目皮相視。無足以語此。每思妙誨。發於夢寐。新字說近得一觀。深信而詳考之。時有所發。要當因字以求其意。得其意而遺其跡。或者執其形皃而論之。因疑其說之太漫。此亦不知言之過也。所欲有言於左右。如此類者不一。

因書謾及一二。答范子夷別紙　承諭華嚴義路。稍稍齩嚼。易之所謂噬即齩嚼也。不噬則不合。不合則不一。不一則二。二乘之養非無物也。但以少為足智者止觀云少謂但空也。此語極要。故順中有物。不可消化。順者養也。物者。物俗之物。孔子曰噬嗑。合也。孟子曰合而言之道也。格物之士不可以不知此也。所云情識所遮。終不潔淨。此即未合之語。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致本自淨潔。百慮本自無遮。必欲盡除情識。然後無遮。是求生淨土之習也。求則不住。生則不止。有住有止。固不可以為潔淨矣。況有求有生而取淨者乎。二俱不受名之曰淨。若情識之外。又有一淨。則淨有處矣。華嚴部帙雖大。而實無一字易之。實亦如是也。使閱經考易之人先去情識。則分別邪正者誰耶。故情識者。知別之具入道之門。若聖若凡。同乎日用。所以異者。知不知爾。子夷所知遠契先覺又俯詢愚昧。積善無厭。正是情識之力。幸有得力之物而欲棄之邪。若棄此物。則是不言不為。息思絕慮。然後為得也。或問康節曰何謂無為。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無為也。無為之理。不在情識之外。斯語得之矣。因垂問率易及此。斯憂方識不盡所懷。

與蔣頴叔別紙　某竊聞閣下於四方之士。明白是非。苟片

善可録。惟恐不聞。聞則薦之。不問識否。至於權門要路有所拔引。非其人也。雖取怒不一介意。士亦以此多附門下。古人之用心。不過如此。某是以足迹未接於門墻。而念慮所及不自疑外。欲有以聞於左右。然相去千里。無以自達。會舒以詩叙見屬。某非能書者也乃不辭而書之。非徒以託於高友爲幸。蓋將緣是以貢其所言而已。某游官未久接識佳士。每患其不多。然有高材懿行。善自韜晦。不肯録録而當路之人鮮或知之者。有延平葉唐稽博學敏識。名出人上。奔走下邑而賦事不苟者。有邵武李夔忠信樸厚。行如其言。蹭蹬將老而不求人知者。有河南宋源。此三人者。某以爲各有以過人當薦進之任者。宜汲汲於此。然衆人之門。無足告語。奇賓擯棄路側。其誰有不忍之心。某既以閤下之於士。聞則薦之。不問識否爲萬萬於衆人故雖足迹未接於門墻而念慮所及不自疑外。遂有以布於左右。蓋於閤下之所汲汲者助而張之。不知其言之妄發也。若非私於所言而自取欺罔之過。則非不肖之所敢。唯容而恕之。幸甚。

與羅彥伴脩撰別紙

叙文融會先儒浚井之事。非全目等視。不能爾也。百慮一致。謦諸舜孔。則何門而不入。何善而不融哉。天台智者。初以所證告其師。而南嶽印之曰。非汝不證。非吾不知。其語甚詳。自是以來。說證知者。墮於文識。然則盍

氏述麋井之事。豈如尼父之道其常。天台演證知之妙。孰若達磨之默其要。彼既不默。我亦因而融會。未違古聖之意也。智覺引荷澤之言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曰少林但默知字。非默餘語。某自指昔以來今六年矣。專閱內典。探索茲事。自恨情佛之知不離陰識。世解之門。永閑衆妙。臨濟所謂腹熱心忙者。宜在少壯之時次佛乳戒頌嚴臨濟語今錄于右今行年六十有一矣。初不努力。徒自悲傷爾。承諭宗鏡光中超然獨得之事。雖知其不無而嗟其不易悟。智覺云今者偶值斯典。可謂坐參。應須曉夜忘疲。精勤披閱。以悟為限。莫告疲勞。又嘗以採果網魚為喻。以謂前採未墜。必貸後採。前網有遺。後網乃獲。且如定慧一法。智覺先引天台止觀。每次心門戶。次引法華華嚴。各有定慧之門。文字繁穢。至於數千萬言。然後述其所自證曰。別有一門。最為省要。又其言曰。先若不前後鋪舒。後何以一門卷攝。馬鳴起信論。龍樹摩訶衍論。皆以攝門為初。彼一以攝。我一以貫。欲譯梵之書。以釋迦為能仁。又譯釋迦為能儒。然則儒外有佛。是未貫也。乃和融會之旨。出於高識。何由疑叩以豁蒙滯。相望難遙此念不隔。各宜自勉而已。

答羅茂衡大夫別紙

某伏蒙別紙詢誨。深見謙虛之美。甚善甚善。於此事不敢不信。然所信雖一而所疑亦多。何由相見。互究所云菩

提心本空寂。此語得其要矣。空寂之空。即真空也。真空斷空。名同實異。杜順之言曰。真空不即斷空。斷空不即真空。所以揀情望而顯真理。即是楞嚴第一卷。所明二種根本之意也。圭峯云。真空者。理法界也。原其實體但是本心。又云斷空者。虛豁斷滅。非真實心。無知無用。不能現於萬法。則然能現萬法者。唯寂照靈知之心耳。本無一物。故可以目之為空。不同虛空木石之無知也。故可以目之為心。此心本無真妄。今以妄隔不見。則當揀情顯理。如是則真之為望。妄可不分也。妄情如垢。真理如鑑。垢非本有。鑑非本無。本無本有。皆不可得。而所以為不可得者則不同矣。真如一心。猶如鑑體。則所謂本性清淨解脫者是矣。鑑面受熏。日垢日昏。揩磨有力。則本明如舊。所謂離垢清淨解脫者。是以二種清淨。二種解脫。出於寶性論。此論大旨。欲使人頓悟漸脩。漸脩頓悟。歸於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而後已。是垢若未離。鑑不可亡。撥而不念。則鑑必隱矣。垢若既盡。真妄俱離。何者是鑑。何者是垢。此即首楞嚴所謂無始菩提元清淨體而觀法界者。以此為真空之門也。所云真妄同源。皆不可得。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於不可得中。如何揀辨究竟實處。若非留意究竟之地。豈能有求實之意乎。只此求實之意。即是揀辨之心。古人所謂更莫別求者在此而已。尊宿之言。惟一

心是實。除此之外。盡是虛誑。昔於因循。憑虛受誑。白首知錯。身老力羸。徒以覺遲為恨。今覽究竟求實之語。不勝讚歎。隨喜之念。起信論依一心而二門。一曰真如門。二曰心生滅門。宗鑑錄設問曰。二門之中從何門而入。速得成就。答曰。但從生滅門入。直至道場。夫真如雖真。而理不可取。生滅雖妄。而事不捨。取之則愈隔。捨之則不續。吾輩但當盡心於不可捨之處。其不可取者。默而信之可也。論語云。默而識之。繫辭云。默而成之。識者識此而已。成者成此而已。一識一切識。一成一切成。此非一以貫之之道乎。雖云一以貫之。又當闡一而知二。起信論之一心。實性論之清淨解脫豈有二哉。至於心之二門。性之二種。則亦未始一也。二既不二。一亦不一。若云是一非一。是二非二。纔有斯念。則紛然失此矣。此不可失。為其真也。彼不可得。為其妄也。泯得失而融真妄者。豈可以世間言語思慮而到哉。但且諦觀實體。則體上真妄二義。如白黑矣。茂衡恬靜有德而趣求不已。非某所可跂及也。但恨羈囚之身。無由往叩誨益。臲卼已極。未知此生猶得相見否。疑愛未泯。能不悲乎。然究竟一乘論云。如是老病死。不能燒佛性。凡可燒之物。雖可執吝。其不可燒者。豈若樂死生之所能間哉。老人相餉之語。無以尚此。自餘復何足道。李大隱先生集元跡寄示當季申別紙

年來出處竟何如。只今蔽身向海陬。陳力已知濡令拙。趨時終類盂軻迂。王朝自昔思多士。天下何嘗用腐儒。平昔稍能知俎豆。竚孫應未棄生徒。十年流落寄窮鄉。寧復聯飛鴛鷺行。且學盧款尋若士。敢同貢禹望王陽。賓鳴社鷰宻相避。秋菊春蘭各自芳。賴有琳宮叨廪禄。塵纓何必濯滄浪。太平廣記。盧光啓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使張濬。濬出征并汾。盧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欸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

抄造紙數

杭州志。杭州府總抄造紙劄一十萬九千四百四十張。仁和縣抄造紙二千八百八十張。錢塘縣抄造紙二千八百八十張。餘杭縣抄造紙四千五百六十張。臨安縣抄造紙二萬五千二百張。富陽縣抄造紙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張。昌化縣抄造紙二千一百六十張。新城縣抄造紙六千張。於潛縣抄造紙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張。新安志。休寧縣。本縣之水南及虞芮和睦良安三鄉皆有槽戶抄紙。

國朝除每月解納榜紙三千八百張外。其餘和買無定額。

產紙

韶州府。曲江志。南有洞造紙。元一統志。金華府。溫州府。衢州府。處州府。嚴州府。興州。義州。建州。太平寰宇記。寧國府。宣州。金州。賓陽志。遷江縣。郡縣志。真州。太原志。榆次縣紙出縣東八里源渦村

各户抄造。官為收課。安陽縣羊群村、又西故縣之章武村、方山村，皆有雲南上、下勝府。永昌府。通安州。澂江府。鄧川府。鶴慶府南豐

吳津昌出三抄紙。鄱陽志：浮梁西鄉出印書紙，精白耐用。傘紙有大小，通販。浮梁烏田出狀紙。劄紙京師朝省當用之。畢姓者最精。其後徽池紙出，不復用。德興亦有之，皆加土差厚，非徽池之比。

和買紙 新安志：績溪縣十部、十一部，皆有槽戶。國朝除每月解納榜紙一十張外，每年和買時估色數不等。歙縣出產紙，部分：四部、五部、十七部、三十部、三十四部、三十六部，皆有槽戶，除榜紙每月解納四十八百張外，其餘諸色紙各年和買時估數目，則例不等。休寧縣：虞芮、和睦、良安三鄉除納榜紙一千八百張外，其餘和買無定額。

破

故紙 樂名昭潭志：出平樂。元一統志：出吉安、瑞州。寧波府。台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一

二紙

紙

詩文

唐舒元輿文悲剡溪古藤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溪上人。有道者言溪中多紙工。持刀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言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乃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悟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於折楊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人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

然後藤命易甚桑葉。波波頻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夭閼。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夭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宋蘇易簡集傳成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執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而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貞。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已新。攬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事類賦吳淑紙賦　方絮之體通俗文曰方絮白紙。平滑如砥。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也在古則無簡牘而已東觀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若乃晉武側理。[illegible]漢成赫蹏漢書曰。趙婕妤妬。後宮傳能生子語封緘小篋中有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藥注。赫蹏。薄小紙也。赫音閱。蹏音啼。松花鳳尾資暇集云松花牋。其來舊矣。世以為薛濤牋誤也。陸通表叢書云。鳳尾諾自晉謝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鳳尾。即所諾之文也。諾如今制可也。鳳尾牋書薄續

輕。制作精妙也。玉屑香皮。劉恂嶺表異錄曰。廣州多以香皮作紙。名為香皮。又蜀中有玉屑屑骨之號。意其裂之以占敗。神仙傳曰。蜀先主欲伐吳問李意其。意其求紙畫作兵士數十。裂壞之。又畫一大人。人人壞之。先主出兵果敗矣。朱詹吞之而療飢。顏氏家訓曰。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累日不爨。時吞紙以實其腹。寒則抱犬而卧。後以學顯。至於平準桃花。盧玄為中書曰。玄詔令平準作桃花牋。有縹綠青赤等色。東陽魚卵。坐藪云。紙取東陽魚卵。虞亦滑爭。段氏雲藍。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絕句序云。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送五十枚。詩曰　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好寫襄陽播摺詞。大房西譜云。今雅卿集中有拯拓詞。恐播摺字誤。王公蠶繭。世說曰。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金花薛骨。剡藤麻面。杜陽編曰。穆宗朝有朱來鳥。常啾玉屑。聲甚清暢。又為鷙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紙寫心經薦其冥福。又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薛濤紅花魚子。十色牋也。分重輕於黃白。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重。黃紙為輕。今一例白紙。無差降矣。隨屈伸於舒卷。傅咸紙賦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至若于寶之賜二百。干寶表白。臣前所欲撰記。故今懼異常之

事。博詩知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又云紙箋。或書啟。紙。詔賜紙三百枚。陶
侃之獻三千。見墨藪陶侃獻之晉帝注。青黃。琅玕之美。當陽郡祖云。東都
龍門有一宗。相傳為成子方古也。人實中推禪師居於此。庭多古桐。桐華
時有異蜂。蜂知人吟。禪師神祖之。其體入也。乃搭竹幕中網而獲焉。置於
紗籠中。置嘗桐華。採置其傍。忽有數蜂相集。隔籠相鬪觀。日予與青童
侍爽勝復採圩紙十幅。君出嘗為我寫異。予詞語皆非人世事。僧乃乘龍
救之。范甯藤角之妍。范甯教曰。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五色方
見於鳳銜。鄴中記曰。石虎詔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純白或蹟於蟲蠹。唐
書曰。高宗上元詔曰。詔勑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後
皆用黃紙。貢以和熹。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
時但供紙墨而已。求之秘府。虞預表曰。秘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
書。乞四百枚付著作史寫起居注。書百幅於杜暹。唐書曰。杜暹為婺州參
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餘幅贈杜暹。暹唯受百幅。人歎之曰。昔清吏受一大
錢何異也。美一函於魏武。魏武令曰。今諸掾屬治中別駕。常於月朝。各進
侍史。給紙函各一。爾其號慈靡滑。劉孝威謝官紙啟曰。雖復鄴殿鳳銜。漢
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華。闕此廉方。傳咸紙

賦曰既作契以代繩兮造紙而當策。應方有體。柔性含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薛濤則矜誇蜀様。**資暇曰。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僧虔則衒耀輝光。**丹陽記曰。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常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出晉朝者為山公之賜。**山簡表曰。左丈詩本先帝手筆并紙詔。**墜郴州者為溫嶠之祥。**因話錄曰。大中中。孔溫裕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於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美東宮之縹紅。**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各百張。**重六合之雲陽。**國史補曰。雲陽有六合牋。又有蒲州白薄重抄。臨川滑薄。**至有樹葉充珍。**林邑記曰。九真俗書樹葉為紙。又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也。**桑根更潔。**文房四譜曰。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也。**蔡侯始訝於鮮華。**東漢記曰。黄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輿服志曰。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子良復稱其妙絶。**蕭子良荅王僧虔書曰。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因相如而逾貴。**漢書曰。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楊得意誦之。帝善其詞。都下傳

寫為之紙背。邁羲之而不節。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謝公乞牋。庫中有九
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羊續補被而道隆。謝丞後漢書曰羊續
為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卧一幅布裯敗糊紙補之。葛洪賣薪而志切。抱朴
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墨常乏紙所寫皆翻覆有字人少能讀斯
可以資日用於詞園兮無窮之芳烈者也。會稽志孫因越紙賦　緊剡藤
之為紙兮。品居上者有三。蓋篠蕩之變化兮。非藤楮之可参。在昔而名側
理兮。儲郡庫以九萬曰姚黃。今最顯兮。蒙詩翁之賞談。加越石以萬杵兮。
光色透於金版。近不數夫抗由兮。遠孰稱夫池繭。半山愛其短樣兮。東坡
嗜夫竹展。薛君封以千戶兮。元章用司筆硯。數其德有五兮。以縝滑而為
首。發墨養筆鋒兮。性不蠹而耐久。惜昌黎之未見兮。姓先生而為楮。使元
興之及知兮。又何悲剡藤之有。客曰嬾哉越紙兮。有大造於斯文。然世方
好紙而玉兮。又焉知乎此君。滑稽逸傳文嵩好時侯楮知白傳　楮知白。
字守玄。華陰人也。其先隱居商山之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為高士
之首冠。自以材散不仕。殷太戊失德。于時與其友桑同生入朝直諫。拱於
庭七日。太戊納其諫而脩德。以致聖敬日躋。因賜邑于楮。其後遂為楮氏。
二十二代祖枝。因後漢和帝元興中下詔徵巖穴隱逸。舉賢良方正之士。

中常侍蔡倫捜訪得之於耒陽。貢于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平直。
詩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也。用遷史官以代簡冊。尋拜治書侍御史。
奉職勤恪。功業昭著。帝用嘉之。封好時侯。其子孫世脩厥職。累代襲爵不
絕。愽好藏書。尤能編繕。自有文籍以來經吉典策。及釋道百氏之書。無不
載之素幅。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自矜其該愽。
晉宋之世每文士有一篇一詠出於人口者必求之繕寫。於是京師聲價
彌高。皆以文章貴達。歷齊梁陳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見用。知白爲人薦賢
汲善。能染翰墨。與人鋪舒行藏。申冤雪恥。呈才述志。啓白公卿台輔。以至
達于天子。未嘗有所難阻。隱蔽歷落。布在腹心。何秖於八行者哉。知白家
世自漢朝迄今千餘載。奉嗣世官。功業隆盛。薄籍圖諜布於天下。所謂日
用而不知也。知白以爲不失先人之職。未嘗輙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銳。燕
人易玄光。南越石虚中爲相須之友。每所歷任。未嘗不同。知白自國子受
牒。補主簿。直弘文館。爲書吏所賂。因潤而墜之。當軸素知廉潔憐而不問。
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無背面。累遷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直
筆之下。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海内無事。志於經籍。特命刊校集賢御書。
書成奏之。天子執卷躬覽。嘉賞不已。因是得親御案。乃復嗣爵好時侯。史

臣曰。春秋有褚師氏為衛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好時侯褚氏。蓋上古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業昭宣。其族大盛。為天下所利用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文帝四友除授集安晚先生　褚知白詔　詔曰朕讀司馬遷史記。知褚先生名舊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卿養素林下。潔已不汚。操行砥平。襟量寬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凡古今治忽。人物賢不肖。納納容受。豈若輕纖有窘邊幅。且學貫九流。事窮千載。六經百氏。靡不該洽。可謂博學多識之士矣。朕稽古之暇。留於著述。方與毛穎陶泓陳玄三人者。朝夕從事。獨卿懷長才。以備書自給。浮湛市肆閒。人情番薄。堅忍不顧。雖宋人之刻。蔡倫之造。玉雪楚楚。曾不與易。豈老於世故。猶有結繩之風歟。其亟就公車。與衆賢雜遝而進之。以抒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辭藤剡。故茲詔召。想宜知悉。　竹溪林史君代褚知白謝表　雲隔幾重。自喜卷舒之適。風馳一札。早陪雜遝之賢。菲薄何堪。震疊自愧。伏念臣源流婢峙。飄泊剡溪。江以濯。陽以暴之。歸潔而已。鄰之厚。君之薄也。奚擇於斯。家有鳳樓之識。世以蟬翼為重。雖曹交亦長九尺。而衛尉不直一錢。謂其文焜白以取青。謂其視背未而成碧。一紙豈賢於從事。百番僅免於豢軍。徒令沉浸以滿家。且疑破碎而害道。補綴以進。安得趙晉之薦賢。

邊幅是脩。堪笑于陽之待士。自高曾累葉而下。有善和千卷之藏。刻楮自
勞。學書徒費。誰肯爲之道地。乃俾貲於洛陽。宣陳玄毛穎之流。力期推挽。
念左伯蔡倫之後。父嘆寂寥。誤以剡閒。致叨簡拔。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以
重規疊矩之聖。思席珍待價之才。謂尺有短寸有長。要使及時而展布。毋
惡者貲。美者賤。乃令避地以卷懷。特命兼收。豈必自售。臣敢不裁其偏側。
束以規繩。十日一箱。當客藏於諫紙。千裨萬補。願無棄於書囊。劉後村集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誼仲舒至矣。然於誼曰賈生。於仲舒曰董生。友
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爲世所崇尚如此。朕既召穎泓玄置左
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
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皆至於朝。以煥三代之文。而舒
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遺逸。聚茂異。不過令有司物色。或下
郡國遣詣公車。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幡然而
起。質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札惡之
譏。帝有恩言。昭示衮褒之意。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斷孤根。偶逢
良匠。施風斤之考斲。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卷。後游文館
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稍高。然嗜利之徒。見代未已。謗嘲詢短。

庭議敵輕。量才則曰牧麤。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固難負於馬圖若愚臣窘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驪參。曾謂十年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後塵。委挼之以百函之多。鋪張華至萬番之富。大事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字不知所裁。徒自歎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材靡縱於斧斨。思妙化工。陋凝人之刻葉。辭根理致。興塈容之天縢。頗慙側理之微。奚補右文之盛。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新智無窮豈必謂蔡侯所造。舊聞有焚。或能補邊史之亡。方秋崖集。褚知白

賜號純素先生誥　朕垂精文化。側席幽人。披剡溪萬藤。既得方幅之士。賜鑑湖一曲。聿高粹白之風。以尒卷舒自如。裁制甚整。方挽流於水壁。不勝徹骨之清。乃延月於山簾。已齊擬皮之似。玉雪楚楚。風雲番番。信純素而不緇。非汗清之敢歧。茲以文會。本無宦情。卷而懷之。亦與三字之撰。與其潔也。用華一字之寵。謹勿為帝城之書。固自損洛陽之價。噫毀程一錢不直。莫汝疵瑕。今交九尺以長。何窘邊幅。毋或休蒯通之背面。其自珍姑射之飢膚。勉矣鋪張。副予傾寫。姚成一雪坡集。高同父卷子紙敘　國重士。士重文。文重卷。士入棘闈試有司。輒焚香拜。賢能書登。王亦拜受之。不重士乎。選士必選文。文之佳如青銅錢萬選亦萬中不重文乎王之藉也。以

藻則玉裹錦之包也以茅則錦辱。上重我乃。如此。我乃不自重。曰吾姑以
藻吾文耳。豈在卷。何自輕其文如是哉。故重其文者尤當重卷。此高氏同
父所以得自重。而又欲與朋友皆知所重也。歲戊午求士詔復自天至。士
皆治卷求試。同父欲率朋友畧出費十一二。而以己貲先市佳楮。然後責
償。欲使士皆玉錦其文。貴以藻而不賤以茅。為有司所愛重。取舉第如拾
芥。成己成物之意厚朋友知自重。其皆翕然。和之乎已未。三千禮樂字入
對卷徹宸覽。相君以金篦指讀上前。皆此其基也。仝父高氏過其名也。蓋
佳兆云。王十朋梅溪集紙銘　是惟王子之紙。吾不善書愚爾多矣。萬啓
類編送紙與人　其啓。多日阻奉教談。詹仰盛德。錦文盤谷序追古今而譽盛德。不少忘也春晩極暄伏惟尊候多福。姚黃玉版各百幅。輙助文牕
竿牘揮毫之興。米波詞。揮毫萬字。弟愧麄耳。笑留為幸不宣。其啓上。　荅
其再拜復稍違風度。政介企仰。忽被教字。欣慰無已。從審春閑尊候萬
福。蜀牋重蒙美貺領外感感。仍愧越之章甫。未副雅望也。章甫沐是一卷進江。人回姑此少謝。非面畧既。不宣。許棐衡擴塘集論非御筆詔書不得
用黃紙劄子　臣伏見國朝踵唐故事。制敕並用黃紙為之。所以嚴天子
命令。示朝廷之尊崇非百司庶府文移之比也。其赦令制書播告天下者。

有司行下所屬仍用素紙以為符檄。連附于後。蓋其所從來舊矣。近者開封府被受御筆詔書民間有合通知者。並不依。今錄副本連於牓前。輒純用黃紙謄寫。揭示通衢。見者悚然以為黃紙勅牓。尚書省之出也。開封府亦得為之哉。臣方欲論列乞賜懲誡。而近降指揮頒下道僧度牒紫衣師號體式仍用黃紙印造。較與開封同失矣。夫道僧度牒紫衣師號。自有舊法。今欲革前弊立新式以表異之。固無不可者。而必以黃紙為之。恐非所以重朝廷之體制也。今爵命多士。自天子著其姓名於勑牒。宰相執政官簽書。其用黃紙宜矣。至於道僧度牒之竊。乃是有司印造。非出於尚書省也。禮部官屬書字。而宰相執政不預焉。又空其姓名臨時書填。蓋與爵命多士制書異矣。亦烏用黃紙為哉。夫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此為政之大要也。今以有司文牒而僭朝廷之命令。以禮部官屬而擬宰執之簽書。非所以正名公朝。垂法後世也。在昔大臣有官兼將相者。獨以不得於黃紙書字為恨。今若使禮部郎官為之。則前後重輕之弗倫。不以甚乎。所以近降道僧度牒紫衣師號指揮內用黃紙印造一節。伏望睿明特賜詔罷。如欲更異舊式。則乞以綾紙印造。如吏部所給奏蔭補牒之類。亦足以表異新書。其開封牓示御筆亦乞戒飭依令施行。庶幾不廢祖宗之故事。增

重朝廷之制書。杜絕有司之僭惑。天下幸甚。謹具奏以聞。取進止。廖剛高峯集乞禁焚紙劄子　臣嘗謂天下事。有人情所未厭不可以强去者。去之未見有益。存而不問。未見其害。則存之可也。其有世俗積習之弊。所從來久遠者。存之而民不知其非。去之而民實受其賜者。又烏可以不去之哉。此則在於聖智開天下之昏聵。以與之一新其耳目爾。臣嘗怪世俗鑿紙為緡錢。焚之以徼福於神鬼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忽不經之說。要皆愚民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茲固不足論。惟積習久遠。送終追遠者。以此致其孝。禱祠供給者。以此致其誠。是使南畝之民轉而為紙工者。十且四五。東南之俗為尤甚焉。蓋厚利所在。惰農不勸而趨。以積日累月之功。連車充屋之積。付之瞬息之火。人力幾何其不殆哉。竊痛今天下之農夫。死於兵寇者過半矣。而東南不耕之田在在有之。可謂民力不足之時。而適者造紙為錢者益衆。愚民終不悟其不足以救禍。然則此弊果將何時已邪。臣謂末作之妨農。其他或猶有用。若窮力以輸鬼工。傾貲以給野火。尤無謂也。臣願陛下斷然下焚紙之禁。斥其有害於農無補於教。使愚民頓悟百千年俗習之非。不亦善乎。此臣所謂去之而民實受其賜。則不可不去者也。若曰凡民之於神鬼孝子之於其先

必欲有以致意焉。則如釋氏經幡之類。並許焚化。以貴賤爲之限制。亦足以徇其情矣。此殆所謂民所未厭而存之未見其害者也。大抵循文之弊。近世爲甚。薄書案牘之繁。百倍於古。姑置不論。且如尺書通問。古人不過一紙。今則不然。必務多以相悅。儻亦爲之禁約。則敲冰屑玉。無所於售。將亦易業而爲農夫矣。是率天下而爲敦本務實之事也。豈小補哉。幸聖朝裁之。蘇東坡集蔡公家賜紙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余得之。得之於公之子穀。以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既爲作此數。見無咎雞肋集題跋慎脩紙

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群。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盡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題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蓄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百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又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

衆舉臯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為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薄。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喪其業。而武夫鬬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寳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材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郡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旨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褒諭冠其首。有恵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之遇。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莞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為士者日以多。以任補之為郎時

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為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己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而獨以選士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悴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為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十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至選人材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為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叙其事以歸衆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黃長睿集

跋章草雞林紙弓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揚城南第恭舊書得此雞林小紙一弓。已為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上可作字。因以索靖体章草。急就一弓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顏文忠牒背書稾舊事川本無舊事二字。云。紙最十二枚。書最

二十一百五十字。武陽黄棊長孺父書。李俊民鶴鳴集抄紙疏　焚紙錢而祭。唐之遺事。用紙衣而葬。周之儉風。習以為常。俗莫能易。然念地神之感。豈求享祭之豐。不腆寘財。其仲衰歟。庶能周恤。須賴勸緣。蘇天爵滋溪集抄紙坊開爐祝文　泉具之興原自古昔。因時立制。以權重輕。當歲之春。肇造楮幣。神其克相國用阜殷。梁宣帝詩詠紙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聮棊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網時。唐李嶠詩詠紙　妙迹蔡侯施。後漢黄門郎蔡倫造紙。芳名古伯馳。三輔決録曰。張芝之筆。左伯之紙。言當時之二妙者也。雲飛錦綺落。書評曰。飛筆若飛。紙落如雲。言紙有錦綺文也。花發縹紅披。桓玄詔平。准作青赤縹緑桃花紙。舒卷隨幽顯。晉傅咸紙賦曰。覧之則舒。捨之則卷。廉方合軌儀。又傅咸紙賦曰。廉方有則。體潔性貞。莫驚反覆手。當取葛洪規。抱朴子曰。葛洪家貧。伐薪賣以給紙筆。所書反覆書字。元稹詩書樂天紙　金鑾殿裏書殘紙。乞與荊州元判司。不忍拈將等閑用。半封京信半題詩。宋丁謂詩詠紙　妙製剡溪人。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多名錦水春。資暇曰。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欺衣勝。乃狹小之。蜀中才子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名薛濤牋。卷疑方絮重。唐皮通文曰方絮曰紙。開覺露桃新。平淮出桃花紙　左氏三都貴。晉

左思辭藻壯麗欲造三都賦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賦成張華陸機見之皆歎伏人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張芝徑寸珍。後漢張芝字伯英善書寸紙不遺謝公如就乞。九萬一纖麼裴啓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謝公就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以與之李俊民鵬鳴集紙詩　慇懃翰林主。揮掃驚風雨滴滴迸玄珠。點破先生楷夏文莊公集奉和御製紙謌　厥初文字傳縑帛。緗素雖華功未極。漢興方絜筆新規。卷舒靡滑踰嶠昔。含章蘊用尤精奇。削牘汗青功靡敵。縹紅熒采海霞明。皎白凝華越砥平。尚方魚網初呈質。平淮挑花旋播形。側理縱橫槃拜賜。縣基方正貴宣城。資聖賢。著謨訓。垂憲章兮圖盡。紀典禮。彰素青。總制度兮斯呈。哲后文思崇帝制。酉清灑翰常盈紙。欽述先猷贊道機不寶珎奇唯貴此。陳去非詩以紙託樂秀才搗治　古人爭名翰林藝。史記張儀曰。爭名於朝。謝宣遠賦張子房詩聚繁翰墨場。柿葉森根供不朽。尚書故實廣文學士鄭虔好書無紙。知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取葉書歲久殆遍。紙譜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固知老褚下歐陽。唐歐陽詢傳。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孰與詢答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控御管城須妙手管城見山水賦嫁

非好時聊自強。未詳幅則甚短慭甚長。李正文資暇集。元和薛濤尚松花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之。乃命匠人狹小為之。皆以為便。特名薛濤箋。左傳。昭公三年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聞道蔡侯開石臼。荊州記。耒陽縣蔡子江南有石臼。云是蔡倫舂紙之臼。為借餘力生銀光。帝陽記。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賜王僧虔。晁冲之詩王敦素許紙不至。戲簡促之　摩挲垢面戲陶泓。拂拭蒼髯笑管城。已與陳玄俱絕倒。從君名楮先生。北㵎禪師集擣紙詩　千杵不為輕。丁寧玉汝成。忽聞敲月響。誤作擣衣聲。整整雲添薄。方方雪更明。況思過秦手。古恨淵箋生。又方岩許送紙不至　巾山高岳慈恩寺。蜀叟貧於鄭廣文。卷盡長箋無一葉。尚餘潑筆振孤軍。蒼筠嫩殺空懷古。明玉方裁欠策勳。惆悵洛陽收貫後。欲書重弔楮生文。顧世名梅山集贈吳門造牋　剡溪光澤淨無瑕。擣杵工夫自一家。安得張顛醉狂筆。此中飛走活龍蛇。趙蕃詩小釀告熟。童子索覆瓿紙。所舊藁與之　太玄遑足覆醬瓿。舊藁乃獲瞑酒尊。從來事有幸不幸。一笑掀髯誰與論。宋自遜詩和曾子實題畫箋韻　鷺引歸船犬吠籬。片時風景萬千詩。尚來柳下曾沽酒。不似如今看畫時。清江三孔集謁夢錫見几上粉箋。援筆書此　飄飄一作颼颼雲容高。慘慘日色薄。此時駕

君車。去意不可縛。鳴蟬送凄切。白露催搖落。山城更海上觸目添蕭索。又使紙甚費　家貧何所費。使紙如使水。親交或見遺。自買不知幾。置之机案間。數軸俄空矣。作事本不工。學書非不喜。不知何故盡。疑若有神鬼。若云隨置鄰。性復懶營啓。間或強為之。此出不得已。橫斜若憎脚。齟齬如鴈齒。數易僅能成。紛紛多廢委。叙致失輕重。畏慎防觸抵。往往以緘封。時時又刪洗。遂令巾衍竭。太半或緣此。昔無褚先生。云自蔡倫始。假令用竹簡。禿野未供使。人生有智慧。不若愚且鄙。古來取卿相。未必皆經史。誰教識點畫。空耗五斗米。咄嗟為此詩。又是一張紙。汪黃州小畜集賦得紙送朱嚴即廓撰避潔白又方正似君心坦平。空隨文價貴未免刺毛生。容被侵霜薄。山窗快雪明前春懸作牓。應見淡書名。李大隱先生集求詩有紙價高之句次韻　文章小技等秋毫。鄙作空令筆史勞。聞道東家方給札。柯藤穀楮兩相高。程公許詩分紙贈子思叔逢彥威　詩人吟思挾秋清滿袖珠璣索細傾莫訝楮生高索價要渠來甲五言城。近歲紙價高而北邊戍卒多以紙為甲者。元陳衆仲詩送楊元誠奉旨南還造紙　金鑾罷講日初斜。屈曲奎文炫筆花。玉版遥令擣秋水。絲牋仍許截情霞。侍臣天上催傳敕。使者湖邊得過家。我亦今年理江楫君還何處轉星槎。朱晞顏

詞浣溪沙謝張曾膽惠紙筆相來韻　金縷斜縈玉井欄。錦標輕染碧雲閑。一緘到。雪争寒。老去才情羞五鳳。愁邊心事怯雙鸞。淚紅休沁薛濤斑

姓氏　紙氏

官氏志云渴侯氏改爲紙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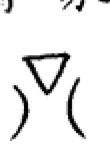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二

二紙

只

洪武正韻諸史切。起語辭詩。樂只君子。又語已辭詩。母也天只。又專辭。又質韻佩觿集曰。樂只之只。本翻之介。今讀若質。許慎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凡只之屬皆从只。諸氏切。徐鍇通釋按詩曰。不諒人只。是只為語已詞也。八气下引也。今試言只。則气下引也。貞彼反。又類聚篇音枳者在句之外。今試言只。則下脣收而气出而微也。丁度集韻或作呮。司馬光類篇又章移切。鄭樵六書畧語已之辭。象言訖而气散象形。戴侗六書故又詞助。釋行均龍龕手鑑枳。俗音紙。正作只。枳。俗紙只二音。孫氏字說只字。韻書皆音之移之介二切。語亦辭也。俗讀作質者訛也。杜詩只益丹心苦。只想竹林眠。寒花只帶香。虛懷只愛身。閨中只獨看。億渠愁只膣皆當讀作止。揚桓六書統照母。只。統意。吕。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周伯琦說文字原掌氏切。魏柔克正字韻綱又職日切。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已切。从口指气出而下引之形。亦借止。詩。曷又懷止。冠緌雙止。作只非。又唯獨之詞韻會定正知已切。又但也。字切知已。知真體只。

篆  汗簡見楊鉤 書 鍾鼎集韻。

 汗簡  集韻。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只 徐鉉篆韻。

隸書 只 六書統

行書 只 顏真卿

草書 只 鮮于樞

咫

洪武正韻諸氏切。中婦人手長八寸。賈逵云八寸曰咫。許慎說文。咫周尺也。从尺只聲。諸氏切。徐鍇通釋曰。國語。楛矢貫之其長尺有咫。長短適中。真彼反。陸法言廣韻咫尺。丁度集韻或作抧䟕。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紙。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爾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咫紙聲。咫隸䟕或从止聲。䟕隸。咫此字與抧同用假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滲悱義諸市切。又掌氏切。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已切。作抧䟕非。韻會定正字切知已。知真他

咫。篆書 咫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咫 徐鉉篆韻 咫 䟕 並六書統

隸書 咫 䟕 並六書統

真書 咫 虞世南

草書 咫 張錦溪 咫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天咫

容齋四筆。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淵拔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案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月。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

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渼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黄所用云 詳天字天咫下 黄山谷詩遠者盈尋近盈咫。

抵

洪武正韻諸史切。抵掌。說文側手擊也。亦作抵。許慎說文秖从手。氏聲。諸氏切。徐鍇通釋按史記曰。抵掌而談。梁到溉見廣絶交論抵几於地。眞彼反。張參五經文字之爾切。丁度集韻或作抵。䚫。扺。司馬光類篇掌氏切。或作扺。扺又才支切。又此禮切。又子禮切。又阻氏切。又莊氏切。捽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止。如抵字乃丁禮反。此非。郭守正紫雲韻朱㥕傳奮髯抵几。字下無一畫。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紙。韓道昭五音類聚之是切。戰國策曰。抵掌而言。楊桓六書統照母。紙。又翻移切。擬手𢭒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滲㥕義音咫。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巳切。俗混抵。譌書也。韻會定正字切知几。

篆 抵 並集韻見杜从古 抵 徐鉉知眞䆎抵。 書 抵 抵 集篆古文韻海 抵 篆韻

隸書 抵 張表碑見漢隸字源 眞書 抵 顏眞卿 草書 抵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抵

洪武正韻諸氏切。漢朱博奮髯抵几。文選。抵璧於谷。又至也。與厎同。漢郊祀歌。抵冬降霜。又濟韻。揚桓六書統照母。紙紙聲。抵隸。㧡或从氏聲。抵隸。䑛同上本典禮切。假借。䑛隸㧡同上。余見精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韻會定正字切知已。知真體抵。

篆書 抵抵䑛㧡 並六書統　隸書 抵䑛 並六書統

砥

洪武正韻諸氏切。石細於礪。又平也。均也。詩。周道如砥。又史志。砥柱。山名。亦作底。厎。又以砥磨物也。禮記儒行。砥礪廉隅。顧野王玉篇之視切。磨石。陸法言廣韻直也。礪石也。書傳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丁度集韻平石。裴機廣干祿字孟子。周道如厎。又漢書厎厲名節。又爵祿。氏石皆與砥同。厎。又音旨。致也。經典亦作者。戴侗六書故職雉切。又平聲。密石也。粗者為厲。精者為砥。砥所以磨瑩也。亦通作厎。漢書曰。爵祿者。天下之厎石。所以厲世摩鈍也。郭守正紫雲韻諸氏切。亦作底。左桓十七。日官居卿以底日。註。平也。謂平歷數此是。釋行均龍龕手鑑砥砥二俗。砥正音旨。砥音紙。與止亦同。又音脂。韓道昭五音類聚旨矣切。砥音紙。孫氏字說以砥。枳為柢。楊桓六書統照母。砥。許氏曰。柔石也。从石氐聲。砥隸。厎音文。熊忠韻會舉要

次商清音。本作厎。从厂氐聲。徐曰。可以為礪。漢蕭望之傳。厎厲鋒鍔。師古曰。厎柔石。厲卓石。或从石作砥。今文从或作字。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几切。亦不肯。書礪砥砮丹。因俗訓平也。韻會。定止砥。篆知已切。柔石可利刃鋒者。字切知已。知眞韻砥。書

厎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厎 徐鉉篆韻 厎厎厎 並六書統 砥 衡方碑 砥 劉熊碑 砥 郭旻碑並洪邁漢隸

分韻 砥 熊君碑見漢隸字源 砥 草書 砥 並張錦溪 砥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敘

詩小雅大東篇。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詳東山海經北山經灌題之山。其下多砥。又山海經。西山經西次四經崦嵫山。苕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磨石也。精為砥。麤為礪。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注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曰。依王肅音止。蜀據大戴禮作砥礪也。通鑑外紀。子思曰。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淮南鴻烈解脩務訓。砥礪𥖍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又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蟄藏。飛鳥時移。

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則草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

玄砥 淮南鴻烈解北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

越砥 西漢書王褒傳越砥斂其咢。注。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

人砥 楊子問道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云云人砥。則秦尚矣。

礪砥 書禹貢礪砥砮丹。注砥。磨石。砥以細密為名詳貢。河南志伊闕縣鼓鍾山多礪砥。又澧州志土產。

視險如砥 唐李衛公集代與劉禎書。涼風已至白露將凝。兮勁馬豪。視險如砥。

吏道如砥 宋楊誠齋集吏道如砥。約法惟正。畸廉而殘。畸墨而怨。兼二斯公。別無公處。三者備矣。我心匪通。茲謂不明。借謂為聰夙夜惟勤。乃克有終。

王道如砥 程明道集論王霸劄子。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中流之砥 宋曹橘林集跋黃解元辭軸。嬰龍鱗兮何懼。脫

虎口兮何喜。確乎匪石之心。屹若中流之砥。

文

宋李石方舟集義砥銘。黎州學士不沉。根則深。磨而不磷。疑乎士林。金砥其刃。義砥其心。

唐劉賓客集砥石賦有序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嫗神噫濕。渝色壞味。雖金之堅。亦失常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澁不可拔。剖其室。乃出。邇陽眇眩。傅刃蒙脊。鱗然如痛。痂如黑子。如青蜡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容有聞焉。衆客石以遺余。沃之草腴。雜以鳥膏。切劘下上。真質焯見。躊躇四顧。道爾謝客。徵予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有是耶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慝作兮。雄鋩為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滲而為癘。顧秋蓬之不可剸兮。尚何遊乎髖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劍而多恚。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刃兮。獵者之鋋。不灌不淬兮。揉錯銜鋊。日鼓月揮兮。封腴擊鮮。晥燿爍以耀芒。蓊淫夷而騰羶。豈不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腻理。剡其鱗皺。滑以滫瀡。如衣澣垢。如鼎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眥。擊清

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形於終用一蒙垢焉何胻感刋鈍之
有時兮寄雄心於膽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
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
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礪兆民播
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
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底

洪武正韻諸史切同上孟子引詩周道如底又致也漢志曰官居卿以底
日左傳作底又濟韻爾雅底待也止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與砥同當於
砥字下亦作底釋行均龍龕手鑑底俗底正音止二音平也定也又丁禮
反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底柱也五音類聚底底音止底音紙孫氏字說又
亦底然氏之告致也梅福傳爵祿天下之底石與砥同字
濂傳義諸氏切通作底底砥砥又音脂又諸市切柱也

厎

洪武正韻諸史切同上蕭望之傳厎厲鋒鍔杖乘傳磨礱厎厲鄒陽傳厎
節脩德梅福傳爵祿天下之厎石師古曰音紙又音脂又致也至也通作
者又見眞韻內許愼說文厎柔石也从厂氐聲職雉切砥厎或从石徐鍇
通釋可以為礪故詩曰周道如砥砥平也謂見磨之砥也職美反或从石

作砥。陸法言廣韻平也。孫愐唐韻又厎柱也。郭忠恕佩觿集疷底厎。上巨支翻。病也。中丁禮翻。下也。下音指。致也。婁機廣干祿字。厎者上加點。即為底下也。下从𠂆从旨。今或作𠂆。下目者非。戴侗六書故之履切。厓石之所窮也。故引之為厎至之義。又因而為厎著之義。春秋傳曰。處而不厎。晉語曰。厎著滯淫。別作坘。說文坘。著也。又都禮切。說文曰下也。按底厎不當分二字。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止。經典亦作耆。此字與績降底字同。作砥者。字畫不同。此厎字上無一點。書乃言厎可績。朕言惠可厎行。旨之履反。致也。在此押。詩耆定爾功。音厎。與此同音。西旅厎貢厥獒。亦同。郭守正紫雲韻。軫視切。李肩吾字通。今呂為厎至之厎。說文別出砥字。釋行均龍龕手鑑厈厎。之是反。至也。均也。平也。又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之視切。功平也。又石聲。孫氏字說。字音之譌。甚於樂音之譌久矣。學者之病乎此也。如厎定之厎上無點。與肯同音。俗呼為底。見濟韻。有點。止也。下也。滯也。又周道如砥。萬章下律歷志作如厎。楊桓六書統照母。厎。定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說文本厎礪字。注見砥。下或作底。左傳日官居卿。以厎日。漢書作底日。周伯琦六書正譌厲石也。別作砥非。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畧待也。止也。李畧存古正字職氏切。厎从厂。柔石。與砥通。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掌氏

切。義同。又烝夷切。砮石。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已切。从石。肩。顏師古有平去
二音。今不收。俗謁用底。盖引詩周道如底。合正。韻會定正字切知已知眞

體篆 底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 篆韻 六書 統 隸 書 唐扶頌見 洪邁漢隸

分草 韻書 並張 錦溪 鮮于樞並見 草書集韻

坻

洪武正韻諸史切。止也。左傳物乃坻伏。又支濟二韻。陸法言廣韻隴坂也。
又直尼當禮二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坻。余見支韻。澂母。字濂悱義諸市切
著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泜。照已切。方音見平聲。坻亦从土。蓋著土而止之
義。俗混坻當辨。韻會定正知已切。著止也。或作泜。亦作汶渚。字切知已。知

眞體篆 坻書 六書 統 草 書 並張錦溪見 草書集韻

枳

洪武正韻諸史切。似橘有刺。考工記。橘踰淮化為枳。又濟韻。許愼說文枳
木似橘。从木。只聲。諸氏切。徐鍇通釋按即藥家枳殻也。古云。枳棘非鸞鳳
所棲。潘岳作閑居賦曰。芬枳樹籬。眞彼反。小爾雅枳害也。陸法言廣韻木
名。又居紙切。郭忠恕佩觿集枳枳。上側爾翻。木名。下側買翻。打也。丁度集

韻一曰枳首蛇名。戴侗六書故掌氏切。凡絡濡之米肉味甘。而中食者謂之甘。俗作柑 若橘。甘橘之類不一。肉味酢不堪食。而皮香可食者橙。其木來橙之類亦不一。大實厚皮。皮肉俱不中食者曰柚。小於柚者醎人謂之朱欒。其香者為香欒。其小而不堪食者曰枳。宜入藥。其大多汁。醎人謂枸橘。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為枳。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本草唐本注曰柚皮厚味甘不如橘皮辛而苦。枳。入藥。郭守正紫雲韻似棘多刺。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紙 又居紙反。楊桓六書統照母枳。余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又馮衍顯志賦。捷六枳以為籬。注。枳木高而多刺。可為籬。又縣名在巴。秦王子嬰降枳道旁。蘇林曰。在長安東二十里。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巳切。木似橘。殼可藥。轉注見見音。韻會定正字切知巳。知真甄枳。

篆書 枳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枳 徐鉉篆韻 隸書 枳 張納碑陰見洪适漢隸分韻 枳 劉熊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枳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山海經北嶽之山。其上多枳。淮南鴻烈解原道訓。 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補筆

談藥議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為枳實大者為枳殼主療各有所宜詳藥字并各條下溫革瑣碎錄柑橘接等於枳殼上接者易活種枳法了見接枳殼秋成取枳實破作四片於陰地熟斸加糞即密種之至春生間一冬高一尺然後移栽每一尺種一栽至高五尺以物編之甚可觀盜賊猪犬更不可過錦江志叢生多刺實不堪食俗呼狗橘考工記橘逾淮而為枳潤雖江南然不宜橘溫州府樂清縣志俗名枸橘樹多刺花細碎實如彈皮肉苦而酸澁初清後黃肥其皮曰枳殼小者曰枳實本草以入藥考工記橘踰淮而為枳然江南之枳別種湖州府志產枳橘類本草注今江南俱有江北有枳無橘元一統志土產出揚州府雲南志出曲靖府陸涼州

橘生江北為枳

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王欲辱晏子使左右縛一人過其前王問此何為者曰齊人曰何坐曰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化為枳枝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能改齋漫錄橘渡江為枳韓詩外傳晏子曰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為枳何則土地使然耳故悖物

志亦言橘渡江化為枳。江北之橘。未嘗化也。本草有枳殼乃江左所謂臭橘耳。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南穪柑。渡北則橙。橙非枳也。無乃誤乎。唐于頔公集瑞橘賦。渡淮為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所感

楚得枳而亡

戰國策燕昭王時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

率過小罪謂枳

孔叢子刑論篇。孔子曰。先而行之謂之悖。猶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者猶不失刑。先王之道也。

八枳

敦煩八枳。馮衍賦曰。捷六枳以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注謂晏子云。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物。苦而多棘。可以為籬東觀記曰。云枳作八枳嗚呼。汝何敬。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彊。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

枳殼

汝州枳殻



本草枳殻味苦酸微寒無毒主風痒麻痺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瘤結胷脇痰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安胃止風痛生商州川谷九月十月採陰乾用當去瓤核乃佳此與枳實主療稍別故特出此條　宋嘉祐本按藥性論云枳殻使味苦辛治遍身風瘮肌中如麻豆惡痒主腸風痔

疾。心腹結氣。兩脅脹虛。關膈壅塞。根浸酒煎含治齒痛消痰。有氣加而用之　日華子云。建脾開胃。調五臟下氣。止嘔逆消痰。治反胃霍亂瀉痢。消食破癥結痃癖五膈氣。除風明目及肺氣水腫。利大小腸。皮膚痒痺腫可炙熨入藥浸軟剉炒令熟。　圖經曰文具枳實條下。　政和本陳藏器云其根皮主野雞病末服方寸匕本經採實用九月十月不如七月八月。既厚且辛。昔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今江南俱有枳橘。江北有枳無橘此自別種非干變易也　雷公云凡使勿用枳實緣性效不同。若使枳殼取辛苦腥并有隟油能消一切癰要塵久年深者為上用時先去瓤以麩炒過待麩燋黑遂出用布拭上燋黑然後單擣如粉用　千金方主口僻眼急風枳茹刮取上青為末。欲至瓤上者。得茹伍升微火灼去濕氣。以酒三升漬微火煖令得藥味。隨性飲之　肘後方。治中風身直。不得屈伸者。刮枳樹皮一升。酒三升漬一宿服五合至一升酒盡再作。　食醫心鏡。治水氣皮膚痒及明目。枳殼一兩。杵末如茶法煎呷之。　經驗後方治風癬痒不止。枳殼三兩麩炒微黃去瓤為末。每服二錢非時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服。　梅師方治一切瘾。以水煮枳殼為煎塗之。乾即又塗之。　博濟方治遠年日近腸風下血不止。枳殼燒成黑灰存性羊脛炭為末。枳殼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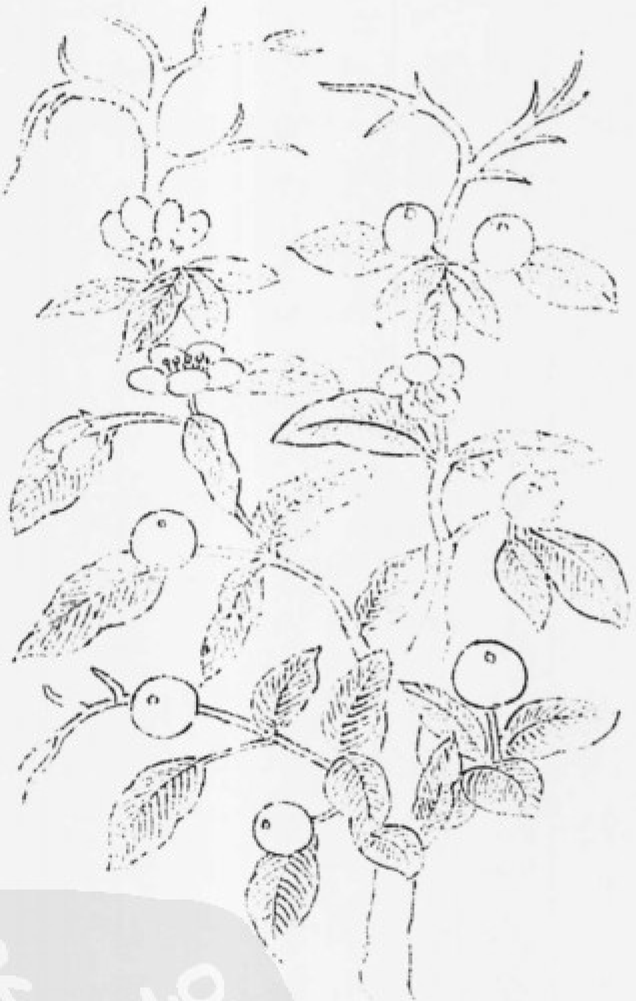
炭末三錢和勻用濃米飲一中盞調下。空心服。五更初一服。如人行五里再服。當日見效　必效方。療痔痔頭出或痛不可忍。枳殼於塘灰內煨熟微熨。盡七枚立定發即熨之　壯士方瘦胎散昔胡陽公主難產方士進枳殼四兩甘草二兩為末每服。空心大錢匕如茶點服自五月後一日一服至臨月不惟易產仍無胎中。惡病。忌登高寇宗奭本草衍義曰文具枳殼條下。經典出云枳殼採實為用。性味主治。已載本經。大率利氣取效多矣今當備本經味苦酸微寒無毒是也。產商州狀如盆脣。陳者佳也。衍寶慶本草折衷枳殼。又云生京西江湖及汝州味苦酸辛微寒無毒。　續說云夫鼻為肺之竅。闢闕飲酒過量則肺熱肺熱故鼻赤。瘡風瘴。宜炒製枳殼碾末代茶。又服必愈按杜壬瘦胎散許叔微雖取其能抑陽降氣。但取其性寒。惟初胎壯婦可服或孕而體弱。單服則胎寒腹痛。生子怯乏。須循選奇方。用當。歸芎藭等分末之名君臣散。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食前熱瘦胎散間餌乃得其宜。更有料簡單方。見縮沙續說。姙婦常服收功大凡懷治雖不當勞。尤不可縱佚。至半年後每欲肢體運動關節舒展。庶得臨蓐順便斯保生之善計。殆甚於藥矣。屠端方本草類要雜方。治老人虛人大腸風秘熏法。枳殼燒入瓶中令透煙。令患人坐瓶口。熏穀道中。事

類合書枳殼正。商州吉州者。殼外色綠。內即白狀如鼈背。番唇脂肉厚。山
南者其色褐而微黃。脂肉薄。斯象者。外有白茸。亦脂肉厚。小片無瓤者。曰
枳實。棚口者。大而薄也。金張潔古真珠囊　枳殼苦酸。陰中微陽。破氣泄肺
中不利之氣　主治秘訣。性寒味苦。氣厚味薄。浮而升陽也。微降陰中陽
也。其用有四。破心下堅痞一也。利胸中氣二也。化痰三也。消酒食四也。不
可多用。則損胸中至高之氣。李東垣試效方藥象　枳殼甘寒。治脾胃痞塞
泄肺氣　心法　味苦而酸。性微寒。味薄氣厚。陽也。利胸中氣。勝濕化痰。王
好古湯液本草　枳殼高。主皮毛胸膈之病。枳實低。主心胃之病。其主治大
同小異。山居備用　枳殼要陳者。湯浸磨刮去穰。細切。用麩拌炒令焦黃香。
熟為度方入藥用。一作麩炒　尚從善本草元命苞　枳殼為使。苦酸微寒。然
殼實同共一物。有大小高下之分。大則性詳而緩。小則性酷而速。高主皮毛
胸膈之病。下主腸胃臍腹之病。治風痒麻痺。通利關節。散膈間痰滯。開胃
建脾。療勞氣欬嗽。背膊悶倦。逐水除脹。下氣消食。止反胃霍亂吐瀉。破癥
結痃癖堅疾。生商州川谷。九月十月採之。年深者妙。麩炒去穰。皮膚燥痒。
杵細末煎服。瘦胎難產。和甘草點吸。煨熱可熨腸痔。燒末善治腸風。胡仕
可本草歌括　枳殼圖經名枳實。豁痰逐水更除風。又次痔漏消癥癖。下氣

寬膨散結胷。

枳實

成州枳實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枳實。味苦酸寒。微寒。無毒。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除胷脅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脅風痛。安胃氣。止溏洩。明目。生河内川澤。九月十月採。陰乾。陶隱居云。今處處有。採。破令乾用之。除中核。微炙令

香亦如橘皮以陳者為良枳樹莖及皮療水脹暴風骨節疼急枳實俗方多用道家不須 唐本注云枳實日乾乃得陰便濕爛也用當去核及中瓤乃佳今或用枳殼乃爾若稱枳實須合核瓤用者殊不然也 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枳實根皮主痔末服方寸匕本經採實用九月十月不如七月八月既厚且辛舊云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今江南俱有枳橘江北有枳無橘此自是種別非關變也 嘉祐本按藥性論云枳實臣味苦辛解傷寒結胷入陷胷湯用主上氣喘欬腎內傷冷陰痿而有氣加而用之 圖經曰枳實生河內川澤枳殼生商州川谷今京西江湖州郡皆有之以商州者為佳如橘而小高亦五七尺葉如棖多刺春生白花至秋成實九月十月採陰乾舊說七月八月採者為實九月十月採者為殼今醫家多以皮厚而小者為枳實完而大者為殼皆以翻肚如盆口唇狀須陳久者為勝近道所出者俗呼臭橘不堪用張仲景治心下堅大如盤水飲所傷枳實朮主之枳實七枚朮三兩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分三服腹中軟即少減之又胷痺心中痞堅留氣結胷胷滿脅下逆氣搶心枳實薤白桂湯主之陳枳實四枚厚朴四兩薤白半斤切栝蔞一枚桂一兩以水五升先煎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內餘藥於湯中煎三兩沸分溫三服當愈又有

橘皮枳實湯。桂朮薑枳實湯。皆主胸痺心痛葛洪治卒胸痺痛單用枳實一物。擣末服方寸匕。日三夜一其根皮治大便下血。末服之亦可。煑汁常飲。又治卒中急風。身直不得屈伸反覆者。刮取枳木皮名謂之枳。茹一升酒一升漬一宿。服五合至盡。再作良。 政和本。外臺秘要。塗風瘮取枳實以醋漬令濕火炙令熱適寒溫用。熨上即消。 千金方。治胸痺氣壅滿。心膈不利。枳實二兩。麩炒微黃為末非時以清粥飲調下二錢。聖惠方同。又方。治積痢脫肛。枳實石上磨令滑。鑽著柄。蜜塗火炙。令煖更易熨肛。取縮即止。 千金翼。種枳法。秋狀取枳實。破作四片於陰地熟斸加糞。即擱種之。至春生。隔一歲各高一尺。然後移栽。每一尺種 歲至高五尺。以物編之。甚可觀也。此條新入 經驗方。治腸風下血。枳實半斤。麩炒去穰。綿黃著半斤。洗剉為末。米飲非時下二錢匕。若難服。以糊丸湯下。三五十丸飲 集驗方。治五痔。不以年月日久。新枳實為末。煉蜜丸如桐子大。空心飲下二十丸。 濟衆方。治傷寒後卒胸膈閉痛。枳實一味。剉。麩炒黃為末。服二錢。米飲調下。日二服 廣利方。治小兒久痢淋瀝。水穀不消。枳實六分擣末。以飲汁調二錢匕。二歲服一錢子母秘錄方同。 子母秘錄。治婦人陰腫堅。痛。用半斤碎炒令熱。故帛裹熨。冷即易之。寇宗奭本草衍義曰

枳殻。枳實。一物也。小則其性酷而速。大則其性詳而緩。故張仲景治傷寒倉卒之病。承氣湯中用枳實。此其意也。皆取其踈通决泄破結實之義。他方但導敗風壅之氣。可常服者。故用枳殻。其意如此。紹興本云：枳實。本神農舊經。與枳殻即一種。但後世乃有小大之別。然性味主治亦不遠矣。其散痞分氣諸方多用之。本經云止痢。復云止溏泄。竊詳枳實大率散結實。其療積滯下痢者用之為宜。若稱止溏泄者難為據用。然相違明矣。雖經注所載。其味不同。今當作味苦酸微寒無毒為定。取陳者佳。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枳實一名枳橘子。味苦酸辛微寒無毒。陳日行本草經注節文：枳實亦如橘皮。以陳為良。今醫家多以皮厚而小者為實。完大者為殻。皆以翻肚如盆口唇狀。近道所出者。俗呼臭橘。不堪用。金張潔古眞珠囊：枳實苦酸純陰。去胃中濕熱。消心下痰痞。主治秘訣：氣味升降與枳殻同。其用有五：主心下痞一也。化胸膈痰二也。消宿食三也。散敗血四也。破堅積五也。李東垣試效方心法：味苦性微寒。苦以泄之。治心下痞。脾無積血則心下不痞。散氣炙乾，挫碎，水漬之。以泄氣除內熱。王好古湯液本草：枳實益氣則佐之以人參、乾薑、白术。破血則佐之以大黄、牽牛、芒硝。此本經所以言益氣而復言消痞也。非白术不能去濕。非枳實不能除痞。殻主高而

實主下。高者主氣。下者主血。主氣者在胸膈。主血者在心腹。故胸中痞。有桔梗枳殼湯。心下痞。有枳實白朮湯。高低之分。易老詳定為的也元朱丹溪本草枳實消脹。小則性速大則性緩。又云消痰泄氣推倒之藥。尚從善本草元命苞枳實為臣。味苦酸寒。有蹊通決泄之功有破結消堅之效。除胸脅痰癖。觧傷寒結胸。安胃氣明目。利五臟輕身。逐停水止痢。長肌肉寬中。生河內川澤惟商州精好形如橘實小。葉似棖刺多。春生白花。至秋成實七八月採之陰乾。入丸散去穰麩炒用。補筆談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草亦只有枳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為枳實。大者為枳殼主療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以附枳實之後然兩條主療亦互相出入古人言枳實者便是枳殼。本草中枳實主療便是枳殼主療。後人既別出枳殼條。便合於枳殼條內摘出枳殼主療別為一條。舊條內只合留枳實主療後人以神農本經不敢摘破。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農本經。枳實條內稱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安胃氣。止溏泄明目盡是枳殼之功。皆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如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瘤結胸脅痰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止風痛之類皆附益之。以為枳殼條舊枳實條內稱除胸

脅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皆是枳實之功。宜存於本條。別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各見所主。不甚相亂

枳椇

本草枳椇。上音止。下音矩味甘平無毒主頭風小腹拘急一名木蜜其木皮温無毒。主五痔和五藏。以木為屋。屋中酒則味薄此亦奇物　唐本注云。其樹徑尺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又如癩漢脂頭人皆食之唐本先附　宋嘉祐本按蜀本云。字或單作枸云木名出蜀。近酒能薄酒味江南人呼謂之木蜜也圖經曰陸璣云。枸。枝枸也。木似白楊所在山中皆枝。枸不直啖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謂之木蜜。木從南方來能敗酒。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政和本食療云。多食發蛔蟲。昔有南人修舍用此。悞有一片落在酒甕中其酒化為水味。　千金翼雜療枳椇苗藤切以酒浸服或以釀酒去風冷癥癖。　荆楚歲時記云詩有椇蔿廣雅枳椇。實如珊瑚十一月採。是白石木子。山中多有之。鹽荷裹一冬儲備又以辟蟲毒。紹興本云枳椇南人呼爲曲僂是也。經注雖具形質在主療未閒驗據。但能攝酒味。餘無為用。當從本經味甘平無毒為正。木皮亦載性及主治。然今罕見用。江南多產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枳椇出蜀山中及江南。又云所在皆有。十一月採。又云

八九月熟。太平御覽。枳椇。音只矩 毛詩嘉魚南山有臺曰。南山有枸。北山有楰 枸枳枸 詩義疏曰。枳枸。樹高大如白楊。所在皆有。子著支端。支柯不直。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能令酒味薄。昔以為屋柱。則一屋酒皆薄。 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贄。椇榛脯脩 脯 棗栗曰椇枳椇也 廣志曰。枳椇葉似柳。子如珊瑚。其味如蜜。十一月熟。樹乾者並美。出南方。大如指頭。崔豹古今注曰。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木石。一名枳椇也。古今事通。枳椇。一名木蜜。江浙人呼蜜為木 以木為屋。屋中酒則味薄。亦奇物

其樹似杞。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噉之。即贅擷也。

枳縣

在巴郡。蘇林曰。在長安東十二里。秦王子嬰降枳道旁。許慎說文曰。軹。末。詩詁曰。軹轊也。漢書。繫王子嬰於枳涂。一曰地名。唐

張祜詩。丹陽新居架倚薔薇立籬圍枳殼編。

軹

洪武正韻。諸氏切。轂末。一曰車輪所穿為道。漢書。繫子嬰於軹途。許慎說文。軹。車輪小穿也。从車只聲。諸氏切。劉熙釋名。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

也。顔野王玉篇之佘切。車軸小穿也。陸法言廣韻縣名。又字書云車輪之穿為道。徐鍇通釋具彼反。丁度集韻一曰地名。司馬光類篇掌氏切。又舉綺切又止忍切語辭一曰是也。莊子奚來為軹夫。龔倜六書故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鄭司農曰軎也。康成曰。轂末也。曰輪人為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鄭司農曰。賢大穿。軹。小穿也。康成曰凡大小穿皆謂金也又曰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康成曰。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併六尺二寸。旁减軓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一丈一尺六寸也又輿人為車參分較口去一。以為軹口。康成曰輢之植者衡者也按考工記有兩軹其一為輪人之事其一為輿人之事兼成㠯為轂末又㠯為小穿又㠯為輢之植者衡者不應一名而兼物其實軹者軸兩端之名杜子春謂之轊鄭司農謂之軎軎即轊也此說近之軸端必出於轂軹疑所以限轂之脫軸當輪中故其崇半於輪軹在輢外故蓋弓之最廣者庇軹康成謂賢為大穿。軹為小穿。大穿徑八寸餘小穿徑四寸有餘軸在轂中者末錢本大。恐不利於轉且有脫軸之患矣况五分軫間去一㠯為軸口徑才四寸餘而大穿乃倒寸餘亦不相當未可晚輿人之軹恐他字之譌不應一事而名物貿亂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紙楊桓六書

紀照母。軓。条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注。軹謂兩轊。詩詁曰軌。轊也。車軸之端貫轂者名爲轊轂末之小穿容轊者名爲軹。廣韻又縣名。在河內。古作𨋎。周禮大馭注古書軹爲軒通作枳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巳切。借地名。韻會寘止知巳切。縣名。在長安東十二里。即子嬰降處。又車轂末。大馭祭處。古作𨋎縣。又作枳縣。字切知巳。知真鐘軹。

古篆書 軹 軹家釜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軹

徐鉉並篆韻書 軹 州輔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草書 軹 軹 並張錦溪 軹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祭兩軹 周禮夏官。大馭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疏曰。此云及祭酌僕者將犯軷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軾前。乃犯軷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并轡。右手祭兩軹

上公立當車軹 周禮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東。

小穿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賢大穿也。軹小穿也。

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乃與藪相稱也。　分轂之長。
金厚一寸與藪相稱。幷上　輢之横者叄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叄分。較圍
去一以為轛。圍注軹。輢横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轛讀如綴。謂車輿軨
立者也。立者為轛。横者為軹。　立者為轛上　三尺三寸。軹崇三尺有三寸
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加軫與轐。登下為節。並上
軸頭。䟽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三寸。處輪中央
上　名畫䟽。輅畫也。物有
二名耳。意惠並考工內。

庇軹

周禮冬官輪人為蓋。弓長六尺謂之
庇軹。注庇覆也。兩軹之廣。凡一丈一
尺六寸也。六尺之方。倍之加部。廣凡丈
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也。詳冬

靈軹

史記河渠書。朔方西河
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
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
注。盩厔有靈軹渠。引堵水。

子嬰降軹

續蒙求。子嬰為秦王四
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
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
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
項籍為從長殺子嬰。遂屠
咸陽。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疻

洪武正韻諸史切。敺傷。許慎說文疻从疒，只聲。諸氏切。徐鍇通釋按漢書音義，以杖敺人青黑腫起而無創瘢者，律謂疻。丁度集韻又敞尒切。[illegible]六書故漢書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疻也。說文曰疻疻痏也應邵曰以杖手毆人剝其皮膚腫黑而無瘢痕者律謂之疻痏。類篇曰。疻。痏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移之氏二切。揚桓六書照母。

疻。說見支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濟博義音並應也。又作也。[illegible]

聲音文字通照已切。詳見痏方音平聲。又音傷不出。韻會定正字切知已。知真韻疻

篆書 疻 說文見杜从古 徐鉉 六書 草書 疻 鮮于樞見

書 疻 集篆古文韻海 疻 篆韻 疻 統 書 疻 草書集韻

扶生必疻

羅泌路史發揮原焚篇。嘗試語來。砭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疻。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生也。覺皆而夢疊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惠吉
圈點監生臣蔣州
臣歐陽行

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猷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蠲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擧差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元史不忽木傳：世祖每顧侍臣稱塞咥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資用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為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文獻通考經制邊防財用事　掌經畫錢帛芻糧，以供邊費。凡榷易貨物、根括耕地，及蕃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熙寧末，以熙河連歲用兵，仰給度支，費用不貲，始置是司。元祐初罷，崇寧中復置。㭊

江綱體字　酌損撙節　省費裁用　去奢制出　泉通出納　聚人富國

天雨地生賦句　儲積寶藏流通貨泉　任土[illegible][illegible]　用天五材　一食二貨

用衍八政。六府三事。叙形九歌。　歲租屢減。莫損孝文之用。秋毫盡析。不豐武帝之財。　倉庫充溢。貫朽粟腐。關市流通。海藏丘聚。　均周之用。昌遵周典之九式。厚舜之生。昌播舜琴之一詩。　周貨何所通。金帛刀布。禹民何以視。黍麻枲絲。　毋溪壑其欲而專以奉己。毋泥沙其用而至于盡財。　白幣起於萬里之遐征。紅粟積於一臺之不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百一

用

軍用

通鑑後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令皆為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頗增數倍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南康志軍用係應副本軍細碎支用名色雖多數目甚少見皆住催　軍倉粳占正苗米成年共催一萬五千二百二碩八㪷五升六合　贍用單籌米寶祐元年分合催三千二百九十三碩七㪷七升八勺　糯米成年共催正米一千二十四碩五斗九升　小麥舊額二百四十九碩七㪷三升今無　春衣合催絹一百九十四匹二丈　冬衣合催絹一千六百一匹綿六千二百九十八兩錢一千七百二十五貫七百文　屬縣月解軍用係省軍糧軍衣錢一千一百一十貫二百七十三文　軍用預買錢月催約一十貫文　役錢成年合催三千八百四十貫文　魚池過步等錢成年催二百四十二貫二百五十文　賣田錢月解

四十五貫文。錫宴錢元額十八界會五百貫文。大禮年分催賞給錢二千六百七十八貫五百一十六文。助修貢院錢額十八界六百五十貫文。鹿鳴筵錢元額十八界會一百三十貫文。樓店務地錢日額除僉判廳錢外實拘一百七文足官放則收無。房廊白地賃錢日額見錢三百一十六文足十七界會八貫六百文官放則收無。星子縣解秋苗正米成年額理五千八百三十三碩二斗三升內前政方工部除豁坍江等米三百一十碩八斗六升實催五千五百二十二碩三斗七升占米加柒耗。糯米成年額催正米五百二十三碩九斗五升加六耗。冬衣絹一十八疋。役錢四百八十貫文主簿廳催。大禮錢二百五十貫文。鹿鳴筵錢舊額十八界會五十貫文。在軍樓店務地錢日額一百七文足在軍房廊白地賃錢日額見錢三百一十六文足十七界八貫六百文都昌縣解秋苗正米成年共催五千二百一十三碩四斗九升係占米加七耗。糯米成年共催正米五百二碩九斗五升加六耗。春衣絹五百疋水脚錢五十貫文月解錢八百九十九貫八百九十四文內除起解窠名外實解軍用券食衣糧醋息等錢三百八貫六百五文。役錢月解一百貫文、漁池過步界石里洪港塞賺池四項共合催錢二百四十二

貫二百五十文。內過步錢本軍自拘 賣田錢一十五貫文。 大禮錢五百貫文。 錫宴錢元額十八界會二百貫文。 脩貢院錢舊額十八界二百五十貫文。 鹿鳴筵舊額十八界四十貫文。 建昌縣解秋苗正米四千四百六十六碩九斗九升六合粳占米內粳米加六占米加七耗 贍用米寶祐元年催三千二百九十三碩七斗七升八勺單籌每年增米八十六碩八斗六升 春衣絹一百九十四匹二丈錢一千五百一十貫五百三十文。 冬衣絹一千八十三匹綿六千二百九十八兩每年增理三十六兩錢一千六百七十五貫七百八十一文。 月解錢二千二百二十八貫三百七十一文。內除起解窠名外實解納軍用係省醋息軍衣軍粮錢八百一貫六百六十六文。 預買錢丞廳每月分隸約一十貫文。 役錢月解一百八十貫文。 賣田錢三十貫文。 錫宴錢舊額十八界三百貫文。 大禮錢一千九百二十八貫五百一十六文。 脩貢院錢舊額一十八界四百貫文。 鹿鳴宴錢舊額一十八界會四十貫文。

節用

周禮天官大宰五曰。賦貢以馭其用。注曰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畝曰米地之民。口率出泉為賦。有井田之法。一夫之田。稅入於官。官得之。節財用。亦是使人入善。故云以馭其用也。通鑑外紀

敬王三十年。子貢問於孔子曰。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
孔子曰。齊景公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告之
曰。政在節用。莊子雜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
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
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荀子富國篇。足國
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左傳桓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
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貶食省用。務穡勸稼。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兩漢
蒙求。翟酺字子超。安帝始親政事。酺上疏諫曰。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
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歛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
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順帝即位。遷將作大匠。損省
經用。歲息四五千萬。上言太學頹廢。宜更脩繕。帝從之。齊書明帝性儉約。
嘗用皂莢。訖。授餘濼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新唐書牛仙客爲朔方行
軍大總管。始在河西。當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羣鋭。崔希逸代之。即以
聞。帝。命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爲尚書。 李珏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帝又語真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
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

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 代宗時中書令郭子儀奏曰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盧于曹衣大布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百兩季年及千兩卒能復其舊業况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委諸相以簡能任賢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中興之功期月可冀唐書曲環喜兵法改陳許節度二州當寇之衝民若剽掠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教條不三歲民居豐衍五代史周世宗顯德二年比部郎中王朴獻開邊策以為中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夫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 許遷鄆州人初為本州牙将性剛褊漢乾祐初為左屯衛将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省財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将軍又加檢校司空邵氏聞見錄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為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尚在半枯朽不敢動嗚呼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違其材况大者乎宋史張致遠傳致遠除戶部侍郎時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冗貟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

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伏遇大災。畿內秋田蕩無孑遺。倉廩儲蓄率多敗壞。府庫錢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飢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為憂。今取之於內帑。則內帑已虛。取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斂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為計。臣愚以為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感慰民心。使昏墊者忘其悲愁。餓死者無所嗟怨也。臣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為言。出六宮冗食之人。使之從便。罷後苑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況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為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取進止。張方平樂全集請節省財用。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寖廣。倚於經入。財不給。加以橫賦。

則人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撙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奸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羣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為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富庶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務也。

減省財用論

臣近受勑同賈昌朝等。定奪減省財費。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

計。未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体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效可冀也。其有徇己之利。與則喜。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姚成一雪坡集節用箴 施雖弗靳。奉已當嗇。儉雖勿固。浮費當惜。節用廉恥可使有餘。太學生財用之者舒。王惲秋澗集節費用併州縣省官吏 伏見方今州而為府。縣而作州。復有不必縣而縣者。此盖王進建言。欲務為誇大以示外方意也。以至增置人員。添給俸祿。無有虛歲。彼所臨戶口。當日不加多。差稅轉成虛耗。所謂十羊九牧。為政大弊也。今四海一家。郡縣版籍。何止數倍。誇大之名。將何所用。不若依舊。使將當省者省。可併者併。豈惟事簡官清。不致國家緣虛名而受實費。既省其官。據祿薄者亦宜增而厚之。盖清其吏而不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知厚其祿而不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又江淮興兵已來。諸道使府。一切把軍官員。權宜而置職。及見設提舉司官。及因聚賄妄立官府者多矣。亦宜減削。使職有常員。事不

繁冗。則人無紛擾之勞矣。行券法省祗應　今訪聞得真定路週歲祗應錢萬有五千餘定。以天下計之。不下數萬定矣。此緣省部差遣繁冗。及當該官吏因之作弊。致費用如此之廣。雖禁約關防甚密。不若澄治本根。今後若路官得人。凡事公幹。并將急遞鋪整點如法。擬行下事務。嚴立程限。嘗得時刻不誤。如是則不必使者旁午而重費館穀也。若軍國大事。必須差官者照依前金給付券頭。擬合得分例。令於上批寫某日經過。某日宿頓。回日繳納。年終將報到祗應文冊。参照同否。稍有差別。多取與多與者同罪。將見使人不敢多取。掌行者不能妄添分毫。節省費用。誠為方今良法。至於朝廷重使。別議給與。如此減省。故不少矣。

侈用

唐書崔仁師傳。仁師遷度支郎中。嘗口諫侈用費數千緡。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

任用

羣書足用任用　書堯典。堯克明俊德。能明俊德之士而任用之。大禹謨。舜任賢勿貳。盤庚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又曰。武王立民伯長。立政任人。詩烝民篇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左傳。昭公元年。昔先王恐民有爭心。是故明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其禄位以勸其荒。嚴斷刑罰以威其淫。猶求明哲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矣。管子明法篇。明主不任其智。而任衆人之智。荀子堯舉舜畎畝。任之天下。家語五帝德夏后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史記李斯傳上秦王書曰。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産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伯西戎。漢高祖紀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宣帝紀本始元年。大將軍光歸政。上謙遜。亦委任焉。宣帝作色曰。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焉。元帝時劉向上書曰。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通鑑成帝時貢禹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後漢書班彪王命論曰高祖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高祖用人如由己。朱浮傳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浮復上疏。賈復傳光武曰。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復擅除。仲長統昌言法戒篇。光武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寇恂傳恂與朱鮪破檄至。光武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董仲舒策武帝時汲黯見上

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来者居上。上令廢德教之官。而專任執法之吏治刑。毋乃任刑之意歟。　陳蕃傳。蕃上疏曰。賢明之君。委心輔佐。蔡邕傳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以分。　王堂傳。堂近汝南。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吏。故能化清於下。事緝於上。　魏文帝典論漢又用人。速於順流。　三國志魯肅傳。吳王周瑜病困上疏曰。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　唐書盧懷謹傳。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者任風后力牧。　劉蕡策曰。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賢。左右惟其人。　唐元稹策曰。成王任周召。則善聞。　唐魏元同傳選舉疏云。周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　唐李德裕漢高英傑論。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權。惟漢祖盡之。　孔璋救李邕書曰。漢任陳平不以行。漢高祖紀云。知人善任使。班彪有云。昔漢高祖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而蕭瑀輔高祖。委以樞元。內外百務。呼曰蕭郎。瑀身力效致。仰過繩違。無所忌憚也。周亞夫傳。文帝戒太子。即有緩急。亞夫

真可任將兵。唐魏元忠命將同兵封事。曰。文帝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事匈奴。卒不任。唐李德裕論漢孝昭。委任霍光。惜哉霍光。不學古術。未稱其德。然輕繇薄賦。與人休息然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榷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唐張柬之傳。武后謂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大務哉。武后曰然。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薦張柬之。未用也。武后曰。遷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遷秋官侍郎。通鑑張元素曰。隋王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唐紀太宗曰。此人自謂羣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雖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唐高馮傳唐太宗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宜擇溫良脩潔者任之。唐李靖傳。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賜詔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杜黃裳傳。憲宗時。論王者擇人而責成。豈必玩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納之。通鑑太宗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此不克終之漸也。魏徵上疏。

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人或自疑。心懷苟且。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 唐太宗紀帝伐遼東。以元齡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 韋挺傳王珪薦挺拜御史大夫。帝曰。卿之任大夫。獨副朕意。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 魏徵傳。太宗曰。朕使人至魏徵家得書一紙。始半藁。曰。任善人則國安。任惡人則國弊。徵上疏。以為選賢任能。固可無為而治。上曰。朕能任公。魏徵也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馬周傳。上曰。馬周敏速。朕比任使多能稱意。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此宰相之職也。 張元素對太宗曰。陛下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何憂不治。 宋璟傳。玄宗時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授任。百司各稱其職。帝方躬萬務。惟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於帝前。序次郎吏。玄宗不主。其語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大治。 元稹策。玄宗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佐。不能進焉。 唐太宗謂房 齡蕭瑀曰。朕方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委任責成。各宣其能。庶

邈於理也。　實靜傳。初平頡利。詔處其衆。河南下[illegible]曰。北方之務。悉以相
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　房玄齡傳。太宗征伐。未嘗不從。高
祖曰。玄齡機識。實宜委任。太宗討遼。玄齡等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
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馳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
信。其委類如此。　唐玄宗專委任姚崇。　郭子儀傳。子儀奏代宗。願陛下
委宰相以簡賢任能。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德宗因謂薦舉非宜。復委
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可謂聖德之盛。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
擇其人。乃革其弊。而黜其人。賞其人。而成其美。當無[illegible]就。[illegible]當位。[illegible]當其
任。必得竭其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之道也。[illegible]奏議。學[illegible]於選才。
端拱於委任。　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illegible]之。其或疑於委任
以制斷由。可為大權。豈不謬哉。上性猜忌。不委任[illegible]下[illegible]無太[illegible]必自選
而用之。　魏徵疏。齊桓公問管仲曰。何如而害霸。[illegible]不能知人。害霸也。知
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又使
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謹於信任。　通鑑本紀。玄宗時
吳兢上表。陛下曲信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illegible]誠感物之道。上初即
位。勵精而治。每事訪於姚崇。崇應答如響。故當連委任之。　唐張九齡以

元德有重望。上所信任。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裴度傳。憲宗曰。吾倚度足破三賊。帝益信任。　李德裕傳。武宗召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卽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又謂治亂係信任。忠才者屬任之。又曰。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唐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嘗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嘗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　陸贄傳。德宗時。延齡輩則寵任盤旋。不移如山。夫人君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趙憬傳。德宗時。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二議庶官曰。廣任用。明殿最。用人之大要也。　唐百官志。官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從其屬而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序勞能。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量才授任。　唐憲宗贊曰。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請身督戰。遂平淮西。非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　裴堉傳。帝之堉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　白居易策。人君之道。但擇

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元稹策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二曰任賢之式。三曰敘常之式。因所舉而授任之。若此則陛下知所任。顧之如何耳。任賢則庶官無不當。裴度傳。敬宗時出度爲山南節度使。奪平章事。韋處厚上疏云。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特不能用也。劉蕡策文宗時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選用失當者由任人不明其要。列郡千禁由授任非其人。陳夷行傳。常常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夷種數十族。宋史張俊復除知興元府已登舟。除禮部侍郎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朕將有爲正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意。當專任用。江湖紀聞任用　史丞相彌遠當國時棗陽軍闕守。棗陽鄰邊。丞相難其人。憂思數日不得。適有三新倅來謝趙信國葵與其一舊。例通判以下謝丞相者。但投門狀。不復相見。至是忽請見三倅大駭。丞相終座不發一言。三倅亦不敢辭。常禮茶湯罷。丞相命取金爐拈香次。逐一請三倅丞相及前。二倅皆略舉少香燒訖。趙居末座獨後至。趙舉香合盡傾爐內。復整匀之。氣象稍閒雅。丞相大喜。謂其有經濟之畧。明日內批除趙葵知棗陽軍。　愽官賢愚　景定庚申變後貫

似道貪天功爲已有。忌害一時任用之閫臣行打筭以汙之。向容堂士壁守潭城。費用委浙西閫打筭。方元善爲幙官。極意迎逢。容堂旣死。猶日呈其妻妾。拘監如待寇盜。趙信庵葵宣撫所用。則委建康閫打筭。留守乃馬裕齋光祖幙府。任事者汪紫原立信也。紫原殊不以經意。馬一日會幙客。特設一桌。令吏賷文卷。併省劄。其曰此係朝廷新行一件大事不可不早分曉。紫原若藐然者。裕齋曰。成父曾見此一件文字不曾。汪曰也略見。裕齋曰可就此子細點對三月成帳回申。汪畧舉文字揭數板又投之桌。視之若無緊要者。馬曰成父心下如何汪不對。良久變色曰趙信庵使了朝廷錢。你却去打筭。本司今來也。日日使朝廷錢。將後又教誰打筭。馬大怒曰。恁地你自回取廟堂書。及回申取朝廷且自做取制置。即令首吏將閫印寘汪面前云。你自做取。汪曰。若教某做這制置也會做得但可惜朝廷不教某做。若做時。須管做教爭氣馬怒趍入。汪亦趍出即點撿所擬房分文字。申請改官治行閒。馬意悔。亟委官請之來云。思量你說底也是。但如何銷殺朝廷此一項大打筭。汪曰。於理只當星馳令信庵一面自點對。當破數者破數。當還朝廷者還朝廷。却回文。本司已解若干還朝廷訖。公私交行。庶全大體。馬從其說。趙竟以公牘申朝。以私書賂賈。竟不及追其幹

辯等到官。趙遂以全晩節。汪後亦爲澶閫與馬有往来之翰云。詎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足副也。會做制置之說。官至端明。方元善以媚時得改秩僅寀吉水歸家得疾如狂。常恍惚云。融堂先生。融堂先生。且容其來。如此者數月而死。羣書足用體題汪委倚汪　推誠分職　器使量能賦偶小嫌不致。大事必決。　機務悤委始終不移。　尊之於朝則人莫能閒。委之以政則心焉不疑。賦隔唐太成功斯聽。亦從而斯奪。漢光大度何嫌。復見於何疑。　是宜荀況。兼陳有佐之言。寧使仲舒。猶起非人之歎。攔江網賦句臣謀。非展布之果難。聖意以堅凝而爲主。　賢才進用。當委以贊襄之寄。人言浸潤。易生於猜忌之時。　毋猶豫兩端。而向用今捨。毋狐疑一起而前同後異。　寧因讒口。而奪我斷金之志。肯以謗蘆而啓吾轉石之思。非肺肝。如見情好愈篤。是形迹。小嫌猜疑必生。　決意信德裕。何恤廷臣之議。協志任玄齡。寧嫌男子之書。　或倚贊未幾。隨則仇贊或納羣方爾。繼而遂羣。　不以流言四出。踈周旦之元老。不以誣謗百端。棄晉公之賢輔。

錄用

魏泰東軒筆録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脊脩龔背承眷禮。續通鑑長編唐李氏周郭氏柴氏。有親孫見在民籍無罪惡者。召命官一人保

職聞奏。當特錄用。　又云曾任中書樞密院及節度使之家。勲德具在史冊。後嗣無人食祿。如有親子及有服親孫。長史以下保明。當量才錄用。若無子孫。但有服弟姪亦與安排。唐柳宗元集上武元衡啓　俾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

求用

經遠堂分門故事　昔楚丘先生。行年七十。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任。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騏驥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音生使之與管豪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豪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唐皮日休集堯爲諸侯。非求爲天子也。摯之民用之。舜爲縲民。非求爲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摯善亦堯乎。曰亦堯而已矣。曰。

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鄙曰摯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況有君惡於摯君道不如堯焉得民性哉故曰聖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則孔子奚不用曾曰用之則曾化不用之天下奚化宋史周惟簡傳惟簡以虞部郎中致仕以其子繕為京兆府鄠縣主簿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任官非有詔召無對求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司馬温公傳家集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為上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為上者亦何利焉

効用

嶺外代答廣右効用蓋諸山川廣莫生齒不蓄強弱不侔又四方之姦民萃焉於是諸郡所在假強武之民以効用名之豪民亦借官為重自王宣凌鐵謝實為變賴効用立功廞後經畧司乃置効用五百人於靜江凡強盜貸死逃卒亡命與其強武頗從之民咸集焉善接短刃以禦賊隱然形勢有足取者靜江効用自成一軍若乃諸郡効用散在民間猶存而不廢

兩用

韓非子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

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齊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夫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樛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用一去兩。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信也。又說林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之。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内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難篇又云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詳難字。

強本節用

佛日高僧傳。釋師一食終日。弊衣遮體。不貯顆粒。房無縷綜。其強本節用。造次不可及也。詳本僧傳。

送行公用

張南軒語録。先生自桂將歸。胥吏呈例造送行公用。先生曰。舊底自可用。諸生問曰。迎送自有定例。如何不造。先生云以動用到家。皆為棄物。官府一文。以上皆實費。百姓膏脂。豈忍破費。以為廢閑之物。

五刑不用　禮記樂記。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如此則樂達矣。

德刑更用　宋陳后山集擬武舉策　德不懷則脩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

蒲鞭不用　南史崔景真為平昌太守。以惠為政。常懸蒲鞭而不用。民亦感化不犯。去任之日。民追思之不忘。為立祠以祀。

遽傳不用　韓非子喻老篇。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

不一其用　戰國策趙武靈王曰。聖人苟不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

蓄縮不可用　漢書息夫躬論議無所回避。上疏歷詆公卿蓄縮不可用。

有用有不用　宋楊誠齋集跋陸宣公集古方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用。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

不可自用　荀子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

石為雍州叅軍。長史蘇良嗣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

大才小用

莊子逍遥遊大才不可小用

今夫斄牛。斄郭音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楚材晉用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有楚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者實多。

士樂為用

西漢書李廣將兵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兩漢蒙求。衛青為大將軍。伍被傳。淮南王謂被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目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絶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宋李曾伯可齋集。淮閫申夏皐知泗州。飽義依舊總管公劄。況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二

皐久在東淮遇敵敢前臨財不苟。軍士樂以為用。時輩翕然。

才堪大用南史王珍國傳。珍國字德重。永明初。遷桂陽內史。境內肅清。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嘗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宋史呂文穆公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豚犬。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夷簡遂至大用。即呂文靖公也。　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大用。以為若得之必濟大川。元史咬都傳。咬都子百家奴。為管軍總把。伯顏丞相以百家奴前後戰功上聞。世祖大悅。曰。此人之名。朕心不忘。兵還時大用之。朕不食言也。今且以良家女及銀枕一賜之。以為左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百三 一送

用

才各有用

欲書跨鼇先生曰弟子之善呼者士之善偷者客之雞鳴者傭之跛者公孫龍編之籍楚子發加之禮孟甞君列之下坐高仙芝書之奏中當時皆不得已也及其有用則恨得之晩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籧篨戚施不見黜於古先者以是故也

量才通用

金史熙宗紀皇統四年十一月乙未左丞相宗賢左丞稟等言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赤子若分別用之莫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物各有用

劉子適才篇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俘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

有才不用

辛文房唐才子傳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疏言事得罪貶臨海丞鞅鞅不得

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起兵往投之署為府屬。為敬業作檄傳天下。后見讀之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過也。

才識稱用

亢倉子具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疑歟。

人須適時用

金樓子夫人須適時用。曾人有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夫屨而履越人跣行。夫縞而冠越人被髮。蓋有益矣。

人患無用

蓬山精善録世間萬物。未有無用者。雖敗壞之草木廢棄之糞壤亦有所用。或以備炊爨。或以糞田園。亢為有用也。若夫人之為人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苟百行百藝中無一能則無用於世。必為人所見棄。殆不若草木糞壤也。嗚呼。人之有生。奚可不如草木糞壤乎。必反求諸己為有用而後已。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卿謂塗人可以為禹。彼聖人猶皆可以為。矧不能為常人乎。患自棄耳。未有自責自勉而不為人者也。故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人不為用

晉史揮麈録新蔡武昌王騰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遂致於禍時張泓故將李豐等攻鄴。騰時鎮鄴。

得人

即用 遼史百官志。遼自太祖以來。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則就用之。東北二鄙。以農以工。有事則從軍政。計之善者也。

賢宜禮用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二年。劉守光末年衆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

君子可用 五賢良儒志天之生君子為可用也。莫有止之而止者。匪順天者也。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之必可用也。

不濟大用 宋史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惟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容齋三筆。邁因考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濟大用者。如王黃州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父。敞。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覿。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知忝竊亦已多矣。

力圖大

用 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元年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養晦待用 宋史邢恕傳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横氣習王安石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語新法不便安石怒之出知延陵縣

易名求用 王明清揮麈録元祐名鄉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遂易名誇學曰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而卒年方四十

純正可用 宋史列傳趙逵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也　昝居潤傳云居潤與太祖同事周世宗情好欵洽嘗薦沈倫於太祖以純謹可用後至宰相世稱其知人

有時而用 金樓子雜記下篇枚乘有云磨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積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不知其惡有時而亡也

奇策不用 隋書文學傳王頍授漢王諒府諮議

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

詩意兩用

能攺齋漫錄。沿襲篇。白樂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以文害用

韓非子外儲說。田鳩曰。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因詩見用

趙德麟侯鯖錄。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盧秉題汴河驛中云。蒼顏白髮老參軍。剩糴黃粱買酒樽。但得有

鋑供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

因言見用

記室新書。鬷蔑早聽於不颺。因言見用。叔向謂鬷蔑曰。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幾失子矣。遂如故。注。不颺。謂貌不颺顯也。

忠諫見用

東漢書杜根傳。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並見納用。

易得難用

戰國策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非餕莫敢用

禮記內則篇。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注。餕乃用之牟。讀曰鍪也。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餕乃食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

存亡在所用

羅泌路史黃帝後紀。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神藥形茹。用作戒于丹書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聞。禍福在所容。存亡在所用。

辨説

之用 荀子正名篇。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爲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爲辨說之用。收其力用 晉書姚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棄不如用 戰國策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衆不爲用 管子明法解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衰也。衆不爲用也。飢則爲用 續後漢書陳登傳。朝廷加布封爵。布令登奉章詣許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義。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十石。拜登廣陵太守。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所賣爾。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不堪爲用 尚意譬喻論衆不堪爲用 登膠船而泛巨浸。執朽索以馭奔駟。譬猶膠板爲舟。摶土爲楫。敗布爲

悅朽索為維以之居平陸則可觀以之涉風濤豈不危哉

假物為用

荀子勸學篇云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假物為用也

物不適用

韓非子外儲說無用之材非所當用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 又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王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淮南子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 抱朴子瓊船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 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聽聲 土飯瓦胾不療於飢 周益公雜誌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驊騮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雖殊其不適用一也

易中時用

易睽卦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

條。

人有四用

淮南子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

老獃無用

宋俞文豹唾玉集。石湖范叅政。初官叅州在客位。同官聞是吳人。即云獃子。後因醻會。石湖書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獃。與人上壽獻棺材。宗室元來是皇族。雨下水從屋上來。後入叅政。其人尚在選。藝來下呼召接見。如初云。某老獃無用。

大機大用

頌古聯珠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叅馬祖竪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潙曰。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黄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潙曰。如是如是。龍門遠頌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搥。未到無兒孫。

萬化齊用

佛書華嚴疏云。包羅無外。與萬化齊其用。謂佛真身徧在萬化中。

啐啄同時用

禪林僧寶傳。洞初禪師謂學者曰。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

一唱不

作用

宗門統要魏府興化存獎禪師。一日升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又喝。德禮拜歸衆。師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瑯瑘覺云。且道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興化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教忠光云。興化與旻德各出隻手。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殊不知臨濟一宗掃土而盡。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具眼者辨取。頌古聯珠海印信頌曰。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一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雲溪恭頌曰。獰龍出水虎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煙。若具阿那律正眼。橫身三界背摩天。　皷山珪頌曰。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過。須知興化棒頭親。　徑山杲頌曰。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懶庵樞頌曰。旻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真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　南岩勝頌曰。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逆流。　雪庵瑾頌曰。一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俱瞎。半夜摸烏龜。明月照積雪。　雪岩欽頌曰。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

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體用

增廣字訓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忠體也。恕用也。朱子曰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隱體之微。陳安卿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便是體。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勉齋曰。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之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之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愚謂以本體言。則體虛而用實太極之動陽靜陰一性之喜怒哀樂是也以

體質言。則體實而用虛陰陽之闔闢變化。肢體之運動酬酢是也。體常全而用常偏。體常靜而用常動石堂字義。體用有二說。一謂道之本體在有形之前。其用見於有形之後。一謂道之定體見於有形之後。而其妙用起於有形之前。聖人君子之體用亦然。具於心為體動而見於行事為用。以義制事。使各得其理為體起於心為用。天之生成萬物。即道之二體用也聖人之萬事即天之萬物百川學海先儒體用字或以為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註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為用又天行健。註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朱子語續錄忠是體。恕是用體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朱子語類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處曰這說即是此意淳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方子 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 節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答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楊至之問體。先生曰。合當底是體。人傑 又曰。其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蜚卿問敬為體。和為用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兩儀對太極而言則太極為太極。四象對兩儀。則兩儀為太極八卦對四象則四象又為太極。又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自北而視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也道理都如此又問異用同體。不言同出於一理而曰出於一心何耶曰理也說得而心較分明道夫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體用則如何

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生來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許魯齋心法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爲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而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復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邵子觀物外篇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張子正蒙至當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禮器則藏諸其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

事備矣。宋真集廣會節要一陰一陽既謂之道必有用焉由是散一為萬而有繼之之善。必有體焉由是斂萬歸一而有成之之性。漁樵對問

漁者垂鈎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盤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鈎取乎曰然。曰鈎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鈎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

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顧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

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怠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胡祗遹紫山集體用論　為學要識體用體用分明。則内外不差工夫有序而日進五性萬善天理人倫萬類庶事大小洪纖皆有體用。仁者體也。事親敬兄事長事君仁民愛物用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慎獨而省察者求仁之工夫也致中和致者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工夫到而得其效也文苑英華羅讓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對臣聞千變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載者無他。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鴻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于詔啓天宇而逆古。薰至和以極令咸懷浸沉。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其薦奔走履衆美而不顓儲神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紬繹以脩一作偹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諱。恢恢乎轢轥百王之獨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臣愚術業犄昧不充才識兼茂之稱徒冒萬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拜漢徵之旨求索真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薰能同和不敢自是必求讜諫。以諭缺敗用心之高中心則薄奬其人言之失中則寬容無虞

使人上得其情下得通流也。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已實内非。言之或臧。寥寥無聞。言之或違。堤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寵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令來。黜退奸邪。咨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曰胷臆。是皆聳實詳近一作延語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勝。以制度為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其數則黠疑作黷武無別。一作列處益為弊寖疑作寑用。不制刑于寓内。今國家自兵興已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盤違。殆握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甲兵。其數不廣。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筭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負。泉藪尨闕之君。厚斂殘下。婾取一切。要君養敵。張皇自衛。望容攻守之至。後有懦軟狃以内顧。務儲蓄以託私。依倚行伍之數。記資廩食之具。外實内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成一作來之態而戰之。其中國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其效死。其可得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尋又思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疑

一日之廢代（一作誅代）謀萬里之策勲徒仰費於縣官高病於悠久誠可醫矣陛下盍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苟非任晝易之不令其疑留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苟不切晝罷之不令其屯廣虛而出入也其所閱揀實不用其所樹置精兵不在多使名予者必用沓發之功名餉者必有　剌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卒奮之奇自外徂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大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志此減兵之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必遠取於古法也然而因戀本之心蠲重賦之困又立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臣聞古者因地而科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是以人口蕭耗而不息田畝汙萊而甚曠者非人欲苟且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在上量入以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為用助而不稅原土而不征亦非其事也用菽粟藁秸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帛有常賦人不艱也雖雜以凶荒接以喪死閒以興廢子弟父兄猶復勉勵率徒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一也以臣觀之則今之賦稅仍舊貫籍斂不加重而畝畝流離窮困無告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傜山役海詭求無狀

奇貢珍獻。希冀無忘。託公寄私。崇聚無極。於是一土一水。一草一木。圭要殫利。俯椎仰筭。從之官焉。專守之刃兵焉。商不得廻睨。農不得舉手。既奪其利。又却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爲困。椎酤之道。如是乎下。顧其上。猶仇讎安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繫着桑井乎。人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遁走。苟免死亡。不顧財日窮而事日削。地益無疑作蕪而人益煩。猶前事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政之調。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姦官濫守。慎不敢生事。生生之理阜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一作艱。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之事。臣請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有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說。非愚則誣。臣嘗私惟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乎。無飛流彗孛之運也。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爲災也。理或失中。感動陰陽。賁刺爲災也。故精舒謹乎。則七年不足懼。其從簡誣輕忽。則一日二日亦未成其災。修政著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此爲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於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願悉數於陛下奏

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詠之大貴。一作費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埆畬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珎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降。甲兵長積。一作請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曽有涯脉。川澤坌為埃壓草木發為煙火。斛粟之價。重於兼金餓莩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恩其糠粃乎。嗷嗷蒸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勢出。禍欲何圖。此臣之為陛下惜也長吏者又聞。或非良善厚其毒忍。療瘡痏而簡間戚剝而自虞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復。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為陛下疑。欲安存緝理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為蛇為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冤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西嚮賦稅輸足。肩駕轂擊。關中坐固而根本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次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謀之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行則轉弛為急

七國之難結。推恩之令下。則強幹弱枝。一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熟。法
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寒暑得其相成。以暴則天地不能速化。求之昔
意。庶取於今。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寓令晝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
相聞。將取威於隣敵。俾速志於天下且五霸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
羞言之。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耳。臣之不能為陛下述。伏讀聖策次
問專委儒術者。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多兼濟材智多樂備。專於
上則聰明倍資。安有無其効耶。委於下則公器相率。安有權其私耶。然令
以陛下之資材清光。羣臣其敢及若集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躬之
無偏。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用儒之失也。
光武則弊及羣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於得。而所用者宜。一變其弊。若臣
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而言國朝自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貢甚
列布。官吏甚該備而道不弘者要或未臻者。其官非人歟。人非道歟。略其
大歟。錄其小歟臣所謂小者則天官卿采之調閱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
尉一掾之末。銓次升降勞而後罷是詳於覈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字之
官又未喻也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月相日受軼越倫輩。乃有名邦文邑
羣居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蹤跡賢不肖。款言諠譁隨其所來。轉化容

易似不留聽是鹵莽於天下也詳覆及小鹵莽及太輕重反殊使盜名死棺之徒。波走飈馳唯恐居後狂萌誘掖。寵賂為事。以相終始。夫復何望。春持尺寸之祿懷輕握微齟齬施為尚猶不堪況明權不制一作濟資捷殺生之柄兼兵馬之衆連數十城之地庸雜横恣偷居其上何以堪之。設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耶。陛下得不慎其所授乎。臣以為今之郡縣長師之官最關生人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父母莫如刺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康。三得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甌天下之人洽於理平終亦無由誠不在多惟慎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爵罔及惡德春秋傳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邪夫偏聽獨任牽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言大祿制度失中所自邪也驕淫奢縱舉動嗜欲。所自邪也。錦文珠玉淫泆充斥所自邪也。教令祭祀壅遏不宣所自邪也掊克聚斂億度於上所自邪也。依阿來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縛弊歸于下。所自邪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臣之志也。伏惟審察之。伏惟審念之臣伏以聖策愚臣終而究旨屬篇之說者。臣固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瘖悶偃薄無所震其心熟知不免寧不自勝攀懇之至

一作震其心胞。如不克寧。不勝拳拳之至。謹對　獨孤郁策題仝前　對

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帝道。並行於上。羣寮庶物。咸遂于下。伏惟陛下。與天為仁。與雷作解。臣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能比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始前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拳拳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徒朴直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巖藪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亟不倦之德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情使君臣之間。驩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此道也。臣何足以仰承之臣以為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陛下黈纊凝旒。或未之察。羣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哲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為君坤為臣。君意下降。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下降。臣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問羣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善上無不奬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入禁內。或周旋禁中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矣是以無遺才。無闕政。魏魏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泰帝胡亥信

用左右左右欲専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有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於是胡亥常居禁中羣臣稀見者不聞其過下所以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上法其天下法其地中法太宗每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所陳陛下賜之温顔盡其啓沃言誨疑作語侍從之臣得使奉其職左右有所書以貽來代諫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黙之可也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裨於萬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岩穴遠訪不用之人乎勤求不信之言乎賢者又何來也來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戀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剥其生財聚奇技搃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爲物力有餘而不知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爲言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於九天之上非臣下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志本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畒柔桒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

千指其稅不下柒萬錢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為墟。居室崩壞。羊牛奴婢。十不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攘臂於其間。趣辦朝廷用昇考績。取彼逋負。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增戶口是以賦益重而人益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日蹙之患三視其通之虛使鄉戶（一作人）坐于田。迸於隱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贓吏紛動其間。則有無重輕可得而均也。夫國有四人今轉為七計口而十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髠頭壞衣不蠶不耕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纂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一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髠頭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為農桑之數焉。農夫糠覈不足而下人者畜馬厭粱粟。蠶婦衣不散方。而下人者咸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髠削技巧則為工師。拙姦則為駔儈。非戇愚專一無他腸者孰肯屈竭效力無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窄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寬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衆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

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已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絶戶口蕩析加以憂懼。越于異鄉末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於朝夕。勤一作勑之則潔而謟於時又亮言為屋室聚為瓦礫田野俱為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為此也伏願陛下勑百姓所在編為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繕黃籍生則書之死則去之然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必可得而知也無田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為民居為藝桑麻種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立得以重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斂輕斂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為以此濟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榷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然而當今之務莫若修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斂之困也夫鹽榷之重弊失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貫太重而吏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煑者行矣貫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衆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徒捐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罷鹽鐵官以省費。停郡府之政令以一其門禁人為商。以反耕。損一作捐其重貫以利其人以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

如此亦可大裨於國。大賴於人矣。酒酤之人。罷之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来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為恒。滿假為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慎終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繩七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為郡縣。無諸侯強大之患。無宗室蕃孳之親。而以推恩為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管夷吾欲輔霸業。恐諸侯先謀而為之備。是以修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壠畝。有事則授之兵甲。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棄也。五刑皋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躬必親。侵于百職。然後以為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績用不立。則有竄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殛鯀于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流者。示人以中而為人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然而迂者為之。則執古以非今。凝

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仰百官也。然而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示之所謂端。拱而不失其勇取捨之間於此之弘矣陛下不能用臣。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矣陛下問狀宜直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採其策。盡忠者不易一作容持也直者難欲為也。忠未見盡直必有悋。悋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追者蓋有之矣由未見其為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己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悃悃款款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坑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天下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為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為念。知所以為貴其君所以懷其身所以懷其身者宜及天下如此。況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于篇勉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朱晦庵訓蒙詩

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
當於發處原其本。體立於斯用乃存

因體起用

釆眞集先天因用成體後天因體起用。以用用體。用在體外。如人之用器也。以體用用。用在體內。如器之用物也。又體幾於道用通於神。

存體應用

朱子吾贊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內體外用

周易參同契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註云。屯之初九。正當身中之子。由內而外。故曰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暮用蒙陰符下降之候也。而蒙之上九。正當身中之午。由外而內。故曰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然所謂春夏秋冬。子午巳亥。與夫內體外用之說皆譬喻也。乃若泥象執文而行卦氣。則徒自勞苦何益哉。

立體致用

黃裳雜說道之所案所以立體道之所寓。所以致用。立體于中。致用在外。故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皇譬則道之用。氈譬則道之體。其體不可外也。宿次之中。所以有氈案焉。道以柔為體。則以剛為用。道以質為體。則以文為用。道以方為體。則以圓為用。道以圓為體。則以銳為用。氈之為物質而能柔。所以象道之體。皇之為物文而能應。所以象道之用。雖然文采節奏。道之所寓以應物者。烏可以為常哉。物至而應事已而寂。莊子曰。仁義者道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此皇所以見於邸歟

卦體爻用

張行成易通變先天用筭。以數求卦。卦者大體也後天用蓍。以數求爻。爻者細用也。先天一變。即得二數。成一重卦者。一體具三用也後天十八變。始得六爻成一重卦者。三用為

一體也

二體一用

張行成易通變凡一重卦分二卦卦各三爻卦以上下而分天地爻以奇偶而分陰陽卦者天體也兩卦上下判為二

體生於用

張行成易通變體生於用卦數自上而布者造物之初從天無物之氣而來故用分數也

道家論體用

中和集常者道之體變者道之用道法會源白玉蟾龍虎論曰道本無形生育萬物道本無名運行萬化資道生形因形主人人之大者天地也天地者道之形也陰陽者天地之氣也寒暑温涼形中有氣雲霧雨露氣中有象知道者必與天地合德洞達陰陽之盛衰了明雷霆之出沒慘舒造化天地同體令人不明親機體用之玄微自己天地之造化郤以符呪訣存想為秘要正謂忘本逐末專於用棄於體也　火師汪眞君曰道以無為體法以有為用雷霆者天地陰陽之氣吾心者天地萬物之宗斂而藏之則為道推而行之則為法　黃雷淵萬法歸一論云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恍恍惚惚杳杳冥冥無邊無際難度難量散之充乎宇宙収之不盈一粟千文萬字譬喻不盡

陰陽互用

張行成易通變先天自乾變坤一百九十二陰自坤變乾一百九十二陽實用六十

四卦而成一百二十八卦者變法也。蓋陽以陰為基。陰以陽為基而互用也。元包卦變。一而不變則窮。兩而相易則通。陰陽相為用。用九以六。故乾之用在離。用六以九。故坤之用在坎。

陰陽妙用

張行成述衍五卷　四體之足數其實三十。在人則精神魂魄與陰陽二氣也。水一為精。金九為魄。火七為神。木三為魂。精魄內守。神魂外交。陰陽二氣居其間以為用。中之體故七當人路。三當鬼方。二五當天門地戶。二五別居三七迭運。此陰陽之關格門戶。天地變化之機。人物之妙用也

天地妙用

鄭淼孫中天述攷天地者。神明之大物。神明者天地之妙用。神明之德。合陰陽以為通。兩儀所以混為天地乎。天地之撰。分剛柔以為體。天地所以復用兩儀乎。

元神妙用

道書金丹正宗至人修煉推周測潮候卦爻用文武準晦朔定弦望明抽添進退乃元神妙用也。

萬化妙用

采眞集四為萬化之妙用。以數攷之。自二至九皆積也。然至四之數。皆還其原。此揲著所以取夫四者。其以此歟。

心中妙用

隨因紀述。鼂迥謂自覺耄年獲二妙用者。夫心中之妙用。見善則遷。惟道是從。筆下之妙用。互

意為宗。出奇無窮。斯所謂無得亦足以自慶者也

手足相為用

袁潔齋論。横簃手足相為用。則身可安。隣里相為助。則家可保。況天下之兵。可以無援乎。

抽添運用

道書悟真篇。夫修還丹。全藉火功。抽添運用。十月數足。大丹成矣。

顯仁藏用

易繫辭。顯諸仁藏諸用。註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論語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羣書足用。翼奉論邪正封事　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用宜獨。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王者所以植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斯道。實仁義之鈞陶。道德之橐籥也。子讀樂毅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　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　房杜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非明哲顯仁藏用。何以臻是哉。　論聖人之範圍。顯仁

藏用。兩儀未立。神用藏於視聽。事對 不知獨善 範圍視聽 顯仁泯迹。體題 深隱深潛 默潛其運蓄而不露。莫窮所蘊。莫鈞所玄賦偶與道舒卷。效君子之藏器。脩機施張。慕賢儒之席珍。 時乎未可。則卷以退縮志可未伸。則寧甘隱淪。 蓋所蓄之不狹者。將以大其所任。席以待聘。而所積之不薄者。將以厚其所施。動惟以時。賦陽道若可行。當效曾論之訓。仁如欲顯。願遵易繫之辭。

釋氏六用 宋張

橫渠集程正叔聞釋氏無六用之說。大以爲然。謂非後世學者所能慮及某昔嘗謂釋氏得兩末之倫。正到中間着實處。不知釋氏上面。則知得虛空。下面却要六用於六用之迹則不要。謂六用之識常存。則起立世界要得精識不散。則可以免輪回轉化。某嘗謂要做鬼亦不能得萬物之鬼安得由己。物壞則氣散。安得常聚。散則復歸於本然。何常得見。決無此理。昔日則將謂他釋氏迹則不取。至於立心有同。今日觀之。於大原處如此有異則殊不相干。向不信釋氏。已亦未知其所以然。今得不識大用之說。方知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九　四霽

地　相地十一

地理大全玭巖居士神鑑歌　應龍只是主山是節節高峰出大官一節有峰猶發舉無峰只作富龍看從龍常居龍左右見與不見總爲奇有龍無從人丁少秖作僧堂廟觀基朝龍只是財山是高厚來長始是奇貧富興亡都管屬如趨如拜少盈虧迎龍常在朝龍畔見與不見總爲奇若見回頭俱向墓千年萬代盛無衰送龍山發祖宗前趂逐行龍左右邊長是從龍短爲送自然富貴永綿綿揖龍雖定在何方拱揖墳臺主富豫或在村頭或水口或如勒馬與驅羊山若成龍上亦温豐林茂草木盤根靈泉異石天然秀吐霧興雲看曉昏山頂天湖人少知周回深闊號龍池能盛天水蔭龍脉盈竭猶堪卜盛衰山頂天湖有石泉名爲龍母蔭林墳真龍乳盛秉天氣代代難窮有本源平坂天湖大且深真龍脉盛故凝成穴象盛脉須榮旺一旦乾枯亦敗傾平坂天湖淺且平似無似有反歆傾中心無水開乾穴雖可安墳亦守窮須也有乳台天然無乳無池來十全數畝

洋田水盈溢。亦名龍乳近龍邊大山大水氣豐隆。節節安墳氣脉通。突起便堪裁吉穴。或於過處截真龍。陰陽之說豈難知。山水回環便是奇。若坐横山前水反。離鄉出井去無疑。

偶伯韶十六龍詩

富龍。富龍坦坦降平原。博換周旋四氣全。穴在天心招福禄。子孫見世去朝天。

乳龍。乳龍入脉似懸絲。山不交加力不孤。若有吉星相照對。姓名高掛播京都。

逆龍。逆龍麄惡似刀鎗。擘脉分枝不可當。若更高峰侵碧漢。後孤前逼定遭殃。

枉龍。枉龍山水大難當。人口年年有死亡。更被惡神山水破。其家應少白頭郎。

飛龍。飛龍落處勢回翔。羽翼遮攔力更強。乳節心胷安穴處。榮華名譽衆推揚。

暴龍。暴龍傷暴不須尋。山勢波波禍患侵。若也崩洪招枉暴。顛風渦瀨日加深。

分龍。分龍之地惡還多。五逆衰殘豈柰何。寺觀廟壇猶似可。人居敗絶更犇波。

毒龍。毒龍磊石亂如麻。奔枕陂灘大不佳。自縊投河須惡子。不然屠殺火燒家。

舞龍。舞龍揺曳似生蛇。慢處安墳實可誇。世代子孫為將相。佇看白屋總成家。

狂龍。狂龍山勇去無回。坐穴危危後不來。石脉焦枯流水急。兒孫活業變成灰。

揖龍。揖龍節上好安墳。富貴榮華不用論。好認龍行寬與猛。莫教入穴却無恩。

鬼龍。鬼龍山水要柔和。不用高峰及大河。終是子孫難穩便。黄泉疾病每來過。

生龍。生龍偏注人長壽。福祿榮華萬事成。昔日彭公年八百。至今萬代尚傳名。　駕龍。駕龍何處覓真蹤。接水迎山福祿隆。後脉不隨星不照。兒孫終是不英雄。　病龍。病龍懶散欠精明。山水朝來家不寧。產難墮胎并寄死。子孫疾病不光榮。　福龍。福龍山回水有情。或分子母無相刑。目前不發無災否。日久須知見敗迍。山背住。水來衝。犯者先教見敗凶。且待天輪地軸轉。却隨龍力別英雄。山若回。水又曲。天輪地軸相催促。穴還全盡正龍朝。一紀年中須發祿。時師不識左仙經。空學陰陽書萬卷。且把天門作例頭。與君始末分明辨。　楊筠松口訣。有十二龍降勢。曰福。曰生。曰應。曰揖。曰枉。曰鬼。曰劫。曰殺。曰遊。曰病。曰死。曰絶。有降勢出身起伏者為四吉。無降勢出身起伏者為八凶。氣脉肥厚。橫案圓滿為福龍。氣脉活絡。左右有足。橫案分明為生龍。左右回抱。體勢相當為應龍。回抱重重。體勢相讓為揖龍。嵬落者為枉龍。尖利者為殺龍。分擘少者為鬼龍。分擘多者為劫龍。退退離離為遊龍。欹倒崩裂為病龍。解散無歸為死龍。孤單為絶龍。

北巖居士名山論。　十二名山。名山之分一十有二。曰生。曰福。曰應。曰揖。曰枉。曰殺。曰鬼。曰劫。曰遊。曰病。曰死。曰絶。其名雖殊。要其至當。不過乎氣聚氣散而已。若生福應揖者。其氣聚也。若枉殺鬼劫遊病死絶者。其氣

散也。氣聚者其降勢長而起伏多。氣散者其降勢短起者不能起不難見也。夫自祖宗發足。大頓小起。如生蛇截水。如啄木飛空。以至降勢出身左右手足。以首端正。橫案分明是謂生龍。或不生足。前起橫案旁復有山羽翼其側是謂福龍。或無橫案。左右回抱是謂應龍。回抱重重。體勢相讓是謂揖龍。以上四龍並為吉地。若局促不舒暢。背戾無收拾。其塊然無受。是謂枉龍。左右尖利。是為殺龍。分枝擘脉。是為鬼龍。分擘衆多。是為劫龍。流離散亂。是為遊龍。欹側崩破。是為病龍。不能轉動。是為死龍。孤單無力。是為絕龍。以上八龍並為山地。生龍則子孫長壽。福龍則子孫富貴。應龍則子孫忠孝。揖龍則子孫禮讓。枉龍則子孫夭惡顛邪。殺龍則蟲傷虎咬。鬼龍則瘟黃疾病。劫龍則殺戮破滅。遊龍則淫亂逃亡。病龍則產難長病。死龍則死喪不絕。絕龍則死絕無後。所主吉凶。應如影響。葬造之家。不可不慎其所擇也。

李淳風小卷。　推皮毛骨節。凡少宗於多。衆從於寡。故成龍之處。乃山川血氣之所宗歸。所以必欲其降勢立身於衆山為異也。若無隆殺尊卑。煩亂混殺。賓主未正。不可推尋取穴。致生災咎。故山水聚集之方。其中必有異於衆者。是為尊貴。行山取其住。住山取其行。高山取其低。低山取其高。大山取其小。小山取其大。石山取其肉。肉山

取其石。瘦山取其肥。肥山取其瘦。以至長取其短。短取其長。剛用其柔。柔用其剛。林巒者取其赤土。赤土者取其林巒。竹木者取其茅草。茅草者取其竹木。雌戀其雄。雄逐其雌。若此之類。變化不一。大都只以皮毛骨節博換。與衆山殊者。為眞龍之處。可用搜求。

圵巖居士坤鑑歌。三才通貫理殊明。察地占天論廢興。天應地靈人必傑。陰陽誰謂不堪憑。

玄武還為龍本身。青龍白虎要相親。墳前朱雀宜圓大。四勢無虧地始成。

崇阜分枝號祖宗。胎為父母起雌雄。平岡數里名中息。天角天孤欲換龍。

龍移骨換勢尤奇。欲落未落鴈南飛。絲懸藕斷群鵝聚。磊磊蜂腰節傾低。

起如鶴膝漸高崇。或戴龍池更幾峯。降勢牛肩幷馬領。穴居龍首脉相通。

尋地先尋最大峯。却隨次壠覓眞龍。眞龍盡處堪為地。仔細觀瞻莫失蹤。

衆山齊小大為尊。齊大小山却有墳。齊低高者須為主。齊高低者獨超群。

來急須尋慢處遷。慢來急處是天然。分明此訣眞珍秘。切莫將來容易傳。

主龍疊疊起高峯。千里投來氣象雄。左右盤旋無空缺。便無朝從也尊崇。

行龍如大出身小。懸膽懸針脉亦洪。或若禽蟲與蛇鼠。莫言其細便為凶。

斷山橫塹氣難連。若是蜂腰却自然。藕斷絲懸來不絶。博龍換骨氣偏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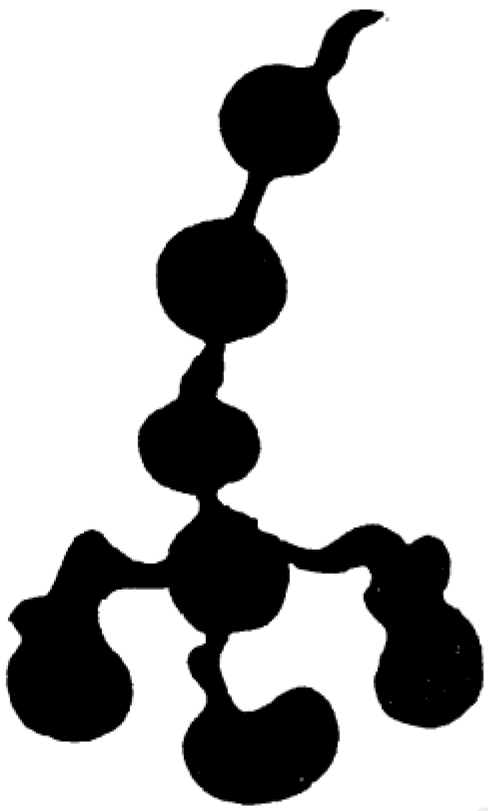
獨山無從勢孤單。秪作僧堂及社壇。若見行龍多頓伏。此

山未可等閑看。過山氣脉未停居。爲主離鄉及寡孤。龍虎有情朝對大。安墳活計却寬舒。衆山散亂旗擂樣。流水如絃直去長。兩岸豈無人住止。年年耕作客田庄。大村吉地發應遲。出地災難日月奇。風路不來吹穴上。猶能嗣守祖先基。沉峽渾如坐井央。溪流晝夜響琅琅。天光不照多泉石。向去須爲土地堂。畫龍餘氣土輕浮。溪水交流起伏洲。此處只宜作墟市。無圖游手聚營謀。賓山親主人家富。賓主無情財物流。賓山作主爲奴僕。水反山懸產賊兵。數里山來岡隴長。巍峩可愛人傳揚。臨臨欲畫刑星起。只作郵亭館驛場。山來數里勢巖巖。奔赴長江翠似藍。欲住若爲波浪勢。其龍只足蔭深潭。隴脉低平只一峯。無朝無蔭號孤龍。此龍只合爲僧寺。學道參禪一老翁。擘脉分枝是鬼龍。直如鵝頸曲刀弓。小名爲鬼大爲劫。只爲神廟有靈通。水歸墓絕艮山崇。山似懸鐘有數重。或若驚蛇并竄鼠。將來廟食累加封。刑星山下明堂陷。石縫潺潺迸出泉。寺院社壇并道觀。出入屠宰及髡黔。香爐擂蓋鉢盂應。必主高僧得道人。龍縮虎伸人好賭。近墳流水數錢聲。過山爲主人商賈。業多手脚能歌舞。工匠如何技藝精。向山紛亂無重數。玄武擺左人爲賊。玄武擺右離鄉土。常出優伶作樂人。前面有山如杖鼓。業後微尖刺字

峯。龍後微青人瞽矇。虎後微青探頭象。男偷女盜擂淫風。　主山低軟向山崇走吏人家世事公。主弱向山如側庫。與人管幹逞能功。　山有雌雄始出人。陰陽單獨不生成。野角官高丫角小。低如鬼角有虛名。　龍後高峯婚貴族。虎後高峯嫁大官。高才出入親高貴。對面分明聳秀巒。　峯如牙笋小而尖。或見森森向墓前。自古魁星若丫角。甲科兄弟姓名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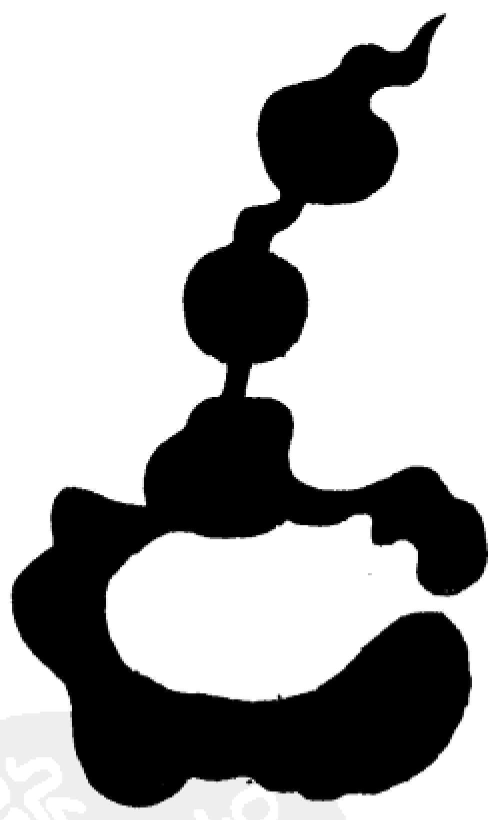
十二龍降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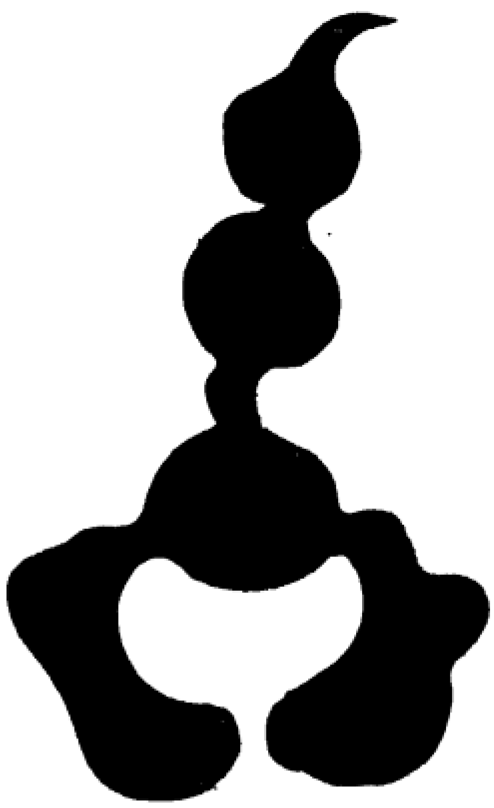
生龍第一



福龍第二

應龍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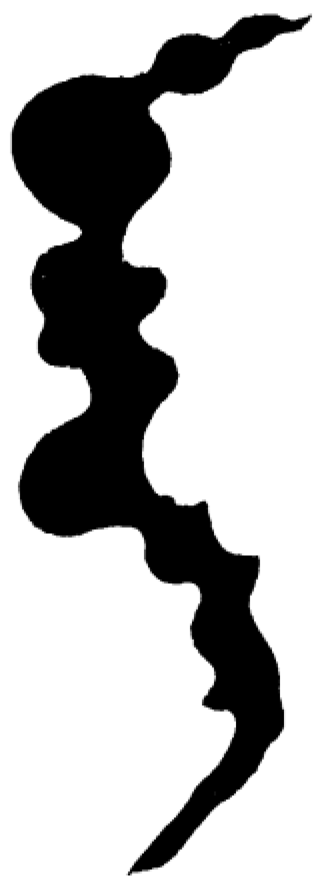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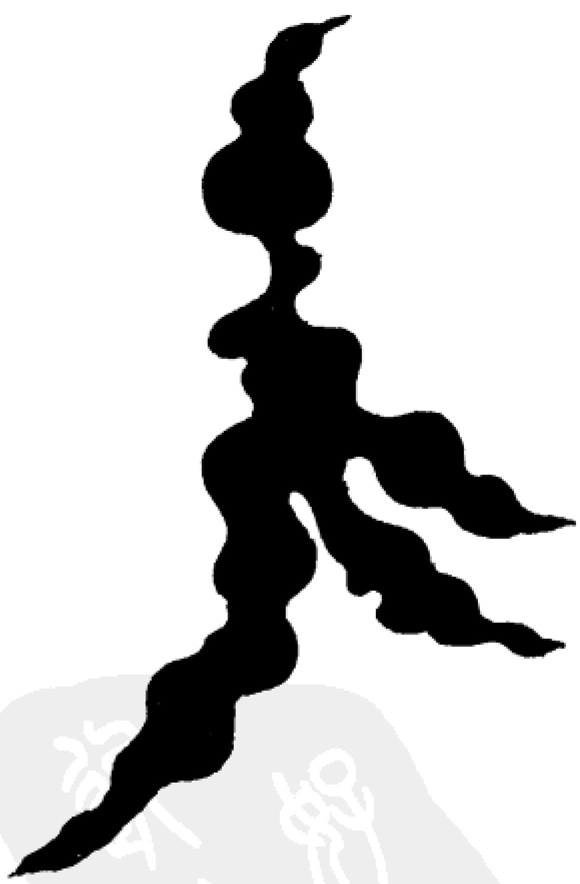
揖龍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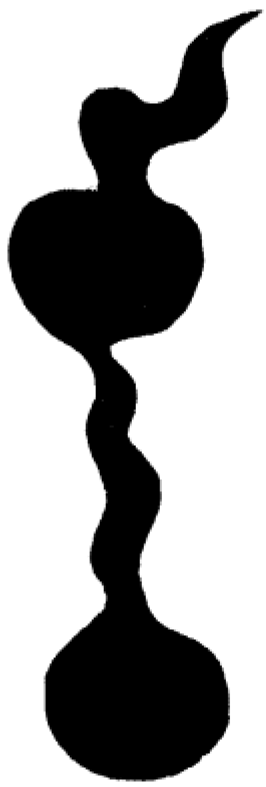
鬼龍第五



刼龍第六



枉龍第七



殺龍第八



遊龍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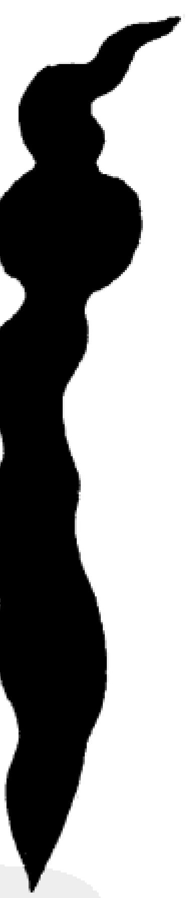
病龍第十



傷龍第十一



絶龍第十二



地理余書楊筠松七般凶龍例。一曰枉龍。祖山而下。局促不舒。全無收拾。二曰殺龍。左右尖利。三曰鬼龍。分枝擘脉。四曰刼龍。分擘衆多。五曰遊龍。悠然而去。六曰病龍。欹側崩破。七曰死龍。怯弱相隨。八曰絶龍。孤單無力。已上諸山之氣。散者並為凶地。

楊公駐馬揬鞭尋龍法詩斷。舉頭卓望觀瞻頂嶂。水與山隨。此是龍歸。跨馬行橋。鞭指功曹。盤旋屈曲。旌節門高。落處悠悠。蹤跡難求。如豹赶鹿。似虎驅牛。虎卧牛眠。半月朝天。後宫無箭。鼻孔無穿。龍生屈曲。父母同行。欲往未往。且看朝迎。來龍勢遠。似聖鑾車。三千粉黛。八百煙花。龍生閃爍。落處微微。未言趁揖。水過東西。龍生兩片。水對三义。枝枝發葉。節節生芽。穴對人懷。如翁抱孫。東西不急。只此為尊。未言抵對。且看來龍。東西兩處。要合雌雄。風聲颼颼。夜睡不安。花為結實。黄

葉離條。欲落未落。如鵰便撲。欲住未住。如瓜如錦。有山傍山。無山傍城。有水就水。無水依形。

曾公尋龍記 公名文辰號真一先生。虔州虔化人。楊公高弟也。時人以曾楊齊名作尋龍記。三篇。陰陽家之機要也。後學初入門當自此書始

尋龍先尋宗與祖。不辨祖宗何足語。大山高聳是真龍。踴躍騰驤嶠可禦。乾坤位奠陰陽分。龍布雌雄須認脉。兩邊夾從看尊卑。三里五里相隨護。先看應龍在何方。主客相迎各回顧。或居水口或平田。或近江湖或大路。或如猛虎奔青山。或似渴龍投水處。欲落不落鴈南飛。欲住未住群鵝聚。龍欲做時山水回。龍未成時山水去。山岡到處有陰陽。只恐時人不遭遇。或過江。或不見。任使時師尋教徧。或居虛谷或深潭。須看應龍仔細辨。有人識得此真龍。一一似曾楊親會面。或藏形或隱跡。要知去住登高覓。磊落高峯骨脉圓。左右從龍君要識。斷續不過三五里。連帶蜂腰鶴膝是。龍若住時有明堂。入穴先看左右臂。面前玉案若横遮。更有應龍當面起。請君下穴細裁量。不久子孫官爵至。要別陰陽辨風水。龍要十分水十二。山為門戶欲堅牢。水為血脉須秀麗。且尋坐下正龍位。縱少朝山也尊貴。求龍遠遠穴天然。依經點穴勝前賢。三陽六建當墳照。千金莫亂與人遷。若憑撥卦推音首。失了曾楊二大仙。止說前山三與五。笑殺時

師全不悟山頭將取地羅兒便道陰陽居此處。不尋地脉看來龍。空有
賢賓無好主。眞龍博換妙難窮。仔細推尋莫失蹤。作穴但看煨燰處。前有
朝山起數重。兒孫俊傑天然別。富貴榮華達聖聰。下穴爲父朝爲母。父母
相逢龍勢住。從龍兒弟要相隨。白虎青龍爲子孔。鄰烟叔伯若團圞。坐下
千金無買處。逆龍捲穴難尋討。細脉迎潮福深奧。洋洋大水逆西關。下了
便生國之寶。逆虎捲穴上東林。細脉迎潮福轉深。洋洋大水東宮鎖。下了爲
官滿國欣。山若急時慢處安。臨臨入路似龍蟠。面前秀山并秀水。下了須
知出大官。山若慢時急處下。莫道明堂傾復瀉。要令當面水陽潮。列土分
茅榮五馬。小山須去大處尋。教君此訣直千金。大山須去小處覓。高欲齊
眉低狀心。龍若住時便分枝。枝上分枝更有兒。但尋氣脉相連續。下後兒
孫着錦衣。捉脉尋龍何者是。此訣憑君須仔細。山山去了不回頭。子賣爺
田偷寫契。一名喚作倒莊山。五逆兒孫君切忌。嬾能孤弱卧茅菴。有錢不
肯買田莊。牽連公事遭羅網。子息分離出外鄉。更有香花龍最別。幡帶從
頭來不絕。前有香爐禮拜形。更有旌幢并寶節。定知寺觀及僧堂。社廟神
壇人祭設。其餘變換幾多般。尤藉時人眼力寬。但認雌雄交度處。不論逆
順盡堪安。此是尋龍端的記。爲報時師須仔細。若能窮盡此眞經。一似曾

楊親出世。

尋龍記。為報山人尋地理。須看尋龍記。尋龍先尋寶殿宮。太乙在其中忽然紫氣山回抱。三台朝伏好。發足先看宗祖來。山嶺勢徘徊。大公若得小公住。雌雄分兩路。左回右抱穴分明。賓主要相迎。隨龍兩邊供朝揖山形須就集。一山走去一山回。不是正龍來。亂龍三條五條起。中有一龍是。一山拱揖一山親。便是正龍身。單雌單雄不用看。休要勞心算。大公若得小公龍。旌節起重重。左右若然一山揖。明堂真龍集。四畔團圓似月形。認取一龍行。大凡看山先看勢。須用龍樓起。兩邊相揖對明堂。龍虎要相當。水口捍門華表起。穴在天心裏。更有貴人品字形。半月亂如星。看取主山何處出。換龍并換骨。龍樓祿馬對何方。拜職用相當。文筆尖峯在左右。火星臨墳照。天官武庫兩邊朝。便出大官僚。要識閃龍不作穴。落處何勞掘。回頭望取大陽峒。且用主人長。水口若有交牙石。相似龍蹤跡。星峯旗鼓揖團圓。峯相去朝天。奉勸時師着眼看。認取真龍度。登山涉嶺望西東。龍識得行蹤。或在高原無空缺。前有圓峯出。若然穴穩便為尊。好恐細推論。或在平田水口裏。落處應能至。天罡太乙兩邊朝。世代貴人苗。或在路傍人不識。下了令人憶。不是時師眼不開。留與福人來。或在江村或溪側。真龍隱蹤跡。龍樓寶殿兩相當。代代近公王。或似渴龍奔江水。華

蓋後頭起。前有碩筆入雲中。四畔起圓峯。或行或去回頭望。應龍尊貴旺。尋取正龍去住場。看落在何方。一要山來二要水。便合陰陽倍停停去住有雌雄。此地足堪逢。水即經年猶解轉。山崗勿移換。看取團團櫃庫崗。便是貯禾倉。不是眞龍莫亂說。何用勞心訣。不是眞龍把作龍。下了即貧窮。龍行自有龍形勢。落處貴人對。四畔峯岡似列鏘。龍在裏頭藏。跨起高峯頭背拱。或輕又或重。樓臺鼓角兩邊迎。走馬又屯兵。執杖報衙幷挿笏。風爐茶祖出。幞頭天馬及行街。踏節兩邊排。忽然頓旗前面聳。府帥兵權重。或然魚袋左邊來。金榜御門開。武曲笏山當墳起。不怕頭尖利。藍袍誥軸更相隨。代代錦衣歸。日月捍門居水口。印山勿低小。天關地軸自相迎。宰相入朝廷。更有交床幷青蓋。落處相縈帶。垂簾掛幕應墳前。世代碧幢眠。龍山雙管進田筆。進契年年吉。右邊尖射便為凶。千萬莫相逢。虎山須是彎彎曲。此地方為福。惟有左山救得人。世代不教貧。忽若後龍帶倉庫。下了家豪富。金櫃相隨公祖來。疊疊後頭堆。一重山來為一代。說了時師會。看他出貴在何方。其命要相當。若在子午卯酉出。此命人逢吉。寅申巳亥位方臨。此命抵千金。若在辰戌丑未向。此命人興旺。太歲其年應信來。富貴似人催。好地用尋年月利。時日相隨至。淺深下穴用心機。此訣極玄微。

穴土須逢五色隹。辨取温温處。忽然淺露失包藏。下了受災殃。秘密仙人論如此。父不傳於子。學得自要逞神通。識透古人蹤。　尋龍入式歌。　一曰破。有崩破峰巃斷岡壞塹之地。或流水衝損。或霹靂所驚。　二曰側。欹側不正。或在右邊則為債不破產。在左則為姦猾人。　三曰流。流走不顧隨水而去。或左右山不收。或玄武朱雀尖竄。　四曰射。山峯尖射來向冢宅。或如拖鎗。或如懸刀。或如蛇尾者。　五曰回。峯巒環合。入來相揖。龍虎宛轉回抱歸向不流者是也。　六曰伏。其山偃伏低下。不能高聳。或如覆尸。或如卧蠶是也。　七曰圓。山欲圓而不欲奄。欲小而不欲大。奄大鈍濁。圓小則清奇。　八曰巧。巧者秀麗如描畫。聳立如卓旗。或横如玉帶。或突如踞爐。或轉如勒馬。或盤如戲龍。或豐如垂簾。或簇如懸幕。或列如排衙。或攏如桊床。或如驅羊。或如飛鳳。千狀萬類。不可盡載。智者自能明之。　九曰暗。形狀不明。在隱暗之處。或糢糊不青。或衆山共圍一山。　十曰亂。雜亂繁多。並無條理。如亂花。如布棊。四散不可紀是也。　十一曰水。有山而無水。謂之孤。有水而無山。謂之寡。水欲深而不急。欲平而無聲。十里之外。有秀水入明堂者。大貴之地也。　十二曰石。開壙見青石者。吉。紅粉者吉。獨石如鼓。醜石如獄。崩巖尖嶺。而多石俱凶。頑石成山。與無草木者俱

凶。若有五色石。并五色土者。主大富大貴之地。地理大全壯巖居士真龍篇。龍脈行度。各分枝派。逓作君臣賓主至成大地之處。包含結裹。或屆大江。或枕陂灘。氣脈各團集。勢力不趨往。左右圍擁不把天外。一本有博厚有住皆為盡龍。盡龍之地穴得其正。則為天心。處處有盡龍。處處有天心。不必以骨節盡處為盡也。若以盡處為盡。則多應窮格勢不久長。故大山大水。節節成龍。各以分受定之。更取合流交劍。或二三里或十數里。大者至百十里。非淺近可見。若在天外。廣漠破散。神鬼所據。大而無所包容則為神龍。神龍不可犯也。昔水所遶而今湮塞水脈不通。則為困龍。困龍者村里多困也。昔有毛髮細秀。或為洪水衝破。或為人力傷殘。則為敗龍敗龍者村里多敗也。若是三者不用相之。夫盡龍之地。用有活龍交衝。回曲為潭為澤是也。用有應龍洲潭島嶼是也。二龍相與蔭注廢興因之。故有洲潭島嶼之處。皆以流水分遶。一左一右。名曰陰陽正應也。伏沙在上為天關在下為地軸。以衝動時發也。在東南為太陽。在西北為太陰。以林木加茂。土石增高時發也。磊石奇妙。大如倉廩。或枕陂澤。或隱土中。則為伏龍。伏龍見時發也。半石半土。圓淨秀麗。如月在水。則為印山。巧秀流麗。如魚在水。則為魚山。以上主公卿刺史之位。異石聳出如立圭笏。則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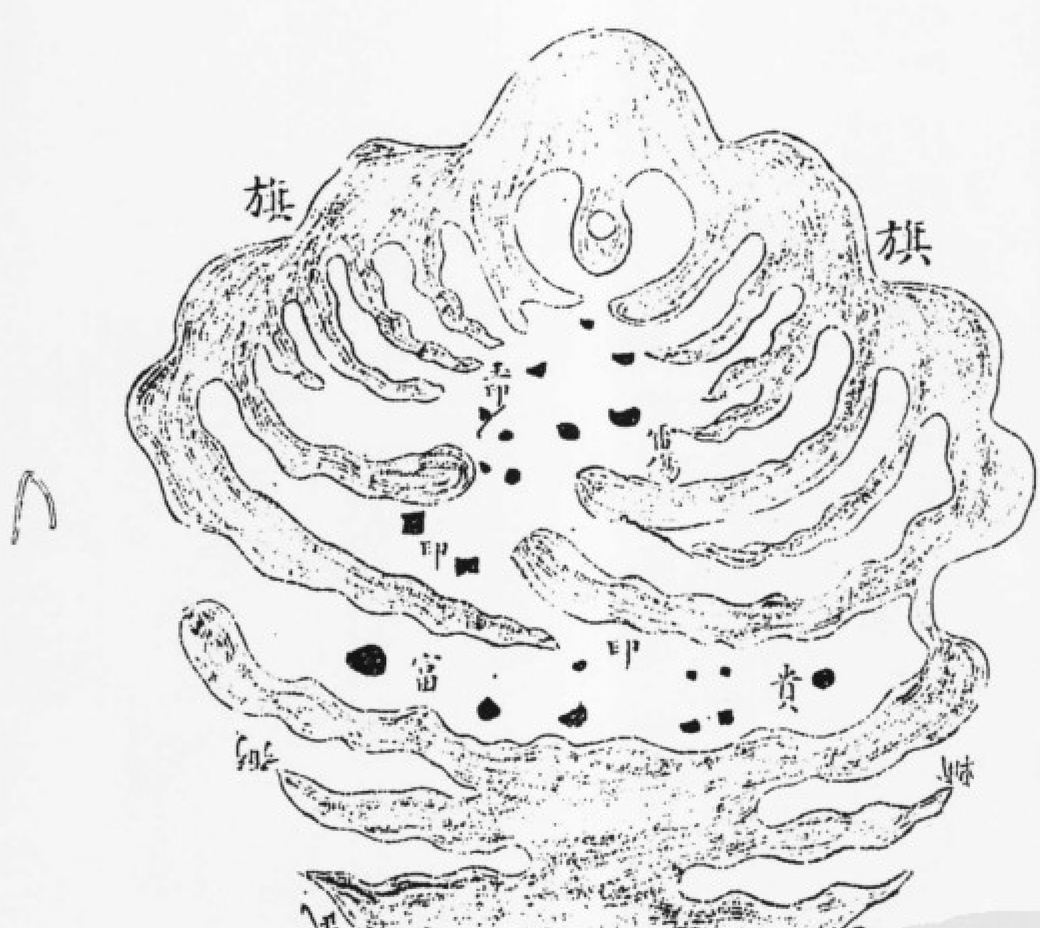
桂主富貴神仙得道之士已上十龍若不朝應縱或成就小可衣食而已惟得真龍朝應乃爲大地也　明山論　鬼劫擇地之法擇其氣聚之處然不知其所以聚者動犯鬼劫二龍柱惟凶禍蓋氣聚之處內外相從始末相應氣散之處內外相背始末相違故其山以分支擘脉反走尖射皆名鬼劫也二者又以分擘多者爲劫少者爲鬼在前則主官事在後則主疾病大者其災大小者其災小少者其災少多者其災多順者其災遲逆者其災速或添或減各隨勢力而定之不以不見不爲禍吉方不爲災也應若影響疾於風雨可不慎哉若葬造犯鬼劫二龍加之神壇社廟相與臨淒則傷暴夭折犀所不至縱有巽峯秀壠亦作凶惡消詳或骨節遥長勢力勇猛奔枕大江結裹靈巽橫流交紐當作廟食百世陰符鬼殺之所撓也不然亦爲閙市茶毒之地定其等降一則公訟二則徒三則配四則遠惡五則法死六則絕更論強弱厚薄然後定之或止一山亦主滅門赤族非但官鬼疾病而已至其入首合折來除小可成就亦主小可興廢但不利久長夫來龍有七十二骨節一節所主十二歲自入首降勢而推之至於九節以外不以是而定其災福其重數與骨節大都相應一重見之則一代而敗二重見之則二代而敗三重見之則三代而敗若逢高峯大

河鬼氣射天勢不柔讓亦主裂土分茅多行殺戮久而浸滅尤宜忌之變恠之形七十有二具訣載經圖　吉鬼山去則水趨山回則水曲石脉應之尺跡隨之靈壇應之毛髮副之故山開而不收爲鬼劫山水開而不抱爲鬼劫水山去水來亦定數年之活山來水去須教眼下消磨故鬼山不如鬼水之甚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又曰來積止聚冲陽和陰故山水朝聚則爲氣聚肥而不瘠歸而不反則爲氣聚山回水曲土厚水深石磧沙汀崩洪交互茂林鬱草皆氣聚之應候也人村鬧市煙火團集則應外穴寺觀神壇據其首尾則應殺穴惟天心正穴南北東西各相登對天門必開地户必閉用以安墳立宅則世代綿遠粘山綴水皆足以用若能勢孫孫降勢出身成就結裹之處氣力奔波抛蹤閃跡吉凶駁雜有犯鬼劫二龍非全鬼劫也可以吉凶乘除而定之亦不可居其首尾雖不爲大害代代官鬼疾病而已其瘦弱無枝足強猛如刀兵破散不接續孤單無隨從醜惡不明媚鬼水交羅星辰駁雜或居原上或在殺辰前後左右無一歸向者此其鬼劫不可犯之　鬼劫祿收堂曰擇地之法擇其氣聚者爲吉祥氣散者爲鬼劫氣聚之地其山肥厚内外相從始末相應者是也氣散之處其山傷殘内外相背始末相違者是也故其山川分枝擘脉

或反或走或離或折。或欹或側。或尖或石。或高而枯。或低而薄。皆名鬼劫。但以分孼多者為劫。少者為鬼。二者皆能為禍。然陶公賦云。有劫方為福。無鬼不成官。斯言可謂邪。蓋為真龍全氣之地。穴法分明。天然端的。則要前拖後帶。分枝孼脈。于以護衛區穴。雖有鬼劫。反為所用。如無龍氣散之地。則不可用。此生枝上足。皆為鬼劫。學者不可不察也。又曰。骨節遙長勢力雄猛。奔撓大江水口。罣巽橫流交錯。當作廟食百世。神境佛跡。不然亦為閙地。茶毒之地。釋云。後龍巉巖尖兀。欹倒斜側。為懦花龍。乃神佛之地。定向須用順水而去。或交劍合流。多用鬼劫。主香火旺盛。不然茶毒殺戮之所也。

吉凶龍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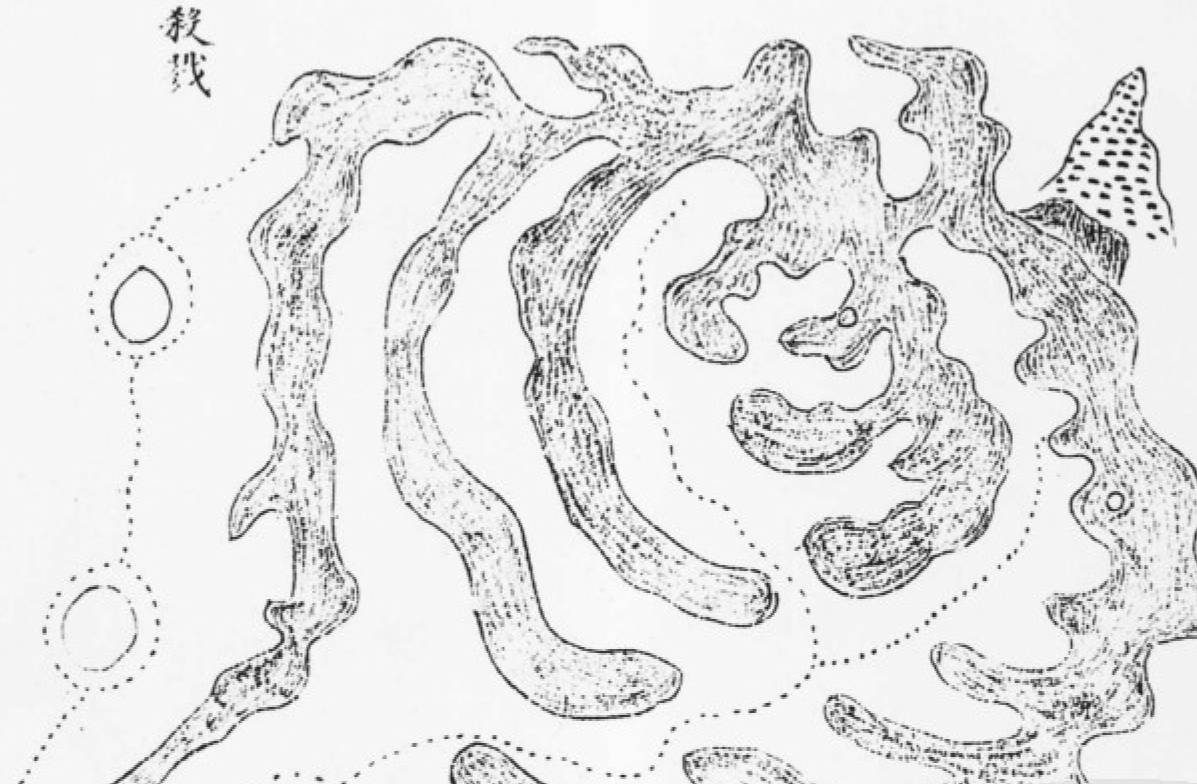
吉凶龍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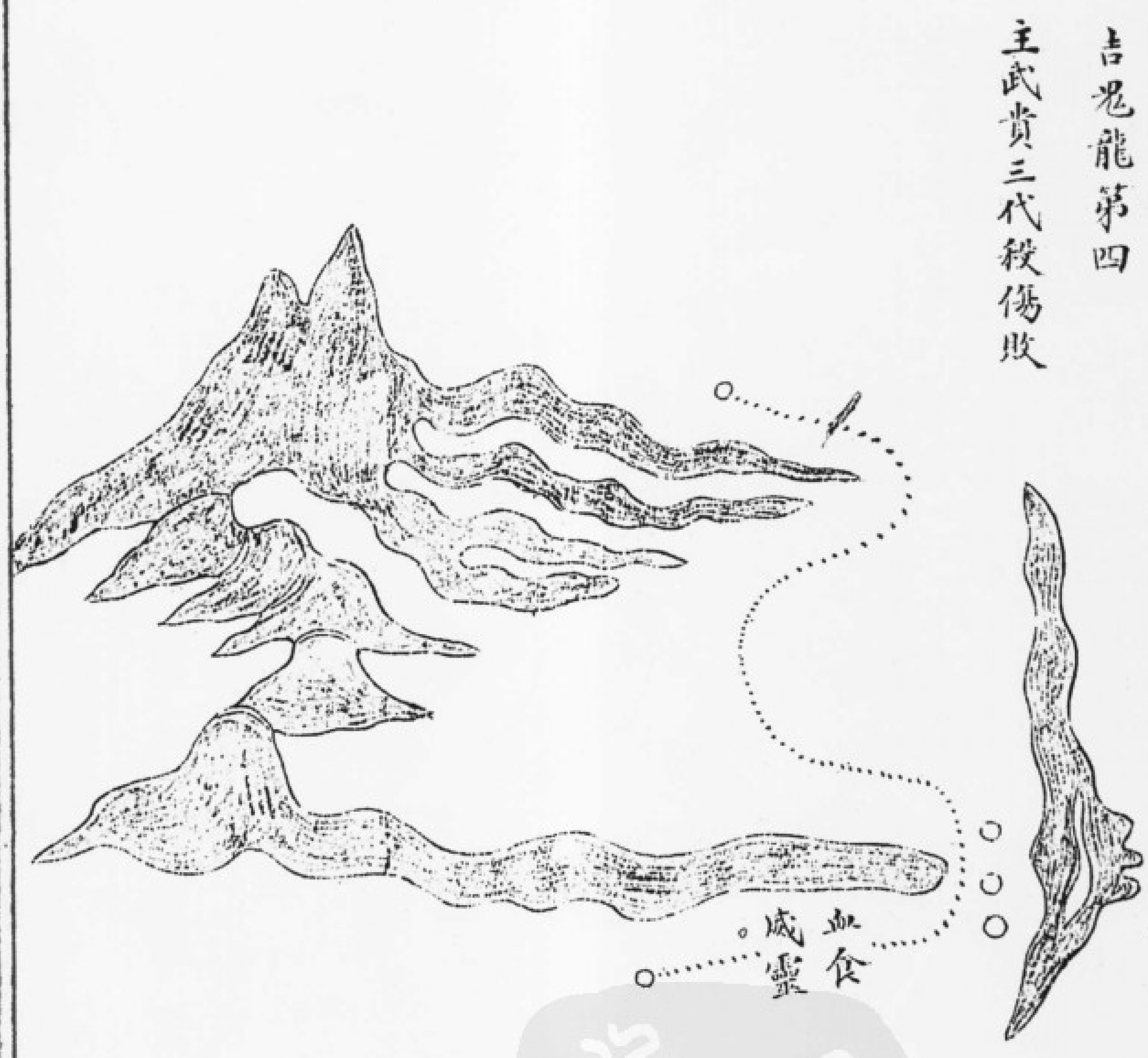


吉凶龍第二



吉鬼龍第三




吉凶龍第四
主武貴三代殺傷敗
血食
威靈

吉光龍第五

主武權征戰殺戮

富貴二代滅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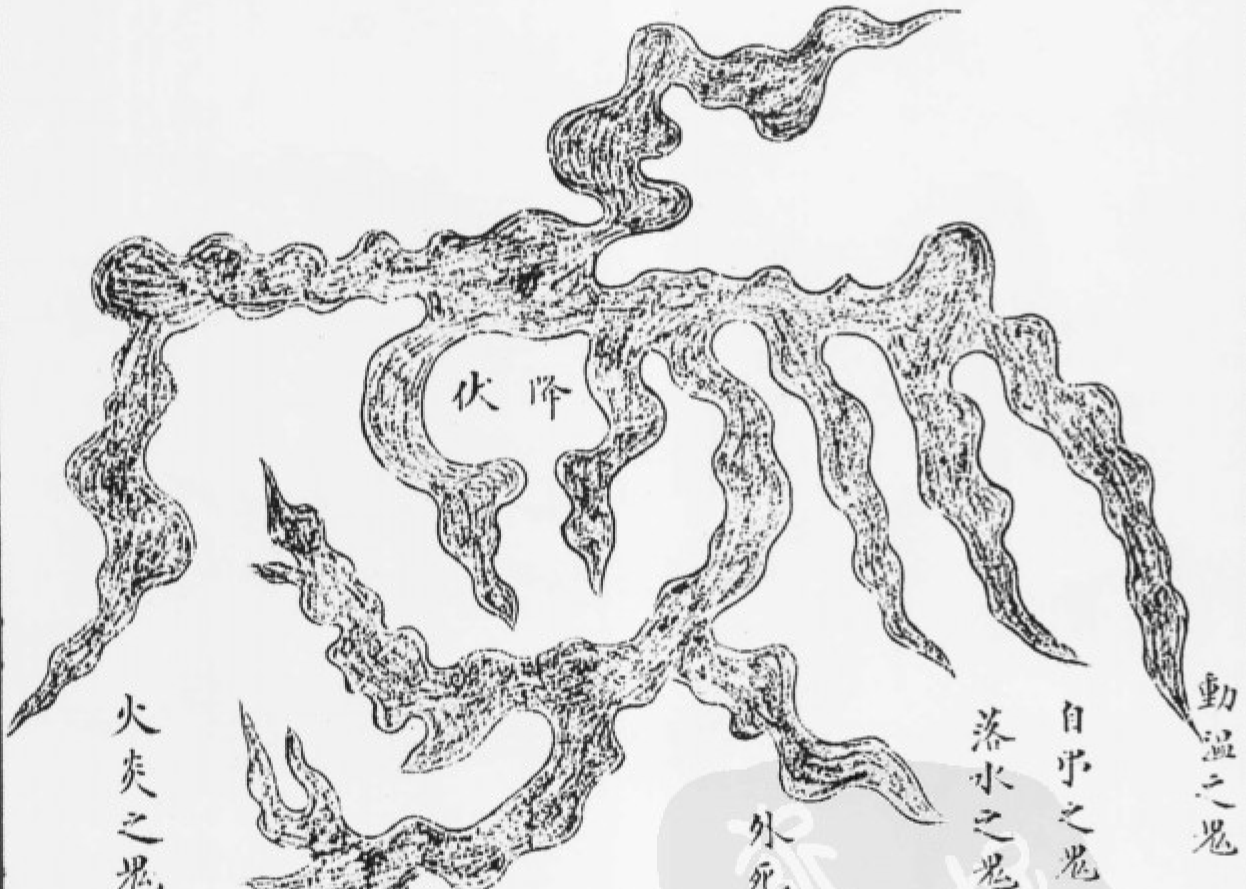


吉凶龍第六

主閙市荼毒殺傷公事



鬼刧龍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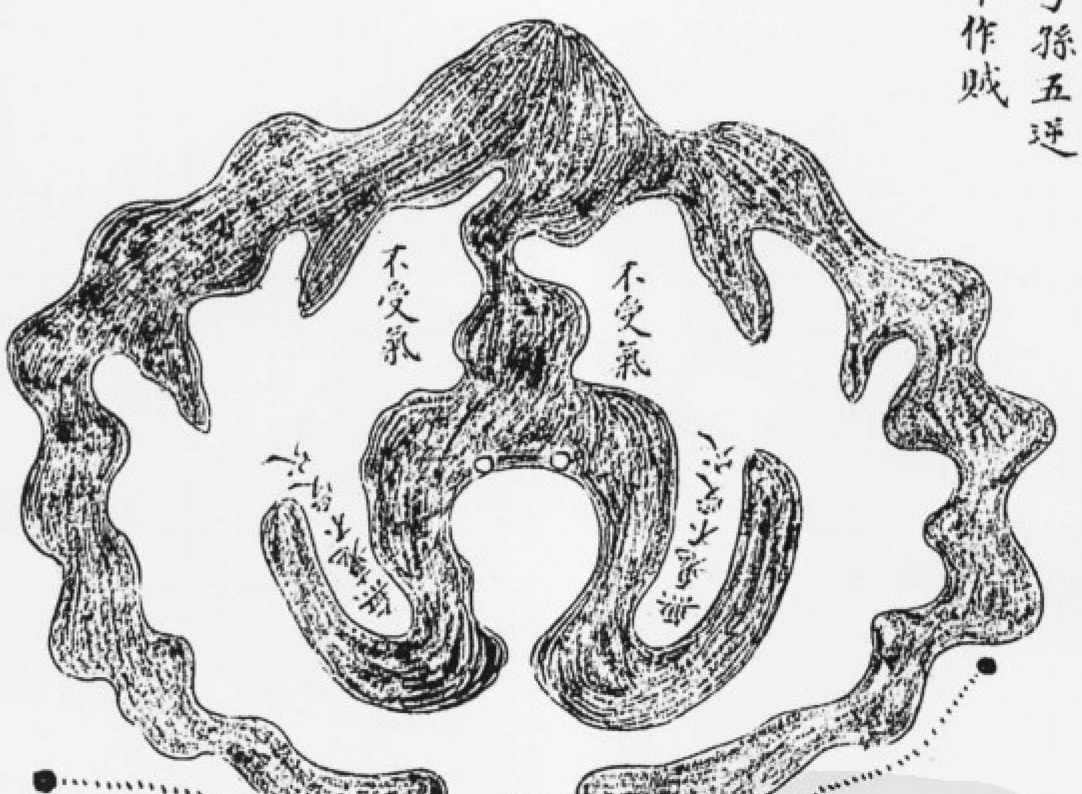



鬼劫龍第八
離鄉之鬼
傷死之鬼
樹鬼
鬼星
自吊之鬼
獄
落水之鬼

吉鬼龍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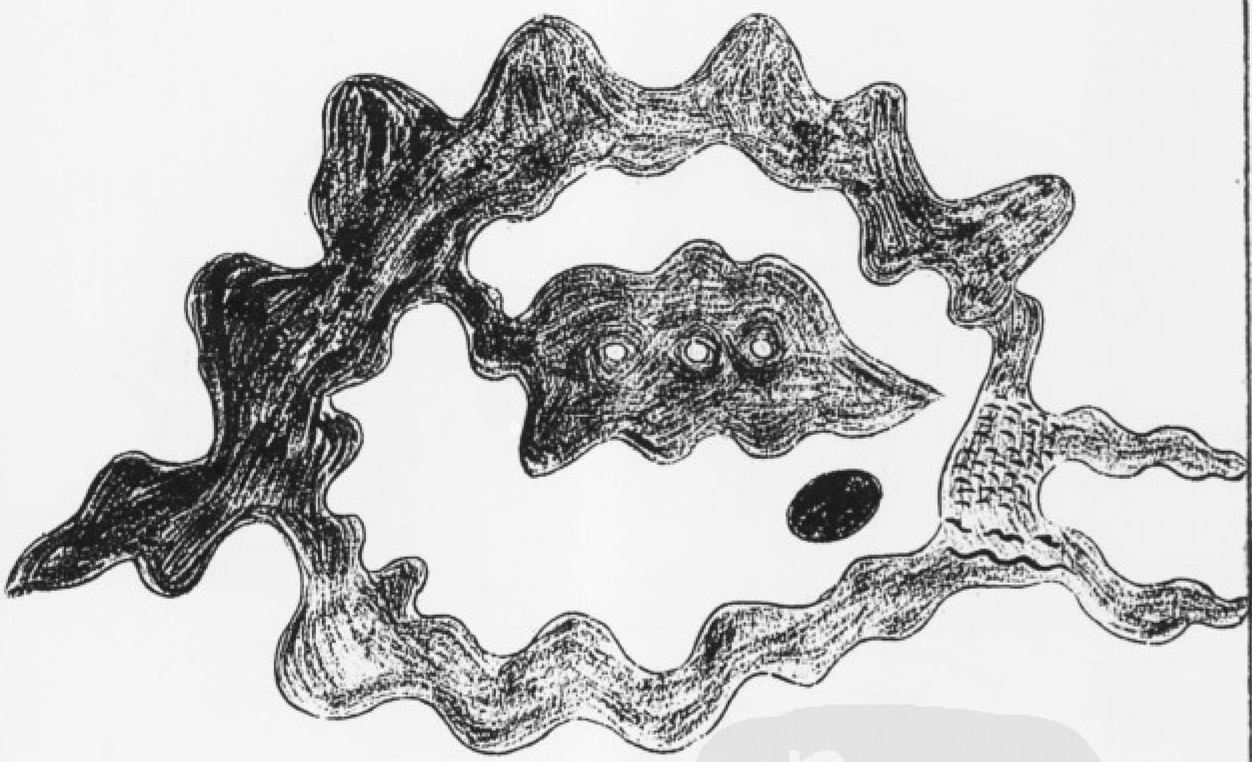
主富壽子孫五逆

執拗生離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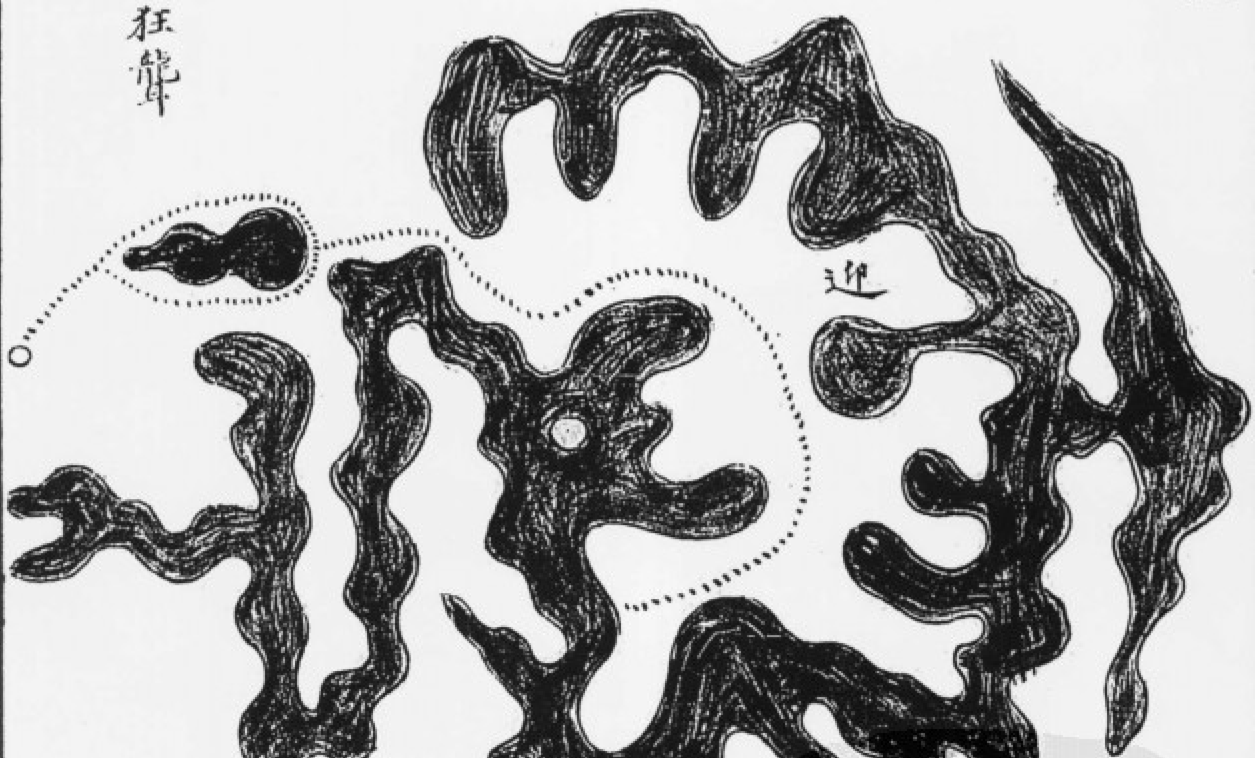


吉兆龍第十

主穀食豐富
水口動即敗



吉鬼龍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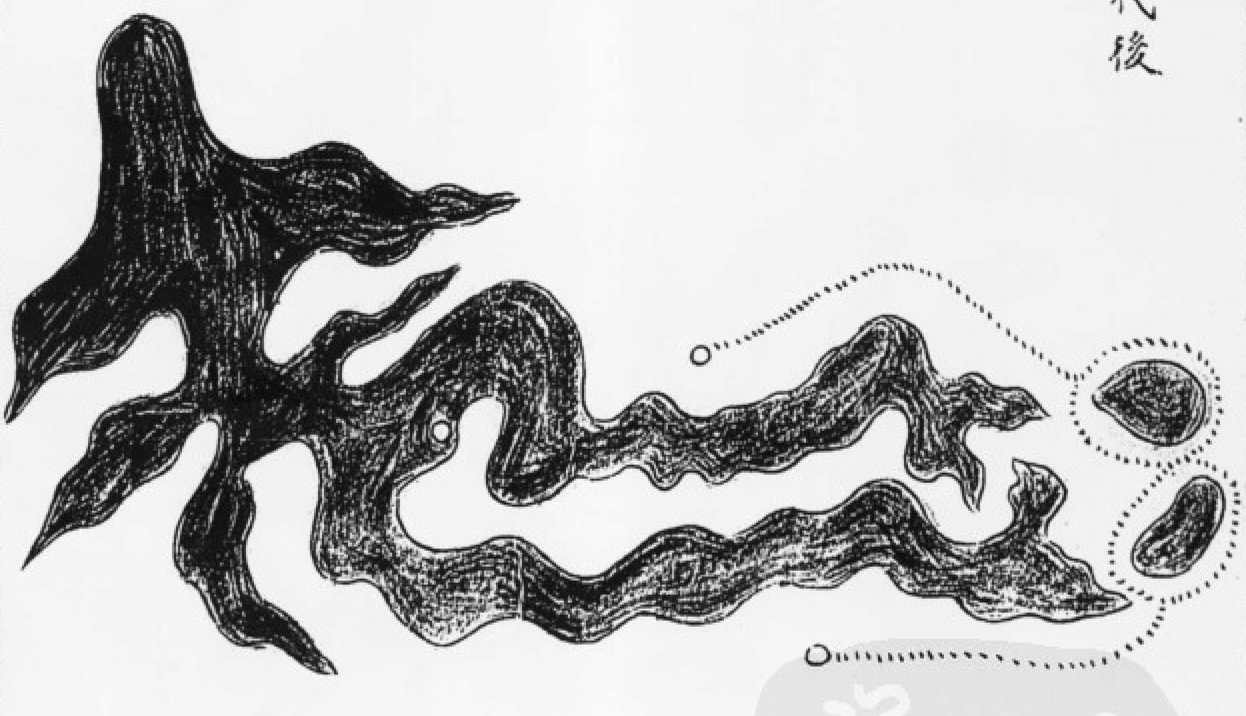


主富貴淫蕩顛狂聾
啞三代死傷敗

吉鬼龍第十二

主為僧道或三代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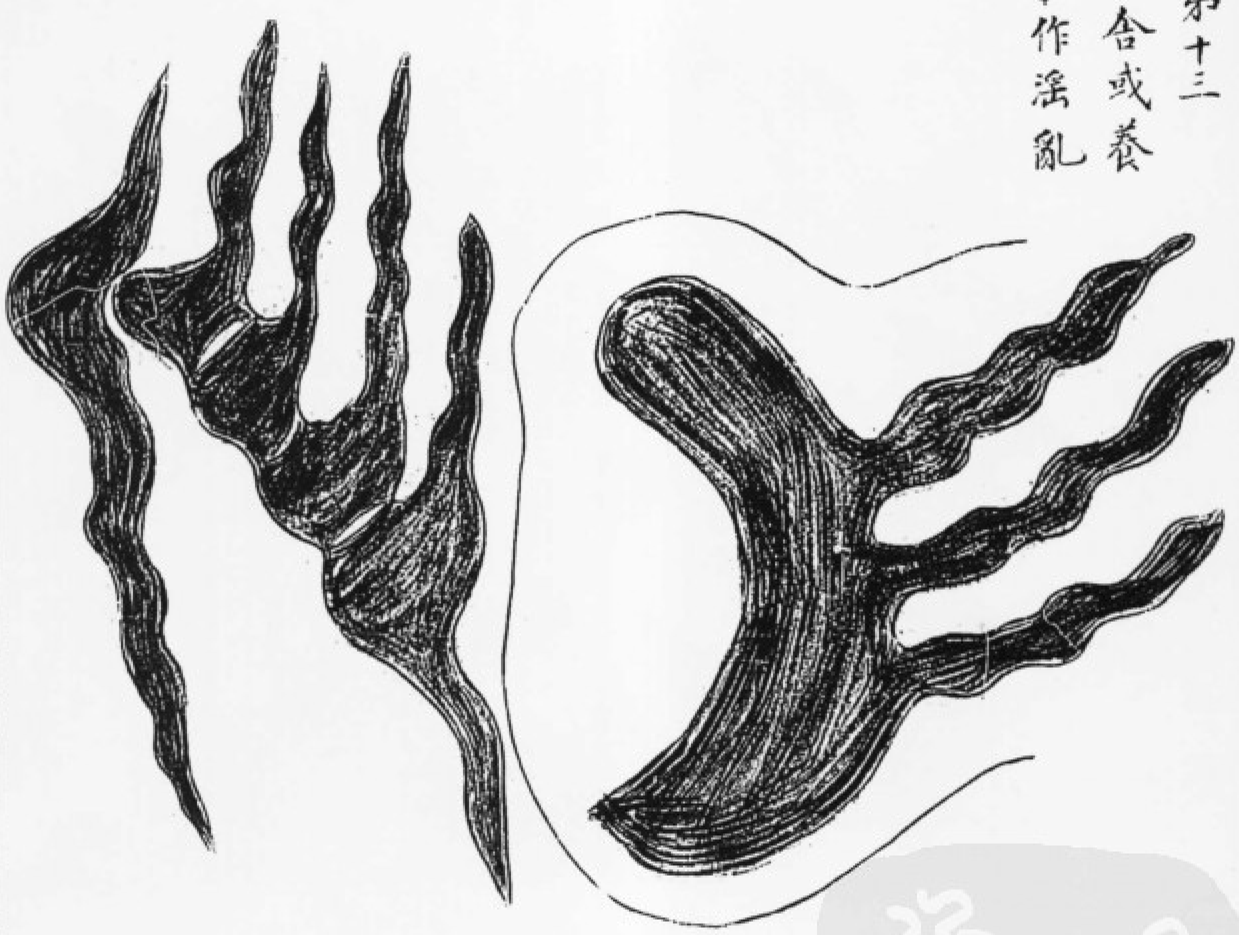
清貴官主典曹



吉兇龍第十三

主人入舍或養

偏婆子作滛亂



吉鬼龍第十四

主將文換武離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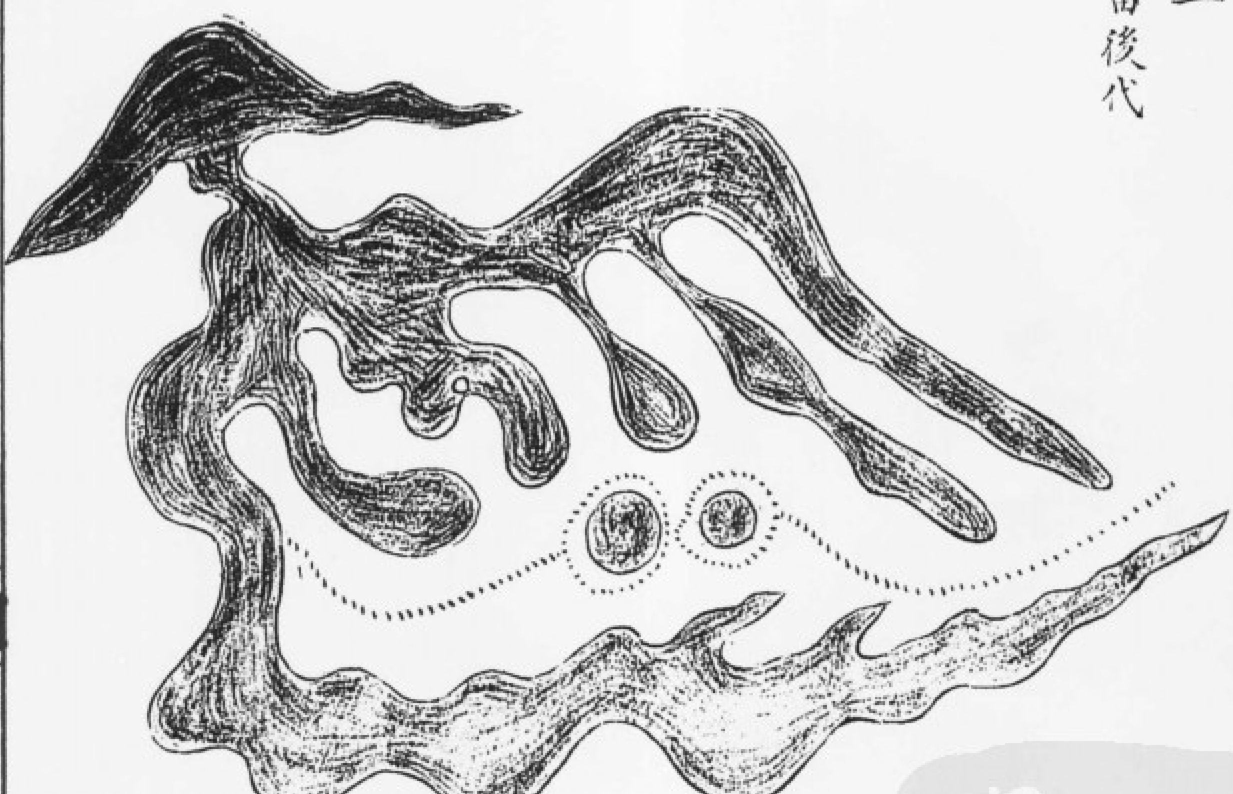
富貴久而滅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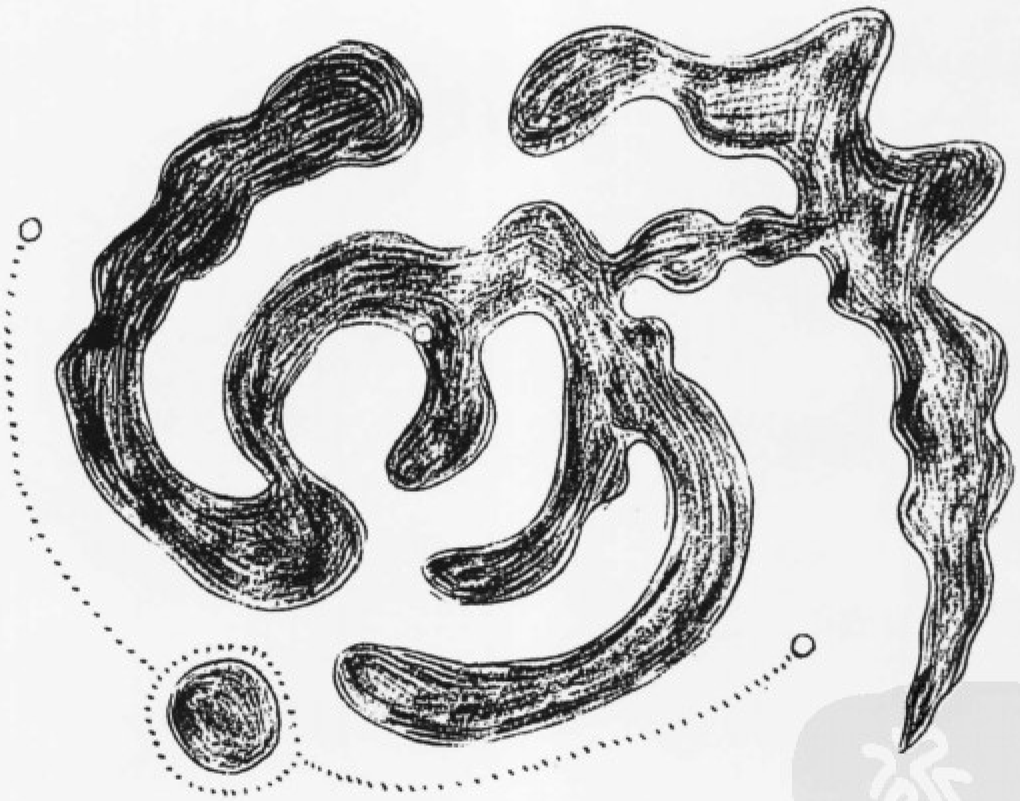
吉凶龍第十五

主販賣致留後代

淫亂殺敗



吉凶龍第十六
主富貴三代後
離鄉官事敗



凶鬼龍砂圖

官劫死敗之鬼第一



敕刀斬殺之鬼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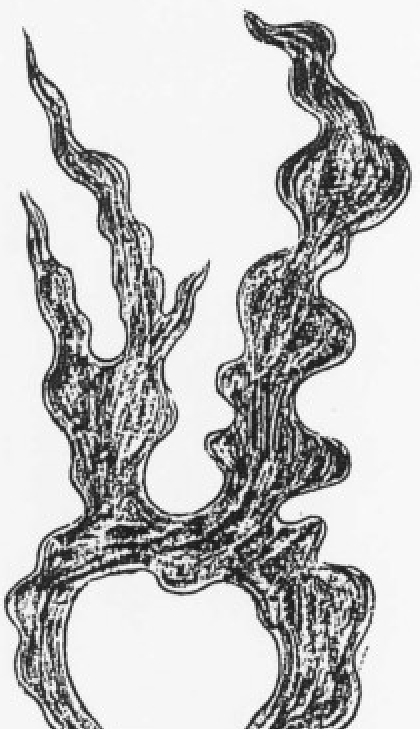
驚劫殺伐之鬼第三

此爲驚劫殺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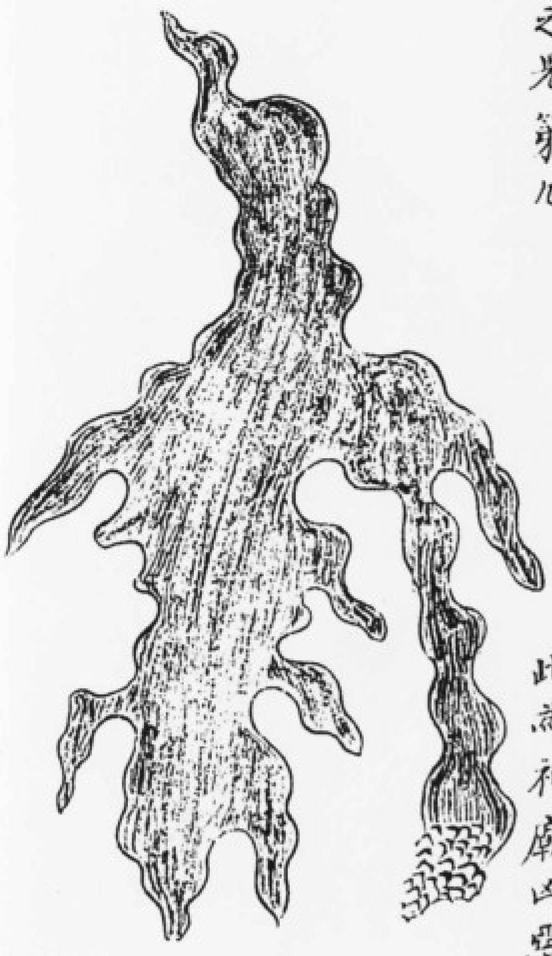
二代爲官

牛馬傷殺之鬼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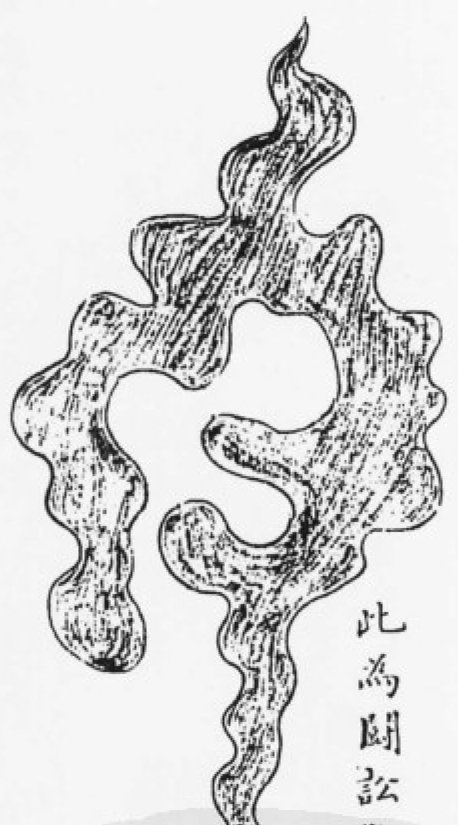
此爲牛馬傷殺

神廟凶惡之鬼第九



此為神廟凶惡

鬪訟鞭徒之鬼第十



此為鬪訟鞭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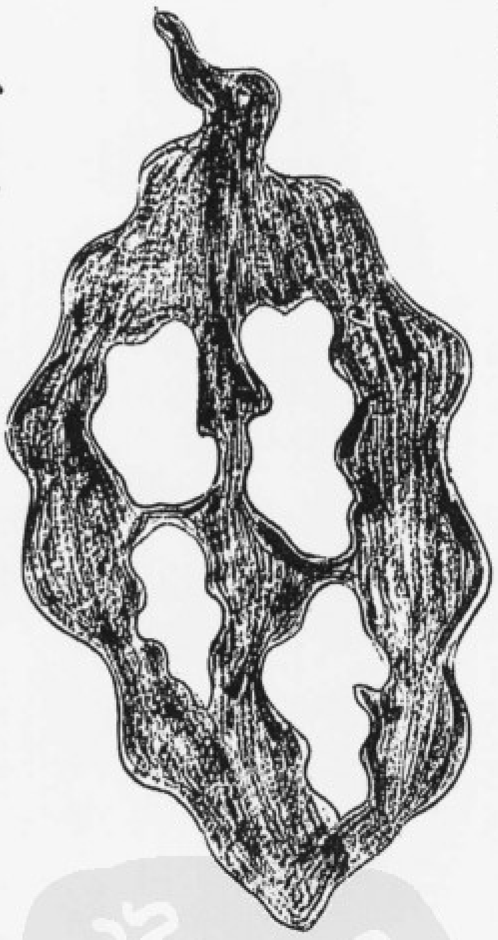
五逆生離自縊之鬼第十一



此爲五逆生離

此爲自縊

温黄疾病之鬼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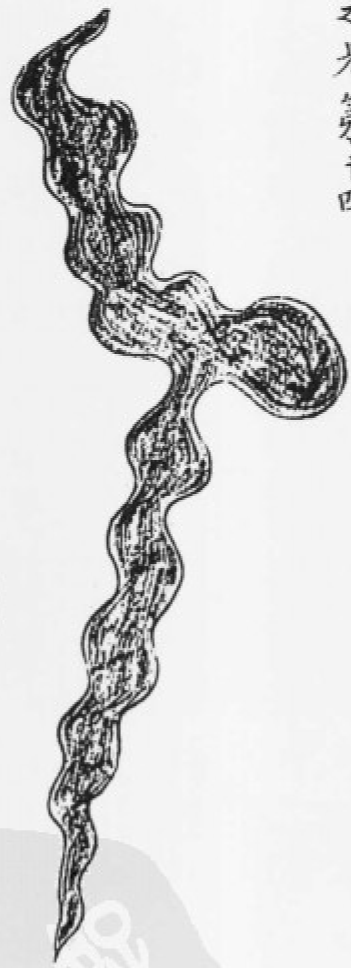


此爲温黄山

温火乞食之鬼第十四



殺人法場之鬼第十四



五逆誅殺之鬼第十五



明山論　三十六龍順會。人村闠市多在山龍歇泊之處。神壇社廟。多在窮絶凶殺之處。仙靈佛迹。多在名山窮極之處。列郡方鎮。多在龍會衆多之處。至於京都帝輦。萬水千山。供朝一神處。天地之中。受陰陽之正。五行之氣全。八卦之用備。雖世數盛衰。人物豐約。在於有時。然後緜緜不替也。是以龍會之處。小為人村。大為京都。有一定之法。不可易也。若其龍脉之來。如絲如線。如蛇如鱔。隔渡江河。略有體勢。或突兀有形。或潛藏無跡。不及三十六龍。而及三十六數者。則為列郡方鎮。戶口數萬。人物富庶。英豪所生。名臣所居也。若不及三十龍。而及二十之數。亦為小郡。或作大邑。人物昌盛。寶貨所產也。若不及二十龍。而及十龍以上者。亦為小邑。及作鎮砦。官舍所主也。不及一十龍。而及六七者。亦為人村。戶口豐足。不主逃亡。若以上龍脉不聚。雖聚而不及數者。雖遇天關地軸轉動。或暫昌隆。隨即廢棄。不獲久長。此歷古前代或改郡為邑。易邑為郡者。蓋以此耳。吉凶盛衰。非由人力。蓋本自然。此豈世俗所能識哉。須憑口訣。道眼鑒之。或應深潭。或應灘磧。或應降伏。或應祿馬。或應坡堰。或應津渡。或應橋梁。或應神廟。或應佛跡。或應仙靈。或屈曲如蛇。或橫直如岸。或孤峯獨秀。或筋角橫生。內外同源。上下共處。乃其驗也。陰陽之象。忌其分裂。略叙大槩。若夫尋

龍取穴別據經圖。然須明此。然後爲貴。地理精奧。峻嶺強龍
發講行其。開休要覓龍踪。龍踪作穴開鉗口。穴內明堂似捲瓶。此穴安墳
全不是。墳前跌蹶水悲鳴。龍虎莫逢交牙石。歲歲年年損少丁。 單山龍。
大凡作地有雌雄。莫葬單山獨嶺龍。兩畔夾身無子女。四山朝塚沒星峯
正宜結穴生三爪。又怕安墳動八風。穴內全然無破碎。單山疋馬免貧窮。
又換龍奔出近溪灣。切忌墳前見急灘。水直射墳聲蕩蕩。披蓮却怕水
潺潺。城門最忌千重嶺。穴內皆無一隻山。葬地若還逢此穴。田園賣盡走
無還。 窮源龍。窮源壁立勢崔嵬。地合真形也莫裁。縱有羅城山磊磊。面
前跌蹶水衰衰。仰身龍虎斜排倒。入手星辰惡石堆。若葬丹田臍下穴。定
知子息絕梯媒。 爪藤龍。節節生枝却有情。求龍纏繞似爪藤。只要山砂
朝穴轉。不須左右從龍行。只宜結穴生三爪。強弱終須要辨明。但看朝山
三隻好。依經下穴是佳城。 硬直龍。龍勢如鎗刺竹篙。星辰未免出雄豪。
安墳要順宜爲善。落穴龍行葬太高。玄武莫教垂背舌。明堂尤怕似茶槽。
若還直下鎗頭穴。損壞人丁不用刀。 楊公三百六十龍形。楊公元是國
師主。凡人世難遇。只因黃巢反破城。從此出來京。廣明元年有十道。十箇
國師盡皆到。維師獨自上虔州。虔化被人留。第一撥砂須要熟。排卦來裝

句君令撥砂不熱時山吉盡無知不見天寶經中道二名為寶照三名天
乙龍子經第四博山經有人會得吾寶照照出龍寶莊四遠盡傳楊三伯
六十龍形象付與曾公望望見龍來認五星仔細認其形楊公收得此文
書實是世間無尺百城門分八路世上人難遇識得龍真穴也真看地是
仙人城門楊公真口訣曾公親受楊公說讀看文書便淚流莫是他人求
長安國師親囑付秘訣勞心收後代有人傳此經秘訣不通識曾楊二仙
寶經好寶是無價寶時師熟讀在心明許君天下任橫行地理全書范公
曰山谷則以一起一伏為龍平地則以氣脈為龍起伏則來山滄大如龍
之方鼓勇時也其勢未住直待遨翔海表氣力將乏然後雲蒸霧溺縮爪
藏形盤旋繚繞則龍勢住也李淳風地理小卷有岡嶺堆疊起生龍正應
者下有王侯之地起聚蟻應者下有州閭市城之地起疊雲山應者下有
神仙之地有寶帳帝座宮嬪侍衛日月二龍金雞玉犬起於天門凡峯巒
中尊貴諸星應者皆為大地又推星峯起例篇曰大山峯堆疊高峻勇猛
其下發足委蛇曲折各有趨向或受正氣脈或受旁氣脈惟正氣脈子不
離母乾以乾應坤以坤應石以石應土以土應又看其發枝有小大星峯
有善惡形候有同異包含結裹門戶關鑰朝應向背或頭重尾輕或尾重

頭輕。以少中盡者。四節定之。有盛於少者。有旺於中者。有歸於盡者。有全於老者。故尋地雖以老盡為上。少中次之。至於脈窮氣散。則為神殺凶暴。血食威靈寺觀壇宇。則老盡為不足。用此法。所以貴有星峯門戶殺神而取貴賤也。葬法拾遺曰。地勢平夷。氣脈所藏。穴居其中。不居其旁。中則福集其身。傍則禍鍾其家。隱隱隆隆。四方來同。突中有窟。窟高處平也。窟中有突。低處高也。明山寶鑑論悖龍換骨篇。若其山從東發枝。足入壯。須得寅上頓起大峯。如筆悖龍過壯亥上。又起尖峯。換骨入西。申酉又起大峯。此是三龍相應之地。蓋東山屬木。亥為長生。寅為臨官。木山受氣於西。宜坐死作甲向。應龍在甲。甲宜高大。是盡龍之地。此是東龍逆回相向也。若其山從西發枝。足入南。須得申上頓起大峯。如插笏悖龍過南。巳上又起一峯。換骨入東。寅又起大峯。此是三龍相應之地。蓋西山屬金。巳為長生。申為臨官。金山受氣於東。宜震山作庚向。應龍在庚。庚宜高大。是盡龍之地。此是西龍逆回相向也。　若其山從南入東。須巳上頓起一峯。搏龍過東。寅上又起大峯。換骨入壯。亥上又聳一峰。是三龍相應之地。蓋南山屬火。寅為長生。巳為臨官。故火山受氣於南。宜坐坎作丙向。應龍在丙。丙宜高大。是盡龍之地。此是南龍逆回相向也。　若其山從北入西。須亥上頓

起大峯搏龍入酉。申上又起尖峯。換骨入南午上又起一峯是三龍相應之地。蓋北山屬水。申爲長生。亥爲臨官。故水山受氣於午宜坐午作壬向應龍在壬。壬宜高大。是盡龍之地。此是北龍逆回相向也。　又如山從東入南。須卯上頓起大峯。搏龍入南午上又起峯。換骨入西酉上又起峯。是三龍相應之地。蓋東山屬木。卯爲帝旺。與南方火相生。坐兌作乙向。是盡龍之地。此是東龍順回相向也。　又如山從南入西。須午未上起大峯。搏龍入西。兌上又起峯。換骨入北。子上又起峯。是三龍相應之地。蓋南山屬火。剋西方金爲財。坐坎作丁向。丁宜高大。是盡龍之地。此是南龍順回相向也。　又如山從西入北。須兌上頓起大峯。搏龍入北。子上又起峯。換骨入東。卯上又起峯。是三龍相應之地。蓋西山屬金。金與水相生。宜東山作辛向。辛宜高大。是盡龍之地。此是西龍順回相向也。　又如山從北入東。北上頓起大峰。搏龍入卯。卯上又起峰。換骨入南。南上又起星峰。是三龍相應之地。蓋北山屬水。水與東木相生。剋南火爲財。坐南向癸。是盡龍之地。此是北龍順回相向也。世俗論龍搏換。多以星辰搏換頭面言之。謂如貪狼若飛廉作祖爲官也。不至三公之類是也。此間星行龍之法。非搏換也。今地理書載之。必以回龍顧祖。藕斷絲牽。或坐東龍作西向。或南龍作

比向。或逆或順。蓋取其生枝發足。盤繞屈曲之遠近。方隅起伏之吉凶。此之謂眞搏換其理玄妙。不可不知也。 明山寶鑑乇不可葬例。 一曰斷山。山脉不續。 二曰童山。山無草木。 三曰流山。山勢不住。 四曰破山。後龍崩陷。 五曰孤山。塊然無從。 六曰側山。左右斜欹。 七曰老山。崖峩無氣。青囊經云童斷石過獨逼側爲七凶。童無衣。斷無氣。石則土不滋。過則勢不住。獨無雌雄。逼無明堂。側則欹斜不正。郭璞引證特言五者亦節文也。李淳風推龍行入穴篇曰發腦之處爲生氣。生氣則未成。發足之處爲旺氣。旺氣則未伏。窮格之處爲絶氣。絶氣則已息。枝蔓之處爲散氣。散氣則無歸。欹側之處爲敗氣。敗氣則多離。狐狗之處爲死氣。死氣則多暴不可用也。[illegible] 疑龍論正龍有枝幹 尋龍何處最難疑。尋得星峯却是枝。關峽從行并護托。鼓角槍旗左右隨。幹上星峯全不作。星峯龍法近虛辭與君少釋狐疑處。幹上尋龍眞可據。幹龍長遠去無窮。行到中間陽氣聚。面前山水又可愛。背後護龍皆返背。君如就此問疑龍。此是歇龍迎送隊。譬如貴粮適千里。豈無宿頓分內外。龍行長遠去迢迢。定有參隨從部位。凡有好龍爲幹去。枝龍盡處有旗槍。旗槍也是星峯作。圓淨尖方高更卓。就中尋穴穴即無。幹去未休枝早落。枝龍腰上亦可裁。半是虛花半是開。

若是虛花無朝應若是結實護纏回。護纏尚要觀疊數。一疊回來龍身顧
莫便將為真實看。總是護龍葉交互。三重五疊抱回來。此就枝龍身上做。
幹龍尤自隨水出護送迢迢不回揖。正龍身上不生峯有峯皆是枝葉送。
君如見此幹龍身的向幹龍窮處覓。君如尋得幹龍窮二水相交穴受風。
風吹水刼却非穴。君尋到處是疑龍請君看水交纏處。水外有山來會聚。
翻身傾母傾祖宗此是回龍轉身處宛轉回龍似掛鉤。未作穴時先作朝朝
山皆是宗與祖不拘千里遠迢迢穴前諸官皆拜揖千源萬派皆朝揖。此
是尋龍大法門兩水夾來皆轉揖尋龍何處使人疑尋得星峯却是枝枝
葉亂來無正穴真龍到此是疑非只緣不識兩邊護。却愛飛峯到脚隨。
飛峯斜落是龍脚脚上生峯一邊卓真龍平處無星峯。兩邊生峯呈難捉。
背斜面直號飛峯此是真龍夾從龍一節生峯二節揷。兩節雖長號寬峽。
峽長饒出真龍前背後星峯又可怜到此狐疑不能釋請向正龍尋兩邊。
兩邊起峯為護從正身低干最貴重星峯兩邊轉前揖轉在穴前為我用。
問君州縣正身龍大浪橫江那有峯起峯皆是兩邊脚去為小穴為村落。
如此尋穴看兩邊兩邊生脚未嘗偏正身遠却中央去。祿破文廉多作關。
關門是為有大小破祿二星外為關祿星無祿作神壇。破軍不破上近關

要看大地尋關局。關局大小水口山。龍虎背後有衣裾此是關闌拜舞袖。
雖然有袖穴不見官不離鄉任何授。大凡尋龍要尋幹。莫道無星又無換。
君如不識枝幹龍每見幹龍多誕謬。不如幹長經亦長外州外縣山為畔。
尋龍千里非遐邇其次五百三百里先就輿圖觀水源兩水夾來皆有氣。
水源自是有長短。長作州軍短作縣枝上節節是鄉村。幹上時時斷復斷
分枝擘脉散亂去幹中有枝枝有幹凡是枝龍長百里。百里周回作一縣。
百里各有小幹龍。兩水夾來尋曲岸曲岸有水抱龍頭。抱處好尋氣無散。
到處先看水曲山水口交牙內局寬便就寬容平處覔左右周回無空闕
斷然有穴在此處更看朝水與朝山。朝山與龍一般遠共祖同孫來相伴。
容山千里來作朝朝來面前為近案。如有朝迎真有情。將相公侯立可斷
尋得真龍不識穴。不識穴時總空說真龍識穴始為真下着真龍官不絕。
真龍藏倖穴難尋唯有朝山識倖心朝若高時高處下。朝若低時低處針。
朝山亦自有真假若是真時直來也。若是假時山不來。徒愛尖圓巧如畫。
若有真朝來入懷。不必尖圓如龍馬位要低昂起伏來不愛尖傾直去者。
直去名為墜朝山雖見尖圓也是閑譬如貴人背面立與我情意不相關。
亦有橫列為朝者若是橫朝似衙唱前山橫過脚分枝。枝上作朝首先下。

首不作峯或尖圓隻隻来朝列我前。作排班小衙列。如魚駢頭鱗比肩。朝余却去作水口。與我後纏兩相湊。交牙護斷水不流。不放一山一水走。到此尋穴定明堂明堂横直細推詳明堂已向前篇説更就此篇重辨别。横城寛抱有垣星。更以三垣論交結。交結多時垣氣深。交結少時垣氣泄。長垣便是横朝班句心便是明堂山鈎鈐垂脚向垣口天上有紫垣直對房星心星房星下有鈎鈐北面重重尊聖顏大抵山形雖在地。地有精光屬星次。體魄在地光在天。識得星光真精藝明堂惜水如惜血堂裏避風如避賊莫令穴鈌被風吹。莫使溜牙遺水刼問君如何辨明堂。外山抱裏内平洋。也有護關亦如此君若到此細推詳時師每到護關裏。山水周回秀且麗。躊躇回顧説明堂。妄指横山作真地。不知關峽自周回。只是護關堂泄氣泄氣之法如何觀。左右雖回外無關此是正龍護關峽。莫將堂局此中看與君辨論明堂樣。明堂須要之玄放。明堂繞曲如繞繩。繞向穴前須内向。内向之水抱身横。對面抱来弓帶象。上山下来下山上。中有吉穴隨形向。形若真時穴始真。形若不真是虚誑。虚誑之山看兩邊。兩邊虚穴亦如然。外纏不轉内托返。此是貴龍形氣散。貴龍行處有纏褥纏褥之龍富貴局問君纏褥如何分。龍下有坪如繖裙。譬如貴人有拜席又如僧道

墮具伸真龍到穴有茵褥。便是枝龍山富足。此是神仙識貴龍。莫道肥龍多息肉。瘠龍雖是孤寒山。也有瘠龍出高官。肥龍雖作貴龍體。也有肥龍這陵替。問君肥瘠如何分。莫把雌雄妄輕議。大藏亦嘗有此言。溪谷為牝低伏蹲。岡陵為牡必雄峙。不知肥瘠有殊方。漢儒以山論夫婦。夫山高峻婦低去。此是儒家論尊卑。便似龍家雌雄語。大抵肥龍要瘠護。瘠龍須要肥為御。瘠若也有茵褥形。千里侯邦居此處。敢將禹迹來問君。輿圖之上要細論。尋龍論脉不論勢。地勢如何却屬坤。若以山河分兩界。黃河川江兩源分。其中有枝濟與河。淮漢湘水亦長源。幹中有枝枝有幹。長者入海短入垣。若以幹龍論大盡。大行碣石至海壖。又不言山入幸嶺。又分汝潁河流吞。南幹分枝入海内。河北河東皆不背。葱嶺連綿入桂連。又入衡陽到江邊。其間屈曲分擘去。不知多少枝葉繁。又分一派入東海。又登碣石會為垣。一枝分送入海門。幹龍盡在江陰墳。若以幹龍為至貴。東南沿海天中尊。如何垣星不在彼。多在枝龍身上分。到彼枝幹又難辨。枝上多為州與縣。京都多是在中原。海岸山窮風蕩散。君如要識枝幹龍。更看疑龍中下卷。

疑龍 論枝幹龍作穴

雖然已識枝并幹。長作京都短作縣。枝中有幹幹有枝。心裏能明口能辨。只恐尋龍到此窮。兩水夾來風蕩散。也有

方州并大邑。直到水窮山絶岸。也有城隍一都會。深在山原隈僻畔。今日
君尋到水窮沙礫。坦然纏護窩。右尋無穴左無形。無穴無形却尋轉。尋轉
分枝上覓穴。惟見縱横枝葉亂。也識轉換也識纏。也識護托也識斷。此是
狐疑難作穴。穴有假穴無正条。到此之時心生疑。欲得高明能剖判。為君
決破此疑心。枝幹亂時分背面。假如兩水夾龍來。便看外纏那處回。纏山
纏水回抱處。背抵纏山纏水隈。護纏亦自有大小。大小隨龍長短來。龍長
纏護亦長遠。龍短纏山亦近挨。大抵纏山必曲轉。莫把明堂内外裁。曲轉
之形必是面。只恐朝門塞不開。尋得纏護分明了。更看落頭尋要妙。纏山
纏水如扆屏。面前寬闊看多少。纏水纏山似条山。只為明堂狹不寬。山回
水抱雖似面。浪打風吹崖壁寒。請君來此看背面。水割石崖龍背轉。不問
有石無石。只是水割風吹。便是龍背。若是面時寬且平。若是背時多陡岸。
面時平坦中立穴。若是面時朝水緩。縈紆環抱入懷來。不似背邊風蕩散。
君如識得背面時。枝幹尋龍無可疑。寬平大曲處尋穴。此為大地斷無疑。
詳看朝迎在何處。中有横過水城聚。背後纏水與山迴。相合前朝水亦隨。
後纏抱來結水口。前頭生脚来相湊。兩山兩水作一關。更看羅星識先後。
羅星亦自有首尾。首逆上流尾拖水。如此尋穴與尋龍。不落空亡與失蹤。

秤停上下左右手的有真龍在此中忽然數山皆逼水水夾數山來相從
君如到看護送山上坑下坑事一同無疑上坑是真穴今看下坑亦藏風
三疑更看上下轉山水轉抱是真龍大龍上身亦作穴此處恐是雙雌雄
雖作兩穴有貴賤分高分下更分中也有真形無朝水只有朝山如近侍
朝水案外暗循環此穴亦非中下地只要案山逆水轉不愛順流隨水勢
順流隨水案無力此處名爲破城裏若是逆水作案山關得外垣無走氣
也是真形無朝山只有諸水聚其間汪汪萬頃明堂外內句周回如抱環
鈎鈐鎖閉不漏泄內氣無容外氣殘怕水射風吹也外陽朝海拱辰入內
氣端然龍虎安枝榦之外識背面位極人臣世襲官縱饒已能分背面面
是寬平背崖岸假如兩水夾龍來屈曲翻身時大轉一回頓伏一翻身一
回轉換一回斷兩邊皆有山水朝兩邊背有水打岸兩邊皆有穴形真兩
邊皆有山水案朝迎兩邊皆可觀兩處明堂皆入選兩邊纏護一般來兩
邊下手皆回轉此山背面未易分心下狐疑又難判不應兩邊皆立穴大
小豈容無貴賤只緣花穴使君疑更有護身脚名辦莫來此處認真龍兩
處夾龍龍必轉逆轉之能有鬼山鬼山拖脚背後環識得背面更識鬼識
鬼之外更識山官鬼已向前篇說更就此中重分別大凡榦龍行盡處外

山隔水來相顧。餘龍若是有悲山。回轉向前寬處安。凡山大曲水大轉。必有王侯居此間。也有餘龍來兩水。更不回身直為地。只是兩護必不同。定有護關交結秘。餘龍行盡若無悲。須看衆水聚何地。衆水聚處是明堂。左右交牙鎖真氣。如此明堂須是真。環結交牙誠可貴。問君疑龍何處難。兩水之中必有山。兩山之中必有水。山水相交是發源。假如十條山同聚。必有十水歸一處。其間一水是出門。九山同來是門戶。東上看西西山好。西上看來東上妙。南岡望見北上山。山奇水秀疑此間。北上望見南山水。矗矗尖奇秀且麗。君如遇見此處時。兩水夾來何處是。與君更為何分別。先分貴賤星羅列。更須參究龍短長。又看頓伏星善良。尊星不肯為朝見。從龍雖來無遠揚。只是來護真龍不生脚手也。貴龍重重出入帳。賤龍無帳空雄獨。千山九水雖同聚。貴龍居中必異常。問君如何分貴賤。真龍不肯為朝見。凡有星峯去作朝。此龍背裏福潛消。譬如吏兵與臣僕。終朝跪起庭前伏。那有精神自立身。時師只說同關局。朝山從護豈無穴。輕重多與貴龍別。龍無貴賤只論長。纏龍遠出前更強。君若論長不論貴。纏龍有穴返為良。只恐尋龍易厭數。雖有脈力無脚力。若不窮源論祖宗。也尋頓伏識真蹤。古人尋龍尋頓伏。蓋緣頓伏生尖曲。曲轉之餘必生枝。枝上必為

小關局。譬如人行適千里。豈無解鞍幷頓宿。頓宿之所雖未佳。亦有從行幷部曲。頓伏移換與退卸。卻看山面何方下。移真切須尋回山。山回卻有

迎送還迎。送相從識龍面。龍身背上是纏山。纏山轉來抱龍體。此中尋穴又何難。古人建都與建邑。先尋頓伏識龍關。升虛望楚與陟巘。此是尋頓

與山面。降觀于桑與降原。此是尋伏下平田。度其夕陽揆以日。南北東西向無失。乃陟南岡景與京。此是望穴識龍形。則彼百泉觀水去。陟彼溥原

觀水聚。或陟南岡與下原。是尋頓伏非苟然。古人卜宅貴詳審。經旨分明與後傳。

疑龍論杖粘龍花假穴及高低怪異穴。龍已識真無可疑。尚有疑穴費心思。大抵真能臨落穴。先為虛穴貼身隨。穴有乳頭有鉗口。更有平坡無左右。亦有高峰下帶垂。更有昂頭居隴首。也曾見穴在平洋。四畔

周圍無高岡。也曾見穴臨水際。俗人見穴無包藏。也曾見穴如側掌。卻與仰掌無兩樣。也曾出穴直如槍。兩水射脇自難當。更有兩山合一氣。兩水三山同一場。龍虎岡一山而山同案一處君如識穴不識怪。只愛左右包者強。此與俗人無以異。多是葬在虛花裏。虛花左右自有情。仔細辨來非

正形。虛花作穴更是巧。仔細觀來無甚好。怪形異穴人厭看。如何子孫出大官。只恐怪形君未識。識得裁穴卻無難。識龍自合當識穴。已在變星篇

內說。恐君疑穴不取裁。好向後龍身上別。龍上星辰是根荄。前頭形穴是花開。根荄若真穴不假。蓋從種類生出來。若不隨星識根種。妄隨虛穴鑿山隈。請君熟護變星穴。為鈐為乳為分別。高低平地穴隨穴。在背妄為鉗乳穴。穴若不隨龍上星。斷然是假不是真。請君看將舊地覆。狼星乳頭巨鈐句外縣京國多平洋。也有城邑在高岡。淮甸州縣在水尾。夔峽山嶺是城隍。隨他地勢看高下。不可執一拘攣也。千萬隨山尋穴形。此說斷能辨真假。冀州壺口落低下。蓋緣輔弼為垣馬。太原落處尖似槍。蓋緣廉破龍最長。建康落在坡平地。蓋緣輔弼星為體。太原平坦古戰場。熊耳為龍星可詳。長安帝垣星外峙。巨武出龍生出勢。京師落在垣句中。狼星夾出巨門龍。太行走入河中府。八手連生六七巨。入首雖然只是山。落處却在回環間。此與窩鉗無以異。只在大小識形難。我觀星辰在龍上。預定前頭穴形象。為鈐為乳或為坡。或險或夷或如掌。歷觀龍穴無不然。大小隨形無兩樣。此是流星定穴法。不肯向人謾空誑。更有二十八舍間。星穴裁之最為上。大凡識星方識龍。龍神落穴有真蹤。真蹤入穴有形勢。形勢真時尋穴易。若不識形穴難尋。左右高低如何針。且如龍形有幾樣。近水近山隨物象。如蛇如虎各有穴。形若真時穴可想。龍有耳角與腹腸。鼻額如何却

福昌。虎有鼻脣弁眼耳。肩背如何却出貴。看他形象宛在中。最是朝山識正龍。高低只取朝山定。莫言三穴有仙蹤。天地人也。千里來山只一穴。正者為優傍者劣枝上有穴雖有形不若榦龍為至精龍從左來穴居右。只為回來方入首龍從右來穴在左只為藏形如轉磨高山萬仞或低藏。看他左右及外陽。左右低時在低處。左右高時在高岡。朝山最是龍出穴。不必須他金尺量。正穴當陽必有將。有將便宜為對向。穴在南時北上尋。穴在北時南上望。朝迎矗矗兩邊遮。向內有如鷄見蛇。對面正來不傾側。繞方移步便欹斜只將對將尋真穴。將若正時穴最佳。乳頭之穴怕風鈌。風鈌入來人絕滅。必須低下避風吹。莫道低形驚形絕。鈴穴如釵掛壁隈惟嫌頂上有水來。釵頭不圓多破碎水傾穴內必興災。仰掌要在掌心裏左右挨排恐非是。窠形須是曲如窩左右不容少偏頗。偏頗不可名窠穴。倒側傾摧禍奈何尖槍之穴要外裹外裹不牢返生禍。外山包裹穴如槍。左右包來尖不妨山來雄勇勢難竭是致尖形也作穴。只要前山曲抱轉。針着正形官不絕。穴法至多難具陳。識得龍真穴始真。真形定是有真案。三百餘形穴穴新。大凡尋穴非一。樣降勢隨形合星象。譬如銅人針灸穴。穴穴宛然方始當。忽然針灸失真穴。一指隔差連命喪。大凡立穴在人心。心

眼如同巧處尋。重重包裹蓮花瓣。正穴却在蓮花心。真龍定是有真穴。只為形多難具說。朝迎護從亦有穴。形穴難成有優劣。朝山若是有穴時。不問真龍斷不疑。朝山逆轉官星上。小作星形分別様。雖然有穴非大器。隨形斟酌事隨宜。大凡有形必有案。大形大穴如何斷。譬如至尊坐明堂。列班排衙不撩亂。出人短小與氣寬。皆是明堂與案山。明堂廣闊氣寬大。案山逆迫人兇頑。案來降我人慈善。我去伏案貴入賤。龍形若有雲雷案。人善享年亦長遠。正帳若遇蛤與狸。雖出威權勢易衰。略舉此言以為例。請君由此細尋推。周家農務起后稷。享國享年延八百。秦人關內恃威權。吞滅諸侯二世絶。此言雖大可喻小。山嶽降神出申伯。大抵人是山川英。天降聖賢為時生。祖宗必定有山宅。占得山川萬古靈。誠言裁穴出機巧。穴法分毫爭微妙。假穴斬關莫道真。有斬關穴就正龍身上作正穴正形都蹉了。京國外徒之後山。帶有雲氣在其間曲阿之中有正穴。却被劉侯斬一關。斬關之穴始於此。只得一代生龍顏。後來子孫即凋喪。蓋為正穴尋真難。孔恭以為不鑿壞。可以數世王無難。我因復此舊墳壠。乃知垣局多回環。今人裁穴多論向。更不觀星後龍上。觀星裁穴始為真。不論星辰是虛誑。君知天地人三刼。刼去不回無美利。天刼便是龍身去。地刼乃是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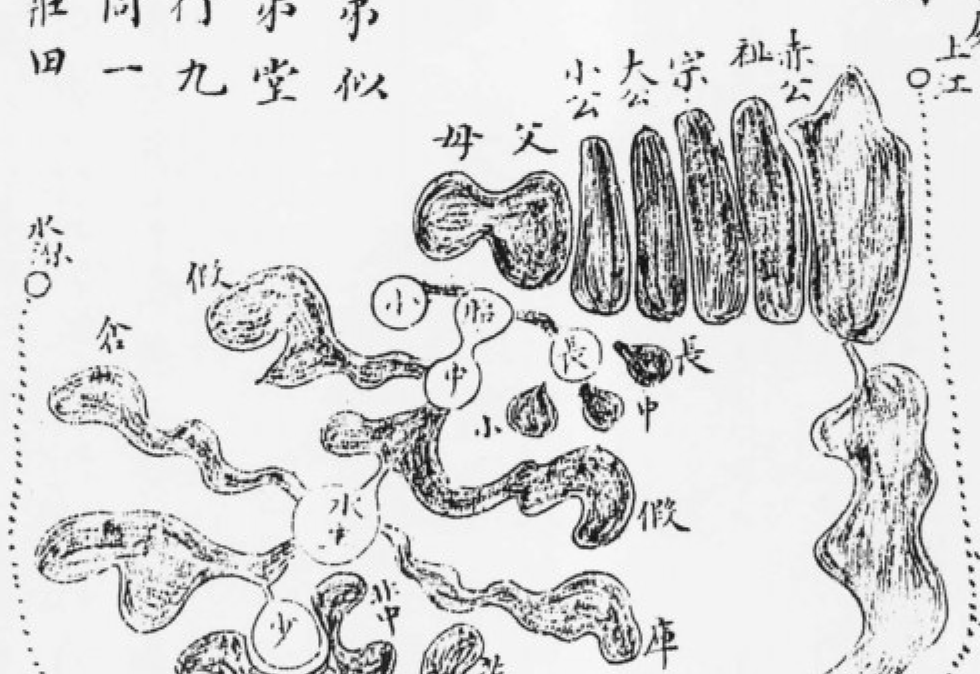
前脣。人刼却是向中求。向上飛來必回視。有人識得三般刼。子子孫孫皆富貴。天刼雖去却回來。回朝面前闌穴水。地刼雖長有水橫。初下有災後又利。人刼遠朝雖空闊。却要有情無别意。三刼如能辨得時便識漏胎并泄氣。龍有漏胎泄氣者皆從三刼推奥祕。問君天刼如何說。天刼又去作他谷。已去又復分脚轉。闌在面前看優劣。水去五六里迂回。悠悠洋洋去轉來。水要迂回山要轉。便知天刼不爲災。地刼穴下元有脣。玄武扛屍正此謂。退田筆動土牛走。其實玄武長而已。雖長山水若橫闌。地刼翻然增福神。人刼當從向上求。面前空闊要遠朝。隻隻直來或橫抱。信知人刼不爲殃。龍髓經中究至理。漏胎泄氣謂此爾。　問主客山疑龍如何。問君主客皆端正。兩岸尖圓兩相映。應是三山品字安。客亦三山形一般。客山上見主山好。主山上見客山端。此處如何辨賓主。只將水抱便爲真。水城送背處爲客。多少時師誤殺人。凡觀疑穴看堂局。堂局真處抱身曲。忽然平過却如何。即以從纏分部屬。纏送護托辨假真。朝山無從托龍身。朝山直來身少曲真龍。屈曲不朝人。　問形真假疑龍如何。問君龍固有枝幹。識得枝中幹分亂。胡爲幹上忽生枝。枝上連生數穴隨。此是枝龍間旺氣。譬如爪蔓始生枝。分枝枝上連生子。大小之形必相似。或如人形必數穴。禽

獸之形必同列。凡為形穴必兩三。蓋緣氣類總如一。是致流形去結實。連
生種類配偶匹。蛇形必定有雌雄。虎形相背無單隻。大山峽裹莫尋蛇。恐
是高山脚溜斜。若是真蛇有鼠蛤。如無鼠蛤是空花（或有蜈蚣降伏亦可）
或是蜈蚣出面來。亦有蚰蜒為案砂。大山猛勇莫言虎。恐是朝迎為主佳。
重峯拜舞似虎行。若是真虎羅綱屏。更有肉堆獅子案（或以伏槍為案）如
無此案是朝迎。凡辨真假易分判。若是假穴無真案。若是真形案必真。人
形人物兩相親。獸形降伏如貪噬。禽形必有條為縈。龍形雲雷象近水。月
形星案前陳起。凡是真形有真案。試以類求當識筭。　問幹作枝兼疑龍
如何。問君前經論貴賤。上是侯藩次州縣。幹龍多是居王侯。枝作幹龍亦
藩衍。此說分明尚有疑。試舉一說為君辨。前言盛衰固有為。枝上又生數
條枝節。節為龍自有容。已作末作氣自隨。胡為上作下必歇。亦有下作上
必衰。縱饒氣脈相連接。自有氣脈非相依。如何盛衰尚關觔。為君决此一
狐疑。蓋小枝龍氣脈絕。又出小枝無轉換。隨龍附氣氣不長。大勢上連枝
上幹幹頭末作枝。先興枝上末作幹。先榮枝上先作幹。後作幹長枝短力
難爭。恰似一瓶生數嘴。嘴小口大爭水利。不從口出嘴長流。口若盡傾嘴
無水。又如大樹生小枝。小枝易瘦大枝肥。大枝分奪全氣去。小枝不伐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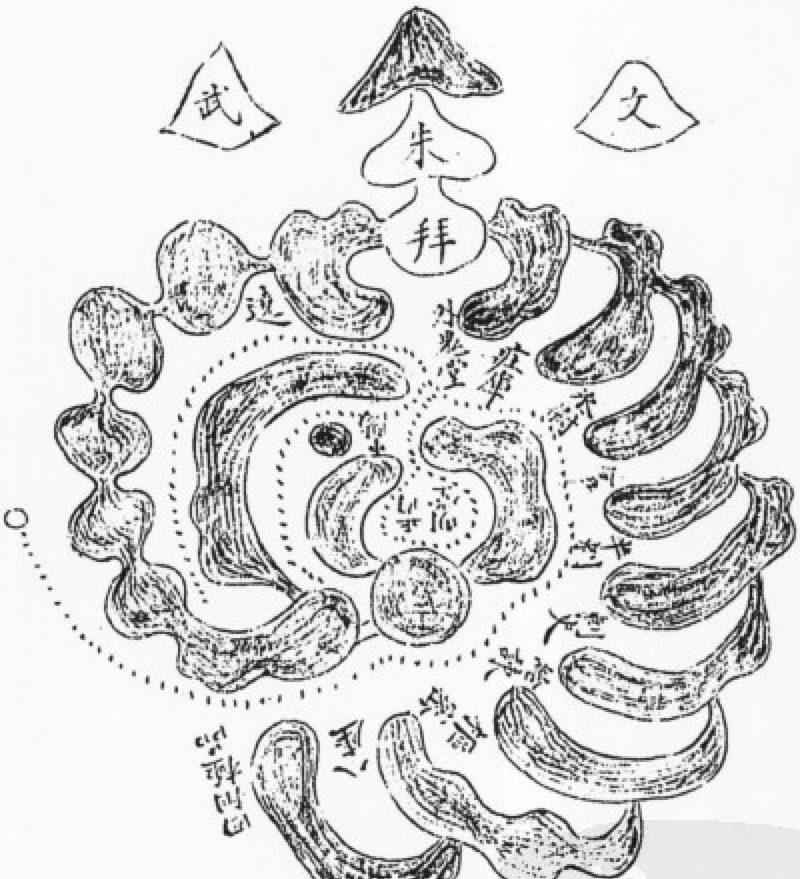
衰羸。更看新作與舊作。年深年淺自可知。地理大全楊公分宗認祖山家血脉本向之圖。 歌曰。若要其子看其母。父母夫妻兼宗祖。九玄三代共宗頭。同氣連枝歸一處

又為九族同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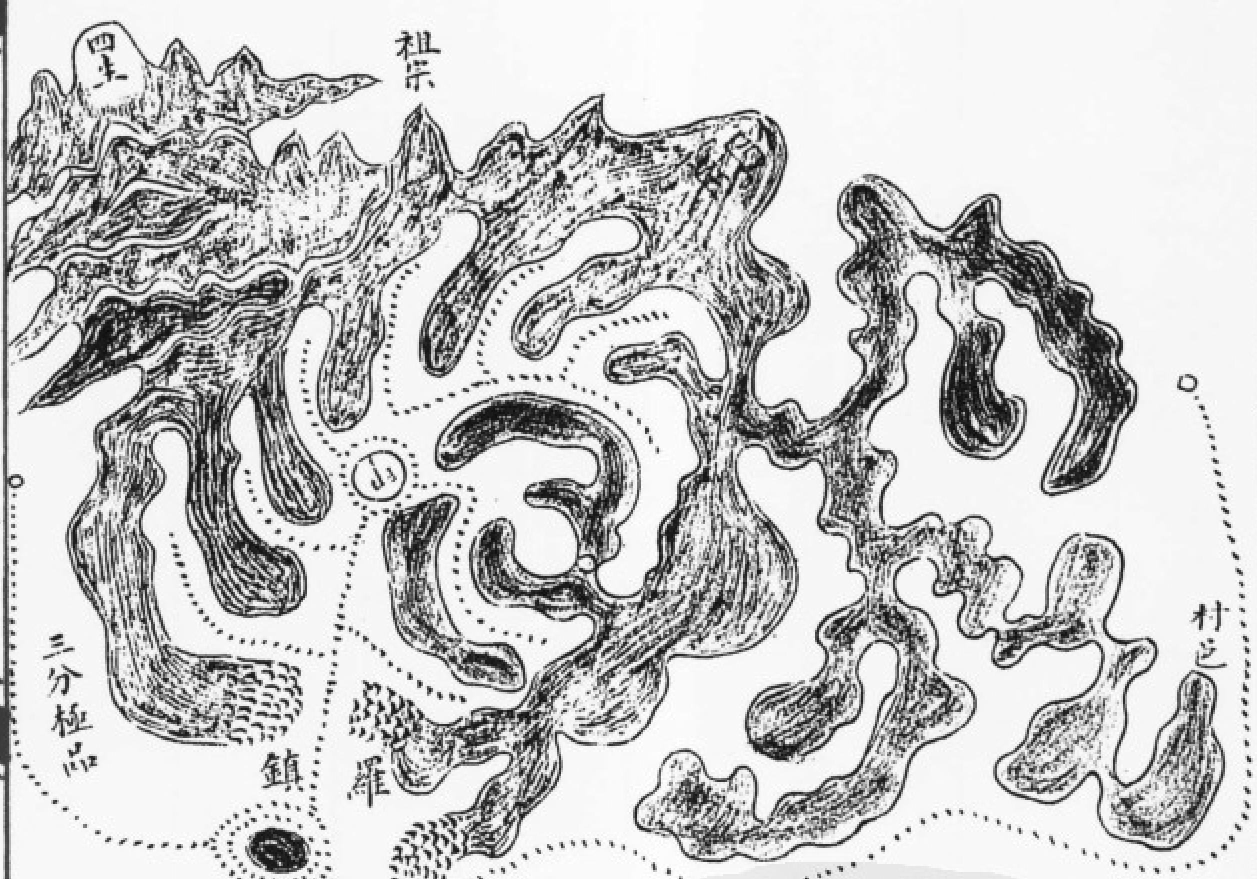
山家堂弟似堂兄。堂弟堂兄一路行九族忽然同一脉。百萬莊田播大名



揚公定貴官代數寶鑑局。　順則百代大富。逆則減半。來山正脉。鼓角分金。坤乙巽辛巳酉丑申子辰癸丁十二向。用此局分金。左右正脉須三峯同至。甲乙在卯。丙丁在午。庚辛在酉。壬癸在子。丑寅在艮。辰巳在巽。未申在坤。戌亥在乾。



五音生旺圖
長生起龍
旺上高聳
死上入首
自長生水
流絕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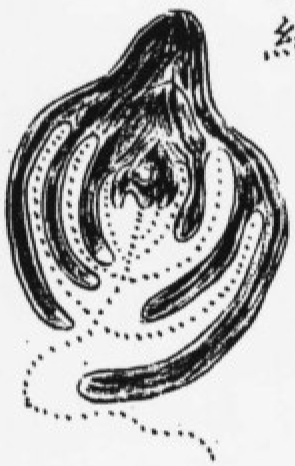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二十　四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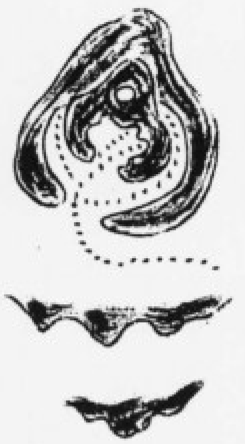
地

相地十二

家寶經十二到頭龍法　一曰順舍龍者。兩邊防護。自祖宗榦上抽枝。盡龍結穴。水砂一齊大聚。前面見其明去之水之玄委曲。龍長水長。局大朝遠者是也。然尋盡龍不須盡盡則無力矣。如山前有衣裾結穴後有餘氣切莫認作盡龍看了。　水論順舍結地兩邊隨送到頭。一重聚了轉一揖。第二重又送到再聚復轉一揖外抱又到。故有七揖九揖。明水之玄而去者發福甚遠。　兩邊雌雄重重彎護。宜占花心。最是包容。　順舍一榦兩枝全。砂水齊齊到面前。穴在當頭龍盡處。龍長朝遠水之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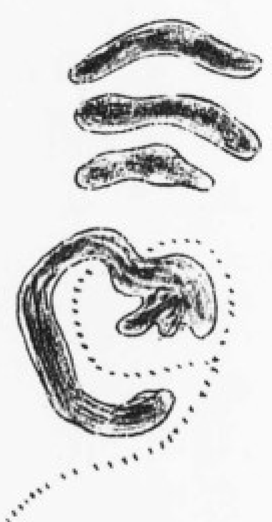
順舍龍　真主結





二曰大交陽龍大交陽者乃是陽龍不過峽淨身長行金星受氣既盛漏出變水行宮其勢方猛一傾一跌收住未得須合自身上一節看他後頭來者手足送出前面去者面目顧後但中間嶂粗大結穴不得只得就橫嶂上抽身再去一二節結穴將後頭之龍可作一鋪看他結穴在嬾枝如網牽網則四邊皆動切不可道是一邊砂水不到此名一障合一障水論云有橫過水局嶺前流出之水勢急而直必假外到之水攔之此乃交陽結兩山相合氣聚中間大發最猛但過宮則無力矣出局之水倘仍復交結猶能養蔭 水星金嶂合交陽後送前回氣勢獰莫逆一般砂不到嫩枝結穴後龍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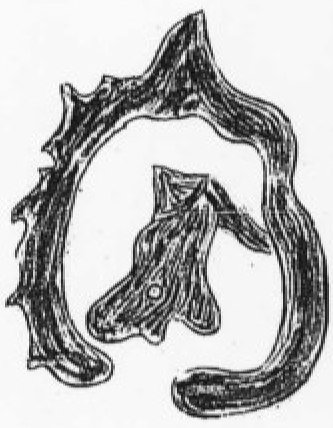
交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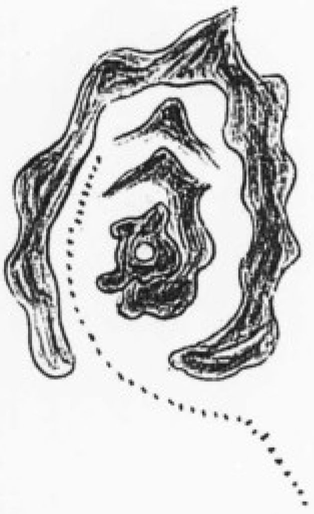


三曰小交陽龍小交陽者其情與大交陽同但小交陽離祖不遠不復再抽只就橫龍身上做了切不可執橫龍不做之說 不再抽枝出面渾小交元與大交分離宗開障不粗大只就橫龍結好嶺

四曰。翁雌雄龍。翁雌雄者。要就身上看下來。其星辰須光淨。但多皮龍出身手足邊長邊短。若在當頭取穴。誠是偏枯。須當取龍勢盤轉一邊。大抵水盤轉一邊。自來相合穴取盡處一邊交結便是。切不可作順舍看了。

盤桓龍勢翁雌雄。邊短邊長手足虧。穴合一邊城水轉。當頭誠是勢偏枯。





五曰。拉節龍。拉節者。自橫嶂抽枝直去。脫然抽枝光淨。七節九節十三節。全在金星過氣無水。此謂之純陽星辰。頭面端正。手足揷下送出。兩翼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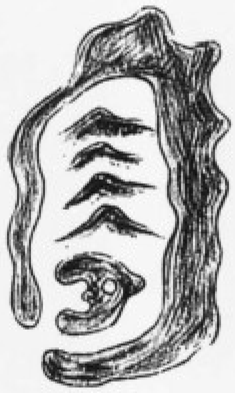
侯全借外抱纏遶迸作穴在當頭無龍虎處不必尋開鉗處。橫嶂抽枝拉節龍金星過氣面端容當頭立穴無龍虎全借陽纏作送從。



六曰藏踪脫煞龍。脫煞者後架起火木作祖龍粗大突兀或是山一大座而破碎廉貞也出門更無面目手足奔走甚急前去過峽不成正星一斷至三五斷又復煞不離身則散平洋藏踪閃跡不可體認此是上格星辰帶得煞神重脫卸不得動使行一百里三十里近至一二十里復入敗龍故其穴極怪僻切不可道是龍不來誤了。敗龍怪穴可消詳木火廉貞突兀生脫卸煞神猶未盡藏踪閃跡出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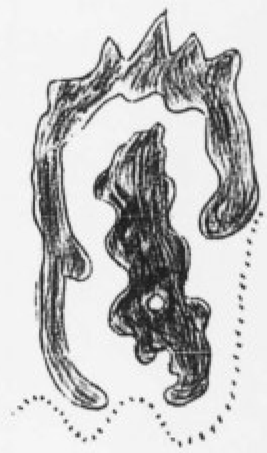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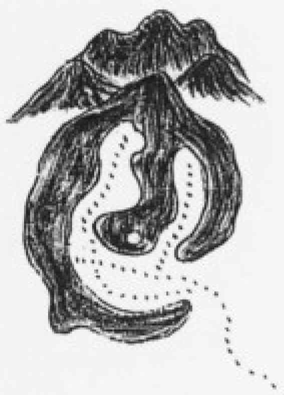
七曰頓住龍。大抵尋龍。最忌枝葉太長。節數太多。此謂長行金水。看他過十三節。前面困敗無力。二節後一節。漸低小。但手足面目光淨。忽頓起一高峰。手足盡翻得他扛起兩邊之龍。皆有力矣。倘能頭上結穴。山水攢聚。便可扦取。切莫錯認道是龍換祖別去也。　頓住長行金水源。後高前小面光圓。忽然頓起高峯轉。水聚山攢便可扦。



八曰勒住龍。勒住者。自離祖遠去。一路被神煞相纏。忽起過峽。再起結胎。受氣身體光淨。但過氣勇猛。行動正健。收住不得。三五節外。忽然前面去。龍回頭手足勒轉。十分有力。到一重。或三四重外。又復勒住。於內有穴。便是大地。切不可錯認是龍去不住。　龍名勒住去能回。避煞離宗再結胎。前去一重還勒住。此中大盡儘堪栽。

九曰盤龍。盤龍者，即回龍也。此龍自陽龍退入陰龍，受氣已定，是亦合結穴。祟緣行宮純金無水，手足不到，只得過峽。峽前退卸越淨，又復無水夾。手足偏到，只得轉角而出。其勢盤桓前去，手足稍斷，回轉作穴。祖龍作朝便是，切不可道是歸一邊去了。　金針集云：此龍張山食水，左右回抱拱揖，蓋是衮龍。金星金水相生，陰陽和合，至巧穴也。　回龍盤倒帶金袍，過峽行宮轉角高，氣勢盤桓手足斷，曲池回轉祖龍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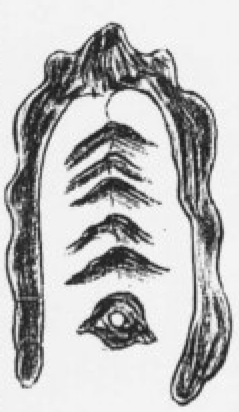
十曰逆跳龍。劫稜逆跳者，蓋離祖以來，煞中穿出，未能全淨，然後行度頓跌，忽起一星，光淨，面目相認，手足揷落。逆龍轉身，倒掛一穴，去龍一節高

一節並皆光淨或星辰至三五節手足逆轉管水上墳又將去龍反蓋後頭作主蓋此穴來龍有煞不受氣全伏去龍逆來蔭穴穴中降勢亦是逆受功不可道是龍不住也。節高一節逆管前頭水上塋。

逆跳龍穿煞内行跌來忽見一星成去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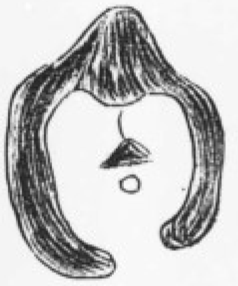
十一曰雁搭龍搭者龍後一山極高大水嶂於中出二金星自上而下觀之則一節身脚直下盡處作穴尾不開鉗自上而下看之則有五七節星面降落於尾上剪去煞神作穴便是蓋此龍元自水障中出受氣甚好但行宮踴疊無水成穎金穴在麒麟脚上亦不妨功不可道是傷龍穴。龍名雁搭後高闊水障金星湧疊光尾不開鉗還有地雖居麟脚亦無妨。



十二曰頓鼓龍。自離祖以來不見水。忽於行宮上頓起。一星辰肥滿光淨。但無手足。一斷又一起。如此至五七節金不得解之。此為純陰無陽。前面雖有外挹山水作一穴。一小發便絕。坊不可作拉節龍一例看了。

金針集云。人見龍脈端正。拋下小金。端圓秀麗。兩邊龍虎彎環。正指為大發福之地。殊不知金星無水。為禎金好敗。一發便敗。此金不對金之訣也。

金星頓鼓號陰禎。手足俱無斷又連。外護雖然來送抱休將拉節一般看。



青囊真寶曾楊家訣　至寶經

龍法捷徑。正龍專受。富貴長久。掛龍分受。富貴難保。龍分尊卑。其穴必有。龍無尊卑。不勞迴首。龍若聚講。勞心卓望。圓如覆鍾。不若尖峯。尖如頓鎗。不如一方。辭樓下殿。結穴尚遠。四龍聚會有地必大。藕斷絲連。多近江邊。藏蹤閃跡。平地趕脈。一奇十拙。起伏曲折。千里來龍。入手一節。尖動方圓。端正精潔。入手分明。不愁無穴。龍觀聚散。融結可見。龍直水去。此龍未住。龍聚水凝。四樂齊登。融結已成。專心記此。

任汝橫行。理髓經尋龍訣。登山涉水覓真龍。莫失龍神去住蹤。穴外要看砂合口。座中最怕氣乘風。陽朝切忌當頭射。兩手睜嫌跌凹空。看取前朝朱雀位。過墳逼壓最爲凶。　平地龍。龍行降勢出平洋。好去其中仔細詳。穴脉不須高聳起。水城只要認微茫。青龍隱隱來朝塚。白虎微微揖墓堂。更合城門吉星合。家中富貴世傳揚。　高山龍。山壓脉低成絶地。凹深靜跌不藏風。明堂大抵無寬闊。朝對終須有陷空。白虎縱然朝向內。青龍一面拗如弓。最嫌對面山低陷。更怕砂朝背過空。地理精奥上中下三路要旨。　要識楊公雌雄訣。仔細與公說。也看明堂澄不澄。血脉夾龍行。一要寂高山頂踏。立看水口狹。三要性情實彎翻。仔細着工夫。　尋龍上格路。上路尋龍山頂踏。雌雄兩邊夾。莫遣邊來邊不來。雌雄不和諧。大地大山來護送。小地小山從。或是外來山夾龍。本龍無翼從。或有本身生枝護。不用外山助。小地一峯或兩峯。不可比長龍。一節外護或翼護。此地亦堪做。更有一般無護龍。且要辨真蹤。大龍過峽逆分脚。一節亦堪作。去龍分肢逆水纏。不見山去前。龍若無護山帶弱。龍虎形相若。內股是龍外股纏。亦以雌雄言。以上龍山雌雄法。異胃爲管押。單雌單雄更若何。秘密語無多。或如禽翼偏生羽。帶珠無送護。或如蘭葉一邊生。或似單鎗行。或然兩股

拕起去地仙何勞觀此名龍上看雌雄學者要精通。更有尖窠似旗脚。只是大山脚。兩邊手脚似雌雄。下着斷然凶。　尋龍中格路。中路兩邊横尋去拕起定纏護。直彎背面露天機。仔細認玄微。拕起之内亦有穴。仔細與分説。彎底立穴在其間。去的分脚關。龍強明堂必有病。水口或傾峻。此時要識大龍蹤。横踏有神功。好地亦自有偏局。邊好邊不足。不足之邊山背看大地在其間。臨到穴前彎趨勢。踏認須仔細。看脊看脚兼看頭。兩邊行要周。山背山前有情性。舊墳堪番訂。穴尚遠而山尚㢈。穴近軟徐徐。　尋龍下格路。下路水田行入去。雌雄以山取。雌雄會處直千金。形勢彎趨尋彎股重重水口塔。末彎囊裏踏。兩股性情盡停匀。或在中股成。若還左邊較彎入。穴在左邊立裏股。彎短外股長。隔排尋穴場。裏股彎長外股短。彎裏堪駐看。此是邊出及邊歸。仔細認天機。更有三义二义水。中山仔細認。大勢真情關一邊。小股也堪言。山骨包左脚包右。其原亦有受。二穴力量有高低。細細好尋推。大江水口亦無别。一一依前説亦有隔江山不來。勒馬下宮挨。更有低山逆水轉。此地終綿遠。莫比山源一樣看。水口泥多山。江邊立穴下宮空。此地不須用。水口下山亦有穴。來龍偏墜節。隨水宜入見真機。彎趨有玄微。大山雄猛形相鬭。強奸來此湊。單椎單雌是何為。水

口拉䟽歸。更有一般似水口。護關山脚湊。若是水口山面歸。尖插脚無疑。擇地尋龍經分龍亂峯聳出白雲來。山勢超超去不回。或有一山回顧望。須憑龍虎口中栽。　順龍十條江水十條山。泊落江河水口攔。認取中心都節處須憑落處不孤單。　回龍發處行時住又行。看他輔弼兩邊生。忽然中起回離震不向南方便作庚。　因龍二對繞時兩對繞。看他漿發似龍橋。須憑歇泊江河處。爲報時師莫下腰。　生龍兩邊相送亦如鎗。心裏龍行奔大江。若有蜈蚣螺蚌應。須憑七寸下無妨。　福龍頓起尖峯兩畔行。雙雙去了又還迎。忽然文武山相應。更看龍樓寶殿生。　勢龍百里峯巒似亂星。拋毬入手亂縱横。時師若得神仙訣。認取真龍順逆行。　猛龍來處雄高到首平。看到輔弼兩邊生。明堂廣闊中陽滿。敵國家豪富有名。

貴龍。石旗石鼓石來龍。共建明堂抱數重。更有金箱幷玉印。便爲卿相入朝中。　鬥龍。鬥龍一穴人難識。或臨嶮峻或臨溪。忽然下得真龍穴。富貴門谷駟馬車。　刼龍若逢五刼莫安墳。此法難爲説與君。十二年間須役配。頻頻公事入囚門。　鬼龍。下穴先須避鬼山。前官後鬼法應難。忽然不識真官訣。下了喪微屈指間。　雌雄經雄若在前雌在後。相對方魚首。但於當面取天然。仔細定標還。雌若在前雄在後。此法有左右。須於中者

取栽穴。下後出官郎。雌若強時雌要見。穴在何方見。便須進步好尋看。曲案始探遷。雌雄屈曲尋原出。要認真龍骨。搖頭擺尾勢隆隆。須得見三公。其山尖起回身在水路一同。配山若回時水亦回。下後長資財。雌雄忽然兩畔出。且要神仙術。看他夫婦向何星。主上定分明。雌若強時雌要隱。左右要全穩。尖若強時妻要雄。下後出三公。時師不識真龍脉。配尋龍蹤跡。識得雌雄順逆龍。萬代足英雄。

尋龍先看寶殿宮。更看太乙在其中。又名紫氣山來揖。三台朝伏便成龍。龍發先從宗祖來。看他山勢要徘徊。大公尋得小公住。便認雌雄歸兩路。忽然發足起堆堆。夫婦兩邊來。隨龍兩邊相邀揖。山山來聚集。一山去了一山回。即不是龍來。龍亂三峯五峯起。且看一山是。一山回抱一山親。便是正龍身。單雌單雄不用看。休要勞心算。忽然低穿少三陽。土地廟神場。其龍尖起侵雲頂。低回頓一井。老龍行來少龍去。且要知來處。子龍返逆本龍身。不用此中尋。父若未行子先去。且要認來處。大公尋見小公龍。節節起圓峯。送龍忽然皆朝揖。明堂須頓集。三台紫氣兩邊來。富貴生京臺。龍散無蹤尋落處。勸君不用顧。藏蹤悶跡遇山坑。認取失山形。去去回頭看公祖。其龍前面住。忽然一去不回看。直去遇波瀾。若也深潭并嶮峻。龍藏無處認。尋龍真訣不須多。高項望平

坡。

尋龍坐望前山起磊磊相連累四畔團圍似月形認取一龍行萬丈
看山好看勢要認龍樓起相連相對揖明堂龍虎用相當水口捍門華表
起必定田心裏四畔湖水品字形半月亂如星看取主山何處出搏龍象
換骨龍樓祿庫對何方拜相步巖廊更看貴人山居右火星來相就丈官
武庫兩邊朝便出大官僚更有閃龍難下穴落處分明拙回頭望取應龍
岡貝要主人強水口更有交牙石便是龍蹤跡尖峯直上鼓團圓拜相去
朝天奉勸時師看龍處要識龍行度高山嶂起好看龍認取正星峯或在
高山天然穴外有圓峯集若逢財祿登財下且要山頭卦若登高處便為
尊山水不堪聞水若經年猶解轉山凶不移換若見轉歸三吉方救得萬
人殃不識真龍莫亂說何處將為穴不是真龍喚作龍必定受貧窮龍行
自有龍行勢作穴峯相對或行或嶮或相連又在石人前尋龍望取迎龍
棄拜相分明見用知口訣識尖峯便是救貧公飛落高山似仙帶認取閃
龍際四畔岡山似列鎗龍在粥中藏或在低平水口裏踴出三峯是又闢
際水數錢聲落處有人行或在衆中師少識也闘世人福或在路傍人不
識下了令人憶來似飛鵝投水形後面有人行更看明堂有秀貴四位尊
星對丈官武庫兩邊朝便出大官僚或在田心并湖裏萬里看山對應龍

移步萬千條。不論遠山朝。水去田塍為萬節。對面圓峯出。龍樓寶殿應龍當。代代出侯王。或似飛鵝投入水。華蓋後頭起。前如頓鼓入雲中。活似馬嘶風。若看石脉相連帶認取閃龍砕。生處騰騰閃側閃。凉傘蓋頭藏。或如卧虎跳蹋出前有鎗山吉。高山嶂頂作明堂。下處似弓張。四畔圓峰質庫起。庫起前頭是。天然傳送起圓峯。此地出三公。尋龍須是有山主。萬里來朝聚相似飛鵝投水形。落處亂縱横。尋龍若然頭向去。且看其山主。水口若無尊貴崗。必定少龍藏。更看遠龍似舞鳳。五里回頭望。閃轉忽然回頭望。應龍在癸上。龍樓寶殿兩邊朝。世世大官僚。或行飛上千山峻。龍去高山認。前起峯巒百萬重。飛落是真龍。時師看龍不識法。認取陽心峽。穿珠花蘂好看龍。須用正龍蹤。若得正龍看取水。何處安龍地。任你黄金積滿堂。家破即狼當。星宿穴中照天下。亂作山頭卦。奔馳道路閃他鄉。到處作爺娘。奉勸時師看龍處。認取龍行度。八山尊貴起高峯。落處有真蹤。有父無兒家業絶。有子亦休說。看龍須用主山迎。仍將父母足榮名。

擇地歌。

尋龍先看祖宗來。雀莪千尺好梯媒。龍樓寶殿分賓主。輔弼貪狼次第排。旗鼓來來生左右。行龍去去認三台。舒揚百里方回顧。武庫天官似揖階。應龍直起形尖秀。更要時師仔細裁。迢迢大水出三陽。玉筆捍門水口張。

鳳翼龍樓天外出。不作公侯便作王。忽然鬼刼居其後。斬頭滅族大難當。細碎行龍真可愛。帶財帶禄及長江。左回右抱相朝揖。牛有千頭穀萬倉。龍勢行時水亦行。看他朝護兩邊迎。龍若住時水亦住。須得應龍來相顧。穴居頭上住天然。食邑封侯千萬户。左山拱入青龍畔。右嶺迎從白虎來。甲上麒麟聳然起。庚壬鬱鬱鳳凰臺。章光位上巍巍聳。玉堂隆隆為内將。甲庚丙壬内外全。此是喜神為上相。忽然四位一齊低。五鬼形高最不宜。定作姦臣并敗將。斬頭斫頸令其尸。獨火形高嵌可驚。當為惡賊定誅刑。三陽位上重重起。代代兒孫佐帝京。小小川源集小龍。不須泥此勢難逢。只多衣食兼田地。為要財山抱數重。水口遮時特起遮。兒孫世代足榮華。忽然斜脫狼當去。搖蕩顛狂破却家。

應龍。應龍惟要一尖峯。不是應龍虚萬重。仙子不傳真口訣。時師爭得識龍蹤。四方不但居南北。八卦何勞向祖宗。九品官員皆官屬。世間能有幾人逢。

凡應龍之山。送龍之勢去墳一里五年出官。三里十五年出官。四里二十年出官。十五重。五十年出官。二十里百年出官若在平洋曠野之處。此山高五丈出清廉官。十丈出令長九品。二十丈五品京官。三十丈七品朝官。四十丈六品員外郎。五十丈五品正郎官。六十丈四品兩制。七十丈三品兩府。八十丈二品尚書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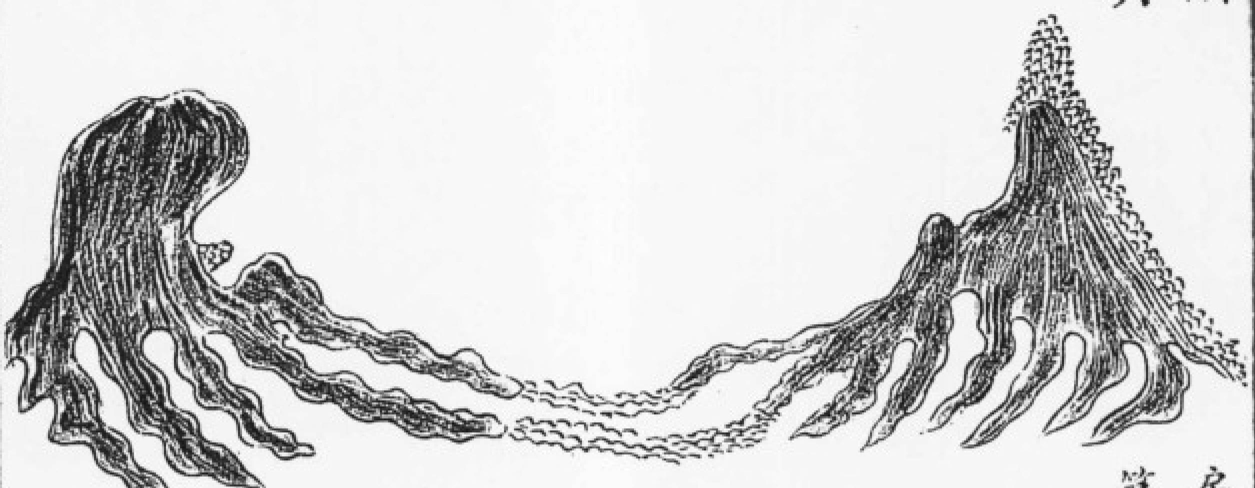
相九十丈出一品僕射三公。一百丈出列土分茅之倍。更若在崔嵬峻之處。此山高十丈。出幕官。其山逐數目加減。

尋龍歌。尋龍須用識真蹤。來勢騰騰踊起峯。要似生蛇鶩過水。又如驟馬躍來同。尋龍須要問龍行。看取來龍發處情。要似仙鵞來引頸。又如舞袖立雙旌。一生一伏一低垂。嶺上如鵞起勢飛。又似渴猿來飲水。天然穴處細微微。尋龍莫尋孤獨龍。假饒一發子孫窮。迎龍且要寬田地。踴起須還三五峯。尋龍要水抱相隨。莫與龍乾嶺上飛。且看山頭峯起處。千山萬嶺不須低。龍後生財即有財。更除櫃庫一齊開。亦須節節排衙到。左右皆宜朝揖來。一山一水勢相隨。此是仙人第一規。更若盤旋寬抱轉。子孫英俊萬千枝。誰識無龍孤獨龍。有人遷着主貧窮。風搖四畔無承載。萬頃良田總是空。龍後無財不用遷。假饒地吉亦須偏。後有馬財并庫祿。其龍落穴自天然。來龍且要五三峯。莫與來龍獨起峯。四畔龍隨終不斷。下其龍首出三公。三龍齊出至長河。認取中龍掌上歌。更得翻迎并合引。認其龍首是龍窠。左迎右合少人知。龍住之時力漸微。若見如蛇并走虎。未須將作合天機。下地越怕孤峯卓。猛大何勞用眼看。切忌渴猴三箇穴。時師不會亂遷安。來龍若在東方起。須要南方有信旗。若見星峯衙節到。火能伐木少人知。南方火曜是來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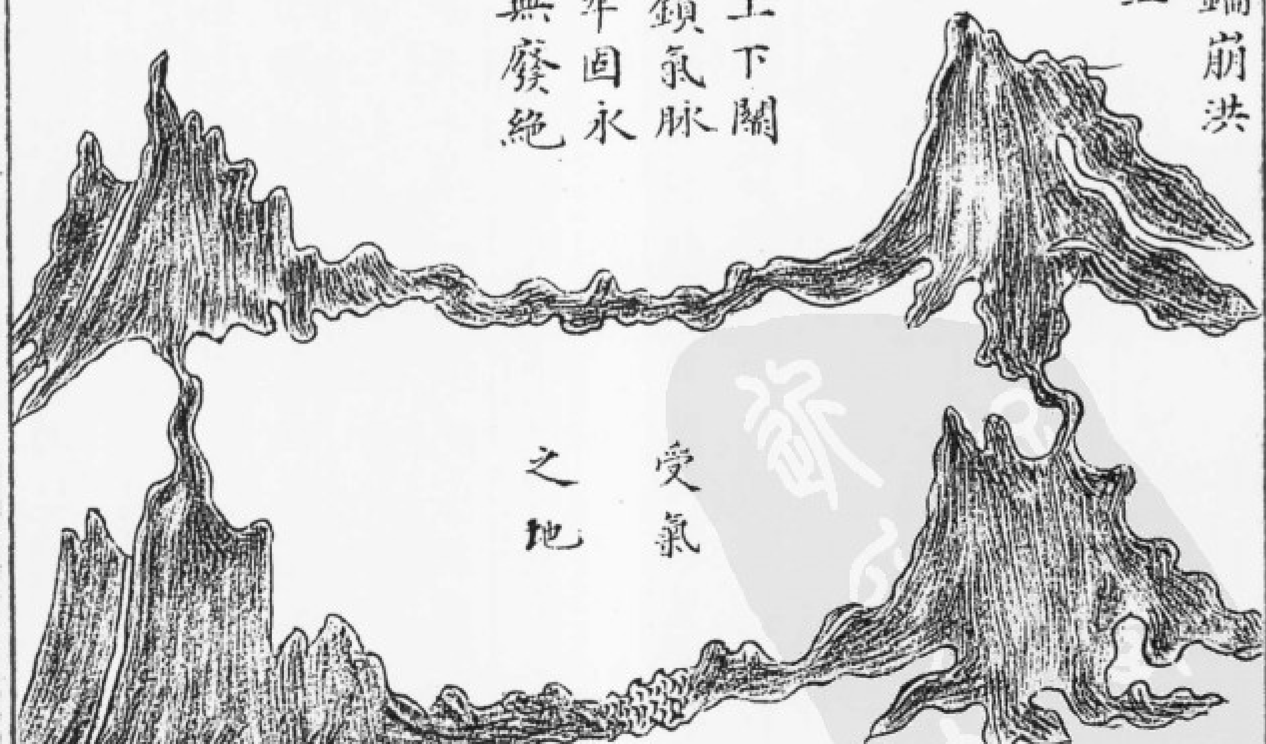
北上須教起秀峯。若見北方生吉將水。餘伏火是真龍。西起來山作穴隆。
南方火曜要高雄。火星伏得金星位。下其龍首出三公。北方踊躍作生蛇。
便用東方起秀遮。東方木德為青帝。城門四抱足榮華。朱雀若在中央住。
便用明堂次第開。南北東西皆仰望。四神八將盡朝來。吉龍落處細思推。
金玉鸞鳳起秀儀。便作金鸞登寶篆。中心起是貴人基。青龍日月兩交流。
來到明堂便遠收。龍虎伏交君細別。去來千萬好遷求。鳳凰鼓翼定雌雄。
腋下教君好事逢。飽暖兒孫亦有道。嬌奢子婦秀閨中。地理全書十大崩洪　馬跡崩洪。謂高山之下。形如馬跡。螺蚌崩洪。謂溪湖之畔。形如螺蚌。横石崩洪謂失跡遺蹤。形如拋石。節目崩洪。謂相牽相連。形如瓜瓠。交角崩洪。謂左右交顧。形如人手。之字崩洪。謂流伸屈曲。形如之字。也字崩洪。謂前棊裏捋。形如也字。川字崩洪。謂如川字長。中可遷穴。十字崩洪。謂如十字。兩邊可遷穴。斷續崩洪。謂斷續處曲跡中有穴。　一云。大石大樹之所生。大江大河之遠纏。則為崩洪。一云。朋山共水謂之崩洪。謂要兩山夾從交劒水也。楊公云。凡過崩洪之地。主卿相兩制兩府之位。富貴雄捍蔭注綿遠。非小小之福地也

地理大全十大崩洪圖。

崩者山之朋
洪者水之共
孤角崩洪
第一　天孤
崔嵬如勒馬
發足如飛幡
天角
傴僂如犀牛
發足如競渡
主十里内
有王侯將
相之地



扃鑰崩洪
第二
上下關
鎖氣脈
牢固永
無廢絕



悖易崩洪

第三

不專出在水口或在成龍處或在前後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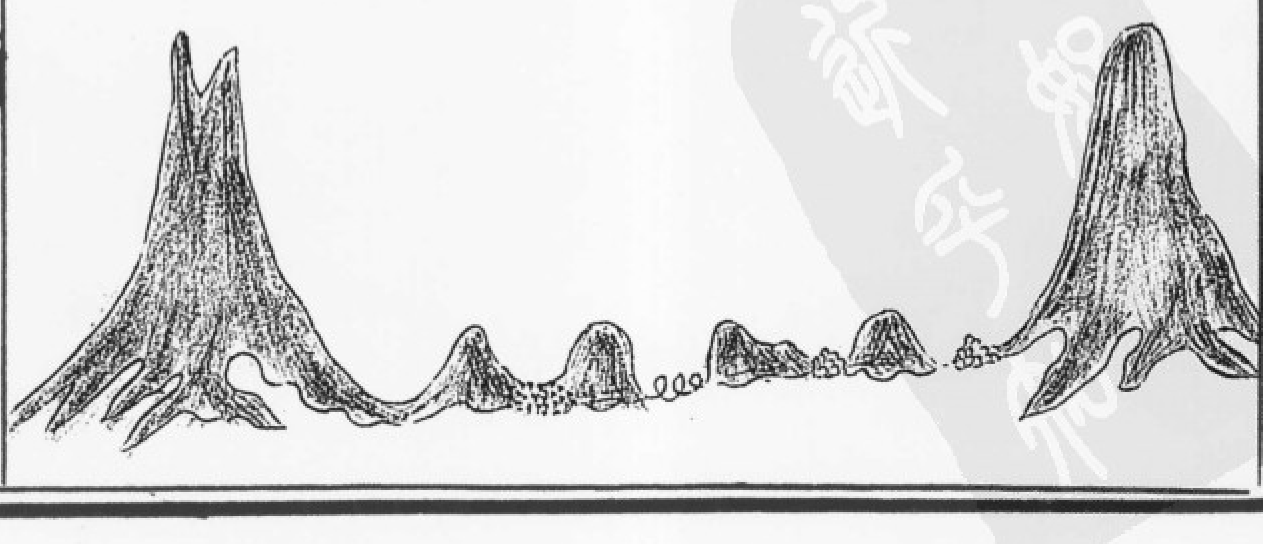
若自主山悖過客山則福自內出若自客山悖過主山則福自外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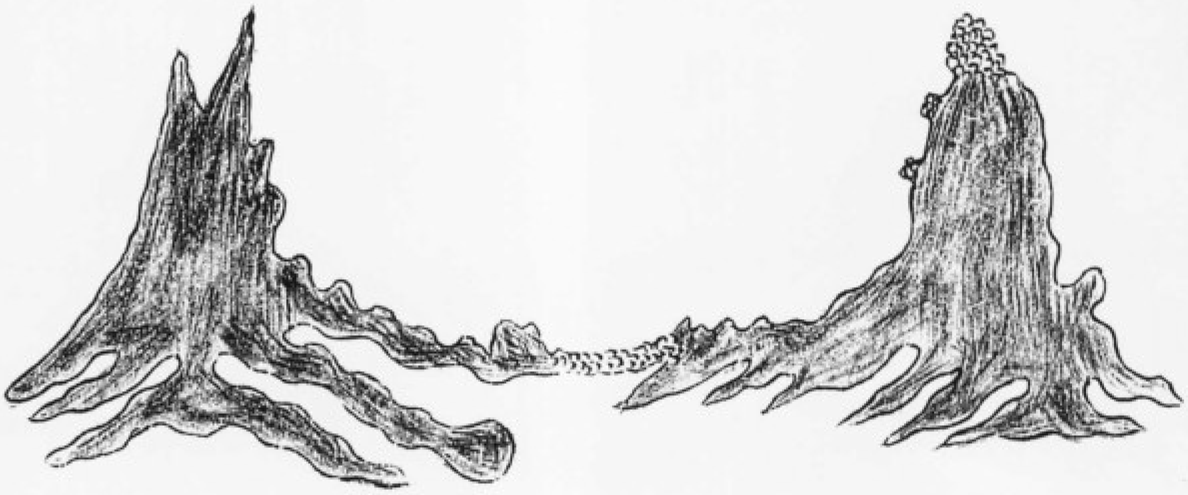
傳迹崩洪

第四

或在中間一源中結地或在兩頭及朝應山結地不專在水口或三或五愈多愈好皆須溪中有石鎖斷方是若有一處無石關鎖即不名傳迹



獨得崩洪
第五
一邊是
土山一
邊是石
山肩龍
脉在何
邊結地
或主或
客以此
分強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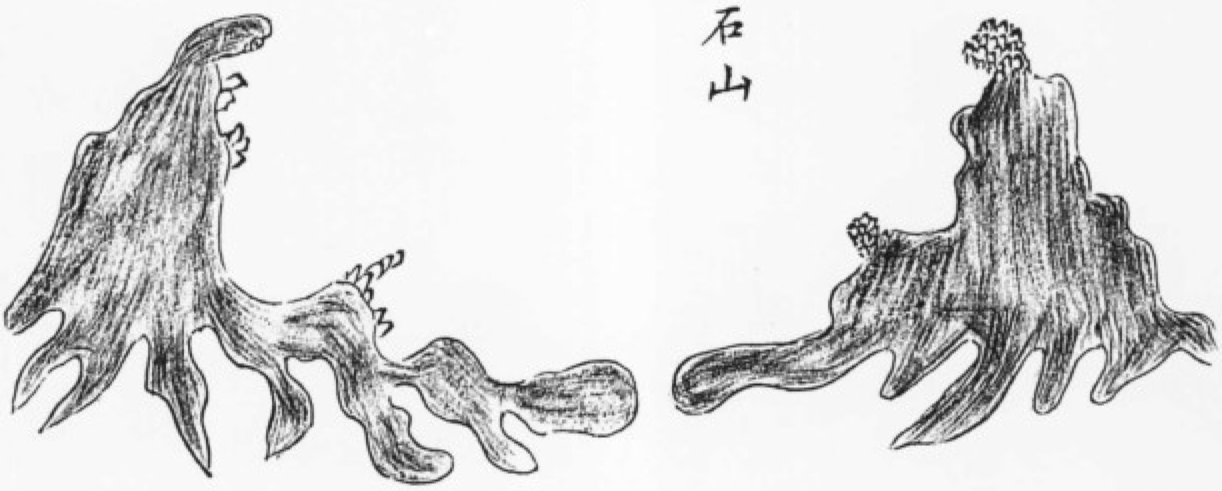
兩得崩洪
第六
兩邊各
起兩峯
自水中
交過於
水中又
各起兩
石堆過
去兩邊
皆有地



露石崩洪第七

兩邊是石山

深潭中却無石



沉石崩洪第八

兩岸盡是土山

深潭中却有石交鎖



虛實崩洪

第九

專看虛處一邊興廢動作如何以占休咎其地在實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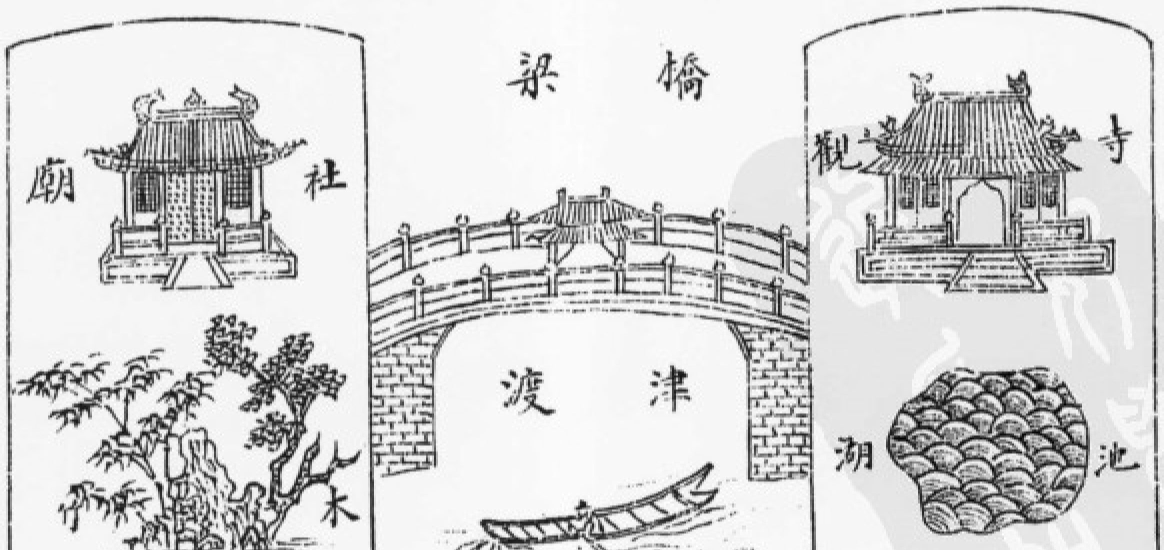
寺觀　津梁

社廟　坡堰

假借崩洪

第十

看水口沙嶼寺觀陂湖社廟橋梁竹木興廢即裏面地發廢即敗壞以此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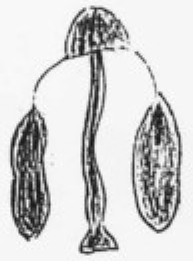


李淳風小卷推崩洪搏換　搏骨換龍之法。起天孤天角二星。天孤崔嵬。如勒馬。發足如飛幡。天角偃俯如犀牛。發足如競渡。二星相照。號曰正崩洪。成大地在五十里之外。大都山勢成龍形勢直奔不慕祖宗走䞶江水窮極之下。自然有樹石。井泉陂堰。社廟。橋梁津渡。寺觀。神壇之類。靈異變怪接引連帶。如飛鴻泊江。如天虹貫水。如鬭牛疾趨。如龜蛇相顧。如圭璧之巧。如倉廩之實。至如杳漠無蹤。氣脉沉寂。其間有馬迹崩洪也。字崩洪。螺蚌崩洪。交角崩洪。筋血崩洪。莫石崩洪。沉石崩洪。川字崩洪。之字崩洪。交互崩洪。已上十大崩洪。內應五般石色。肌理相貫。毛髮相類。形狀相同。厭惡醜怪。人居逃移。疾病神鬼。迷怪妖祥。號為毒龍。其處流水湍急屈曲深邃。妖精龍蜃盤旋。是為崩洪之處也。夫天孤天角二星。正照龍神之地。主成大州郡。或為王侯之都。亦應仙靈之道。如二星不正照則不滿。五里內有大地。下密則居上。上密則居下。上下俱密。則居其中。更尋彼天關地軸為門為戶。照對而定之。自然龍神現矣。　崩者。山之明。洪者。水之共也。十大崩洪。有以形象言者。馬迹螺蚌與也字川字之字是也。莫石者。石露水面也。沉石者。石隱水中也。交角者。揖讓回互也。交互者。漫而無理也。筋血者。以名取也。然此十説。無所為吉凶禍福。師法別有十崩洪。一曰狐角。

二曰偏輪。三曰悖易。四曰傳迹。五曰露石。六曰沉石。七曰兩得。八曰獨得。九曰虛實。十曰假借。各有所主。吉凶禍福。其訣載幽局中。容者石脈緊急。明堂無位也。上下俱容。則於中間受穴。至寶經四字金。九行者。一曰蟠龍。來迢迢兮環首尾而枕渠渠。二曰出洋龍。者來迢迢兮脫雲霧而奔清淵。三曰降龍。者來迢迢兮垂雲際而襟滄海。四曰生龍。者奮鬚鬣而躍橫川。五曰飛龍。者展翎翮而鼓波瀾。六曰卧龍。者面圓淨而遠長灣。七曰隱龍。者伸臂掌而仰金盤。八曰騰龍。者聳瑞秀而起江干。九曰領羣龍。者統行隊而飲源泉。小水夾左右。大水橫其前。龍以山者。龍之骨肉。水者。龍之血氣。血氣調停。而榮衛敷暢。骨肉強壯。而精神發越。尋龍至此。而能事既畢。又曰九龍四變五無危。卧出降騰隨所之。何勢何形無改變。像生回隱領羣飛。玉髓真經發揮曰。此龍過脈迎送。牙落傳變。皆有精微。自與庸奴之龍不同。本身自帶前朝後應。又皆高聳圓方奇特。此穴之所以橫取為貴也。大凡過峽。必從中出。乃謂之峽。若從峽角偏落。即不謂之峽矣。尋龍者不可不審。因圖峽例于後。

峽法

雙魚峽



如此乃為正出之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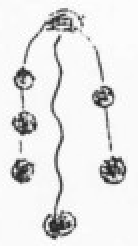


如此亦非正峽。只謂之來去魚。皆偏出之例。非峽也。

垂珠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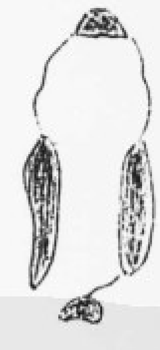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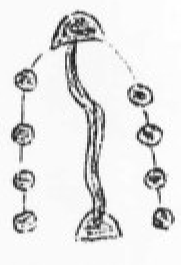
如此從中出乃為正出之峽。

如此即為偏出。不得為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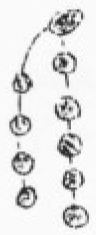
大凡峽亦須兩邊停勻。此雖是峽。亦係偏斜不正。出人姦邪巧險也。



如此乃為偏出之龍。不得謂之雙魚峽。



如此亦為正出之峽。



如此即為偏寒之龍。不為非峽。且不吉矣。左右皆然。

蓮花峽



如此真蓮花心峽。最為富貴。



如此即是小偏力量輕減。



如此亦可言峽。長短不同。中出則一也。



如此即不可言峽。偏出則水星也。



如此亦不可言峽。偏斜之龍也。



如此乃為真峽富貴之格。



如此全是偏斜不可言峽左右同。



如此亦可言峽。正不同中出則一。



如此乃無用之龍也。

迎送峽



如此真為迎送之峽。



如此亦是真峽。



如此偏出全為無用之龍。



如此極為偏枯不得為峽。



如此迎送尤佳乃真峽也。



如此即為偏出非真峽也。



如此即為交互迎送不得為峽。

玉井欄峽



此真玉井
闌峽格



此名左旋井
闌亦為正格。



此為交互迎送
井欄亦係正格。



此亦謂偏斜。不
得謂之玉井欄。



此名迎接井
闌亦正格



此為右旋井
闌亦為正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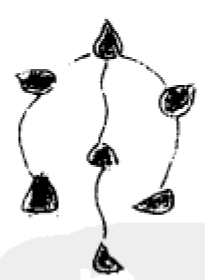


此為偏斜之龍為
下品。不謂之井欄。

方勝格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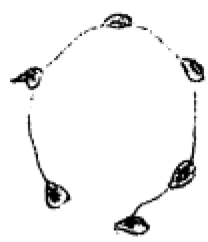


此亦須是脈從中出。方為正峽。



此名火星方勝。最為奇特。

飛絲峽



此為偏出之龍。非峽也。左右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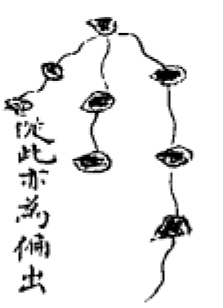
此為中出正峽。



此亦同為正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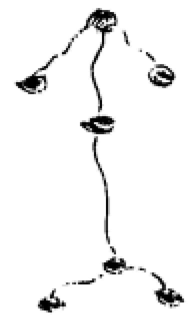


此為偏出。不得為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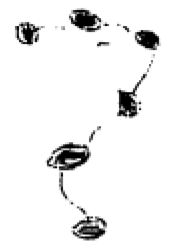


此為偏出。不得為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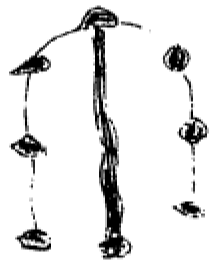
三台飛雷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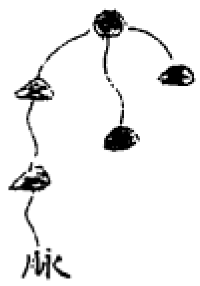
如此為穿變三台。不為之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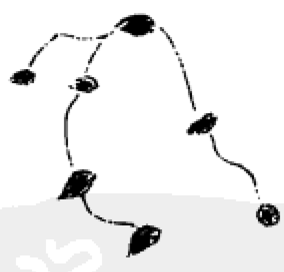
如是偏出飛絲脉。不謂之峽。



如此又為三台飛雷。乃為第一正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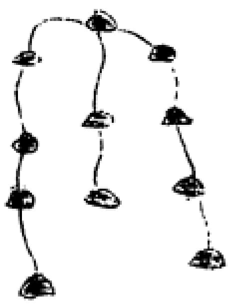
如此則為假三台。非正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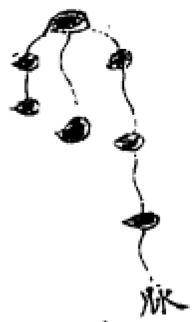
如此但為飛絲脉。亦不謂之峽。然亦有偏斜處。



飛絲雖從中出。亦不謂之峽。



左右皆為偏出之龍。如此雖有三台。不謂之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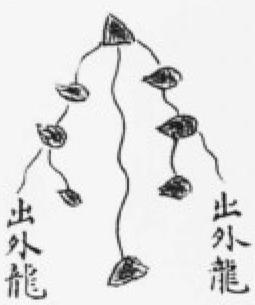


此不惟偏出。乃為錯亂三台。不足取用。

若左右皆出則皆偏



此雖是三台從中出。然偏斜落於脉。力量亦輕。



如此亦不謂之峽。蓋大情不全在我故也。

金魚佩峽



如此乃為正峽。



如此亦非正峽。



如此乃為偏斜。不為之峽。



如此亦非正峽。乃為偏邪之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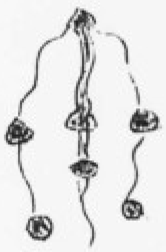
流星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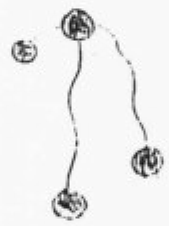
如此雖非正。亦可言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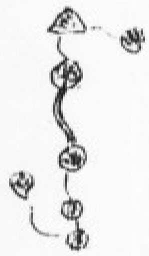


如此可言峽。



此真為流星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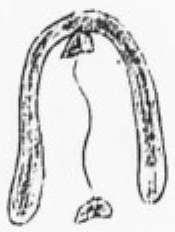


如此乃是偏枯不得言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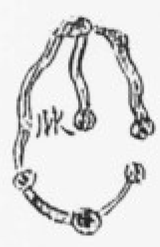


如此亦非正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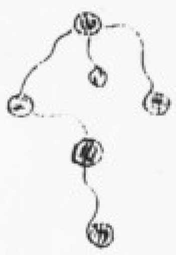
釵股峽



如此乃是正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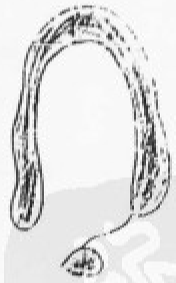
如此乃是偏出。不得為峽。



如此亦不為之正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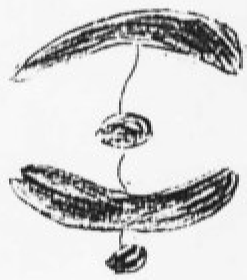


如此皆偏枯。亦不謂之峽。



如此乃是斜出不謂峽。左右同。

方城峽



如此乃為正峽。方台專城之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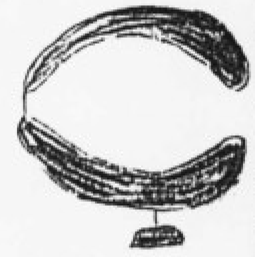
如此其偏尤甚況可言峽。



如此乃為正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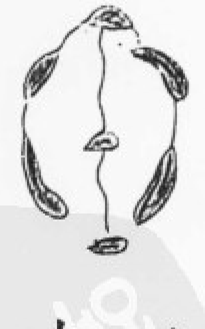
如此亦是偏出不可言峽。



如此即為偏出。不可謂峽。



如此亦是偏出。則不可言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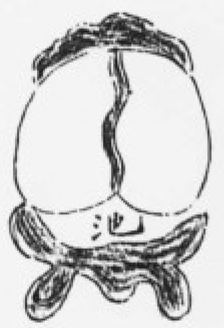


此二格皆為正出峽。其格最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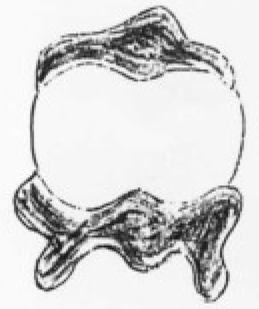


此不問左右皆為偏出。不可言峽。此二格皆非峽。蓋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不辨。

玉池峽



此乃是玉池峽。正格峽。脉從水中過。



如此脉從傍過。即不言峽。左右同。



此山脉居中池在兩傍。亦是正峽。



如此不問左右皆偏斜不正之龍。

發揮曰。峽之爲格其名不一。今但舉其形體與正格相類。而脉從傍落者。辨明之。大抵回環如峽。而脉中出。則乃所謂峽也。若回環如峽。而脉從峽傍出。則是偏行之龍。不可謂之峽矣。今世俗之見。不問脉在中及在左右。但形體如峽。即以峽名。何其謬耶。夫所謂峽者。謂關峽之類。峽以蔽。能關以收局。今脉在傍。而猶謂之峽。則是兩傍惟一畔有蔽。一畔孤露風寒。何以謂之峽歟。地理大全陽星峽圖　陽星九峽總歌。九峽陽星誰得知。山家出沒要玄微。時人欲認陽星峽。須抱真龍骨脉推。　池湖養蔭峽。出大

貴。雙童峽。出現世公卿。龍樓峽。出神童宰相。寶蓋峽。出巨富卿監。威武峽。出武將節使。穿珠峽。出先富後貴。蛾眉峽。出美女后妃。煙霞峽。出神仙得道。懸絲峽。出代代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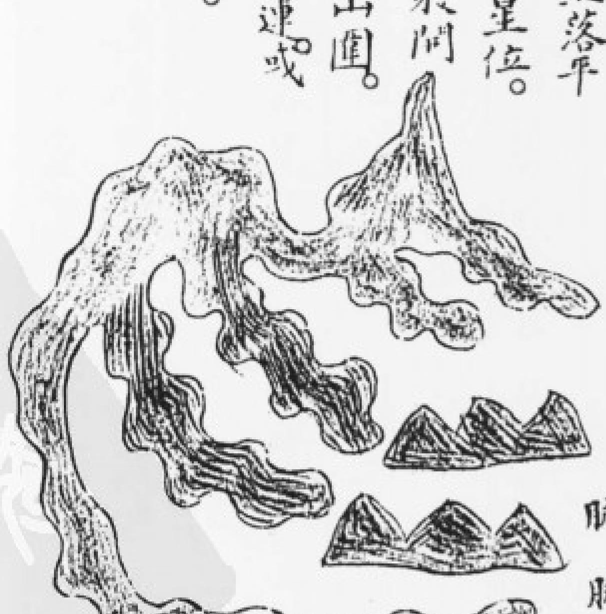
陽星論龍行得地。不犯鬼刼之氣。積聚真氣純全。是生陽星。此星生於祖宗庇廕之下。子息未分之間。或如春笋迸土。圓尖肥小。或如蓮華未開。圓淨獨出。或如覆磬於山坡之間。或如浴卵浮於山背之上。或如文筆揷於山腰。或如牙笏頓於平洋。或如人首聚於谷口。或如朶雲行於平地。或如貫珠住泊人村。或如玉柱頓於山根。或如懸鏡於山源隅斷。或如垂絲於簾幕山下。此十二陽星血清脉正。氣爽神清。皆純陽之氣。積聚左右。擁輔行度不雜。譬如十五歲童兒未泄。純陽精氣風彩過別。須求發泄而後成事。發泄者過峽是也。外有過峽。天孤天角正照形圖。其過峽有過得。過不得之論。過得則為福無窮。大為王侯。小為公卿。過不得則為陽星失位。不能為福。大為萬古傳名。虛名神仙。小亦為血食。陰間天子。此星受真氣於祖宮。男為將相。女為后妃。如過宛雛之位。則為尋仙學道之人。若過父母之邦。則富貴久長。大槩陽星須求血脉過峽。如無峽星。只為小可成就。又須求懷抱之內。子不離母。關鎖重重。方是也。

陽星圖

第一陽星春笋樣。迸土更旺相。坎宮受氣聳尖峯。爵位至三公。坎宮是一陽生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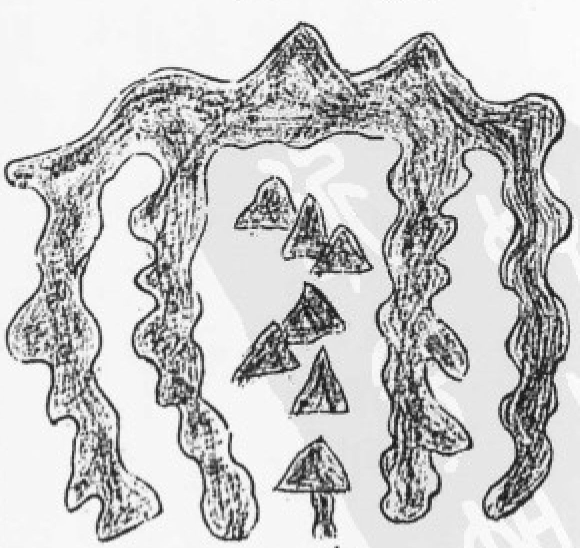
第二陽星落平地。認取真星位。如蓮出水未開時。圓淨四山圍。此星相連或三或五。



第三陽星落山坡排從似張羅。其星圓淨如僧磬過骨奇峯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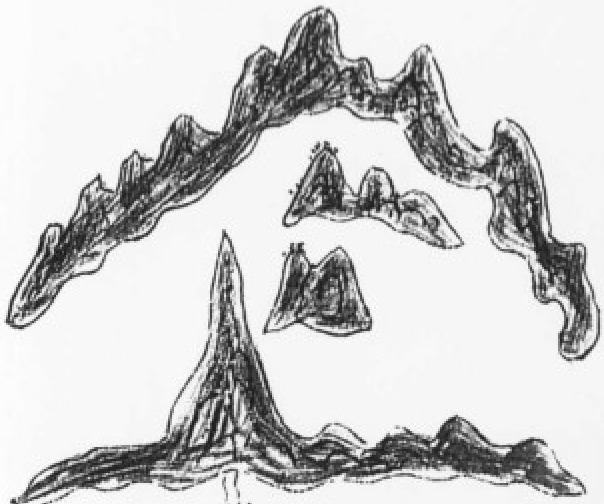


第四陽星如浴卵。好峯圍四畔。四畔關鎖更重重。此地出神童。



第五陽星如何識。來山高處覓。或如文筆插山腰。代代出官僚。

此星須過峽。如無峽只是虛名。



第七陽星如人首。三五相連就。四圍包裹更相迎。子息坐專城



第六陽星如笏樣。生出在屏障。衆山横鎖落平洋。世代出公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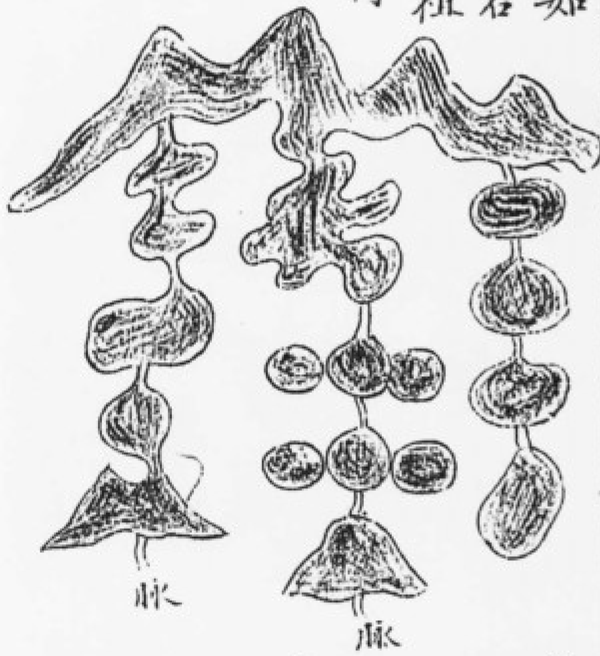


第八陽星如朵雲。平地如紛紛。回就交匊水。鉤掛翰林并五馬。

此星亦要過峽。但穴難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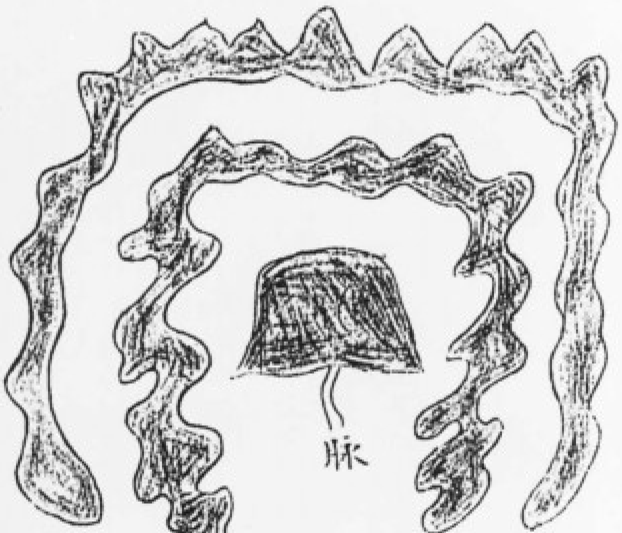
第九陽星如貫珠。左夾右相扶。若在祖宮受真氣。將相定無疑。



第十陽星如玉柱。頭平圓淨取態星如筆更相迎富貴作名臣。



十一陽星如懸鏡。受穴須平正。態星如庫水如蛇。富貴孟嘗家。



十二陽星如簾幕。坐出如絲索。氣竅認取一圓峯。端的是真龍。



地理全書陽星九峽

池湖峽

陽星一峽號池湖。香火樓臺萬載居前有碧潭清似鏡滿門緋紫佩金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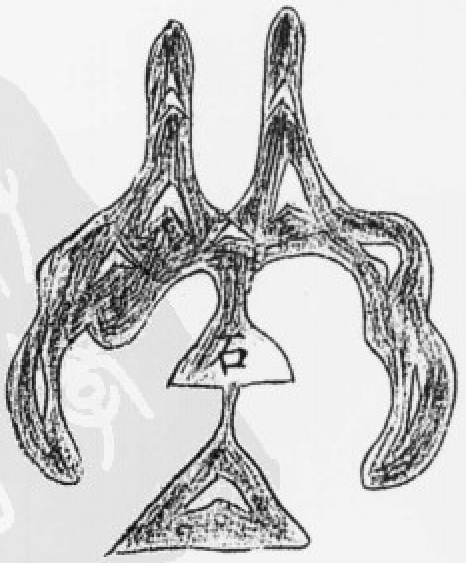
龍樓峽

龍樓三峽少人知七歲神童衣綠歸。不但廿羅年十二。廟堂出入佩金魚。



雙童峽

突兀青峯兩排空。大陽星峽號雙童。誰家宰相三公地。出入金門佐聖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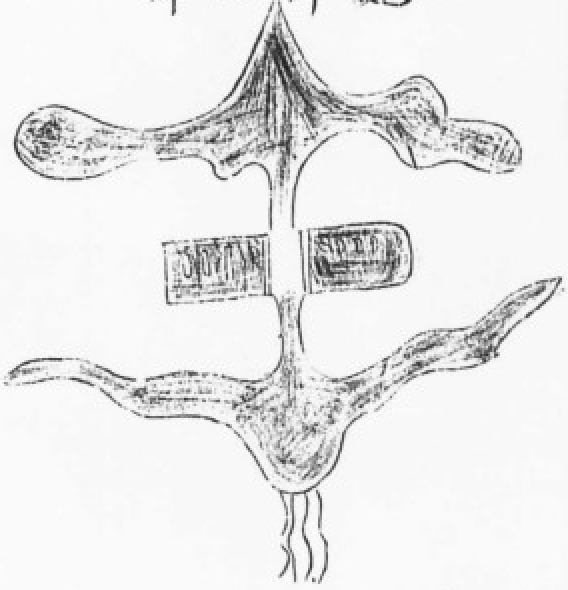
寶蓋峽

陽星四峽實堪誇。疊疊來龍寶蓋遮。倉廩豐饒應莫敵。玉簪珠履盈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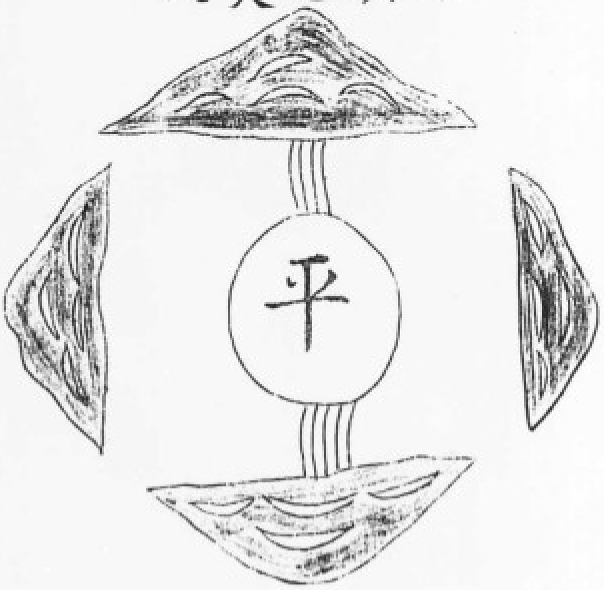
威武峽

峽名威武出將軍。遥望巍岑映白雲。拜舞玉階呼萬歲。一時建節衆人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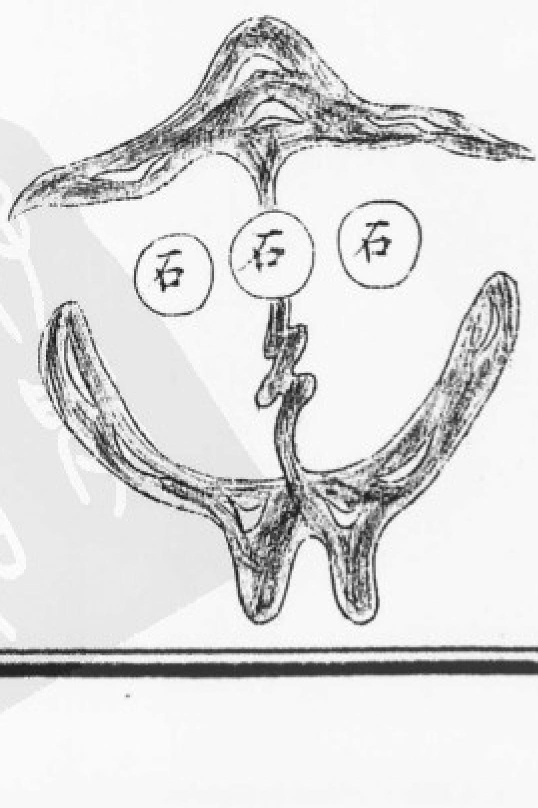
峨眉峽

峨眉七峽在波心。欲認真龍仔細尋。蕙質蘭心多美女。須知一笑直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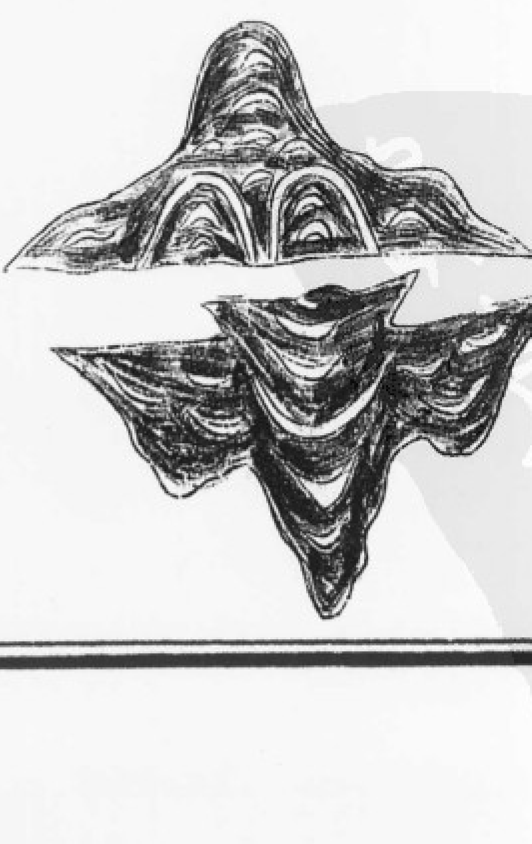
穿珠峽

穿珠六峽是仙蹤。端的無人識此龍。積玉堆金家富足。亦須顯貴至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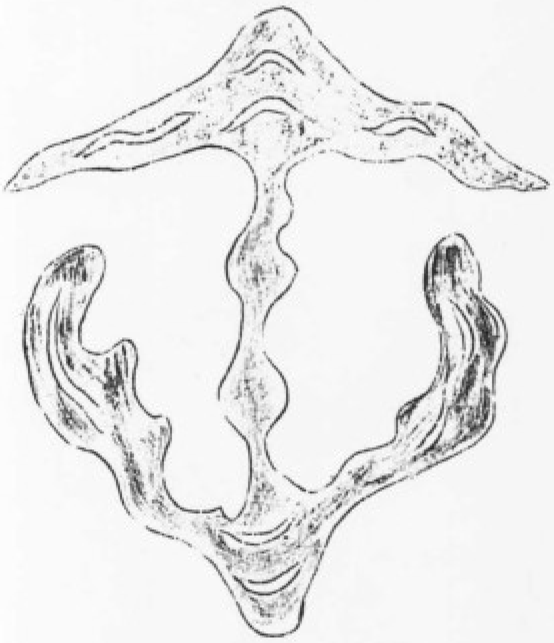
煙霞峽

八峽行龍最可誇。奇峯峭麗鎖煙霞。鸞驂鶴駕歸仙府。笑指蓬萊是我家。



懸絲峽

陽星九峽似懸絲。落地如灰拽線時。富貴更從何處覓。世人寧有幾人知。



真龍降勢結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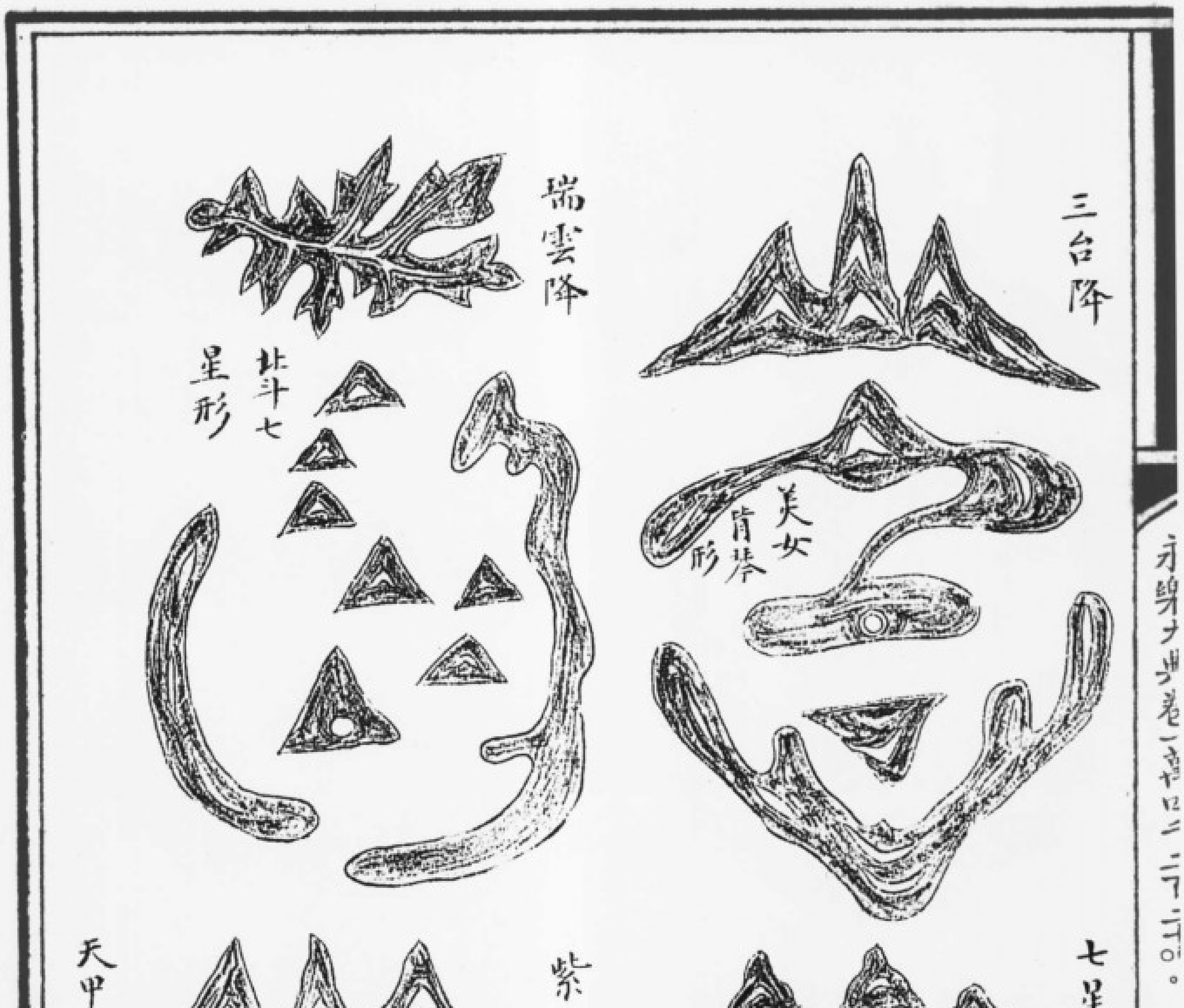
太陽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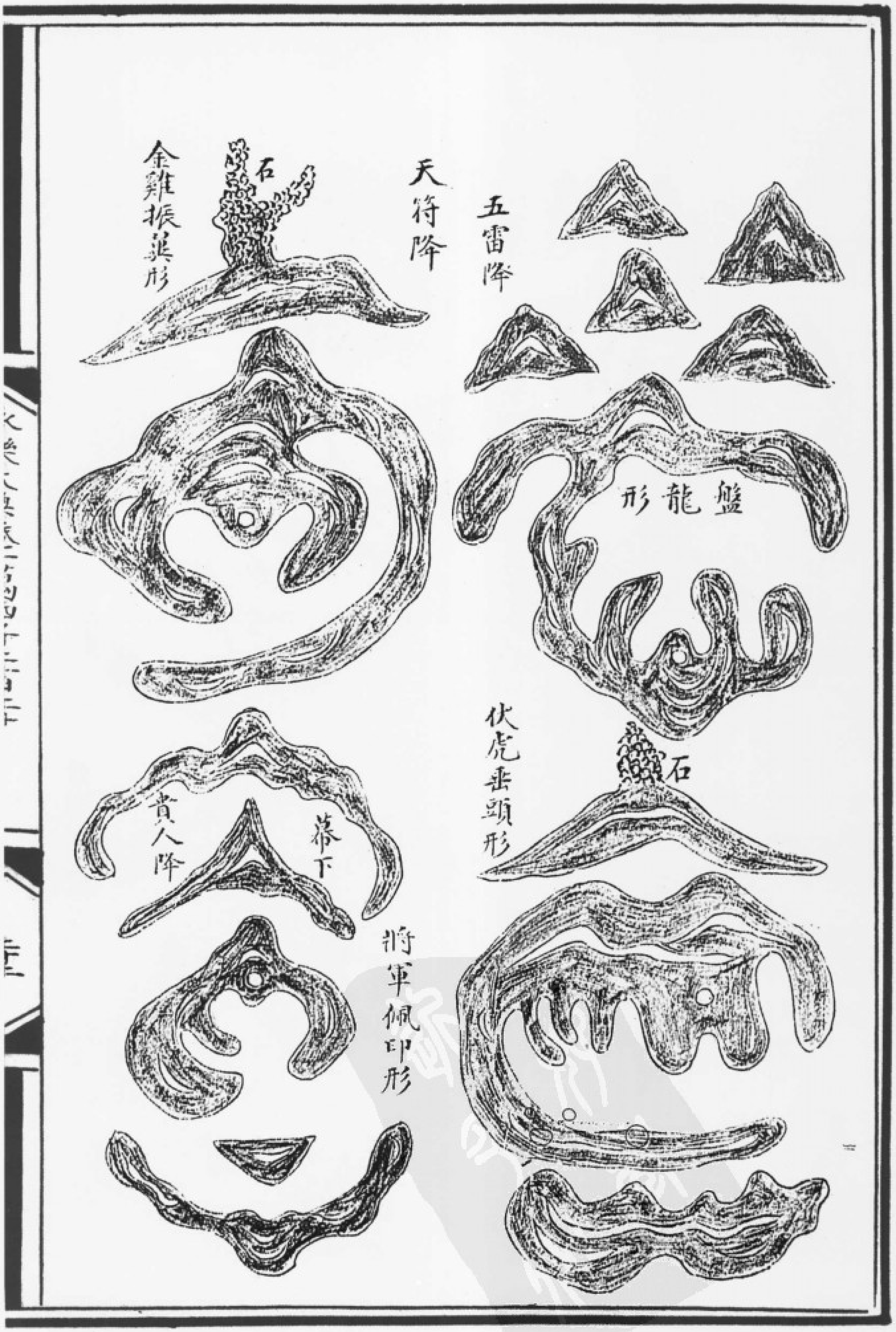


太陰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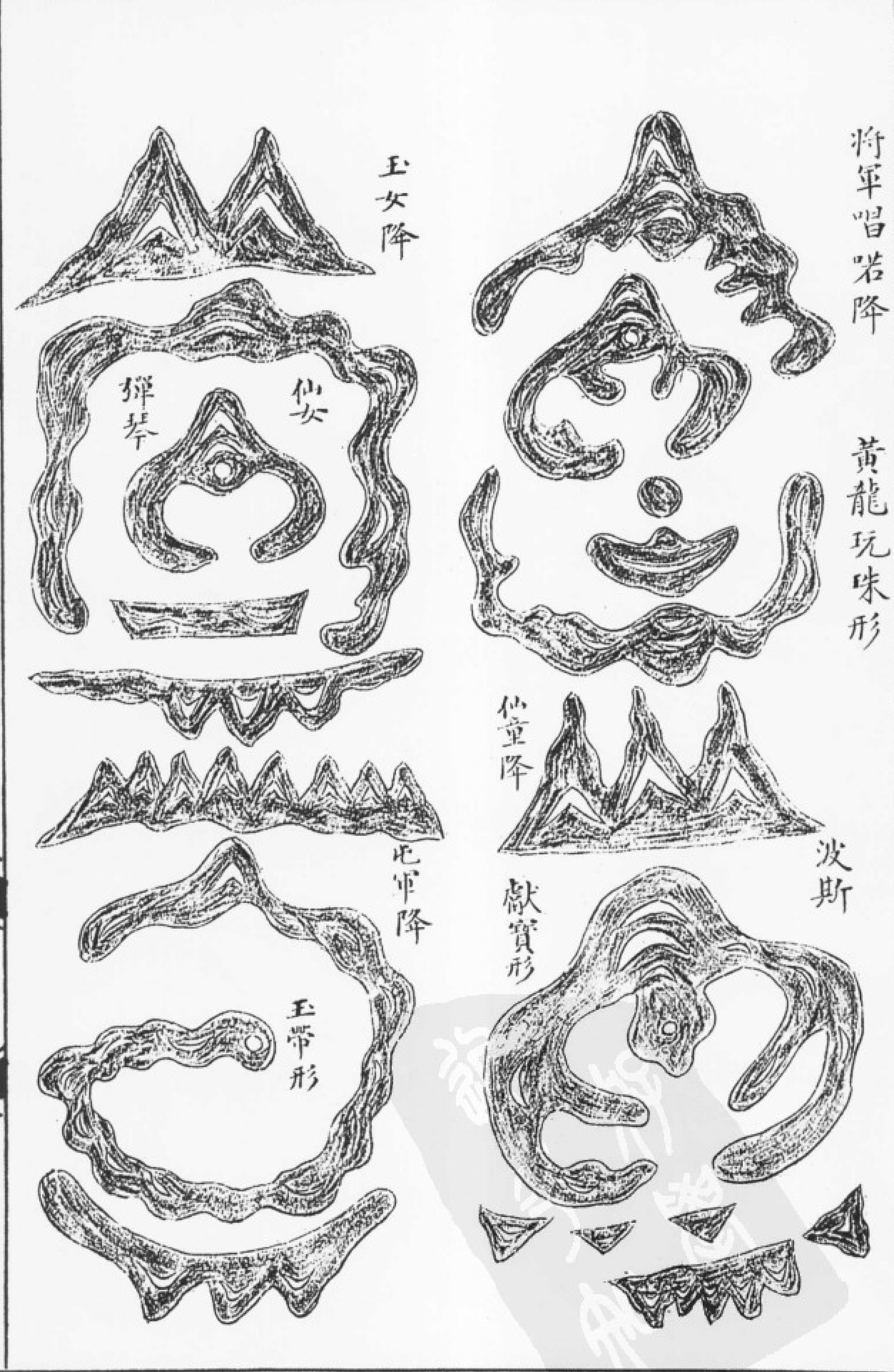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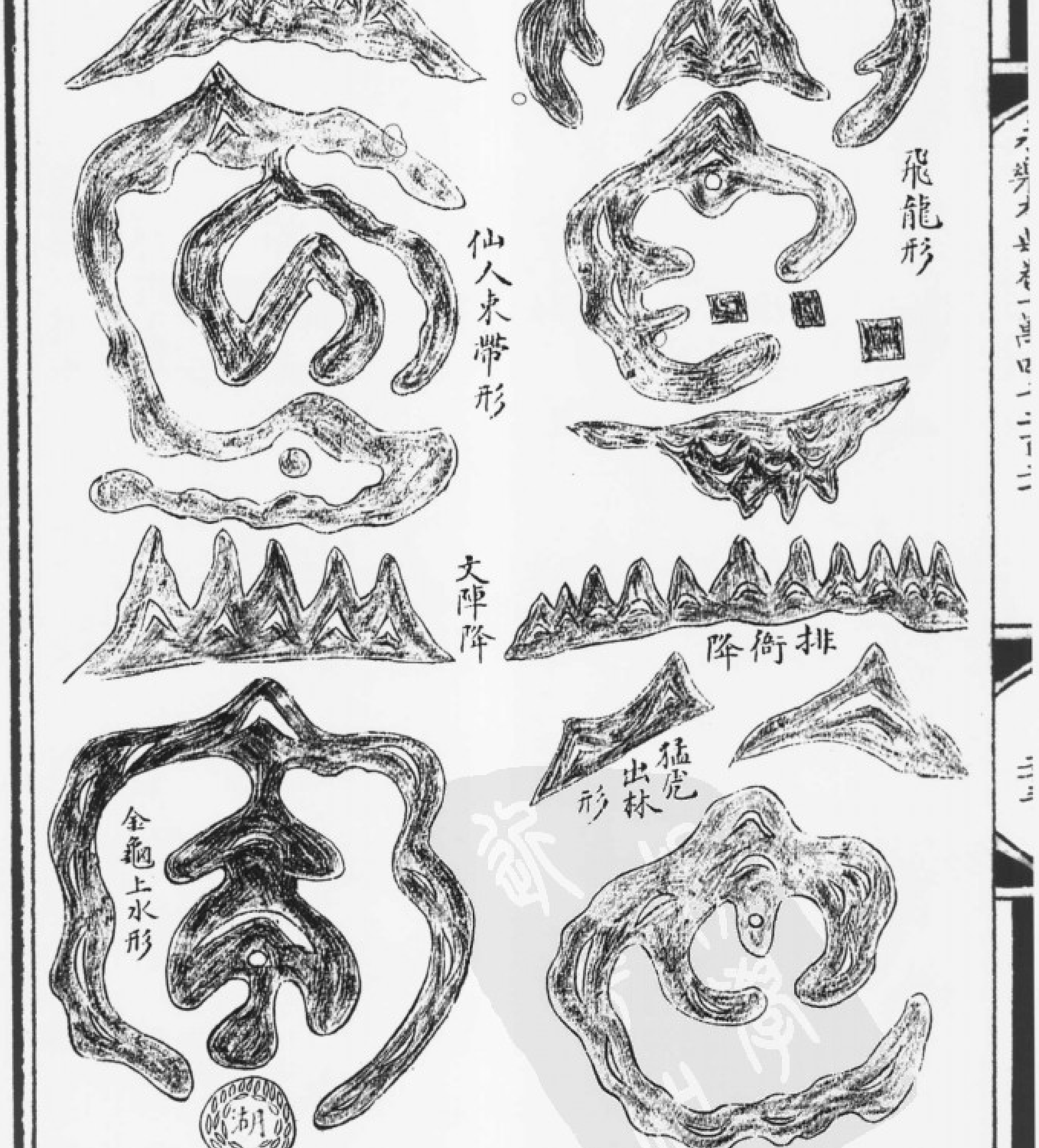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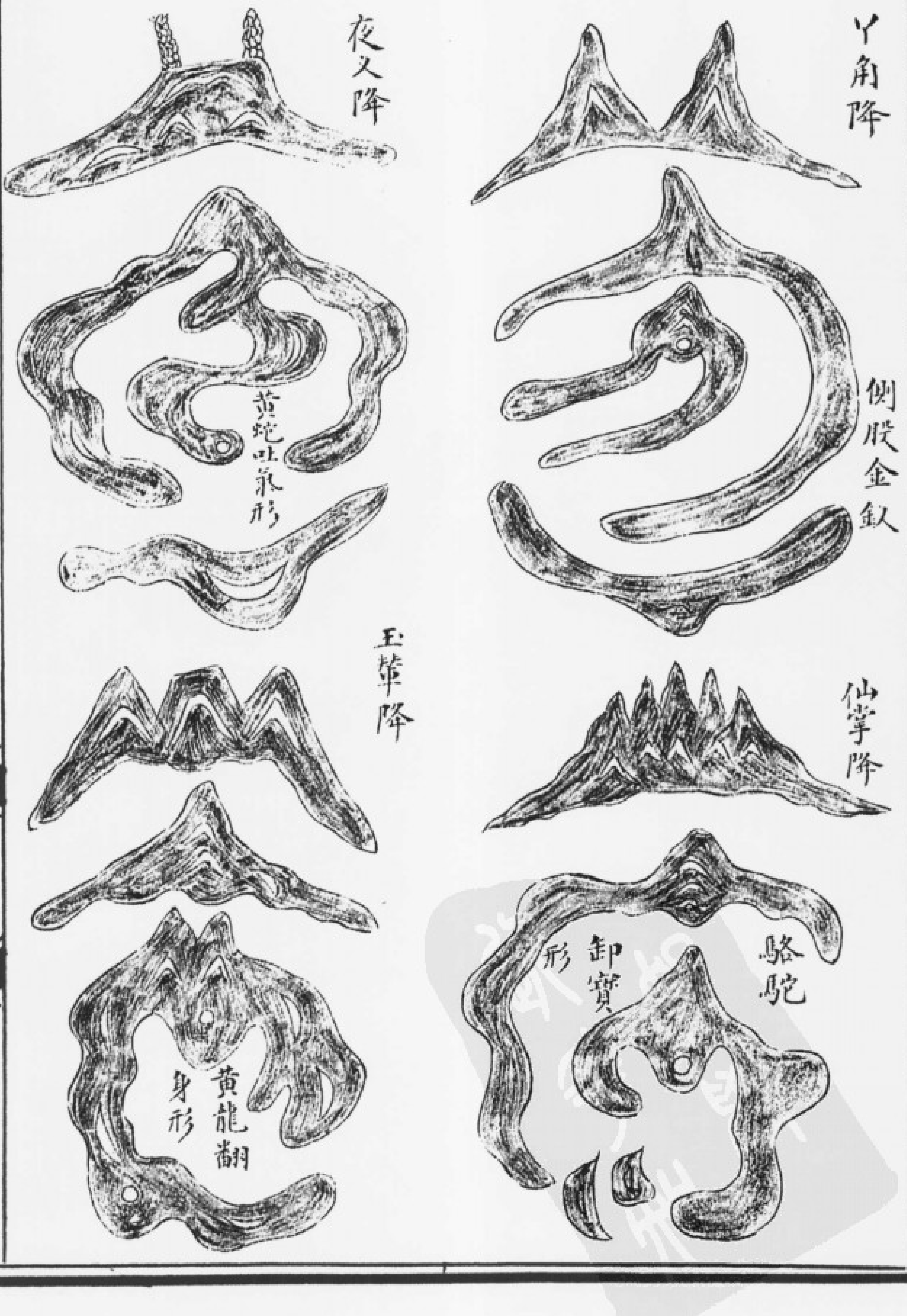

三台降
瑞雲降
北斗七星形
美女背琴形
七星降
天甲降
紫氣降
陣雲團月形
半月形


五雷降
天符降
石
金雞振翼形
盤龍形
石
伏虎垂頭形
幕下
貴人降
將軍佩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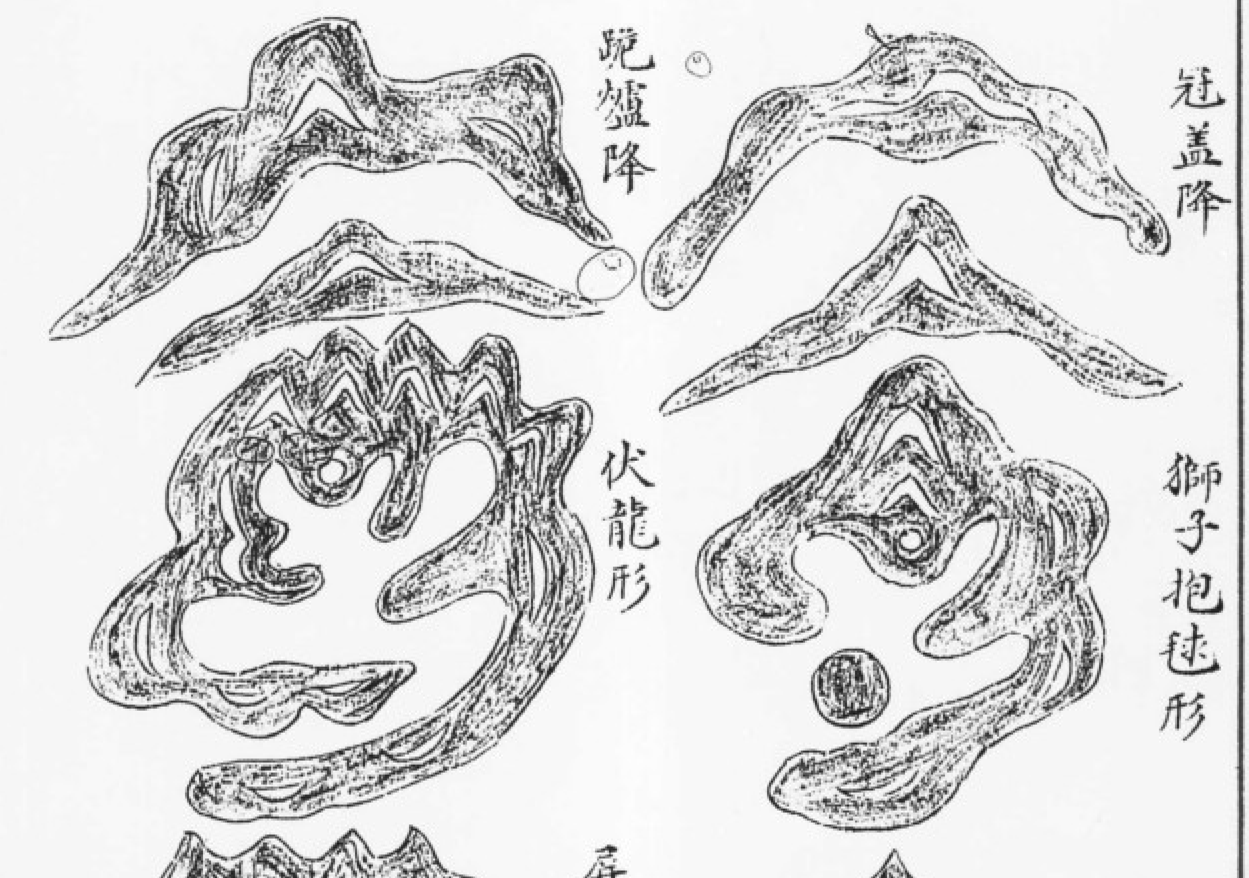

幕下雙貴人降
鳳凰銜印形
貴人捧誥降
鳳凰臨田形
貴人登臺降
黃蛇趕蛤形
貴人
降
飛龍出洞形


將軍唱喏降
黃龍玩珠形
仙童降
波斯獻寶形
玉女降
仙女撫琴
屯軍降
玉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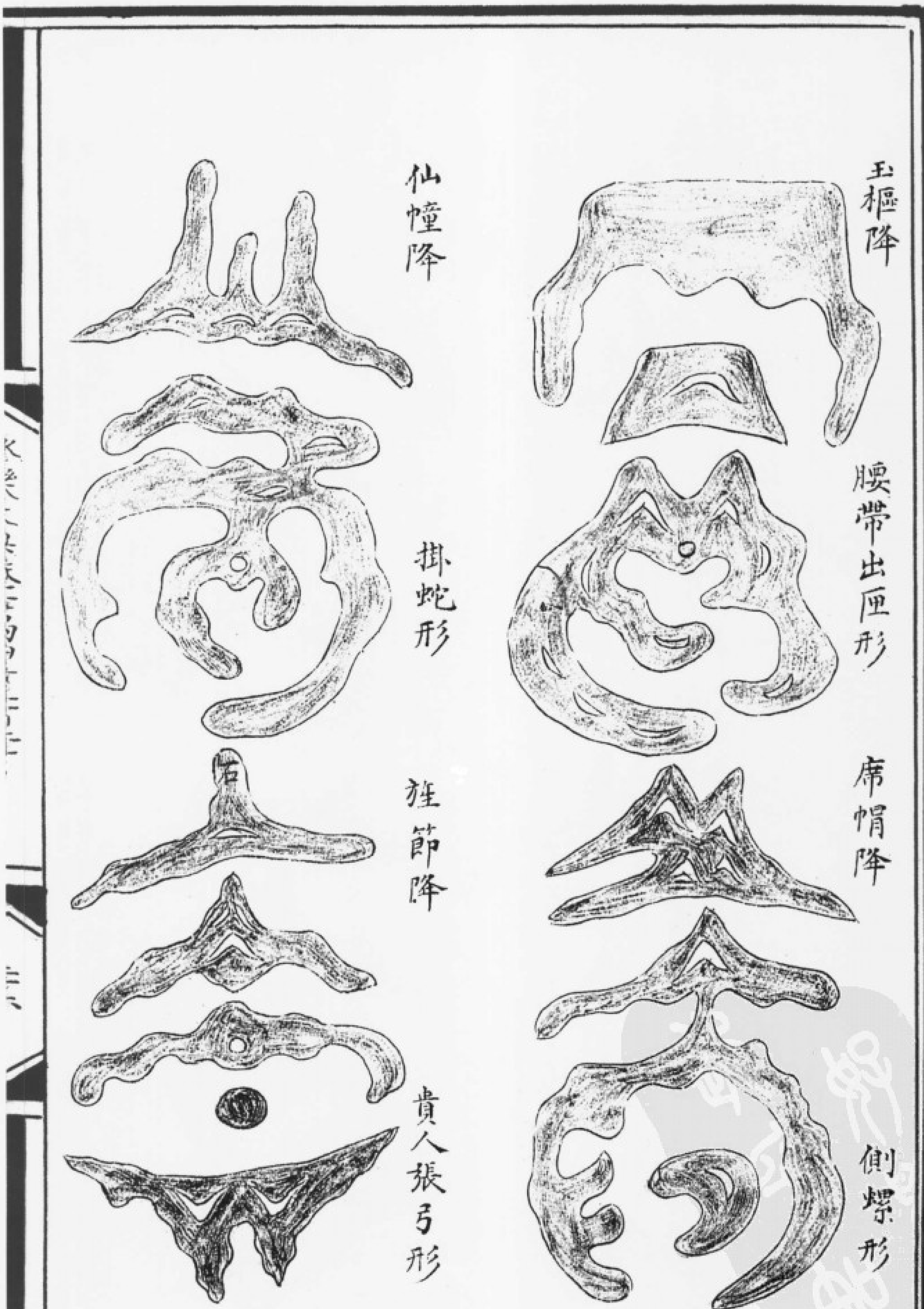

管兵降
飛龍形
武陣降
石
仙人束帶形
排衙降
文陣降
猛虎出林形
金龜上水形
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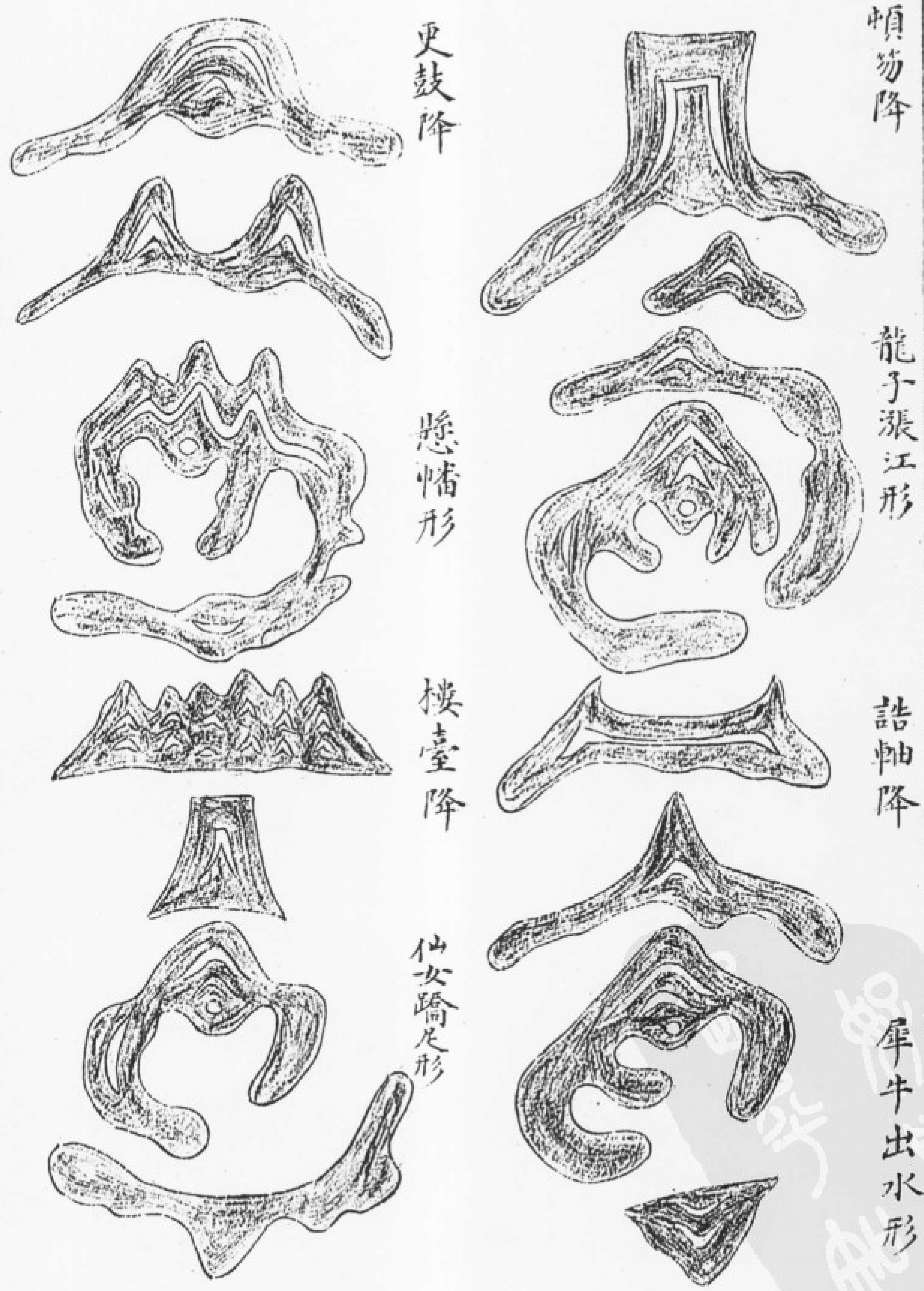

丫角降
側股金釵
仙掌降
駱駝卸寶形
夜叉降
黃蛇吐氣形
玉輦降
黃龍翻身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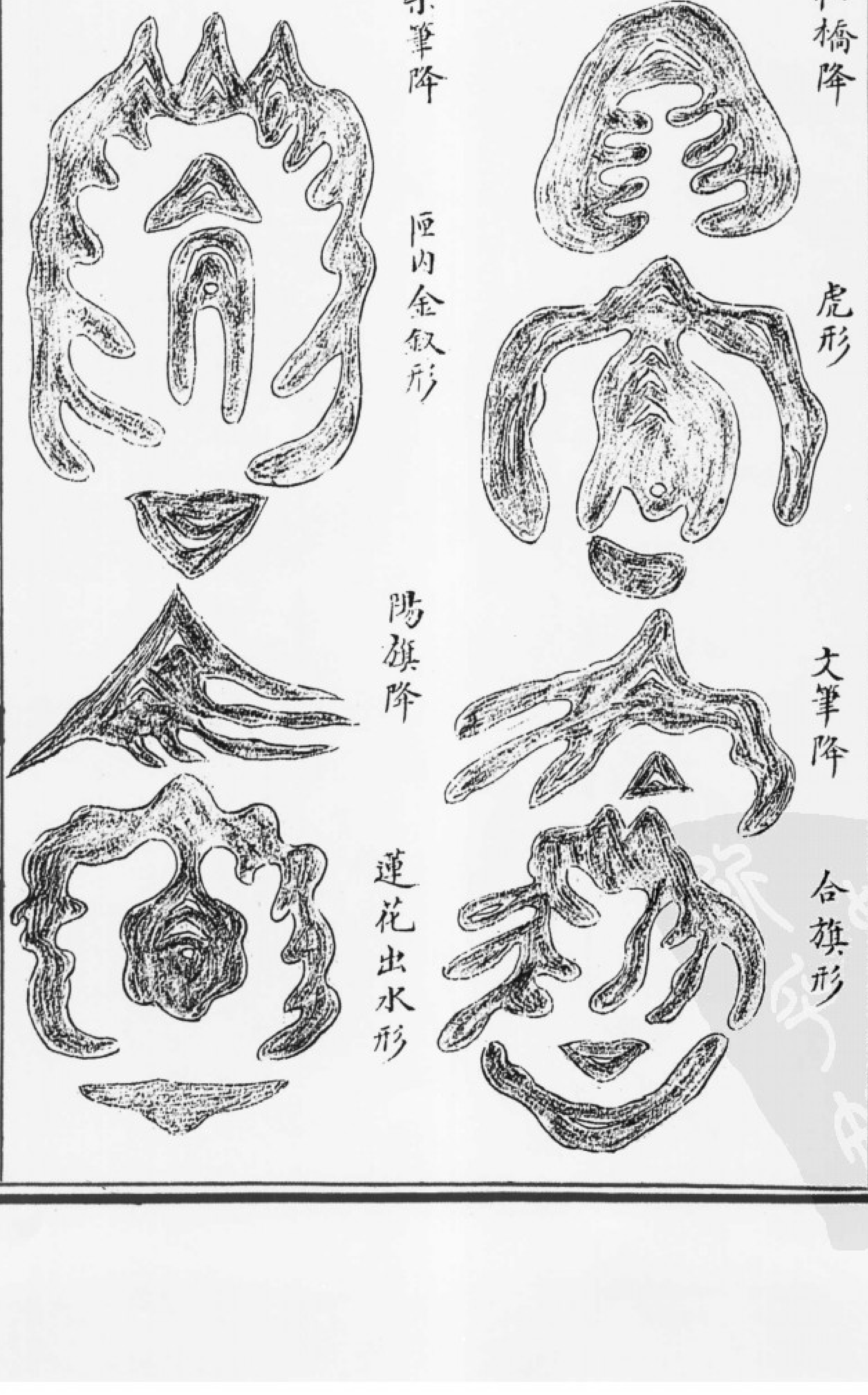

鳳輦降
金鍾
玉磬
形
玉几降
犬眠形
寶蓋降
盤蛇形
華蓋降
燕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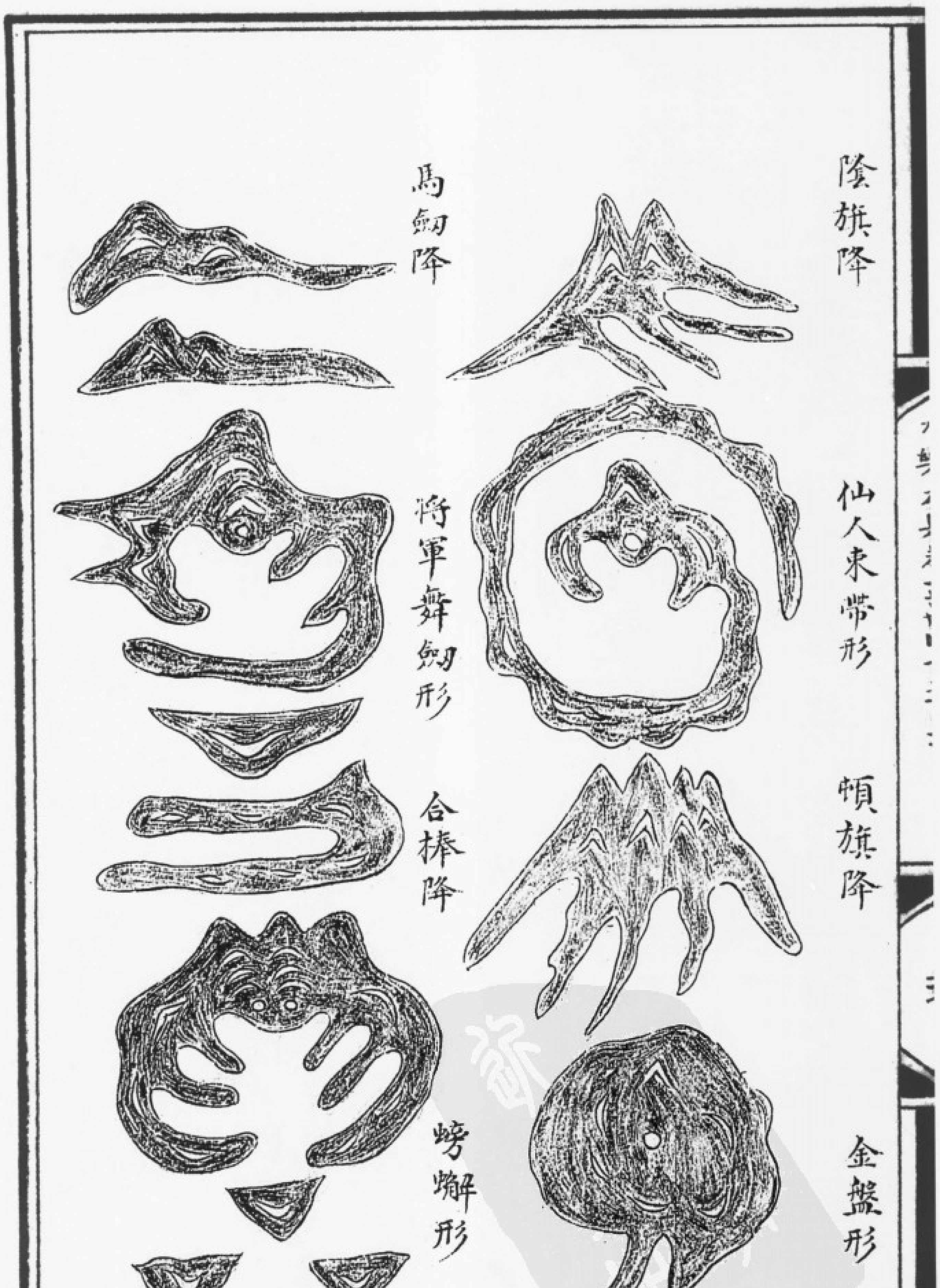

冠蓋降
跎爐降
獅子抱毬形
伏龍形
金爐降
屏障降
仙人大坐形
白象抱湖形
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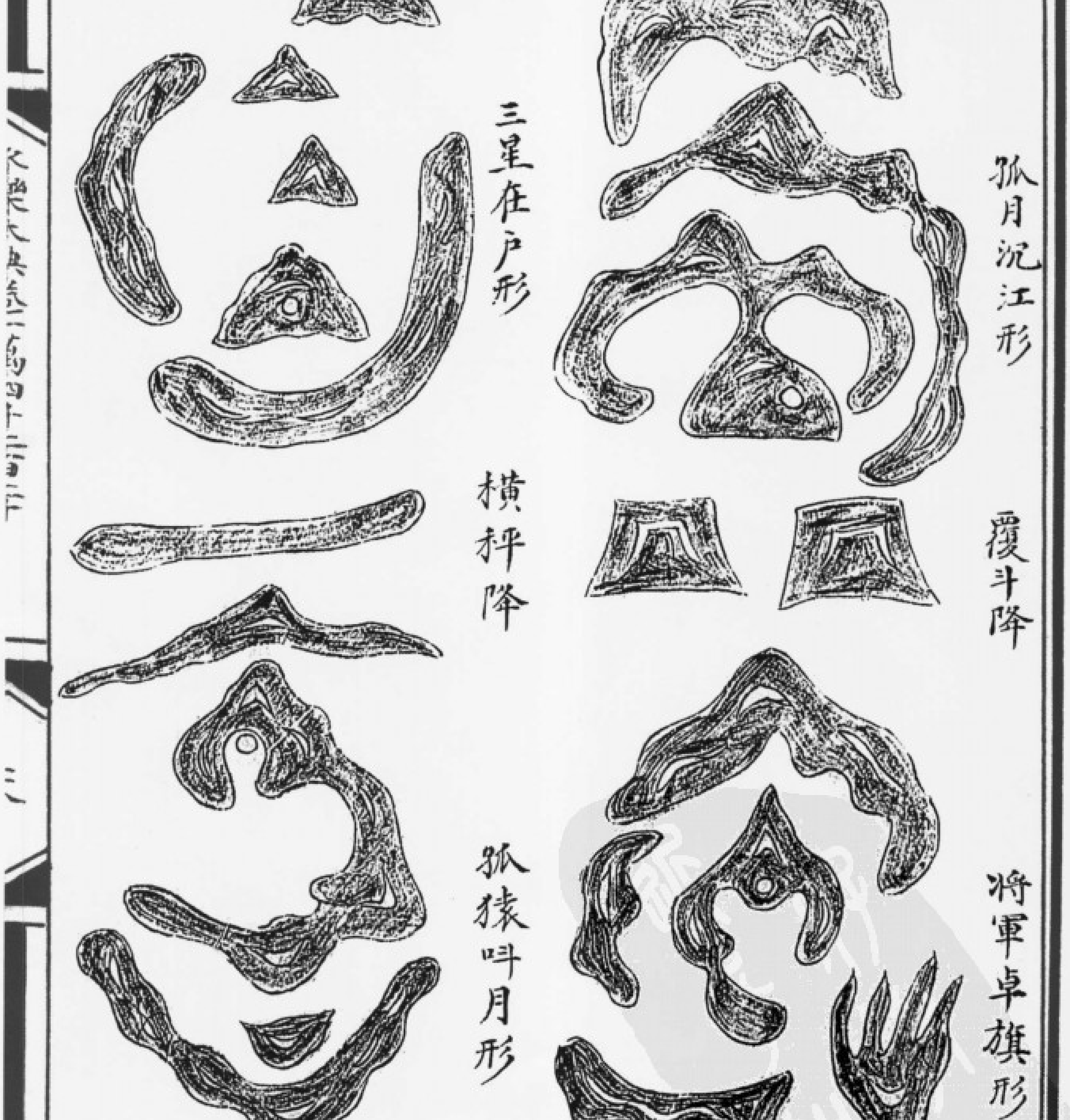

雙屏降
蜘蛛結網形
幃帳降
将軍勒馬形
幕下綉女降
驪馬吐珠形
金箱降
驅羊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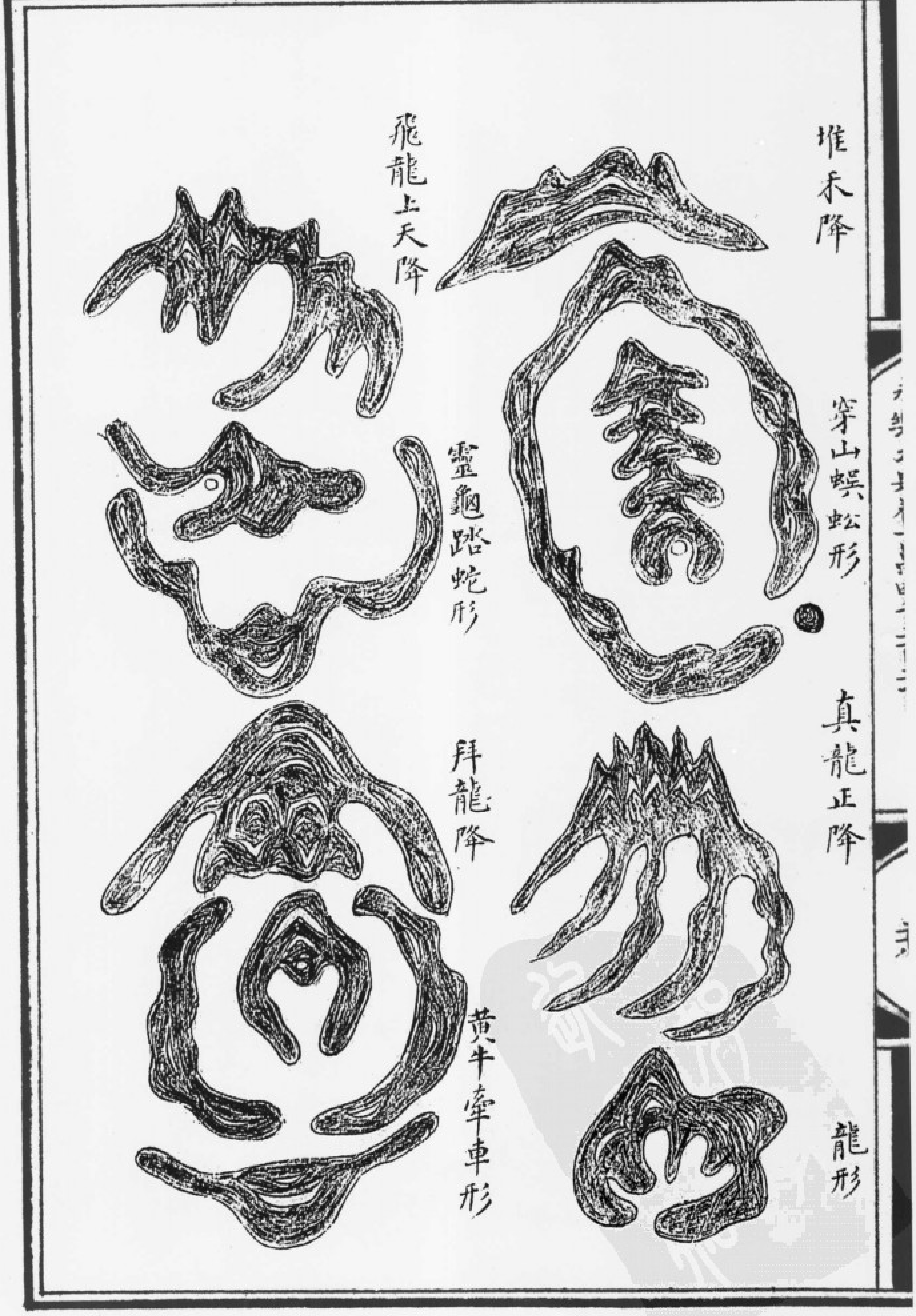

玉樞降
腰帶出匣形
席帽降
側螺形
仙幢降
掛蛇形
旌節降
貴人張弓形


頓笏降
龍子漲江形
誥軸降
犀牛出水形
更鼓降
懸帾形
樓臺降
仙女蹻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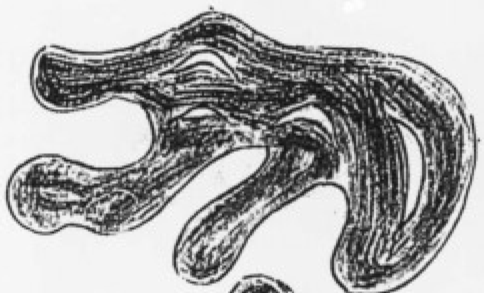

仙橋降
虎形
文筆降
合旗形
架筆降
匣內金釵形
陽旗降
蓮花出水形


陰旗降
仙人束帶形
傾旗降
金盤形
馬劍降
將軍舞劍形
合棒降
螃蠏形


銀瓶降
孤月沉江形
覆斗降
將軍卓旗形
倉庫降
三星在戶形
横秤降
孤猿叫月形


堆禾降
穿山蜈蚣形
真龍正降
龍形
飛龍上天降
靈龜踏蛇形
拜龍降
黄牛牽車形

朝天麒麟降



獅子戲毬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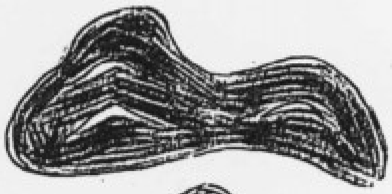
拜舞麒麟降



黄牛擺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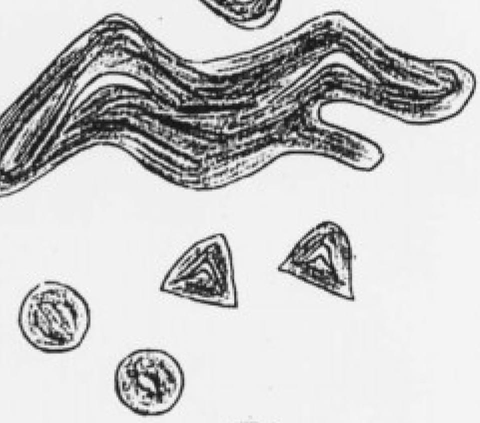
天馬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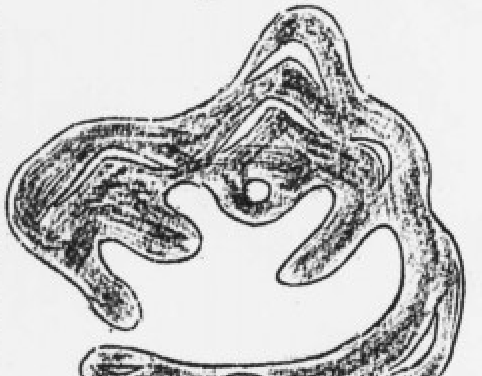
馬上展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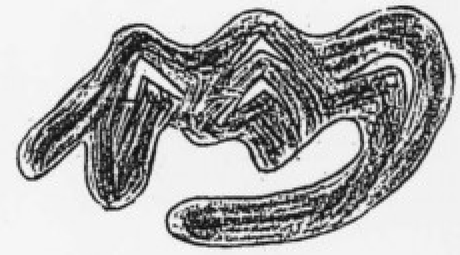


横馬打毬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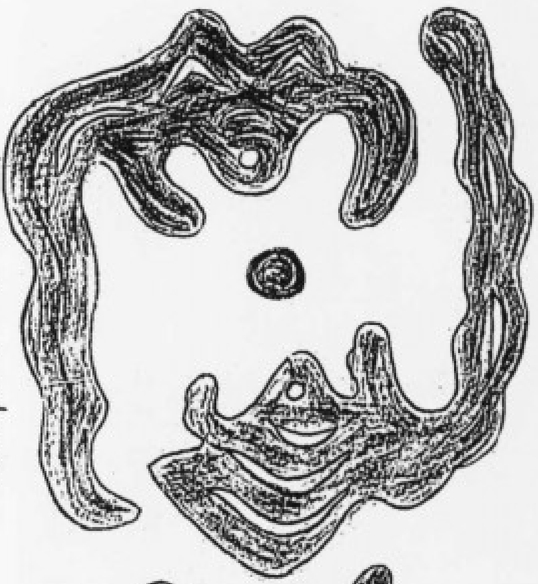


将軍出洞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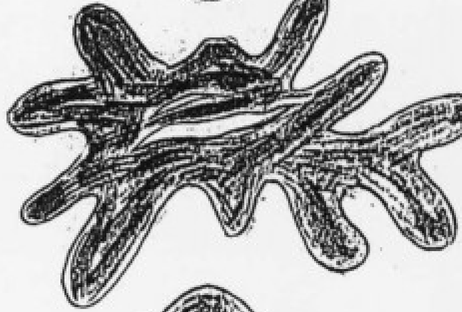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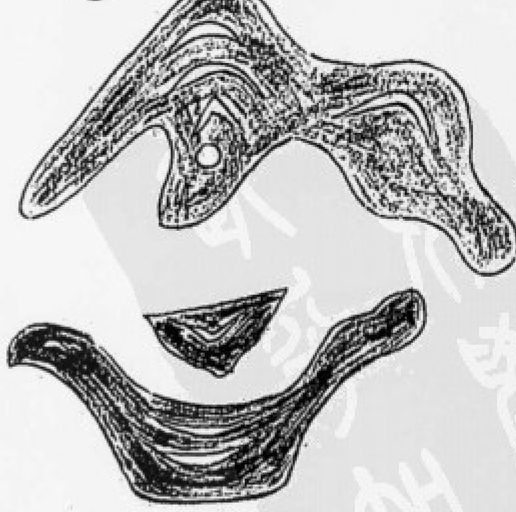
伏龍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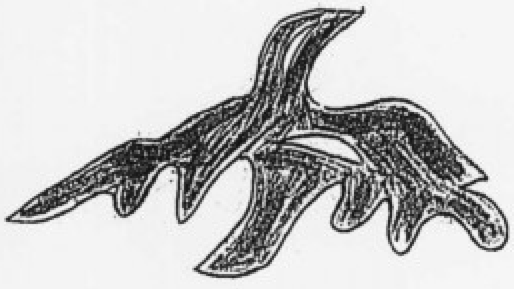
二龍爭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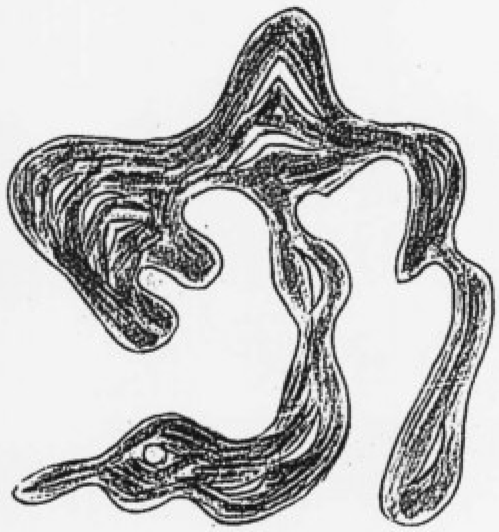
飛鳳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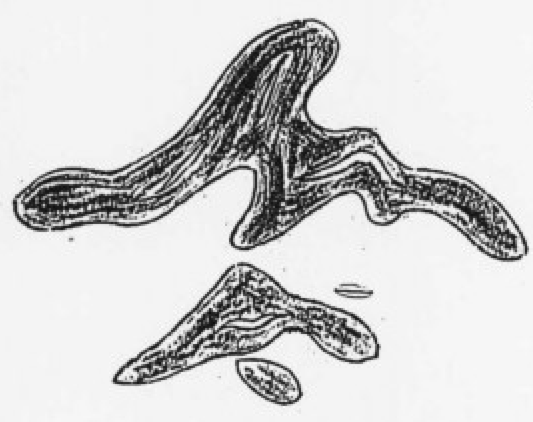
犀牛望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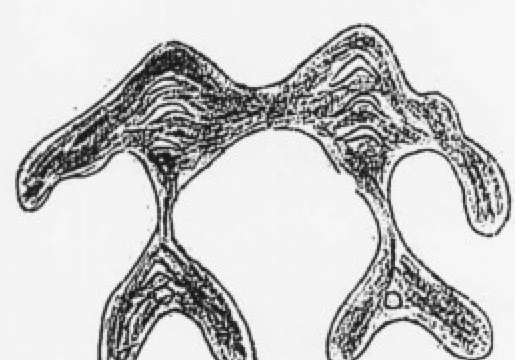
飛鴈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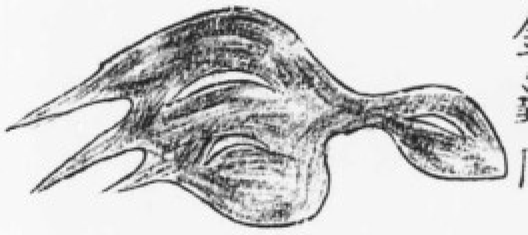
遊魚上水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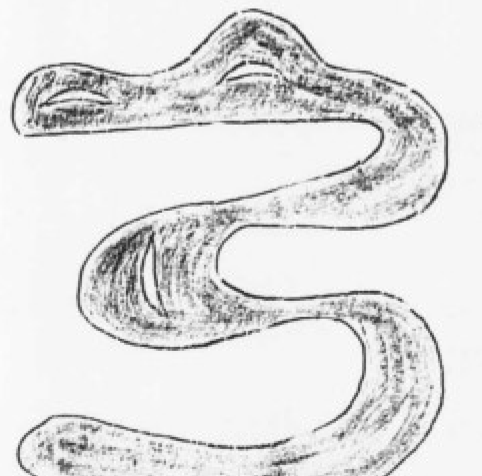


孤鶩夜遊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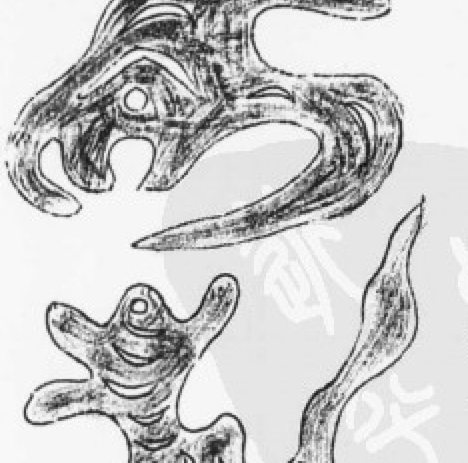


鬪高蝴蝶形


金龜降


蟠帶形


遊魚降


山蝦對舞形

右圖局七十有二。載於地理書中舊矣。古人立成此圖。以示學者。所貴學者。心開意悟。觸類而通。非曰其龍降。永定結其穴也。否則是泥紙上之陰陽按圖索駿。反失其旨矣。地理精奥丘延翰指迷十論。論曰。夫龍者。飛騰升躍。潛隱蟠藏。致雨興雲。昇天入地。此真龍之形狀也。陰陽家書所謂龍者。豈易言哉。夫吉龍行者。初出龍樓。次離寶殿。方遇胎峽。分布宗枝。兄弟同行奴僕隨從。留心別此。切莫悞認。走閃行藏。雌雄逆順。且夫好者穿山度水。惡者活若流船。健者則揷梥侵雲。困者則留停過驛。緩則牽藤拽線。屈曲蟠旋。急則逐鹿驅羊。起伏跌泊。皮毛細軟。手足圓齊。照祖顧宗。憐

兄念弟。尊卑有序。夫婦無爭。情若連環。勢同斷藕。泊似將軍撿點。任如帝王尊嚴。欲頓未頓。而前作惟形。欲藏未藏。而先成虛穴。細明央送。莫令別送龍行。熟看護隨。莫把地隨山走。曜氣安排左右。土辰措至方隅。五起七伏。而頭弱神昏。三横四直。而手低脚軟。清泉惟石。銅印金龜。父母和同。鄰眷聚積。若兄任則任斜。儘飛儘走。不問五關二峽。自然山廻水抱。卦合形成。用意剪裁。的無悞也。夫凶龍行者。不問破文廉禄。死劫敗傷。但看祖宗抛離。雌雄迎逆。尊卑無序。大小不分。行如死鱔死蛇。落似抛鎗抛竹。崩傾哨露。磽确乾枯。手剉脚尖。頭斜身側。奴僕不到。倉庫全無。地曜深藏。土辰永没。夫婦迎逆。身體孤單。儘教白虎似流船。任地青龍如抱手。明堂圓如滿月。前朝聳似頓鎗。儘栽龍尾龍頭。任裝天卦地卦。必定凶多吉少。福淺禍深。陰陽之中最宜審此。　歌曰。陰陽之中有何貴。第一龍行用星氣。來龍形勢似主人。主若尊兮客雖貴。貴龍行時若何辨。十里五里如藤線。倉庫九旗一同行。父子時時用相見。忽遇一峽又一峽。莫使雌雄兩相壓。那堪五峽一齊全。且莫峽中生鱗甲。貪狼如筍最為奇。三五相連聳翠微。更得迢迢山水遠。滿門列土掛緋衣。巨門武曲向君説。只要團圓如滿月。三三五五不相離。代代英雄永無歇。從龍應龍不可無。迎龍亦要前面趁若

有此辰明似月。兒孫箇箇佩金魚。天關地軸幷太乙。玉輦金娥其揆一。四箇五箇傍龍行。萬口千丁從此出。更須用心看勢情。莫把閑山作正形。玄武低頭夾送從。其中代代產英豪。更有凶龍向君訴。如鱔如蛇逐波去。雌雄不順九旗飛。身體無毛鱗角露。忽然兄從弟居先。夾送不隨奴婢偏。後鬼前官相對發。人丁凋散退田庄。文曲祿存與廉貞。面目無多禍福幷。頭斜脚側身破碎。自然乾燥石稜骨。更有山家五般劫。恰似風吹楊柳葉。有人於此亂安墳。男子爲奴女爲妾。陰陽之說最難明。但按當年舊宅墳。皆是後龍分貴賤。時師且要細推論。陰陽妙訣楊筠松

地勢溶　溶落坦平。龍虎騰騰兩伴行。前如簾幕橫遮過。大似連珠左右生。文武出來居水口。都來朝揖到明堂。更有尖峯當面立。兒孫代代狀元郎。

四處山峯尖秀芳。落處定湖池。內有山頂走雙雙鎖水口。箇箇星峯傾裏頭。挖斷水行流。鎖斷水流全不見。莫與鬼山走。秀峯裏面起。巒峯高頂在其中。好地自有龍神會。此山相抵對。或如小官接大官。衙杖兩邊安。有地不問宮徵角。商羽一齊捉橫案遮過在前頭。代代出官僚。此是楊公尋地訣。時師須記得。父遠遷墳認取官。便是地中仙。

楊子烏捉地頭芳望真龍。又行龍處有雌雄。來山影影如飛鳳。落處層層疊芙蓉。欲識陰龍陽正穴。來歸曾葦

便騎蹤忽然走下平地裹兒孫下着出三公。李淳風徵微形勢起高峯。半隱平田半道中或如狂龍橫過水尤如鸞鳳在虛空明堂水口朝山秀。其後星峯三五重更有應龍當面立兒孫下後出三公。九天玄女地似蛇形去又歸浮沉一去没根基尋龍望穴看水口左回右抱更依稀四峯聳起三男位五案橫過水口圍明堂坦蕩三陽瞶何慮無官掛紫衣。郭景純地有真龍發脈來二山纔起萬山回穴影平洋人不識舜立江邊一土堆平山平水對高山高穴用高栽或在路傍人不識緋紫兒孫近帝臺白鶴仙地形起處似拳頭四水無歸去直流秤死人丁皆絕種田園賣盡不留坵忽然山脈骨氣遠明堂山水似浮漚下後十年方應信兒孫代代佐公侯地理謂道形勢　擇地之法先察形勢無形勢則氣不聚葬書曰生氣所以聚內氣蓋言左右諸山之氣應接回抱然後主山之氣始聚又曰衆藂垂身左空右缺前曠後折生氣散於飄風蓋言無形勢則生氣不聚也凡有形勢之地如貴人坐於高堂而賓朋侍衛環而向者身形心目無一不在貴人也離其處而視之則前之環向者或偏側隱没而無情矣故曰移步換形水之形勢亦猶是也若在中原曠野則觀其岡阜支脈有回環重複之勢或有鍾遠聚氣於中乃形勢所在也若無形勢不必論

朝對矣地理全書取勢篇　神仙之地發於天門重複圓厚支脉盤礴小頭大起蜂腰馬脊一見一沒生蛇截水華蓋昂昂當其本方左右徘徊望之堂堂朝揖視顧凡案横張鈎鎖周備如筥如筐子係探道足履紫房三公之地岡隴山阜左抱右掩環遶屈曲首尾相從左顧右盼如虎如龍漂漂然如巨浪將發裊裊然如遊魚頳尾其氣洋洋如酥在湯骨肉相附旁無缺陷后妃之地方五百里寅卯起伏巳午低昂戌亥盤曲若散花岡卯上孤高獨出羣阜丙丁而居雲女作號夫人一同定其高下九卿之地東看西高西看東起南看北隆北看南峙土廣草潤名為遊龍方伯之地前岡如投筭後岡如驅羊後龍聳拔前案娑娑石窟中有突也將相之地勢如鳳凰翅冀開張羣隊千萬帶隴倚岡前街印綬子孫永昌諸侯之地勢如卧牛曲脚拳頭三光照穴吉水長流隱附林隴子孫封侯大夫之地勢如仙掌前高後仰衆水歸源天門開廣用之於中子孫令長富貴之地勢如蟠龍玉案數重宛轉回複首尾相從用之於腹富貴彌豐謀畧之地四隅平起内聚風水遠勢連續官禄不止山如智囊决勝千里福壽之地勢如水鱉四方無缺聳秀派清春冬不歇三門高啓五户閉密用之左甲公侯節鉞才術之地虎嘯龍吟豐草茂林玉案磊落氣象深沉朝對秀麗寸

碧邃峇葬之合法四海知音取勢若此化鐵增金賤者若鐵之化銅貴者若金之增色是知夫氣盛衰而有淺深也經曰得之於目應之於心地理之書盡於此矣張曰此節係十二格既過吉地須得明眼之人戡量斟酌點鐵成金然後為有得也不然雖有吉地不遇明師指點裁酌亦徒然也

與狐首經

勢元篇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二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夢祥

圈點監生臣徐淮

臣童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七　九震

運　一

法運通塞志

佛祖統紀梁建康　武帝蕭衍　天監元年帝夢釋迦檀像入國。天竺優填所造者。乃遣郝騫等。郝黑各反往西竺求之。　于陀利國入貢云其王夢異僧曰東土有聖王出。十年之後佛法大興。　制僧尼犯過並依佛律行罰。　庾詵少與帝善。及起兵署爲記室不就。山居蔬食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呼詵爲上行先生。後寢食驚覺曰願公復來吾其去矣舉家聞上行先生已生淨土。詔謚真節處士。　二年帝問誌公國有難否誌指喉及頸。讖侯景也。享國幾何曰元嘉元嘉。宋文帝元嘉至三十年重言之者過元嘉也。帝臨政苛急。誌假帝神力見先君受苦地下。由是卹刑嘗詔張僧繇寫誌真。誌以指務破面門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時法雲雲光二師每講法華。天華飛集帝以其證聖於便殿夜契書請誌公及光雲齋。翌日誌公獨至。　扶南國沙門曼陀羅來進珊瑚佛像

詔譯經於揚都。四月八日帝於重雲殿親製文率羣臣士庶二萬人發菩提心永棄道教其文云願使未來生世童真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成佛道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十一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並棄道教會邪歸正。三年帝御重雲殿講經以枳園寺法寵為都講寵先一問。帝方酬答載索載徵並通玄妙。帝嘗夢神僧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普濟群靈帝乃披覧藏經創製儀文三年乃成遂於金山寺修供命沙門僧祐宣文大彰感驗事具光顯志。敕於舊宅建光宅寺因宅七日放光故以為名敕法雲法師為光宅寺主創立僧制為後世法。沙門智稜善涅槃淨名尤通莊老後值冦還俗道士孟悉達勸為黃冠見道家諸經略無宗旨遂引佛教為之潤色解西昇妙真諸經義皆自稜始武帝未捨道教時引稜於五明殿竪義暮年為諸道士講西昇經忽失音舌卷於座上委頓而死衆以為叛教之報僧鏡録。五年扶南國沙門僧伽波羅來。六年御注大品般若經詔光宅雲法師為百僚講說。十年中天竺釋迦檀像至帝率百僚迎入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絓是弓刀並作蓮華塔形絓户怗反擽也初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詔西行求像至舍衛國此云聞物屬中天竺國從王

請像。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午時已就。頂放光明。降霆香雨。鶱負像東還。及渡大海。嘗聞甲冑之聲。在後。忽異僧禮像而言。曰毗舍羅神王護像。至彼廣作佛事。言訖而隱。其後元帝。於荊州城北造大明寺。奉安其像。詔僧旻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劉業問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多申儒旨。旻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為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有沙門道超。慕旻講業。誓欲齊之。夢天神告曰。旻公於毘婆尸佛時。預宣法化。君新發意。何可類及。

何胤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通其旨。後。隱居若邪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從棲遁。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何氏三高。謝舉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守。與義學沙門。互講經論。徵士何胤。自武丘出赴。虎丘。避唐高祖。祖諱虎。追改之。

光宅雲法師。講法華經。感天華滿空。下如飛雪。帝以亢陽問誌公。公曰雲能致雨。帝因請講法華。至其澤普洽。即大霪。儀同袁昂家。有常供養僧發願。欲如師慧解。夢一僧謂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及。

上集諸沙門。製文立誓。永斷酒食。其略云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若飲酒放逸。噉食眾生。乃至乳蜜酥酪。願一切鬼神。先當若治弟子。將付地獄。眾生成佛。猶在阿鼻。僧尼飲酒食

肉。亦應如此加治。是時復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於華林殿。請雲法師講涅槃。經中食肉斷大慈悲種子之文。上親席地。與衆同聽。　十一年敕寶亮法師。撰涅槃經疏。上親爲製序。　十二年特進沈約。著中食論。謂勢利榮名。妖妍靡曼。甘旨肥醲。皆使心神昏惑。不能得道。故聖人禁此三事。云云　十三年初誌公。嘗與帝登鍾山。指獨龍岡曰。此爲陰宅。先行者得之。是年順化於華林園佛堂。帝憶其言。詔有司具葬此地。建浮圖五級其上。車駕臨葬致奠。忽見大士涌身雲間。乃爲立開善寺。　十五年西天沙門。自圖其形于吳中。靈巖寺像。遇夜起行道。祈禱神應。後有梵僧。曰此智積菩薩也。　華陽真人陶弘景。建菩提白塔于三茅山。嘗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臨終不用沐浴。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弟子遵之。梁書　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宗廟薦羞。始用蔬果。牷音全牛純色禮記祭祀。牲牷。述曰祭天地祀宗社。必殺牲以備物。皇王以來。用以爲法。有國家者掌之。爲故且不敢有所議也。夫司天地之化。所以稱上帝。稱皇天后土者。至聖至神也。烏有神聖而好殺牲牢之命。肯歆腥臊之食哉。由夫上古之俗。茹毛飲血以是養已。必以是事。神朴。陋之見。曾不知牲牢。腥臭之爲瀆也。蒸民既粒。俗不

能變聖賢教世。師古法以著之。禮經於是後王遵而行之。莫或敢議其可不者以養已。猶古不思事神之不當瀆也。夫果於殺命不仁也。薦以腥臭不義也。以不仁不義爲養已之舊習。尚當思有以節。以求全好之心。豈於事天地祖宗之神靈。而欲以牲牢腥臭之物以瀆之哉。自佛法東漸。勸脩齋戒。天帝尚知事佛。豈人事天而不知事佛乎。知所以事佛。則不當以牲牢瀆天爲可信矣。惟梁有武皇。魏有獻文。敕郊廟祭祀。不用牲牷。而易之以蔬麪酒果。可謂遺古而道奉黍稷。薦明水。是亦三代之祀法也。烏在乎牲牢腥臭之物哉。慈雲法師。於天台勸民俗。祀神改祭爲齋。其文有曰。天子七廟。下至庶人。皆同祭祀。圓丘方澤。上下神祇。國之常典。勸令斷祭。無乃太傷國風乎。釋曰祭祀出俗典。改祭據佛經。俗典則未逃殺害。佛經則唯重慈悲。殺害則報在三途。慈悲則果成萬德。以善改惡。無不可者。 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反俗。 敕沙門慧超。爲壽光殿學士。召衆僧法集講論注解經文。並居禁中。此内道場之始。十八年。會稽沙門慧皎。謂實唱名僧傳頗多汎濫。因著高僧傳。始漢永平開德業爲十科。其自序云。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兹焉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世以爲確論。 普通

元年沙門衆養於楊都譯文殊般若經等十一部帝親筆受命寶唱繼之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稟歸戒妙選賢明朝議以草堂慧約法師應詔四月八日帝服田衣北面敬禮受具足戒方行羯磨甘露降於庭有三足烏孔雀二歷階馴伏錫師號曰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而帝座其側自太子諸王公卿僧俗從約受戒著録者四萬八千人沙門耆艾五蓋反老也亦從師重稟重音仲再也法雲獨曰吾既受戒矣其可以法為人事邪議者高之約姓婁世稱婁約法師普通二年詔雲光法師於內殿講法華經天雨寶華　三年詔脩鄮縣阿育王寺　六年敕光宅寺法雲為大僧正官給吏力僧正始於姚泰今加大字大通元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舊云普通者誤南天竺菩提達磨汎海至廣州詔入見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圓悟碧岩集云武帝與婁約法師昭明太子持論二諦立真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真俗不二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圓悟云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帝曰對朕者誰圓悟云帝不省卻作人我見解師云不識圓悟云達磨太煞慈悲帝不契圓悟云帝不知落處師遂渡江入魏圓悟云後人傳折蘆渡江未詳所出　駕幸同泰寺舍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歸宮　二年槃槃國進佛牙　中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

殿。爲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復幸同泰寺。設四郊無遮大會。披法衣行清淨大舍。素牀瓦器。乘小車親升法座。爲衆開涅槃經題。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設道俗大齋五萬人。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平等大齋。　丹丹國。進象牙佛像。　三年十月帝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十一月講金字般若經。　五年帝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自太子已下。聽法者三十萬九千六百人。　吏部尚書到溉家居蔬食。朝夕從僧禮誦。帝爲月三致淨饌。所得奉祿。奉音鳳。作俸字。其音者皆非。今官階朝奉者。當音鳳字。見前漢書。皆充蔣山二寺。卽鍾山也。及卒顔色如生。手屈二指。　六年烏傷居士。傅翕至松山結菴。雙檮樹間。自號雙林。當來下生。善慧大士。命弟子奉書詣闕。稱帝爲國主。救世菩薩。詔報曰大士。爲度衆生。欲來隨意。帝預敕鎖門。以觀其異。大士袖出木鎚。一扣諸門盡開。見帝於善言殿。謁者三贊不拜。直上御榻對語。設齋食竟。出鍾山坐定林松下。大士一日。披納頂冠靸履見上。上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是道邪。以手指履。是俗邪。以手指納衣。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　剡川尼法宣誦通法華。坐臥見帳蓋覆其上。父母令就齊明寺出家。是日帳蓋卽不見。自是博覧經論。深探奧理。衡王元簡爲郡守。請爲越城母師。　槃槃國。進佛舍利。　大同元年帝幸同泰

寺。設無遮大會。　智者約法師。王帝輟朝三日。素服哭之。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塔于誌公之左。　敕於重雲殿。爲善慧大士。别設一榻。講三慧般若經。公卿畢集。天子至。衆皆起迎。大士不動。御史問其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帝善之。　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律師弘度。得衆聖點記。云佛滅後。優波離結集律藏。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自恣竟於律藏子便下一點。年年如是。波離以後。師師相付。至　伽跋陁羅。將律藏至廣州。當齊永明七年庚午七月十五日。自恣竟。即下一點。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伯休問曰。永明七年後。云何不點。度曰。已前皆得道人。手自下點。吾徒凡夫。止可奉持耳。伯休因點記。推至大同初。凡一千二十年。與傳記參合。世尊生滅之年。皆不同。蓋其宗承有異也。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無㝵大會。㝵礙同。出梵典是年凡三設大會。　華陽真人陶弘景。告化香氣積日不散。謚真白先生。所撰書曰真誥。有云　清虚。裵真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學仙道。紫陽周真人。弟子十五人。四人解佛法。桐栢真人王子喬。弟子二十五人。八人學佛法。對會稽東。去岸七萬里。其西小方諸山。多有奉佛道。有浮圖高百丈。金玉鏤之。雖奉佛道。不作比丘形。　桓闓爲陶隱居。執役十餘年。一旦有青童白鶴。自天而下。曰太上

召桓先生。隱居問何道致此。君曰修𣙜朝之道積年矣。即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隱居之室。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蟲水蛭輩。爲藥害於物命。一紀之後。但解形去世。爲蓬萊都水監耳。隱居乃以草木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過。　三年詔修長干塔。掘基得石函。內有金罌流離瓶。盛舍利爪髮。敕分入二塔。同放光明。　帝幸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復往阿育王寺。在建康。城都內。設無㝵法食。大赦天下。　昭明太子統。薨。太子天性好佛。於東宮別立慧義殿。爲法集之所。招延名僧。立三諦義。當世美之。　岳陽王蕭詧。察同昭明之子。鎮越州重修鄮木二塔。先是沙門曇彥與許詢同造此塔。未就而詢亡。彥至是年。百二十歲。詢後身爲蕭詧。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詢字玄度。時詧先承誌公密示。才入州便詣寺訪塔。彥出門召之曰。許玄度來何莫。昔日浮圖今如故。遂以三昧力加之。即悟前身造塔事。今越城應天塔。四年帝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梵語盂蘭。此云解倒懸。是目連尊者。設此盆供。得脫母氏餓鬼之苦。　通事舍人劉勰。音協。雅爲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石城石像碑見存。是年表求出家。賜名慧地。　五年敕沙門寶雲。往扶南國。迎佛髮。　六年詔越州守臣蕭詧重修鄮縣阿育王寺。　扶南國王遣使朝貢。請釋迦像。

及經論。敕賜制止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　北齊慧文禪師。於河南爲慧思禪師。說三觀口决。　七年百濟國。遣使朝貢。請經論。敕賜涅槃疏。十年于闐國。遣使貢玉刻佛像。　中大同元年。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般若經。行清淨大舍。皇太子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是夜寺浮圖災。上曰此魔所爲也。乃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遂更起十二層浮圖。

太清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行清淨大舍。升妙嚴殿。講金字三慧般若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　西天竺三藏真諦來。敕於寶雲殿。譯金光明經等十部。　時釋子多縱逸。主僧不能制。帝欲以律行僧正事。詔下。藏法師執不可。帝不能奪。藏謂衆曰。衣冠子弟十輩。豈能俱稱父意。今糅雜五方之衆。而欲以一己好惡繩之可乎。帝自受具戒。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亦恣僧遊覽。一日藏師竟登御座。左右訶之。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愧此座。倘欲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特令不問。　二年侯景反於壽陽。初景在東魏。以河南畔歸西魏。既而遣使至梁求內附。上納之。封河南王。　三年侯景至建康陷臺城。入見上於太極殿。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劒上殿。拜訖。上神色自若。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使引就三公榻。景惶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踞鞍臨敵。矢石交下。未嘗怖畏。今見蕭公。

使人畏慴無已。慴質涉反懼也。景既自稱丞相。帝憂憤寢疾。齋戒不衰。口苦索蜜未至。舉手曰荷荷遂崩。帝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日中無景。右手成文曰武。晚奉佛道。日止一食。唯豆羹糲飯。郎葛反脫粟飯。布衣皂帳。一冠三載。五十便絕房室。不飲酒聽樂。製涅槃大品般若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

江陵居士陸法和。隱居奉佛。及侯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與弟子八百人。役神祠陰兵擊敗之。復於江夏聚兵。欲代侯景。王慮其爲亂止之。和曰貧道求佛者。尚不希釋梵坐處。況人王位乎。但以空王佛。所有香火緣。令知王宿報。欲救之耳。既已見疑。當是定業不可移也。元帝既即位。即湘東王也。以爲郢州刺史。帝爲魏所執。和與弟子俱入於齊。梁書。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大寶元年四月八日。詔度人出家。親制願文云。弟子蕭綱。以此建齋度人。功德普度六道四生。出離愛欲。永拔無明。修習般若。爲真佛子。

二年侯景廢帝幽于永福省。進土囊殞之。武帝初章命張齊。殺東昏侯。送其首於帝。除及宗屬。後數年簡文生。誌公謂帝曰。此子與怨家同生。蓋侯景以是年生於鴈門。及景破建康。帝崩簡文繼。及於禍。梁子弟。多見戮。故世稱侯景是東昏後身。

北齊慧文禪師。因閱大論。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

中道義。恍然大悟。乃遠承龍樹。依論立觀。以授慧思禪師。元年釋武帝。
第七子。承聖元年。真諦三藏。以侯景之亂。汎船西歸。大風飄還廣州。住制
止寺。譯起信論。俱舍論。至陳朝。共得五十部。帝嘗著書。曰金樓子云。余
於僧中。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真白弘景。謚真白先生。士大夫。重
汝南周弘正。北周名賢。招提寺琰法師少時相者曰。童子聰明而壽不
永。師即發願入山。誦般若經久之。見僧長丈餘。語之曰。此經功德不可思
議。後二十年。逢前相者驚曰。得何妙藥而獲延年。琰曰持經耳。劉敬躬
爲亂。焚望蔡縣。縣令寄近寺。民將牛酒爲禮。令以牛繫柱。屏除佛像。於堂
上接賓客。牛忽自解。來階下拜。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啖既飽。醉卧堂下
便覺徧體痒痛。搔成白癩。年終而死。顏氏家訓。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紹
泰元年。北齊文宣。廢道教。詳在齊志。補闕宗殆。以學行知名。梁亡棄官
出家。號無名。北周誘以美官。無名自陳反俗有五不可。晚年爲息心銘。悔
少日。克意文章。黃魯直書此銘。與沙門智海。刻之叢林。以爲雜學者之戒。
江陵天皇寺。有栢堂。明帝之所建。張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問
釋門何爲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
殿有宣尼像。乃不毀。名畫記。陳。都建康。武帝。陳霸先受梁禪。永定元

年詔迎佛牙於杜姥宅(姥莫補反老婦之稱)設四部無遮大會(比丘等四衆名爲四部)　二年五月帝幸大莊嚴寺舍身翌日群臣表請還宮十一月復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十二月幸莊嚴寺設無㝵大會行清淨大舍翌日群臣表請還宮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蕩殆盡自帝登極悉令修復翻經講道不替前朝　三年敕大內設仁王大齋詔沙門寶瓊於重雲殿講大品般若經時群臣請以重雲殿佛像寶幔珠玉珩佩(珩音行佩上王所以節行止)以造車輿俄見雲氣籠殿雷電火起須臾焚盡月餘有從東州來者言是日見殿飛浮海上而去　高郵有尼誦妙法華不舍晝夜十爪二掌皆生華上名見內殿觀其華大嘉敬之世號華手尼　文帝(舊高祖兄始興王子)　天嘉元年敕寶瓊爲京邑大僧統梁魏以來僧統盛飾杖直儗於官府至是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海東十二國聞瓊道德遣使奉金帛求畫像以歸　思禪師於光州大蘇山爲顗禪師說安樂行示普賢道場　二年善慧大士於山中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從後唯釋迦常與大士語　四年帝於太極殿設無㝵大會行舍身法復集僧行方等陀羅尼法法華懺金光明懺並別製願辭稱菩薩戒弟子皇帝　六年西竺王子月婆首那來遊廬山譯勝天王般若經　廢帝(伯

宗文帝太子。光大二年。思禪師又居南岳。是歲爲岳君授戒。詳見南岳本紀。宣帝。頊始興王。第二子。　大建元年四月。善慧大士。示寂七日。縣令陳鍾耆。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掌受香。舉衆驚異。敕徐陵撰碑山中。艮渚曰傳燈。言武帝請大士。講金剛般若。執拍板唱四十九頌。觀竹菴云。多用三性義語。恐北方相宗人。託大士名。或云秖以拍板。揮案一下。誌公云。大士講經竟。然大士入朝。誌公已去世二十年。何從有此問答。樓穎編大士言行錄甚詳。亦不載此事。顗禪師於瓦官寺。爲議同沈君理等。講法華經。後常與衆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　思禪師居南岳。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詭奏師爲巫蠱事。漢江充奏戾太子。爲巫蠱事。蠱者惑也。謂巫者左道。或瘞埋木人。爲咒詛事。今道士欲以巫蠱事。陷師也。帝遣使召之。則見師自空中來。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罪當棄市。師請貸之。令給事僧衆。乃敕有司。冶十四鐵券。識十四姓名其上。令隨師還山。服役舂米。今俗呼擣米叔。久之顧以田。充香積贍老身。因名留田莊。於是藏其鐵券。勒石爲記。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詳見南岳本紀。　四年。敕沙門慧晅音亘於樂遊園。爲七廟講大品般若。齊使崔武子來朝。上以沙門洪偃。才德兩優。命爲館伴。武子每與語。輙大嘆服。朝議

欲加偃冠。師絕食自誓。帝乃止。　五年海東玄光沙門。受法華安樂行義於南岳禪師。歸國演教。爲海東諸國。傳教之始。　六年周武帝。罷佛道二教。沙門靖嵩靈侶（侶同）三百人。皆相率歸南朝。帝令駙馬蔡凝宣敕曰。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序。宜於都郭大寺安居。所司供給。　沙門智周。十一人往西天求經。　七年顗禪師入天台佛隴。　九年二月。詔曰。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徒弔反賦也）以充衆費。　淮淝之戰。轉輸不繼。敕所在僧侶。任其役。律師智文上書曰。君子爲國。必以禮義。主上誠知宇文廢滅之過（周武姓宇文氏）。豈宜以勝上福田。爲胥下之事。非止敵人輕訾（音紫）毀也。亦恐國家受殃。帝大感悔。亟下寢之。一時建議。主役者。皆寘重罰。　六月二十二日。南岳思大禪師唱佛生逝。十年左僕射徐陵。以顗禪師創寺。請于朝。賜號修禪（令大慈也）。師爲兄陳鍼。述小止觀。咨受修習。初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師及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果後見鍼。驚問君服何神藥。答曰。但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終。　十二年周宣帝。復佛道二教。　十三年詔國內。初受戒者。參律五夏。敕曇瑗律師（瑗音院）。總知監檢。有司給其衣食。勿使經營。致虧功績。不踰數載。道器大成。乃以瑗

爲國僧正。十四年皇太子即位。設無遮大會於太極殿。舍身大赦。後主。叔寶。宣帝太子。至德元年勑慧晅爲京邑大僧正。永陽王伯智。出鎮東陽。文帝第八子。請顗禪師。赴鎮開講。王與子湛。及家人同稟菩薩戒法。二年詔虎丘智聚法師。赴太極殿。講金光明經。三年詔顗禪師。入京居靈曜寺。四月赴太極殿。講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久之遷居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朝議以僧尼頗多無業。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顗禪師諫帝曰。調達日誦萬言。未免淪墜。槃特唯憶一偈。乃證四果。二事並見天台本紀注。篤論爲道。豈關多誦。帝大說。即停搜簡。四年正月。詔顗禪師。赴崇正殿。爲皇太子。授菩薩戒。設千僧齋。禎明元年顗禪師於光宅寺。講法華經。時章安預聽。都官尚書徐孝克。性好惠施不免饑寒。後主勑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初居錢唐。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旦講法華經。晚講禮傳。受業者常數百人。蔬食長齋。持菩薩戒。陳亡入長安。時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講金剛般若。上下敬讚。臨終。正坐念佛。姚察讀藏經畢。日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陳亡入隋。終於東都。其身架輭。顏色如生。遺命松板薄棺爲葬。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爲得正統。若北魏齊周。雖非相承。而世居中原。盛行典禮。謂之北

朝者。不鄙夷之。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正朔此敘史者之微旨也。矧北史之於二教盈虛消息。所繫良多。故兹並陳。用爲照映。

北魏。都雲中。

太祖。拓拔珪。

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爲沙門統。帝生知信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毋得有犯。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彌殿。耆闍山禪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嗣。太祖子。永興元年。詔封法果爲輔國宜城子。僧受俗官之始。

神瑞元年。加封法果爲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曰。自張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任。清整道教。開化群生。除削三張租米稅錢之弊。男女合氣之術。三張者。張陵。令病人輸米悔過。其後張脩張角。效之。世號五斗米道。後二年。老君遣玄孫。上師真人李普文授太平素經圖籙。百六十卷。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謂太武也。

泰常元年。加封法果爲安城公。壽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謚靈公。賜謚之始。

太武燾。明元子。

始光元年。勑天下寺改名招提。此翻十方常住。四月八日。輿諸寺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華致禮。僧史略云。西天王臣。恨不覩佛。於降生日。輿像入城行道。通夜供養。謂之行像。國國皆然。

嵩岳道士寇謙之。奉老君所授書。以獻朝廷。未之信。獨司徒崔浩。上書贊其事。帝忻

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勑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大家子弟。百二十人爲道士。　二年帝誕節。詔於佛寺建祝壽道場。聖節道場之始。神䴥元年。䴥音加牡鹿帝誕節詔天下佛寺。並建道場

延和元年初。涼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使迎入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太延五年。太子晃被讒。求哀於沙門。玄高爲作金光明懺帝夢先祖讓之。不當以讒疑太子。帝以語崔浩。浩曰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帝怒收玄高慧崇。縊殺之。高弟子玄暢。在雲中聞師遇害。馳至泣曰。和上神力當爲我起。高開眸曰大法盛衰。在於迹耳。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法進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爲生。即見高於空中。進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安養。　太平真君元年。寇謙之於嵩山立壇。爲帝祈福。老君復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謙之以奏。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誠可以爲教世之法也。夫老子聖人也。或在天爲君主。或分形下教。隨時闡化則有之矣。而寇謙之遁言於某處某處老君下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囑以輔佐太平之說。託崔浩以其書獻。誑惑當世之君。何其悖哉。厥後崔浩以釋教虛誕之說勸於上。遽起滅僧之禍。此其法運之

一尼也。既而崔浩族誅。太武被弒。不令而終。君臣俱遭冥罰。寧不遺恨於謙之乎。　太平真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浩每言於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吳。蓋音闔。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見其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有司案誅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守牧富人所寄藏物。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征鎮諸軍。有浮圖形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屢諫不聽。乃密令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自爲計。沙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復子遺。子吉列反單也。孑靡有子遺。　八年天大雷電。殿室震傾。帝所居被壓。幾致於死。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足白於面。時號白足。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帝命趣斬之。趣音促。無所傷。大怒自以佩刀擊之。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伏。帝大驚。名登殿拜謝。忽身感厲疾。厲癘同癩疾也。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所致。帝懼甚。時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惡其暴揚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椎於車上溺其口。溺乃弔反小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十人。即下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屍。至糜潰乃止。　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　文成。濬太武孫。　興安元年。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

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存風烈。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擯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往往成林。而寺舍之中。致有凶黨。先朝案治。戮其有罪而已。所司失旨。一切禁斷。切音竊。漢書如刀一切。朕承鴻緒。志隆聖道。其令天下郡縣。各建浮圖一區。欲爲沙門者聽。初罽賓沙門。師賢五人來京。值罷佛法。假醫術以守道。復教之日。帝親爲五人下髮。以師賢爲沙門統。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爲昭玄沙門都統。待以師禮。隋百官志。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置功曹主簿官。以管諸郡沙門。六年。疏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然。　獻文。弘文成長子。　興皇元年。勑於五級太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三年。詔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戶。及民間能歲輸粟入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賑饑民。及諸民犯重罪者。爲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帝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平齊戶。注家未嘗言。或云平民齊民之義。僧祇此云大衆。佛圖亦佛陀。此云覺者。言戶者佛寺之民戶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

玄理。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宏獻文子。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等五部。劉孝標筆受。

上皇敕自今祭天地宗社。勿復用牲。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牲命。

五臺北寺法聰律師。爲衆專講四分律。門人道覆録爲義疏。此解四分律始。

敕思遠寺主僧顯爲沙門都統。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餐稟道味。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命道登法師。講成實論。謂左右曰。朕每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僧史略云此論最多法相。羅什刪略。以授嵩師。嵩授淵。淵授登。此解論之始。

京兆王太子興。父病。祈佛獲愈。願舍王爵。求出家。表十上乃許。賜名僧懿。敕皇太子以四月八日。爲落髮于嵩岳寺。

二十年。太后馮氏。出俗爲尼。居瑶光寺。

二十一年。詔爲太后建報德寺。爲羅什法師於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

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寺佛像入閶闔宮。受皇帝散華禮敬。歲以爲常。

詔諸郡僧寺長夏安居。命清衆數處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恪。孝文次子。

景明三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都統。以內律僧制判之。時崔暹好佛法。以僧尼猥濫。奏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

勑付昭玄都統法上。以為檢約。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牙。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譯經。北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洛陽民暉所居。聞地下鍾聲。掘之得金佛一。菩薩象二。趺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聲唱賊。賊人至被獲。 裴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為婢供寺掃洒。三子瑜粲衍。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其後竟出家為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支尚書。瑜等皆至刺史。每臨終遺令。以沙門禮葬。粲深好釋學。每升座講說。聽者服其理辯。 孝明。諱詡宣武第二子。 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作真金像高丈六。浮圖九層。高九十丈。上刹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聲。聞於十里。 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勑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 四年。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 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道士姜斌曰。開天經云。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

五。西入化胡以佛爲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言化胡無乃謬甚。帝命群臣詳定真僞。太尉蕭綜等劾奏開天僞經。罪當惑衆。詔流斌于馬邑。　武泰元年。梁大通元年也。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磨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孝莊。子攸。彭城王勰子。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爲尼。居瑶光寺。冀州沙門法慶爲行無頼。爲其徒所擯乃去。爲祆術說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爲亂。衆推慶爲主。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漢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經卷。云聞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元遥使持節討破之。禽法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每夜遶座行道。足跡成文。士庶贍敬。咸仰神異。後五年像忽隱去。　節閔恭。廣陵王羽子。　普泰元年。國子博士盧景祐通達佛法。人稱居士。帝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祐繫晉陽獄。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異貸出之。　孝武。脩。廣平王之子。　永熙元年。洛京平等寺建浮圖成。帝設萬僧齋。石像俯首終日。大衆感其神應。　二年。永寧寺大浮圖災火。三月不息。後東萊人。咸見浮圖在海中。俄爲雲霧所蔽。　文帝。寶炬。孝

文之孫。遷都長安。號西魏。　大統元年。勑沙門道臻。爲沙門大統。　初祖
達磨。坐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袈裟於慧可。乃往禹門千聖寺。十月　五日。
端坐示滅。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域還。遇師手
携隻履。翩翩獨邁。雲歸爲言。門人啓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宋雲使西域。至
孝明正光四年還國。距今十三年矣。今稱雲還遇達磨者恐曾再使。不然
則別一使人。誤書爲宋雲耳。　孝靜。善見。清河王亶之子。遷都於鄴。號東
魏。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帝時。經函時放
光明。世藏爲寶。賢往寺斫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屍中起。以
刀斫賢脛斷而死。人謂毀函之報。若是其速。　述曰經函放光。佛道之彰
化也。世之昧者。則斥爲恠誕。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本心素無信耳。一賊忽
起斫其脛。如斫其函。感報之速。自心之召也。世人見佛經。說地獄果報。必
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聖智通三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預告以禍福。使
人知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豈亦怖人之語
耶。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人。　魏書佛老志。云生
生之類。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粗倉
胡反不精。經無數形。澡鍊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

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真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爲深密。北齊魏收撰北魏書。

述曰。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諸言動法不法也。堯舜之德。必書。跖蹻之行。必書。天時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録。有可誠謂之信史。若足其可也。自佛法來東。舉世知所宗。上真文祕要盈滿天下。明心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世正在仁義。久久弊詐日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風規。歷代修史之家。未嘗不列叙其事。故范曄之論西域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音乾篤。即天竺也。西漢方志。莫有稱焉。豈道閉往運而數開叔葉乎。袁宏之著漢紀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唐正觀。稱制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曰。垂文闡教。通幽洞實。魏收撰魏書。其制佛老曰。佛言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乃至無生。此皆諸史。叙佛之明義。知佛道果可以益物救世云耳。異哉。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釋氏之事。有裨國政。開人心者。悉刪去之。適足以存舊史之該贍。其乏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史未信也。

北齊。都鄴。

文宣。高洋。受東魏禪。

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

拜爲國師。（國師始此。） 法師曇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入問道。會周傳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師接伴弘正。恃才使氣。及見延悠然意消。求師畫象。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昭玄上統。 嵩山寶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門題曰。靈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寶隨入寺。坐法堂牀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至六十餘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成都。嶺南。蓟北。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衆問何遲。答曰相州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竪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殊爲可觀。不覺日暮。寶起曰鑒禪師是我和上。諸僧直視寶頃之。遽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柞音昨擽也。）出山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圖澄所造。賢聖居之。或隱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鐘聲。 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兾致福於帝耳。帝感。左右以師慢已。欲躬加害。師旦出寺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汙伽藍耳。帝即悔謝。謂僕射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謗邪。遂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群羅刹在後。帝大敬信。請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 詔置昭玄

上統以沙門法上爲大統令史員置五十餘人所部僧尼四百餘萬四萬餘寺咸稟風教帝築壇具禮尊爲國師布髮于地令上統踐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薩戒　帝在晉陽使人乘一駝敕曰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駝來便引見老僧僧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汝來何爲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於北行取之使者反命　六年初道士陸脩靜以梁武棄老子教遂奔入魏暨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闕自陳請與釋子角法帝許之靜以呪術令僧衣鉢皆飛宮殿梁柱皆震帝顧謂大統法上曰佛門豈無人哉上統舉曇顯顯時被酒出曰汝曹間者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衣置地道流并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動靜曰釋自標爲內教內即小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乎靜氣咽無對群臣皆忭躍帝乃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其不能者宜詣昭玄上統剃度有不從者殺四人遂下詔曰祭酒道者世中假妄麴糵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神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導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修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屍解於宋之泰始則說簡寂自泰始至梁天監已四十年不

應今日。復有修靜。若曰因梁棄道。自梁奔魏。當云陸脩靜之門徒。斯為可信也矣。　梁荆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為魏所破。遂歸於齊。帝以為太尉賜甲第。和乞為佛寺。其徒七百人。悉脩禪法。一朝禮佛。坐牀上而終。將斂縮身止三尺。斂畢。帝更命開視。唯一空棺。嘗題壁云。十年天子猶尚可。文宣在位十年。百日天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遞代坐。孝昭在位不及二年。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函。命三藏那連耶舍。於天平寺。翻譯。勑大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譯。帝躬禮梵文。謂群臣曰。此三寶之鴻基。禮宜徧敬。徧猶專也。　沙門尊稱居士萬天懿。優婆塞智希。並於鄴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勑非軍國大事。不得聞。　述曰。世為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桀紂。然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尊禮國師。罷黜道教。其敬佛為甚至。蓋由前身為聖寺沙彌。以智願力。出現世間。居人王位。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為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比也。　武成。湛。高祖第九子。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晉譯六十卷者。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可免。既覺誦滿千徧。臨刑刀三折。主者以聞詔赦之。還家見像項上有三刀痕。此經遂行。目為高王觀世音經。

述曰此經止十句。卽宋朝王玄謨夢中所授之文。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人妄相增益。其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梅摯妻失目。使禱于上竺。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刊行其事。大士以茲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厄之中。古今可紀者三驗矣。可不信乎。

後主。緯武成長子。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梵本二百六十部。

隆化元年。詔修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得舍利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浮水面。右轉七匝。

北周。都長安。

閔帝。宇文覺。太祖第三子。受西魏禪。

元年。卽西魏大統二十四年受禪不改元。詔僧實禪師爲周國三藏詔以舍利。藏蒲州常念寺。大放光明。自瓶而出。乃建浮圖。以表祥異。

帝獵於檀山。遥指山上。問群臣有所見乎。掌書記盧光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卽解圍而還。乃令光於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錫杖瓦鉢。

武帝。邕。太祖第四子。

保定三年。詔曰歲在朝陽。三陽春孟。龍集天井。龍集者蒼龍爲歲首也。天井歲在申也。當令所司。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説。云云。

天和四年。沙門藏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譯法華經普門重頌偈。

詔名儒僧道。申述三教。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以儒道

九流爲外教釋氏爲内教帝信道士張賓衛元嵩之譖以纖緯黑衣當王心忌釋氏張賓說帝曰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但利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以大慈爲本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蒼生不立曲見伽藍偏安大乘五典以平延者無間道俗周擇怨親以城隍爲塔寺即皇帝如是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尊耆年爲上座選仁智充知事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紂之心八方有歌周之詠云云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同異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升座講說公卿僧道互爲難問 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不測每夜於街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憂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次之釋居後 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内殿傳議三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六篇用笑道家三十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令三倍勝之弘明集 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爲宜真佛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像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爲悖逆之甚國法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遠法師出衆抗答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佛經外國

之法。故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爲然。將同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廢。則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與秦晉。封域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魯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閻浮。輪王一化。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　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飾詭辭以挫釋子。法師知玄抗酬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玄聽制。玄安庠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難。獨帝不說。明日下詔。並罷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反服者。二百餘萬。　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笏履。以彥琮等爲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號慟不食而終。前會作二教論。　法師靜藹聞詔下。詣闕奉表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報應之事。帝改容謝遣之。遂遁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石。引刀自條其肉。掛腸胃于松枝。捧心而卒。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　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阨者。世人之業感耳。以故大小三灾。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感之小。然每當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有曇始。周武有知玄道安靜藹。皆爲法忘身。求復大教。而藹之條肉捧心。世或謂其徒自苦。卒。殊

不知。縱無益於當朝。猶足以感動世人。俾知爲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廢之。宣帝復之。曾不數年。其道復振。疇知非鵠師誠感之應乎。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尼反服者。二百餘萬。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補注引僧傳。宣帝。諱。武帝子。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以復教。會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遂下詔曰。先帝惑於異論。以釋道爲無益。故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詎宜罷黜。今簡耆舊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西二京陟岵寺爲國行道。乃勑智藏等長髮爲菩薩僧。充寺主。華冠瓔珞。作菩薩大士相。詔曰。三寶尊重。特宜修敬。其令舊沙門。有德行者。於政成殿西安居行道。追封孔子爲鄒國公。靜帝。衍。宣帝子。大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尊像。丞相楊堅。與陟岵寺智藏靈幹等。再落髮度僧二百二十人。隋。都長安。文帝楊堅。受周禪。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興復佛法。乃下詔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內之人。任聽出家。仍令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初同州般若寺尼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帝始生。於寺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天所祐。因呼爲那羅延。此云鉤鎖

力士。太祖委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成龍形。驚墮于地。尼失聲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密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皆西向。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及周武罷教。此尼竟隱帝家。　詔於相州戰地。爲軍士死事者。建寺薦福。　勑僧猛法師。住大興善寺。爲隋國大統。　南朝陳國沙門智周等。自西竺還。齎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闕上進。上召見慰勞。賜以繒錢。　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　唐公李淵。高祖。初封於唐。以長安宅居。施沙門曇崇。帝爲製清禪寺名。　海陵沙門惠盈。六時禮三千佛。救民饑苦之厄。一日講法華經。有神擁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云往東海巡行。盈爲設食。授戒而去。　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爲布衣交。及即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勑左右僕射。兩旦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敕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朕禁人爲惡。意則一也。　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　六年。亢旱。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授法。帝及群臣咸席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興。大雨霑霔。　七年。詔曇遷法師。爲昭玄大沙門統。　八年。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勑王公已下往臨。去聲。內史薛道衡。白弔文。曰聖皇啓運。像法

載興。卓爾緇衣。讚爲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弘道。二諦由其宣暢。以誘人爲善之德。爲助國行仁之方。豈謂法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酸感一人。　京兆杜祈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誤矣。問祈識周武帝否。答曾任左武候司法。常在殿陛。王顧吏引至大鐵屋。從窗中望一人。瘦身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答曰。我信衛元嵩毁滅佛法。故此受罪。祈曰臣誤追當還。大家有說否。曰汝若還。爲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滅。法受大苦。望爲我作福相救。及還。以事聞帝。乃勑天下人出一錢。爲武帝追福。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作趙文昌入冥。恐當時有此二事。皆可爲證。　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兼善玄談。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以爲至論。無量壽佛經。惟願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　十年。是年。隋滅陳。始承正統。正月詔曰光宅顗禪師昔周武毁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倫。用光大道。　勑臣僚士庶。有欲出家聽。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靈裕法師至京爲國統。裕表辭三上。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不可屈。乃厚賜還山。御書靈泉爲寺名。　十一月。晉王廣。文帝次子。總管揚州。迎顗禪師至

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師號曰智者。述曰世謂煬帝稟戒學慧而弑父代立何智者之不知預鑑邪然能借闍王之事以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來爲父子故阿闍世。此云未生怨二者大權現逆非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闍王昔於毘婆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獄涅槃經云又佛爲授記卻後作佛號淨身。闍王受決經又垂裕記闍王未受果而求懺令無量人發菩提心有能熟思此等文意則知智者之於煬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與晉王深有緣契令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則創國清保龕壟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比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之義孤山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道所以爲百王之監也事見智者本紀　潞州刺史辛彥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暴死復蘇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　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粲以是年往管城正教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寺講涅槃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乃謗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先謂粲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　十二月智者禪師至荊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王父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入居玉泉道俗稟戒聽

講者至五千人。蜀先主將。關羽。詳見智者本紀。 十三年。帝幸岐州。蒐于南山。音搜。春獵曰蒐。遂獸入古窟中。忽失所在。但見滿窟損佛像。沙門曇遷曰。此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所在官檢送寺莊嚴。 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預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 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名。曇遷法師。集海內名德。百二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止觀。聽衆千人。章安預聽。 冬十月。智者過岳州。爲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門曇捷等請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漁捕。 十五年。眞觀法師。智者門人。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唐時改虎爲武。 二月。晉王遣使迎智者至揚州禪衆寺。上所著淨名義䟽。九月辭歸天台。 北天竺闍那崛多。於大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等筆受。 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遣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疋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爲奏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疋絹。乃市絲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已。當入梁壓地獄。迴聞即首服陪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村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

郭聞該時春還。又稀云。沙彌道弘。爲衆作餛飩。先盜食一鉢。當墮鑊九
地獄。數年已瘡。不爲衆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
見善罪根。以語諸人。即各造懺。獄樣隨滅。僧鏡錄。十七年。翻經
學士陵。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長房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
入預月。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城。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曰
吾一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乃右脇西向專念彌陀
大王二十四日。爲衆說法。即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
至十峯。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至揚州。王
峯。造寺。今遣司馬王弘。導指書。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
答書名藩看毀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論。仁壽元年。詔天下名
子。沙門淨業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之跡
藩建南山撰寫僧傳。南天竺三藏達磨笈多。此云法密。北天竺
偏見德。於大興善寺重譯法華爲八卷。名曰添品。十月。天
闍那灌頂至京師。奉洛謝皇太子造寺。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
台僧天竺獲石碑。說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
斯那洛陽龍門王遵諸闕獻太平寺三篆土。不能用。歸而教授
立三

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殘
職與民更始。起漢高止晉武。凡百五十篇。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
下無賞罰。三百載矣。故始晉惠。訖隋開皇。寓褒貶。以代賞罰。春秋義包五
始。故今別名元經。凡五十篇。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至東晉。宋雖
魏孝文元和元年。以能遷都洛陽。得中國以及於周隋。故皆稱正統。以齊
梁陳。同四夷也。南北二史。夷虜相稱。今明正統。以斷其疑也。續詩以辨晉
宋。後魏齊周隋。六代之俗。凡三百六十篇。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禮論二
十五篇。樂論二十篇。後王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贊易道。以申先
王之旨。贊易七十篇。申明孔子十翼之旨意。世稱王氏六經。阮逸序中說
謂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故續經不振。朝廷三徵皆不至。卒於家。門人
謚曰。文中子。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温彥博。竇威。杜淹。温大雅。陳叔達
王珪。皆北面受道。爲世卿相。弟子薛收等。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其言三
才五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阮逸序曰。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
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
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
之罪也。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守國則泥。乃計

反不通也。子讀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子之祖獻公。述皇極讜議。謂洪範。五皇極義。貴中道人位。天地之中。則知教。雖有三人。則一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 煬帝。廣。文帝次子。謚法逆天虐民。曰煬。左傳魯煬公。隋謚陳後主。曰煬。今亦謚煬。如有報也。廣韻余尚反暴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璪詣行在所。引對大牙殿。勑爲天台寺立名智璪。啓曰昔陳世。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當有大力勢人。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宜名國清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爲名。乃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勑祕書監柳顧言。爲智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𠹭數溢一人。梵語達𠹭。此云拖財。今人誤書。𠹭字者莊。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而已。相傳玉泉藏𢽾。一日椎輪。閘王附人語曰。我師肉身在此不得動飛輪。其上自是知閘王神力。自天台移藏此地。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贍等。抗詔不從。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不敢不奉。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 三祖僧粲禪師亡。師初以白衣。謁可禪師。既傳法授衣。屬周

武廢教。往来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公山。户版反在舒州。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是年復還舊止。爲衆說法。儼立而逝。塔于山谷寺。

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間。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明起謂緒曰。此非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施粥。皆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久。維那打靜。無復告相。緒懼還所止。明至緒問之。答曰此是地獄。吾爲取僧一束柴煮染。忘不倍償。當一年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爲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寺。依言爲辨。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僧鏡錄。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上親製願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楊總持。稽首和南。十方諸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爲有頂無間。天官地獄。清淨罪垢。同至菩提。云云。

四年。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寺院準僧量留。餘並毀折。廬山福林大志禪師。智者門人。素服哭於佛前三日。誓舍身明道。乃詣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以報國恩。上敬而許之。遂以布蠟纏。升大棚端坐。度火然之。焚畢入定。七日加趺而終。自是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

帝幸維揚。名神僧法喜入見。一日遶宮中索羊頭。

帝惡之以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丐于市上。命案之。見袈裟覆黃金鎖骨。詔以香泥塑其形。是夕泥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歲。自海南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冢視之。唯空棺焉。及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識。恭帝。侑。煬帝子。義寧元年。五祖。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爲智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九震

運

法運通塞志

唐。都長安高祖李淵。受隋禪。武德元年詔爲太祖已下。造栴檀等身佛三軀。以沙門景輝嘗記帝當承天命。爲立勝業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饑民。爲立慈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爲立太原寺。又詔幷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方之功。　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永爲國式。　三年。　四年。釋智巖初仕隋爲虎賁中郎將。每於弓首掛漉水囊。不飲蟲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道。見異僧丈餘。謂之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矣。同軍閭丘胤。至山尋之。見山崖峻立。鳥獸悲鳴。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同軍嗟嘆而退。　六年。濮澤縣李録事亡。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共人言議。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　勅沙門玄奘三藏。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幸國學。釋奠命

博士徐曠講孝經。沙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善講老子。博士陸德明。本名元朗。隋方立義。徧析其要。帝說曰三人者誠辯矣。德明一舉輒蔽。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祅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竊食。易服以逃租賦。夫生死壽夭。出於自然。刑德威福。關於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嘆。書奏不報。鎧菴曰。傅奕以小人之資。一旦上書謗佛毀教。當時群臣皆所不取。獨高祖薄信。述其說。今觀傅奕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手竊食。苟避征徭而已。噫。學聖道。以求出世間。敷悉化。以贊理天下。明善惡之應。以警昏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真修。斯學佛者之大效。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當以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佛之士。多自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也。不然。今夫田家之子。致身科第者豈得而止之邪。矧夫佛道多容。不間愚智。若指其庸鄙。以蔽諸賢俊。比子厚誚退之。恣其外而違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今名為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為者不善。而遽欲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庸鄙者。人材之未至。非佛道之咎也。　九年傅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棄廢。宰相蕭

瑀。後梁明帝之子。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畔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之曰。地獄正爲此人設。瑀音禹。見舊唐史。帝一日問群臣曰。傅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如何。左僕射裵寂曰。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言登九五。誓啓玄門。今六合歸仁。冨有四海。而欲納奕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今過乎。帝復以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邪論。謂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時域中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蒙。利國非淺。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爲序以贊之。明槩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勸善進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未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橧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可隆。貝經晚至而宜替。又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說。釋氏之所明。黃老之未喻也。又慧乘作辯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十異九迷之謬。上覧諸沙門論議。寤奕謷道毀佛。遂有兼汰二教之意。　五月

下詔。以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觀隣接廛邸。溷雜屠酤。非所以爲垂教。其僧道戒行虧闕者。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王爲皇太子。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詔。　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既即位。嘗問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卿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桀黠。無補國家。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深惡其言。云云。後傅奕得惡病。徧身糜爛。號呌而死。少府監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傅奕毀佛。惡病而死。今受何報。答曰。已聞付越州爲泥犁矣。當時識者。謂是泥犁地獄也。苦報記。　太宗。世民。高祖次子。正觀元年正月。　詔京城德行沙門。並令入內殿行道七日。度天下僧尼三千人。詔以皇家舊宅通義宮爲興聖寺　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五部。左僕射房玄齡等監護。　二年三月詔曰。朕自創義以來。手所誅翦將及千人。可皆建齋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難。因斯得脫。　述曰。或謂太宗手自誅殺。真忍人也。殊不知隋爲不道。天將興唐。太宗方間關於軍伍之中。當梗化害政。適在目擊。不亟翦去。則有妨於撥事奉天命以除殘賊。非如桀紂。

無辜殺人。貫盈罪惡之比。天下既定。仁心自存。唯知佛法。可爲拯濟。建齋行懺。惠及幽開。蓋所以拔沈苦。以遂有生。真仁恕之君也。　五月勅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設齋行香。永爲定式。　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轉經行道。爲民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月。視此爲式。　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經。爲國祈福。官給齋供。　三月詔密州師淨禪師。至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　八月沙門玄奘上表。乞往天竺求經。　十二月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凡義士凶徒。隕身戎陳者。各建寺剎。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魄。老子載營魄。注魄魂也。盧山集。心法者。神明之營魄也。以稱朕矜閔之意。已上並見唐舊史歐陽新書刪去不存。　四年正月。敕上宮繡釋迦佛。丈六像。奉安勝光寺。設千僧齋。　五月。戰場建寺成。勅群臣撰碑。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破宋老生於莒州。立普濟寺。許敬宗撰破薛舉於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於邙山。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於汜水。立等慈寺。顏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岑文本撰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斷刑纔

二十九人。天下大治。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行仁義。旣效矣。因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太平。卽以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事見舊史。歐陽新書並刪去之。　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時失得之迹也。以故惡如弒君必書。醜如蒸母必書。豈以其醜惡而不之記耶。是知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斯可爲信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論佛者。陳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録。唐太宗修晉書。於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志。李延壽於南史作顧懽傳。凡帝王公卿毀讚佛老者。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優劣。當年今日。未嘗不明識所歸。歐陽氏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之事則刪之。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也。借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己所不好。而悉刪之耶。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訶。及退之問道於大顛。永叔聞法於圓通。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禪頌六章見司馬公文集。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惜乎聞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哉。

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敬父母。正觀政要。

詔以慶善宮爲穆

太后建慈德寺。爲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勑沙門法常居之。爲太子授菩薩戒。　十一月化度寺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帛。勑右庶子李百藥撰碑。更令歐陽詢書。今有收石本者。文字殘闕。藏以爲實。　初波斯國蘇魯支立末尼火祆教。祆火煙反胡神即外道。梵志也。勑於京師建大秦寺。波斯國。在西海。此云大秦。　六年詔以東都。洛陽龍潛舊宅。爲天宮寺。　詔杜順和上入見。錫號帝心。　八月七日。章安禪師示寂于國清。異香滿室。七年。中天竺。三藏明友來。譯大乘莊嚴論。李百藥序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於此不通。未可弘法。　勑僧道停致敬父母。　寒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巖。時入國清寺。有拾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得之可十歲。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常收菜滓於竹筩。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喚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閭丘胤。初爲台州刺史。臨途頭痛。遇豐干言。從天台國清來。爲噀水治疾。須臾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士。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寒山文殊遁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至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舂米供衆。夜則唱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

爲二人即把手而笑。走向寒巖。更不返寺。亂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屋壁竹石之上。録歌詩三百餘首。傳於世云。　八年。詔爲穆太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佛眼。　尚書虞世南立跡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令謹於道場。供千僧蘇會。以斯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疾惱。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法帖。　勑普光寺常法師。入内殿爲皇后授戒。　萊州奏高麗三國僧。與新羅百濟爲三國。願入中國學佛法。欲覘虛實耳。魏徵曰。陛下所爲善。足爲夷狄法。所爲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詔許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于延興寺。遺表有云。聖帝方尊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内律治之。帝嘉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勑有司給葬具。勑葬沙門。自琬師始。　十一月。詔曰。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其令天下度僧尼三千人。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者。以聞。僧徒有假託醫巫左道惑衆。造詣官曹。囑致贓賄者。朕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宜令所司依準内律。明爲條制。詔曰。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沙門智實法琳等。詣闕申理。詔不許。駕幸洛陽。實等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遵三張符水醮籙之事。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令輸米五斗。其後有

張脩。張角效其法用符水。以治病故。世稱五斗米道。不宜居釋氏上。勅宰相岑文本。諭旨實等固不奉詔。帝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終。有識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復回。所以力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媿服。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傷。昨因夜夢。倏覩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舊唐史　十三年詔國子祭　孔穎達。沙門慧淨。道士蔡晃。入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講法華。蔡晃問曰　經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放光雨華。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曰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師言不出脣。何所可領。師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狐蹤。道士神昏。謂人爲畜。天情大說。合座歡踊。　方士秦世英譖法琳所著破邪論。訕毀皇宗。勑流益州而亡。　有西域僧來善呪術。令人死復蘇。帝令呪飛騎皆驗。傅奕曰。此邪　也。請使呪臣。呪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爲物所擊者。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扣之。應

手而碎。　述曰夫咒以中道爲體。持善遮惡爲用。此大聖祕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人。故蘇婆呼童子等經云。諸咒皆有部主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爲之護。部主。如釋迦佛。及觀音菩薩。明王即持明仙王。威德神。即金剛神。藥叉將諸護咒神。然明王部主。慈悲覆護。於彼咒師。不見其過。至於諸惡毒鬼。見有爲利養。作觧持誦者。見彼癡人。繆執金剛杵。便生嗔怒。即害彼命。云云。今觀西僧不知持善遮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咒術。遠來東土咒死爲功。邀名人主。有利欲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護咒鬼神。來怒以斃之耳。咒騎兵死咒傅奕不死。奕小人謗法。罪在泥犁。非奕能拒咒也。此事至祕。唯探索咒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不能壞。彼婆羅門所携之齒。恐非佛真。用羚角以碎之。或金剛石僞爲之物。雖足以成傅奕慱物之名。而終不能知吾佛金剛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爲辯之。庶幾乎免謗法之罪。而救淪墜之苦也。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誡勑弟子。甚爲群要。末俗緇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用思弘闡。宜令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各一卷。若見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必使遵行。文館詞林。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戒有司寫經本。令公私相勸。俾免於過。其有得於仁王護法之心也。

十月杜順

和上坐亡于義善寺。有弟子請五臺禮文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業迂闊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行道。造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十萬卷。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明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即以爲勝。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未嘗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　十七年。蘄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乃就賜珍繒。以旌其道。　勑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元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邪城東北維摩室。元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耆闍崛山。刻碑紀唐威德。　八月。原州奏昌松縣鴻池谷。有五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

薩上。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云云。十一月遣使以玉帛詣鴻池谷。祭謝靈貺。舊史在本紀。新書移入五行志。崇録異記。凉州刺史李襲譽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文。凡一百十字。其略云。高皇海雨子。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士同主。尚汪諤奬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爲善。勅禮部郎中栁逞馳驛檢覆。並同所奏。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暉有預記。乃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遽遽然無敢後。一旦惑傅奕之祅言。遂欲以佛法爲無用。而沙汰之。既而内難卒發。詔已下而不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石。識文昭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製序。建仁王之高座。注般若之真乘。受戒講經。問道聽法。鑄像建刹。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起於宿禀。誠知此道。有助國救世之功。爲修身治心之法。故能與孔孟之學。並行而不悖也。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古爲尤異。故崇其位則不使稱臣。重其德則加之爵秩。分亡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禀内科。自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應世間焉。能相繼崇尚之不絶乎。

十八年。岑文本爲中書令。文本少時常念法華普門品。嘗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水中。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涌出。至岸獲免。後

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之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災。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食梡得舍利二。　十九年正月。玄奘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房玄齡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色雲覆經像上。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所歷百國山川同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同沙門道宣等翻譯。　二十年七月。奘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　詔法華智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威前身是陳僕射徐陵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真出家。五不墮落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爲師。咨受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涼。憶見法師。故遣相屈。此日所翻何經。奘曰近譯彌勒瑜伽地師論。帝宣論親覽。謂侍臣曰。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猶汀瀅方溟渤耳。瀅音瑩汀瀅小水也。世言三教齊致者。此妄談也。因勑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總管。時分天下爲九道。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今時石本行其文首云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

主。即此序也。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二序具在藏經之前。上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口。敬待法師。親於家人。嘗問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為最。帝說。　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每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勑於北闕大內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奘法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從晝則陪御談玄。暮則歸院翻譯。上令翻道德經。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用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觀之。適足見薄遂止　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使有所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行水邊。見周氏女浣衣。揖求寄宿。歸而孕。父母逐之。日傭紡里中。夕宿衆館。及生一子棄水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盛體潔。遂舉之。常隨母乞食。見四祖于黃梅道中。祖語其母令出家。是為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衆館後為佛母寺。東禪有佛母冢。林間錄。四祖登廬山絕頂。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以問大衆。弘忍曰莫是和上。乇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傳燈。　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擇京城太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使者六人。勑太常九部樂奉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鑪致敬。　二

十三年四月上幸翠微宮召奘法師陪從上嘆曰與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月上崩　高宗治太宗第九子永徽元年詔天宮慧威禪師補四太師朝散大夫　二年九月四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于東山黃梅寺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門人不復敢閉　法華威禪師爲天宮慧威禪師說止觀法門　常州安國寺沙門善伏每爲衆說法嘗云行慈不殺佛教之都門若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講禮而爲倨傲也又嘗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越此途高僧傳三年奘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利經像　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陀羅尼集經時那提於慈恩寺譯經地婆訶羅於弘福寺譯經一時宣譯皆極其選法門榮之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　六年初奘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呂才作解頗毀之法師慧立致書于左僕射于志寧以斥呂才太常博士柳宣劾才妄舉有旨令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法師禮悔　罽賓國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　會稽永欣寺有異僧來碧眸清瘦自稱我即康僧會言訖立化寺衆驚異乃桼其軀而事之祈禱立應　顯慶元年正月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勑爲建僧齋五千員於慈恩寺　勑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兼譯經潤文使　三月上御製大

慈恩寺碑成。奘法師上表稱謝。　五月奘法師疾。上遣御藥蔣孝璋療之。師因附奏二事。一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曾面陳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永徽初。勑僧道有過。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司動行枷杖。虧辱法門。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書平章。若僧用俗法。即遣停罷。　十一月武后生皇子。神光滿室。賜名佛光王。即中宗也。踰月。詔於奘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歸依三寶。及授五戒。二年。勑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道宣律師為上座。神泰法師為寺主。懷素為維那。宣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　勑僧道無得受父母尊長拜。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示寂。師得法於五祖。為牛頭第一世。應橫出一枝。佛法之紀。　西天寶掌禪師坐亡於婺州浦江寺。計其壽一千九十二歲。當周威烈王。十九年生。在七國之時。三年。詔沙門義褒。道士黃頤等。入宮談論。道士李榮。立本際義。往復數四。理屈語塞。帝令黃門引榮退席。賜褒帛以賞之。　日本國遣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隱。立五蘊義。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茫然不知。乃更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詰之。榮語屈而退。　詔以坊州玉華宮為寺。命奘法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而成。凡六百卷。

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釋迦佛指骨至洛陽大內供養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師送還法門寺。

西京勝光寺沙門孝贊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已而失贊懼即計直償衆僧月餘乃免。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屋廬田山是爲十方僧衆常住之物非己可得私用苟擅以爲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盜罪終不免淪墜之報今於孝贊果啖親姻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盜用錢穀盜伐林木之罪爲可見矣可不警之。龍朔元年王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二年勑會昌沙門會順詣五臺山禮文殊真容衆見金光滿殿空聲讚云善哉。西蜀沙門會寧自南海附舶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齋涅槃後分自師子國來即與對譯成文二卷。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經等三部。麟德元年二月奘法師命衆念彌勒佛右脇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慟廢朝五日顧左右曰國實永失可爲痛心勑用佛故事金棺銀槨五詔襄恤葬于滻水之東四方會葬者百萬人。乾封元年封岱嶽車駕幸亳謁老君上

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幸曾祠孔子追封太師。二年十月
三日宣律師於終南山順寂。衆聞天人同聲。請歸彌勒內院。嘗於淨業寺。
建石戒壇。爲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有長眉僧來謂之曰。即住世賓頭盧。昔
迦葉佛曾此立壇。師乃撰壇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行道。足跌前
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爲誰。答曰。北天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
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願爲致之。太子乃以所實佛牙授之。師夜捧
行道。晝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又與天人廣問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
千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人費氏曰。四王各有八將。護出家人。北洲少
有佛法。餘三洲佛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
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誰當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愍而
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咎。　總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福殿。議老子化
胡經。沙門法明。排衆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僞造。舉衆愕然。無
能應者。乃勑令搜聚僞本。悉從焚棄。　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舶。
往西竺求經。　西京法海寺。神英禪師。獲吳僧義濟所藏梁武水陸齋儀。
依法修設。感秦莊襄王。張儀。陳軫。列國君臣。見形致謝。詳見光顯志。三年。
勑洛陽龍門山。鑴石龕盧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　五祖弘忍禪師。以法

傳行者慧能。能初至。祖問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衆。神秀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倩童子。至壁間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命人召能。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庾嶺。能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閿鄉人。扶云反在弘農湖縣。姓張。年十歲。其兄萬里戍遼東。母程氏憶之。飯僧祈福。回裹齋餘出門。際晚持兄書歸母。方知其神異。以往回萬里。人因呼為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為沙門。

上元元年。召隱士孫思邈。入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問佛經以何為大。思邈曰。無若華嚴。上

曰近奘法師。譯般若六百卷。何不寫大。思邈曰。華嚴法界。是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耳。於是帝始持華嚴。是歲。思邈求還山。乃入終南隱居。篤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此經是晉譯。六十卷者。先生既長壽。若一年手書十部。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矣。復舍華原舊居玉山宅爲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照鄰稱邈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見華嚴感應傳。及唐本傳。

思邈居終南。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自稱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思邈曰。吾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傳之。吾當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事急矣。俄捧方至。前思邈曰。汝還無慮。自是池水漲溢。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一方。世不得而別。酉陽雜俎。案湘山野錄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功。一日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入報出。謂僧曰。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先生野服藜杖。兩眉垂肩。焚香揖聽而入。設林飯杞菊。若甘露。嚫一鍰。音還。虞書其罰百鍰。一曰金六兩爲鍰。今言一鍰者。且約百錢也。僕送至中途。問先生何姓名。僕曰。姓孫。復於僧掌書思邈字。僧方嗟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歸視嚫。乃

金錢一百。由茲一饍。身輕無疾。唐史言百五十歲。野録請誦經時在國初。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大莊嚴經等十八部。　初罽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禮文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佛頂尊勝呪。為除罪祕方。可還西取經流傳。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上。帝。令杜行顗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在流布。何得自祕。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遂於西明寺。與沙門順貞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行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禪師。為其落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摩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真諦。於壇側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開東山法門。宛符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　二年。初杜行顗所譯尊勝經。遇國諱皆避之。以世尊為聖尊。救治為救除。太宗諱世民。高宗諱治。上曰。佛經之言。豈當避諱。乃勑令改正。　國清寺僧智瓌。為直歲將常住布十端。與始豐縣丞李意及。天台縣在隋唐時。為始豐。久而不還。瓌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瓌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見冥祥記。述曰今時勢家。多以恩例。冒占寺院子弟幹僕。並緣為姦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於不義之地。而錢穀

竹木。四時誅求。視以爲常。不思它日地獄酬償之苦。爲儒爲官。不幸而負此見識。以是教其子。以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爲寺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爲好作重過者之戒。　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廟。勑道士隸宗正等。班在諸王之次。令貢舉人。兼通老子道德經。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爲次。吳闞澤稱道事天。天事佛。隋李士謙論三教優劣。謂佛日。道月。儒五星。魏收撰北魏佛老志。皆先僧而後道。其義已定。太宗謂老子李姓。是國之祖。遂令居佛上。違理失禮。豈老子意邪。太宗明君。亦有時而愚乎。至高宗以道士隸宗正。違理失禮。其愚尤甚焉。厥後武宗尚道廢佛。皆二君教其愚也。　調露元年。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染患牛吼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顦顇。云爲互用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差輕。唯用伽藍物爲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爲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　述曰。爲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以適已用。用者受者。均被其苦。輕則爲牛畜奴役。重則爲鑊湯鑪炭。的論其報。可不痛哉。至權門要路。復不知果報之爲何義。以故甘受愚僧之餌。而不悟其非。占山爲墳。賣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此之流。深足鄙恥。　永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

山。鐫石爲一萬五千佛。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恩法師窺基示寂。勑諸寺圖形以祀。師稟奘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號百部論主。世宗爲慈恩教。奘。師傳戒賢。三時教二有。二空。三不有不空教。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嘗以教藏淵博。學者難觀。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便之。　則天武后。曌初入宮。爲才人。太宗崩。出爲感業寺尼。高宗詣寺行香。是之納後宮。拜昭儀。次年冊爲后。弘道元年。高宗崩。皇太子即位。是爲中宗。光宅元年。廢中宗爲廬陵王。武后自聽政。曌照同。武后自製此字。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來。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寄室利佛逝國。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回廣州。冬復往佛逝國。　楊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曳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叫乞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衆。罄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納。不言而去。昶自是進修。卒成明行。　載初元年。勑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封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賜紫始此。　二年。勑僧尼依舊立在道士女冠之上。　勑荊州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爲國師。五祖旁出。　于闐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等六部。　如意元

年。勑斷天下屠釣。　二年。天宫威禪師。爲左溪朗禪師說止觀法門。北印度沙門寶思惟。譯文殊一字呪經等七部。南印度沙門法希。譯寶雨經等十部。　絳州二童女。依尼師出家。尼誦華嚴。一日坐亡。二女失望。旦旦詣墳號泣。三年忽生蓮華五莖于土。郡以上聞。則天勑撿華根。出自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親爲落髮。命居天女寺。　始令佛經製卍字。爲如來吉祥萬德之所集。音之爲萬。華嚴音義。作大周長壽者。蓋武后嘗改唐稱周。年號長壽。後改爲如意。案翻譯名義。引纂要云。如來胷臆有大人相。形如弘字。名吉祥海雲。又作卍是吉祥勝德之相。由髮右旋而生。似卍字弘卍是西土字卍卐萬方。是此土字。同呼爲萬。　延載元年。勑天下僧尼。舊隸司賓。即鴻臚寺。今改隸祠部。以佛教。有護國救人。福觧尼之。波斯國人。拂多誕。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僞教來朝。　述曰。太宗時。波斯穆護。進火祅教。救建大秦寺。武后時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厥後大歷間。荊揚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教邪法。愚民易於漸染。由屢朝君臣。當世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其法行於世。而佛禁嚧。是蓋西土。九十五外道之類歟。　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

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爲信。陰相交結。稱爲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憑狠作亂。如方臘呂昂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盧行者。十二部假禪。若是徒即是真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透靈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爲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爲至嚴沙門有爲行弗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不可自勉。

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太后召見之。所言皆驗。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大安曰。聞汝善觀心。我心安在。答曰。在塔頭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答。安斥之曰。我心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地。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走。廣異記。

證聖元年。太后以晋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於東都大徧空寺。與菩提流志重譯。晉譯六十卷。七處八會。新譯八十卷。七處九會。沙門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御製經序。譯場初啓。甘露天降。內沼生蓮。一莖百葉。華嚴感應傳云。人間華十餘葉。天華百葉。淨土華千葉。

萬歲通

天元年。遣使賜六祖能禪師水精鉢。摩納衣白氎。香茶。勅韶州守臣安撫山門。　洛陽弘道觀主杜義。乞爲僧。賜名玄嶷。賜夏三十臘。勅住佛授記寺。嶷撰甄正論。以尊佛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爲次序。令玄嶷以新戒。而居三十夏僧之上。雖曰國恩。實違佛制。厥後劉總賜五十夏。梁令因加三十臘。皆本於此日之非法也。　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勅秋官侍郎劉如睿。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漢隋諸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僞造之爲非詳論。在中宗神龍初元。　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五祖旁出。　詔沙彌法藏。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史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又難陀。參譯華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御上東門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真容舍利。梵經置佛。授記寺道場。集衆翻譯。　二年十月。勅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爲震動。即日引對長生殿。敷宣玄義。指殿隅金師子爲譬。后豁然領解。封師爲賢首菩薩戒師。集其言曰金師子章。學者尊稱爲賢首教云。　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亡。七日復蘇。報元英驚見冥

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嚴經一部。元英遽買紙。向鄰寺多召經生。未逾旬日。經已寫畢。竟免斯厄。復於母墳。地產一華。於冬月枯莖中。后異之。勑賜立孝門。以加旌表。

久視元年四月。召歛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像。于白司馬坂。音反

詔義淨三藏於東都。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天后製聖教序。

大足元年。成州言有佛跡見甚大。詔改號大足。

中宗。顯高宗第七子。神龍元年。詔州慧能禪師。入京不就。

詔天下試經度人。山陰靈隱僧童大義。年十二誦法華經。試中第一。義學止觀于左溪。臨終坐亡。天樂來迎。

勑遣使迎詔州慧能禪師。入京行道。師表辭以疾。因就賜袈裟瓶鉢。以諭主上。嚮慕之意。

詔義淨三藏。於內道場。譯孔雀呪王經。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上昔居房部。祈念藥師如來。遂蒙降祉。因命師譯藥師七佛經。上自筆受。師譯經。凡五十六部。

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貶高州至南海。遇印度沙門般剌密諦。遂止制止寺。譯大佛頂首楞嚴經。融爲筆受。

九月。祀明堂大赦。詔曰。如聞道觀。皆畫化胡成佛之相。諸寺亦畫老君之形。兩教尊容互有毀辱。深爲不然。自今並須毀除。其化胡經。屢朝禁斷。今後有留此僞經。及諸記錄。有言化胡者。並與削除。違者準勑科罪。弘道觀者。桓彥道表留

化胡經。勑曰。朕志在還淳。情存去偽。頃以萬幾之暇。尋三教道德。二篇之說。空有二諦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妙理。何假化胡之偽。方盛老子之宗。義有乖違。事須除削。　述曰。永嘉謝守灝述老君實錄。引諸書。言老子數數下生。商高宗時。生於亳州。乘鹿升天一也。商紂時降於岐山。至周武王為柱史。昭王二十二年。度關授尹令道德經。西遊不反二也。昭王二十五年。復降於蜀。李太官家。二十七年。與尹子會于成都。青羊肆往西域化胡。於于闐國升天。三也。已上並實錄。引守灝孝宗時人。林靈素舊徒也。史記定王三年。生於楚苦縣。為柱下史。孔子朝周問禮。敬王元年入關。為君令說道德五千言。與尹子西之流沙。四也。此前後降生事蹟。不可言無。昭定兩時。皆說為尹令說道德經。若取孔子同時。則且以後文為正。　議曰。駁化胡之為。有九說焉。史記老子傳。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刋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繆也。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實錄不欲師佛。乃改為吾之身也。二繆也。化胡經說。老子至罽賓。化胡剃髮。當昭王二十七年。是時佛生方二歲。世間未聞有佛。不應罽賓有剃髮事。三繆也。偽經又言。老君勑尹子化丈六金身。名曰佛陀。為胡王授

五戒。本云化胡。令乃化尹子成佛。四繆也。僞經言浮圖寂滅。永爲陰靈。神仙飛升。長生不滅。本云化胡成佛。不應讃仙毁佛。五繆也。僞經言老君。命梵天頞陀王。以二莊時下生爲佛。釋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歲。既無頞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繆也。僞經言尹子化舍利弗。賓頭盧。善女天九十五種等。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造僞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爲何義。七繆也。實録妄謂弟子守佛冢者爲喪門。羅什改作桑門。沙門。老君遣北斗降魔。故稱䥫迹金剛。又爲仙道。爲教外别傳。此皆假竊佛妄立議論。八繆也。實録不識佛壽長遠。見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不知何義。便取此言。譏佛滅之速。九繆也。老子下爲法師。上爲天主。一切諸天。無不事佛。今道家雖欲尊道重天。而立論失理。反成謗佛之咎。可不畏哉。昔王符僞造此經。死墮地獄。闘云訶云。世間僞經毁盡。汝罪方脱。今人撰實録者。方盛引僞文。甘與王符同一受罪。可不悲哉。僞經諸説。略見所引。更不别録。北朝魏孝明。唐高宗。中宗屢朝毁除。顯是僞説。獨武后朝八學士議不能區别。尚須細評。故世欲存老子化胡者。當作二説。一審其時。二據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百年。可言有佛。可言化胡。何謂

據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古本無化胡字。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圖之化。晉高士傳。魏典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爲浮圖。隋史西域傳。魏宋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録。皆言于闐。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處。唐則天時。沙門慧澄。乞毀化胡經。勑劉如睿。八學士各爲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胡是實。不當除削。令詳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葱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爲之語曰。老子本迦葉尊者。釋迦遣化東土。先說世間道德五千言。以熟機緣。義見大藏。冢墓因緣經。并輔行。後反西域。以佛道勸化胡俗。令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爲合理。昔王符據諸書造經。若獨引于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至廣說罽賓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去二萬里。豈當混濫。如此僞說。敗績不少。前列九繆。有能立難者。吾當截舌以謝。

二年。勑萬回禪師。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

北宗神秀國師。示寂於東都天宮寺。謚大通禪師。師得法於五祖。自武后朝召居内道場。至帝禮以國師。宰相張說。問法執弟子禮。

二月勑造聖善寺。沙門慧範。補正議大夫。封上庸郡公。法藏慧珍九人。並朝大夫。封縣公。官給奉禄。一同正員。奉音鳳。俸俗。勑菩提流志。於佛光殿譯經。上御法筵。親臨筆受。百僚侍坐。妃后同瞻。

五月賜嵩嶽慧安國師紫摩納

衣。度弟子十四人。後三年亡。壽百二十八歲。　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齋行香。　聖善寺成。勅上庸公慧範。加銀青光祿大夫。充寺主。沙門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充都維那。沙門廣清。撿校殿中監。充功德使。　三年。勅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師西域何國人。高宗時來洛陽行化。至泗州城。民賀跋捨宅爲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金佛。師曰普照王佛也。因名普照王。上以天后諱曌。改普光王。師旣至尊爲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稱弟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叉。御書寺額。　勅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　勅菩提流志。於西崇福寺。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盧藏用等潤文。　詔律師道岸入宮爲妃主授歸戒。帝至。諸師皆避席。岸獨長揖。帝高其操。命圖形于林光宮。爲之御讚。　四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師坐亡。勅於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芳帝里。上問萬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　五月大旱。勅菩提流志。於崇福寺結壇祈雨。三日大澍（音注時雨）。　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　菩提流志。進新譯經。帝於林光殿賜齋。觀沙門議論。勅畫工張訓。圖翻經大德及衆學士于殿壁。親製讚辭。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景雲元年。高祖舊第。興聖宮有柹樹枯瘁歲久。至是重榮。乃大赦

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三萬人。帝初受內禪。請法藏法師。從受菩薩戒。二年。勑菩提流志。同法藏塵外等。於北苑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説。右丞盧藏用。博士賀知章。中書侍郎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侍中魏知古。潤文監護。勑貴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法雲公萬回坐亡。贈司徒號國公。勑葬京西香積寺。回當則天朝。延入禁中。賜錦衣。命宮人給侍。莊惠太子生。則天抱示之。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怙韋后。將謀逆。回遇之途。望塵唾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誅。玄宗在藩謁之。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爲相王。每出回告市人曰。天子來矣。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延熹門。臨觀燈輪。高二十丈。點金銀燈五萬盞。望之若華樹。菩提流志等。進新譯寶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十一可賢首法師法藏卒。贈鴻臚卿。葬神和原。二年。勑採訪使王志愔。應諸郡無勑寺院。並令毀折。初沙門慧雲。望隋河北有異氣。乃入汴州。至司馬園池。見水中有上天宮闕。欲謀建寺。乃化緣鑄丈六彌勒像。貿鄭景宅爲院。掘地獲碑云。北齊天保六年立建國寺。因名曰建國。志愔至雲禮像。泣告像忽放光。志愔以事聞。帝亦預有瑞夢。與所奏冥符。以自相王龍飛。因賜名大相國寺。八月能禪師於新

州國恩寺坐亡。反葬于韶州曹溪。而建塔焉。世稱六祖。　玄宗。隆基。睿宗三子。開元元年。勑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彌勒佛殿。　二年正月。自中宗以來。貴戚奏度人爲僧。富戶疆丁。多削髮以避徭役。紫微令姚崇。上書請禁度僧。言佛不在外。悟之由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僞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勑百官毋得創寺。民間毋得鑄佛寫經。須者就寺贖取。　二月勑僧道致敬父母。四月罷致敬。　述曰自晉成帝至隋煬。凡四詔沙門。致敬王者。遠法師謂袈裟非朝宗之服。瞻法師謂僧無敬俗之典。遂寢其事。自唐太宗明皇。凡二詔僧道致敬父母。既時停罷。然不聞當時以何爲議。豈不曰若稽之佛典。出家之士。尊居三寶。爲世福田。尚使父母反拜。豈當違佛制。而狥一時之立法。停罷之議。不出此義。自明皇至我朝。無復爲此。非議者矣。　三年。詔一行禪師入見。帝咨以安國撫民之道。及出世法要。稱爲天師。天子之師。帝問國祚何如。對曰。鑾輿有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帝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讖。洸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絕。以曾封吉王也。　四年。西天無畏三藏來。先是睿宗聞師名。遣將軍史獻。出玉門迎候。至是帝夢異僧來謁。命圖其容于壁。及師入見。與壁像不

異。帝說。飾內道場居之。尊爲教主。師譯出毗盧遮那等經。密教一宗。於茲爲盛。　日本國遣沙門元昉入中國求法。　七年。西天三藏金剛智循南海至廣州。來京師。名見。敕居慈恩寺。智傳龍樹瑜伽密教。所至。必結壇灌頂度人。禱雨禳災。尤彰感驗。　長安罔極寺沙門慧日。遊西天還。進佛真容梵夾。名見內殿。說法開悟帝心。賜號慈愍三藏法師。所經七十國。往返二十年。　三月。長者李通玄以華嚴大經。諸家疏義繁衍。乃持新譯經。往太原高山奴宅。造論經三年。日食十棗。柏葉餅一枚。世號棗柏大士。將齎經往韓莊。忽見一虎當道。長者以經置其背。引登方山土龕處。其中室無燈燭。口出白光炳照。製作有兩女子。曰供食一盤。及紙墨。坐亡之日。白光自頂上徹太微。所造論四十卷。藏中有長者事迹一卷。　八年。北天竺不空三藏。循南海至京師。於慈恩寺傳瑜伽大法。于金剛智。　五月。京師人多疫病。醫王韋老師施藥以救。無不瘥。師每存心發願。人覩之者。病爲上聞。之召。愈見禮。爲藥王菩薩。老師者疏勒國人。西域。常衣毳袍。腰懸數百胡蘆。頂紗巾。持藜杖。一黑犬同行。自云已五百年。堯舜殷湯周秦漢唐。凡七度化身。來救貧病。其犬一日化爲黑龍。背負老師。沖天而去。　九年。詔一行禪師。造大衍歷。刑和璞謂尹愔曰。漢洛下閎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

音又錯也。必有聖人出而正之。令一行造歷正其差謬。洛下之言信矣。後六年亡。謚大慧禪師。　于闐沙門智嚴來譯經四部。　姚崇夢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効無知子。追薦冥福。　述曰。佛道何在。必於伽藍。經像沙門。奉法之徒。以寓見之。而後可以行清淨慈悲之化。崇不知此道。而且獨任虛理。以飾陋見。故其當軸也。則禁度僧創寺。鑄佛寫經。其屬纊也。則遺令戒兒曹。勿舉佛事。使得君如魏太武。以逞其堅僻之志。則亦當時一崔浩。不令之終也。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至揚州。奉國主命。以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鑒真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叡等。附船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毗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群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　十五年。勅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勅下豫州。新息令李虛方醉。而州符至大怒。約胥正敢毀拆者斬。虛行事多違戾。非有意全佛屋也。後病死既斂。聞棺中指戞聲。母促開之。乃生。時暑月身頗瘡爛。月餘方愈。自言初爲兩吏拘至王庭。見前新息吏亡經年矣。謂虛曰。長官殺害爲心。今當受報。虛聞大懼。請救。吏曰。去歲拆佛堂。長者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天。不合此間追攝。王若問

但以此對項之見王。有人持一通案。吏讀曰李虛尊學割羊脚。合杖一百仍割身肉。虛曰去歲勑毀佛堂虛界內獨存之。願以此功德。以折前罪。王驚曰審有此不。吏白有福簿在天堂。王令檢之。吏讀曰去年毀坼佛堂新息一縣獨存。合折一生無數罪惡。延年三十。言畢罪簿火出焚之。略盡。乃勑兩吏送還。後三十無疾而終。太平廣記。

菩提流志。亡年百五十六歲。謚一切徧知三藏。贈鴻臚卿。

房琯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與之出遊。過夏口。入廢寺坐古松下。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邪。琯恍然悟前身爲永師也。

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一十一徧。即令放還。又漣水趙璧。入京舉選。路逢亡妻。言令在冥司受罪。不可言。我衣裝在阿家處。可取賣。造金剛經一部。璧如言。始及半卷。因過墓所。見老人稱是地主。曰汝妻昨日已得生天。金剛感應錄。十七年。勑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供帳始此。述曰出家學道。要在從師受戒。爲之制。初未嘗掛名於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延載始令二衆隸祠部。而明皇正觀始令三歲造籍。肅宗至德。復令鬻牒。謂之香水錢。逮我本朝南渡。則又創免丁之賦。謂之清閒錢。嗜律言非我所制。

餘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豈如來以佛眼觀末世。爲吾徒者。當勉順國法乎嘻。　十八年。左溪朗禪師爲荆溪湛然禪師說止觀法門。　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　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進所撰開元釋教録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爲定數。附入大藏。　武功縣丞蘇珪常誦金剛經。合家五十口皆蔬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爲骨髏。氣絶。歛十日復蘇。言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身菩薩。何爲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二十年。可歸以語諸人。時帝聞之。亦發心持經。從化者甚衆。　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之濱。鑿石爲彌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之閣。扁其寺曰陵雲。二十年。金剛智三藏亡。諡灌頂國師。弟子不空三藏。奉遺教復回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樹。受十八會灌頂之法。及經論五百餘部。　初是西晉時。有僧義興。於鄮縣東南三十里山谷間。立佛祠於巖上。至是高僧法睿尋故迹。造精舍。於山之東麓。祕書萬齊融。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師居其處。日誦法華。感太白化天童送供。夜遶塔行道。人見師身與塔齊。因號太白禪師。名其山曰天童。世傳啓禪師。開山者誤。　刺末尼。本是邪見。妄託佛教。既是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述曰。佛言九十六種外道。佛道爲正。是知餘皆邪法。無足議者。末尼既是邪見。朝廷便須禁止。今乃縱其

自行。不加科罰。曾不思此。立有染其習者。邪以傳邪。適足為佛法之混濫。噫。不知當時君臣。何其不能區別邪。　二十一年。南山道宣律師。出删定四分戒本。出家之士。得以誦習。　二十三年。無畏三藏示寂。塔于龍門之西山。　二十四年。勑頒御註金剛般若經于天下。　中書奏令天下僧尼隷鴻臚寺。　吴道玄字道子。妙窮丹青。大略宗張僧繇。上召入供奉。於景公寺。畫地獄變。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不售。（今世有石本。道子觀音。）二十五年。勑僧尼仍隷祠部。道士隷宗正寺。以李宗屬皇籍也。　二十六年。勑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　沙門法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寺。及覺異之。遂丐人造及其數。忽一日遇僧曰。吾導汝入回向寺。隨之入終南山。見崖畔朱門高聳。榜曰回向。趨入見上方老宿諸僧相勞問。秀出袈裟。徧寺施之。老宿引入空房。謂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至。曰向居此好聲樂。謫為人間主。久當復歸。囑秀曰汝持玉簫。袈裟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上之。帝取簫調弄。宛如宿御。（高僧傳）二十七年。勑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　二十八年。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坐亡。師得法於六祖。僖宗朝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二十九年。河南采訪使齊澣。言至道可尊。當從宗仰。求免鞭

捷。有辱形儀。其僧道有過者。欲望一準。僧道格律處分。音分處置得所。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罪。奏可。 不空三藏。自師子國復來廣州。采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現身。度人至千萬數。 天寶元年。西域康居。音渠。大石五國。入寇安西。唐朝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府。帝詔不空三藏入內。持誦仁王護國密語。上親秉香鑪。方二七徧。上見神人。可五百餘立於殿廷。師曰此北天毗沙門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禱往救安西。請設食發遣。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身丈餘。空中皷角聲振天地。寇人張幕。閒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臾見城樓上。天王見形。上令驗之。即誦呪日也。今城樓軍營。立天王堂者。因此。二年。勑羅浮山佛經所載。是華菩薩住處。可特立延祥寺。華首臺。明月戒壇。 初沙門楚金。於京師千福寺。誦法華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乃禪坐六年。誓建斯塔。下基之日。衆聞天樂異香。帝於禁夢虛空有楚金二字。以問群臣。咸以師對。乃親書多寶塔額。賜縑繒以助役。 三載千福寺。建多寶塔成。感五色雲籠塔上。萬衆瞻禮。楚金復集大德。於塔下。行法華三昧。感獲舍利。三千七十粒。 勑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剛佛像。 召司空山本淨禪師。至闕問禪宗要旨。勑住白蓮寺。 南嶽懷讓禪

師示寂。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師得法於六祖。　四載。勑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秦。　召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治鍊之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時內侍高力士素事佛。毀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造論以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邕決之。邕約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邪論。以攻餘黨。少遊聞于朝。命邕爲僧統。邕嗣左溪。五載。師子國遣使來朝。獻貝葉大般若經。瓔珞白氎。勑不空三藏。居鴻臚寺。入內爲帝行灌頂法。時久不雨。師立壇作法。大雨徧洽。復禁止大風。風即隨止。　六載。勑天下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給牒。用綾素。勑天下寺院。擇真行童子。每郡度三人。　十四載。上以北方禀氣剛毅。列刹多習騎射。詔沙門辯才。爲臨壇教授。用加訓導。　肅宗。亨。玄宗第三子。至德元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五月。玄宗太子。百官發長安。將幸蜀至馬嵬。百姓數千人。請太子留東破賊。至。金城沙門道平。力勸議兵靈武。以圖收復。遂以平爲金吾大將軍。至臨皐。屢與賊戰大破之。事定。行封。平固辭。乃勑住崇福興慶二寺。賜紫衣金帛。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尊玄宗爲太上皇。　帝在靈武。以軍須不足。宰相裴冕請鬻

僧道度牒。謂之香水錢。賣牒始此。　時冦難方盛。或勸帝宜憑佛祐。詔沙門百人。入行宮朝夕諷唄。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漏。常誦此名。召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遂并留之。託以祈福。　杜鴻漸奏辯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內教授。　上皇駐蹕成都。內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幹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餒。願國運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爲國崇福。上皇悅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勑新羅全禪師爲立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全禪師。後往池州九華山坐逝。全身不壞。骨如金鎖。壽九十九。　十二月上皇自成都還京師。　詔沙門元皎於鳳翔開元寺。建藥師道場。忽會中生李樹四十九莖。皎等表賀。勑答曰瑞李滋繁。國興之兆。生處伽藍之內。亦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　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立道場。命沙門朝夕讚禮。勑五岳各建寺。妙選高行爲之主。白衣誦經五百紙賜明經出身爲僧。時僧標中首選。或納錢百緡者。許請牒剃度。　羅浮山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　乾元元年。(復稱年。)勑不空三藏。入內爲帝灌頂授戒法。感大樂說菩薩放光證戒。　二年三月。詔天下州軍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

池。凡八十一所。昇州刺使顏真卿撰碑云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纔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　詔南陽慧中禪師入見勑居千福寺。號稱國師。上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上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五祖戒師代云好事不如無。）上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起立云還會麼。上云不會。師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　上元元年勑中使往韶州曹溪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吳興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翌旦師入關。關吏問何來。答曰善誦法華。遠來受戒。關令以聞。帝召見。果夢中所見者。賜坐誦經至隨喜品。口角放光五色。帝大說。令別築香壇。特爲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　勑僧尼朝會。毋得稱臣。　洪覺範曰。嵩明教。每歎沙門高尚。見天子無臣禮。自唐令瑫首壞其端。（此事未見所出。）歷世因之。於是不疑彼山林逸士。天子猶不得臣之。況沙門之道。尊居三寶。爲世歸依者乎。故王宗記之。表首尾言臣其。以存故事。其間自叙。則止稱名。當時公卿。莫不重其高識。　述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王儒仲被徵見光武稱名不臣。有司問其故。對曰天子有所不臣。夫儒生隱士。尚知以道自高。況世外學佛。名居福田。豈當臣

事世主。自取汙辱。若肅宗者可謂知尊釋氏。深識大體者矣。　呂沙門子鄰。入禁中講經。賜紫服。充供奉。初師遊學。歸寧以母亡三載。詣泰山祠。誦蓮經。誓見天齊王。王見形曰。師生時。母多食雞卵。取白傅頭瘡。坐是之由。在獄受苦。鄰悲號求免。王曰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即到山寺。哀訴禮至四萬拜。聞空中聲。仰視見亡母乘雲氣謝之曰。承汝之力。已得生忉利天。今寺後峯。翠微菴即師棲止處。　尚書左丞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素衣蔬食。別墅在輞川。嘗吟遊其間。母喪表請以輞川第為佛寺。寶應元年河南尼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州。月夜二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城見天帝。當是帝釋天王。諸天王。當是三十二天王。及四門天王。相謂曰下方喪亂。殺戮過多。請以第二藏寶。鎮其國。乃具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令前二吏導其歸。如以狀白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珠。置日中。白光屬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黃。天符穀璧。如意珠。玉印碧色寶等。刺史崔侁表上之。帝謂太子曰。上天眷祐有德者。乃克當之。汝以楚王入為太子。今楚州獻寶。天將以祚汝也。乃悉以寶授之。改元寶應。賜真如寶和太師。勑長安。立寶應金輪寺。　述曰。自肅宗至昭宗。凡十三帝。而唐亡。是知十三寶之賜。所以昭其祚也。史雖載之。不知其為天降之讖也。　代宗。豫

肅宗長子。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率百像致拜。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命內出仁王經二輦。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講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寇平。詔曰。仁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乃勅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賁等。於大明宮南。桃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譯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鴻臚卿。　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令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尼。　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立臨壇大德十人。　帝夢六祖。請衣鉢還山。乃令劉崇景。頂戴送還。勅韶州刺史楊瑊。以禮奉安。　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誦法。謂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度支稟給。　章敬沙門崇慧。與道士角法告勝。勅賜紫衣。　勅於金剛智。諸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爲國長誦佛頂呪。　鎮國純陀三藏。七年六百歲。大歷元年。勅沙門良賁。於桃園撰仁王經疏。進上。姑蘇支硎山沙門道遵。左溪弟子。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嘗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大雄之慈聲。郡刺史常元甫。尚書劉晏。奏賜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　衛州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經數年。何爲不斷肉食。伯達竦懼。即蔬素。轉加勤誦。祥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

功德院。　杜鴻漸初撫巴蜀。遣使詣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觸目皆如。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須髮別衆而逝。依沙門法。火焚其軀。　法照法師於南岳雲峯寺。食鉢中覩五色雲。見山澗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謁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鉢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殊普賢分座說法。菩薩萬數。師前作禮。問曰末代修行。以何爲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禮。舉頭俱失。乃於見處建寺。號竹林云。　三年詔慧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蘊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筭。師曰山人所居是雄山。雌山。茫然不知。對師曰殿上。此是何地。答曰容弟子筭。師於地上一畫。問何字。答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豈不是王字。師曰三七是多少。答曰二十一。師曰三七豈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筭不識筭。陛下何以得此愚人。帝顧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官者魚朝恩謂帝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後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帝聞不樂責其異圖。縊殺之。　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在內廷見帝

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唯乞食。相國楊綰歎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子可出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後乞歸山。賜號國一禪師。勅杭州守臣。於山中重建寺宇。長吏月至候問。師初依素禪師。素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抵臨安。見東北一山。逢樵子問其地。曰徑山也。乃駐錫焉。四祖下七世。

七月。詔建盂蘭盆會。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太廟迎入內道場。具旛華鼓吹。迎行衢道。百僚迎拜。歲以爲常。翌日。產靈芝于太廟二室。

詔南岳沙門法照爲國師。師言其師南岳承遠有異德。上南向而禮焉。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柳文。

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爲道邃法師說止觀法門。

勅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主近侍諸臣。並觀光相。自子夜至雞鳴。宰相裴冕上表稱賀。

五年。彗星見于東方。詔不空三藏行法。既而星殞。時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霑足。

初沙門自覺居平山爲鬼神講經。當陽節度使張昭躬入山致請曰。昭無政術。致三年亢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師聽法。忘其行雨。願起大悲。師焚香遙望潭洞

而祝。頃刻雲起。甘澤遽下。歲乃有秋。　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琛。於瑯邪山建佛剎。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及覽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　回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八年。勑天下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度。　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勑太子詹事古侁。於山中建七級浮圖。　六月。不空三藏告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及示寂。帝輟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勑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勑問崇聖寺。三綱老宿。寺主。知事。維那為三。如聞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利。宜詣右銀臺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爲佛經坊。賜名寶應。一切坊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等。十四人集安國寺。定四分律。新舊兩疏。僉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于禁中。謂帝曰。州將。太守兼職兵者。令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傳者。傳張戀反。可免此役。帝即遣使傳旨。賜絹綵。黄金澡鑵。勑寫真容。入內供養。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　德宗。适。代宗子。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疏。勑賜紫衣。充內供奉。撿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　一年。吐

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琇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　四明無生居士胡幽貞修華嚴感應傳一卷。備載歷代弘經之迹。言龍樹龍宮所傳下本十萬偈。令東土譯成八十卷者。唯四萬五千偈。其餘尚祕天竺。故令發願。哀請下本經偈。具足流傳此土。　信州南巖草衣禪。　宴坐三十年。足不蹈地。口不嘗味。萬有囂然。虛憍反諠。此身不動。侍郎權德輿爲之記曰。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獨立者。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佗方之說法者乎。　三年。勅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京者。於祠部納告。唐稱符告者。與品官告身同。今時但稱度牒　興元元年。勅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撿收送終之餘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今並傳納。仰三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法。南山事鈔衣法篇。及亡五衆輕重儀。備述分財法。　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宮。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荊溪禪師。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爲六卷。行於世。吏部郎中李華。嘗從荊溪學止觀。荊溪爲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荊溪云。　梁肅記

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解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後入京師安國寺爲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號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宿。每至中夜。身光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爲普賢也。　貞元元年。韋臯爲西川節度使。初臯生一月。有梵僧見之。別久得無恙乎。兒爲一笑。衆問其故。僧曰此諸葛武侯後身也。其政治後當在蜀。及是而驗。臯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爲西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鄉落廢寺爲學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爲儒館。此侵毁三寶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　李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上封人號嬾殘。泌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愴而後悅豫。知爲隱者。候之良久。瓚撥火出芋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必用事。爲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瓚寒涕垂頤。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亡。師得法於南岳讓禪師。其後五世派爲二家。潙仰曰臨濟。子禮反四瀆之一。世誤作去聲。五年。勅曰。釋道二教。福利群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破壞之處。隨宜修葺。　六年正月。詔迎鳳翔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中供養。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迦佛骨歸寺。　衡山石頭

希遷禪師七。師得法於清源思禪師。其後派爲三家。五世而爲洞山。七世而爲雲門。九世而爲法眼。　十年。勑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于御書殿。　遂法師。於國清寺。爲廣脩法師。說止觀法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茶國。師子王貢華嚴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　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凉帝心。號清凉法師。教授和上。　十二年正月。勑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勑給事中徐岱等。與沙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詔罽賓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茶所進華嚴經。圓照鑑虛靈遂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令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竇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勑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帝敬之若兄。　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爲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令僧衆。經聲不絕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勑謚大圓法師。　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此經三譯。晉譯六十卷。唐武后朝八十卷。今德宗朝四十卷。并普賢行願品一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盂蘭

盆供宰輔皆從。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其學者橘免勢沙門空海入中國學祕密教於不空弟子惠果。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康放光而逝。初師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禮文遂至長安光明寺影堂大陳薦獻倏見導師遺像升空中而言曰汝奉吾教以利有生則汝之功必生安養及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今嚴州言訖而隱師乃往郡中乞錢誘小兒念佛月餘孩孺念佛求錢者衆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阿佛乃建道場集衆升座高聲唱佛一聲衆見一佛從口出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然

順宗誦德宗長子。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水中月月可見不可取帝說師得法於石頭遷師。日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教於天台邃法師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之始也。

憲宗純順宗長子。元和元年勅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法儀沙門靈邃錄右街僧事僧錄始於姚秦法欽師。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涅槃經李商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秖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回紇遣使同摩尼偽人來朝。二年以吐

突承璀。爲左右街功德使。僧道隸焉。姓吐突名。璀官者。璀七罪反。三月
詔曰。男丁女工耕織之本。其百姓有苟避徭役。冒爲僧道。而實無出家之
事業者。所在有司。科奏之。　詔鵝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法師議
論。法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
指點空。法師罔措。帝曰。法師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不離陛
下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翺問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師
得法於馬祖。　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勅
入大藏。賜紫衣。縑幣茶藥。　三年。詔章敬懷惲禪師。至京召見內殿。洛問
禪法。　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勅住安國寺。白居易問師曰。既云
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
律即是法。法不離禪。　馬郎婦者。出陝右。初是此地俗習騎射。蔑聞三寶
之名。忽一少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通普門品者。則吾歸之。明旦誦徹者。
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旦通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
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它房。客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
之。數日有紫衣老僧至葬所。以錫撥其屍。挑金鎖骨。謂衆曰。此普賢聖者。
閔汝輩障重。故垂方便。即陵空而去。　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

竺寺。饑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不記講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棗與食。佐即悟前身是講經僧。僧曰當時五人。唯我得度。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者生疑。戒缺質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 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界者衆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事理互融。無不周徧。帝豁然有得。勑有司鑄金印。封爲大統清涼國師。 翰林學士白居易問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爲八偈。謂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辯真妄。八偈見長慶集。居易每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關齋戒者九度。 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挼摩。目眥俱赤。世號赤眼歸宗。 居士龐蘊。參馬祖問云。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元和中北遊襄漢。居郭西小舍。一女靈照。常製竹漉籬賣。以供朝夕。將逝令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

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州牧于頔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言訖枕公膝而化。　勑諫議孟簡補闕蕭俛於醴泉寺監護譯經潤文。　無著禪師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山翁牽牛臨溪。著曰願見大士。翁牽牛歸。著隨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出迎。翁引著升堂坐。童子進玳瑁盃。對飲酥酪。頓覺心神卓朗。翁問曰近自何來。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代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般若寺也。著愴然悟此翁即文殊。即稽首童子足下。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眞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眞常。著因駐錫五臺。後頻與文殊會。別文載翁說偈曰。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洹沙上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六年。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簡潤文。帝御製序。　九年。百丈懷海禪師亡。師得法於馬祖。自少林以來。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上堂升座。主賓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臘次。入僧堂。設長連牀施椸音移架掛搭道具。置十務寮舍。以營衆事。後世從而廣之。名禪苑清規。　法師智晉多所著述。而聽徒絕少。因棄

講居衡岳寺。一日有耆宿至閱師所著曰。汝所述頗符佛意。而闕人緣。可辦食施飛走。辦見周禮辦俗。郤後二十年。衆當自集。習遂鬻衣易米。日炊飯散郊外。感群鳥來集。習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座下千衆。皆年少。　十年。南海經略使馬揔上疏請諡曹溪六祖。勅諡大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爲撰碑。　十一年。隱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仰觀歎異。旣而官軍得捷。　十四年正月。勅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敬禮三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王公士庶。贍禮舍施。百姓鍊頂灼膚。以爲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後亂亡。晉魏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俗厚故治。後世俗薄故亂。周孔以仁義爲前驅。佛以眞道爲救世。皆所以易薄俗也。國祚修短。係之定命。非佛法之可救。梁武是住世四果聖人。臨終尚修齋戒。當時史人不足以知。故言索蜜荷荷而崩。退之倉爲餓死臺城之言。甚爲褻瀆。後世君子勿用此論。佛本夷狄之人。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大聖人。降生中天竺國。如此方乃天竺不。東竟邊方。豈當以中天爲夷。一大藏

教皆先佛之道。豈非法言。壞色袈裟。出世標格。豈非法服。行法王法。故君不得而臣。爲出家士。故父不得而子。然於忠孝之道。所以報君與親者。非世俗臣臣所能比。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賴裴度等勸。貶潮州刺史。佛示現生死。實未嘗滅。留取舍利。爲世生福。所在之處。是爲道場。何有慊乎。宮禁金剛堅固。一切物不能壞。何能壞於水火。佛道慈恕。雖毀之不校。然護法天神。自能降罰。今帝怒抵死。灼然必得其報。賴大臣救勸。是亦佛慈力救。罰不致死也。初舍利入大内。夜放光明。早朝群臣皆賀曰。陛下聖德所感。韓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雪竇代云。陛下高垂天鑑。古德云許愈識佛光。二月勑翰林學士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鳴鸞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内殿。德宗禮之法宮。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朗。氛祲滅稼穡豐。云云二十四日。奉佛骨還于岐陽舊塔。韓愈至潮州。聞大顛師之名。請入郡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

靈山造其居頗得法於石頭遷師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罔措時三平義忠爲侍者乃擊禪牀三下師云作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慧逝愈大喜曰和尚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个入處一日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愈罔措明日再造門首逢首座舉前話座云侍郎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愈至方丈進前語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扣齒三下愈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甚道理愈云適來首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麼座云是師便打趂出院保慶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顛師令不單行八月遷袁州刺史復造其廬施衣二襲以爲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嘉之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爲事物侵亂因與之往來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者哉云云孟簡復服之曰彼楊墨老氏之書於理偏虚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善惡之異路斅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爲廣其道非求饍糜嚫施作活計利妻子奈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嫗之

情見待之邪。且其法行於世。使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云云。　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往復云云。則知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而世人妄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詆退之。又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述曰。退之與大顛三書。具存本集。退之見大顛。既其有實則往來書尺。不應無之。一時信筆。何能句句精到。謂之妄撰。恐成過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爲凡鄙。是不能逃東坡之鑒也。　涪翁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亦爲之少沮云。　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音無　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云云。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　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嘗病予嗜浮圖言。訾予與浮圖遊。退之以言與遊兩端。爲相責之本。子厚於後。作兩節解釋。皆有關鍵。近隴西李生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重述退之責不斥浮圖之意。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先立此句。爲與浮圖言者之本。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次釋其言與儒書合。與先聖不異。有此兩義。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反責退之不及楊子。楊子尚不斥莊墨之怪險。退之何當斥浮圖之廣大。曰以其夷也。謄退之指佛爲夷之言。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秦之先。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見史記。跖之石反。秦大盜。見莊子。二皆中國人。吳公子。延陵季札賢臣。由余自西戎入秦。二人皆出於蠻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責退之果以其法爲夷。則名與實俱失之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再述浮圖之言。與儒書合不當斥。退之所罪者。其迹也。先立此句責退之。但觀迹而不知心。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人乎。出退之觀迹之意。欲以世間之俗務。責學出世間者。若

是雖吾亦不樂也。暫同退之觀迹之見。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正責退之觀迹。不知心。夫沙門之法。去世浮榮。故爲剃染之容。修習梵行。故無夫婦之累。至如出家學道。所以升濟父母之神明。而爲天宮淨土之歸者。如此報恩爲至極也。非同俗士。但在於生事死葬鬼享之而已。剃出家者。身參三寶。世所尊敬。豈復責之以不耕織乎。無野人莫養君子。請借此義。退之不知出家學道者之心。是不知石中有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此一節解釋。與浮圖言者。意在於此。與其人遊者。立此句爲與浮圖遊者之本。非必能通其道。俗儒不求盡通浮圖之妙。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爲多。但知喜其清散。不與俗士同。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正說俗士。唯以利名爲常念。則舍是其焉從。不慕浮圖。復何所慕。舍捨同。焉音煙。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一節解釋。與浮圖遊者在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正通釋典。通易論語。旁合儒書。喉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雖在幽閑。亦足以垂世立言。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信其所學。有所師法。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此子厚所以與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此子厚所以與之遊。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斥佛

後世士夫見韓原道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楊墨者爲比楊墨之僻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則凡世間九流悉爲所容未有一法出乎佛道之外豈當以楊墨比之哉或曰柳子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語世間言教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生未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況之俾其易領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此警退之之不逮非從易論語中說則儒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能優入此宗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無姓碑云紹承本統以順中道送重巽師序云吾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此未可以易論語裁量之也嗚呼退之之斥佛非柳子不足以責今於浩初序章句以釋之將以廣柳子之能言也 韓愈斥潮州第四女挐年十二死于道瘞商南山下及後爲京兆歸其骨于河陽韓氏墓爲壙文曰愈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去不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揭陽之地 述曰退之鄙佛爲夷專責梁武事佛及禍以警當年之君上而退之終罹斥逐之禍何其遠哉梁武住世應真示現君主誌公傳大士共相施化豈世儒所能測識哉 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說如是哉予以爲辨生於末

學。各務其師之説。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得為孔墨。

藏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叔論道。因録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荆公。蘇東坡。龍先生。萬明教之説。荆公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為已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云云。東坡曰。退之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説而不知。云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有云。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將尤上天。汝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汝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三百。下以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其辭不怨。孰有怨天。而侮訕之者。其勇於毀佛老。蓋可見矣。今録十許條云。佛老大聖。斥為夷狄。原道。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反孟玷孔。讀墨子。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教出世。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原道。性本一。今言三品五性。未為知性。原性。　為貴。今以夷狄禽獸同人乎。原人。先朝迎佛骨。而升遐。近於幸災直諫表。左遷潮陽。而勸封禪。近於獻諂求入。賀尊號表。畏修史之禍。而勇

於排佛。答劉秀才書。爲駁雜之說。而好爲博塞。駁雜如毛頴傳、送窮文之類。博塞見張籍書。嵩明教非韓三十篇。其言曰。舊唐史謂韓子性褊僻剛訐於道。不弘考其書。觀其行誠然耳。欲韓如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第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譏沮二教聖人爲巳能。故爲書以辨之。以正夫天下之好毁者。云云其條攻之辭。大略如龍先生。東坡曰。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賈島初爲浮圖。名無本。來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圖。舉進士。有洞者慕島爲詩。鑄像

以事之。嘗稱賈島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一鳳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黃子翰

竹

竹名

李衎竹譜異形品　凡竹生於石則體堅而瘦硬枝葉多枯焦如古烈士有死無二挺然不拔者生於水則性柔而婉順枝葉多稀踈如謙恭君子難進易退巽懦有不自勝者惟生於土石之間則不燥不濕根榦勁圓枝葉暢茂如志士仁人卓爾有立者雖少有不同相去亦不遠矣其有曲節方莖中通外滿或擁節邪對直榦岐分杪生細籜腰出横枝類如虞舜重瞳高辛廣顙河目海口隆準龍顏蓋皆特異於常不容不當故作異形品

雲谷雜記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黄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為黄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為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根為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牕雜録

有異竹箋長二百餘尺。王篇云。篿竹其大可為舟。龍公竹及篿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哉。

瑞竹

稽瑞録蔓竹常生珊瑚連理禮稽命曰。王者禮德其宜。則蔓竹爰簫生於廟。句容縣新志周氏宾道記曰。梁天監乙未年五月。周所住屋南步廊下。竹根生一筍。三寸以上。分為二條。並抽筠籜。齊長九寸。寰宇記連理竹。梁天監起居注云。十六年。連理竹生益州郫縣王家園外。連理並幹。臨江郡志唐歐陽處士宅有竹色如爛銀。名瑞竹山。　唐正元十九年。富陽縣招義鄉。安州倉曹許儉家。生蔓竹一本合歡。郡守白之廉使畫圖表進。太平志唐姑孰崔氏有駢竹之瑞。觀察使崔準奏。因建寺名瑞竹。今報恩寺是也。赤城志臨海縣榜伽院。唐乾符元年。僧道悅卓庵。有兩瑞竹生其前。賜名乾符。五代少帝晉開運二年十一月。鄧州奏穰縣和平。鄉竹合歡。畫圖進之。宋史五行志太平興國二年八月。青城縣民家竹一本。上分雙莖。　五年五月。眉山縣竹一莖。十四節。上分二枝。長丈四尺。　八年十月乙酉。蜀州獻瑞竹一本。十六節。上分兩枝。　淳化二年二月。射洪縣安國寺。竹二莖同本。六月舒州。竹連理。知州樂史以聞。　淳化二年十一月。陵州民趙崇家。慈竹二莖長六尺許。其上別有根柢。莖分十枝。長丈餘。又一本三莖並聳。　至道元年

十一月。潭州監軍廨生竹一本。長二尺許。枝葉萬餘。尤為殊異。 二年六月。慶州龍泉縣。合龍院。一莖分兩枝。 咸平元年十一月。宣化縣保聖山瑞竹生。一本二枝。玉海景德瑞竹圖 景德四年。十二月庚申。蓬州上瑞竹圖。古今事通景德中。蜀州出合歡竹。宋史五行志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溫州獻瑞竹圖。 大中祥符元年八月。江陵縣民張仲家。竹自根上分條。其一條又分三莖。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江陵府永泰寺。竹出地七節。分為兩莖。長丈餘。二月古田縣僧舍。竹一本上分三莖。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知信州李放獻瑞竹圖三本。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彰明縣民家。竹一根上分二本十三節。 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晉原縣民李彥瑫家。竹一本雙莖對節。知州王世昌圖以獻。武岡縣民何文化。園竹生兩株。同本上分四莖。玉海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庚寅。溫州獻瑞竹靈芝圖。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癸亥。蜀州獻合歡竹圖。宋史五行志 天禧元年七月。漢陽軍太平興國寺。異竹一本生二莖。節皆相對。玉海天聖九年七月。永康軍青城。生雙竹一本。十一月榮州言生瑞竹。 景祐二年。六月十九日辛未。幸後苑觀稱賞瑞竹。宴太清樓。十一月。榮州言竹一本上分兩歧。玉海廣錄皇祐三年二月中。後苑生雙竹。宣宰臣兩制觀瑞竹賦詩。知制誥李

絢有日凹龍並影。風過鳳聯聲之句衆嗟賞者久之玉海皇祐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甲戌。召輔臣兩制館閣官。觀後苑瑞竹其竹。一本兩莖。退多為賦頌以獻。宗室克。衛獻瑞竹頌。是年。後苑産雙竹。召從臣與觀。皆賦。詩頌美宋祁獻賦曰。彼神苑之嘉竹。挺雙。簡而呈美交。繁枝之蕭森。等密葉焉葱翠遂並節以自高。乃聯莖而告瑞。梢紺纛以儷脩。籜綠玉而均直。既內附以無外。蓋不孤而有德。詔飛縷以榮觀列佩荷以賦詩。若曰所以倉筤將兆慶乎震維。雙者衆多。且繁衍乎本支。一以為群情協恭。一以為四表共規。願裁管乎伶倫。期汗簡於良史。胡宿後苑觀雙竹詩。瑞植昭天産。祥枝感帝臨。均承元化力。同抱歲寒心。家潤非煙近。含滋御水深。及代謝瑞竹圖表。翠本交枝。駢生禁圃。鈿軸爭鮮。青玕對聳。慶昭緜瓞。瑞等并柯。劉敞瑞竹詩。應將古人比。孤竹有夷齊。毛滂雙竹賛。惟此君子。雲儀玉骨。勁秀有節。空洞無物。姿傲風霜。韻含風月。沖和所被。踈簡亦合。蒼龍並躍。丹鳳和鳴。雲日下臨。風雪莫悴。天光玉色。仍照寒翠。涑水記聞嘉祐七年。十二月庚子。上幸天章閣。召郡臣觀瑞物十三種。一瑞文石曰趙二十一帝二瑞文石曰真君王萬歲。三瑞木大運宋字。皆隱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斤。七馬蹄金。八軟石。九白石乳花。十瑞

木左右異色。十一瑞竹。一節有二孫並生腹中。十二瑞龍卵。有紫斑而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合今亭通嘉祐七年。上幸天章閣。示近臣竹斷兩節。直剖之雙腑屬其上下。命曰君臣合歡竹。群玉殿記。宋史五行志　元符二年正月。慶州民田生瑞竹。　崇寧四年七月。瀘州瑞竹生。　政和五年十一月癸酉。越州承天寺瑞竹一竿七枝榦相似。其葉圓細生花結實。詔送秘書省。仍拜表賀。台州府志　政和五年。黃岩趙占龜家生瑞竹二。其一解籜十節。其一蛇蚹累握。然後各分雙榦。詳本志。宋史五行志　元豐二年四月。眉州生瑞竹。四年十月。鄞縣天慶觀生瑞竹一本。自第九節分莖雙起。玉海　乾道元年。七月三日。池州守魯詧以圖上瑞竹。龍。唐王勃慈竹賦疊幹龍迴。攢根鳳跱。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鈎帶。似閨門之悌友。恐孤秀而成危。每群生而自守。何美名之天屬。而和氣之冥受。不背仁以貪地。不藏節以逾時。李嶠賀瑞筍表。綠籜含霜。紫苞承雪。陵九冬而擢穎。冒重陰而發翠。陳子昂賀慈竹再生表晉江逌竹賦。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別類。有六十一。宋史孝義傳　王栱以孝謹稱。居父憂墓側植竹以為杖。復生柯葉。再罹母憂復有雙竹之祥。黃嵓志　趙占龜瑞竹。其一解籜十節。其一蛇蚹累然后

各分雙莖。今竹子孫間歲猶有雙竹。吉水志王珠字仲淵居父憂有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為椿復生枝葉。詔與中丁母憂復產雙竹靈芝續為瑞慶圖。瑞陽志勑取瑞竹昇元觀在高安縣。隸來賢鄉。舊傳云其地有許旌陽仙迹壇。嘗生瑞竹一竿。自根至三尺。分為兩竿。宋政和七年。勑取竹入京。李衎竹譜駢竹一根數節之上分為兩竿。各生枝葉。別無種類。特常竹之變。猶連理木。並蒂蓮之屬。故亦罕有。揚州焦太易招討家一株纔高數尺。玉泉山撲翁和尚贈予一拄杖甚妙。後轉贈廉庭臣都運。今姑蘇東季博提舉家園怡老堂有一株高五尺餘。呂端明園中亦有一株。是皆竹之駢生者。高約七八尺。園丁屈折作葫蘆形。枝葉茸細可愛。予官嘉禾。後圃亦得一株。兩節之上分為三榦。枝葉數榮。是皆竹之變者。尤奇特。 瑞竹生洛陽司馬溫公獨樂園中。竹一本去地二尺。分為二榦。並生六節。節間容綫。復合為一。 冬生竹。宋朱道誠字信中。幼喪父。事母俞氏至孝。俞多病。道誠截髮求醫。俞卒。葬於湘山。景德寺之左。庵守墳側。感冬生瑞竹以蓋其墳。父老以狀聞於州。州聞於朝。景祐四年。有旨賜道誠絹十疋。米一斛。仍令本州存恤。 合歡竹出南嶽下諸州山溪間。郴州尤多。其筍初生。便有合歡形勢。及成竹時。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斂竹皮或斑點

紋彼中僧人斷取作針筒。黄裳演山集宋黄裳賀陽德觀瑞竹表 脩竹未栽。偶勞睿念。至神已感。遽引芳根。豈惟上下之同流。乃見天人之相與。

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造化在手。本根自天。梯航之變。弗期而自至。儀昌之俗。不令以胥然。萬寶誰君。百嘉或使。歲次政和之夏。駕臨陽德之宫。餘景雖佳。此君未秀。碧桃溪上。方聞天子之音。丹鳳林中。已協羽人之夢。五百未離於天囿。三千已產於龍孫。豈在人為。實惟神化。猗猗有相。尤可比於封侯。蕩蕩無名。又安知於帝力。

故文恭公集代中書密院謝瑞竹圖表 今月二十二日。使至中書。蒙恩賜臣瑞竹圖一軸者。翠本交枝。駢生於禁囿。緗圖設色。首降於叢霄。啓鈿軸以相鮮。閱青玕之對聳。圭衡兼映。巾衍增榮。祗賀恩頒。彌驚寵賸。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惠孚動植。化洽平成。朱草不絕於史書。行葦見歌於詩雅。生物咸遂。本資始於至仁。沖氣為和。乃薦榮於祥植。瞻言平圃。蔚產脩篁。擢豐壤以同根。出珍叢而異幹。扶踈並秀。知造物之有功。託寓致靈。表太平之無象。慶昭緜瓞。瑞等幷柯。有穆宸襟。興憐妙物。降丹輿而留覽。集華組以臨觀。命繪事以傳模。敷德音而錫與。臣等。豫瞻秀挺。仍拜章施。驩逢旦暮之亨。交勗歲寒之守。永惟秘奉。益切昭銘。王初寮先生集賀瑞竹栢花表 臣某等言云云 庭幹後凋。其鄂韡

辯。苞筠森立。有實離離。祥發厚坤。慶同綿宇。中賀竊以祚棫斯拔。猶知周德之興。篠簜既敷。亦紀禹功之乂。地連新甫。壤別會稽。栢之九九。忽吐花之百數。竹之籊籊。出同節之七枝。蔚霜藥之清香。綴翠房之珠粒。神祇借巧。造化回春。曾草木之何知。蓋天人之相與。恭惟皇帝陛下。虚心順則。體道行仁。政叶陰陽。極萬物之高大。恩濃雨露。無十日之暴寒。乃降嘉生。以綏多福。或承其茂。更容宿葉之鸞。方食有餘。可及儀韶之鳳。臣幸陪熙運。親覲休符。其類維何。貫四時而不改。有本如是。贍萬壽之無疆。臣等無任

劉湿塘集西崗李氏瑞竹贊　一榦二枝。本同末齊。由下而觀。若龍之角而上騰。由上而觀。若鳳之翼而下栖。彼兩岐之秀。方暑而秋。並蔕之蓮未秋而萎。而斯竹也貫四時而不改。則其為瑞也奚疑。維唐李氏。於赫厥裔枝葉之蕃。厥本不二。則斯瑞也。豈非以李君能親睦其族。而不忘其祖之所自歟。惟兄若弟。少長相嬉。匪伊異人。同氣連枝。則斯瑞也。豈非以李君諸子能相友愛以娛其親。而不愧其良能良知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斯竹之瑞。夫豈徒云。繼自今邑之西郊有連名桂籍並轡金門者。必李氏之弟昆也。

宋綦崇禮北海集　宋綦崇禮代宰執賀壽嶽生芝草雙竹表。靈華蔓蔓。擢重英累葉之祥。綠竹猗猗。聳共本雙萌之異。協此千齡之運。見

於萬壽之峯。兆實有開。惟均無外。臣某中賀。臣聞天地並貺。乃興絕異之祥。草木無知。亦感太平之應。賢愚同信。圖諜可觀。維實嶽之蟠基。奠宸居而作鎮。雄固實岱嵩之配。穹崇疑霄漢之連。神運天成。宛峙蓬山之宮闕。雲奔電擊。屢瞻仙馭之龍鸞。宜上帝之還資。肆元精之回復。併鍾瑰產。用告珍祺。形蓋縣柯。挺煌煌之三秀。駢枝偶節。殊冉冉以孤生。美踰漢殿之九莖。奇壓渭川之千畝。蒼虬下蔭。同呈菌蠢之姿。翠線相輝。共對嬋娟之色。自今創見。討古無倫。恭惟皇帝陛下。紹堯虞之純風。承祖宗之休典。登于至治。槩六合以同文。洽此太和。擁萬靈而薦祉。肆及無情之類。共彰有道之期。五色可餐。度年齡而有永。四時並義。因苞本以無疆。天意在茲。物生其驗。臣等。親逢華旦。目覩成功。帝省其山。既獲非常之瑞。神降之福。尚覩滋至之休。

毛東堂先生集雙竹讚。并序 政和甲午。臣某蒙恩佩嘉禾章。得治其民。當主上以清淨臨海宇。而天下無事。臣某素不知吏道。幸茍安之。亦卒無可治者。是幾與百姓相忘於千里之內。獨覽觀日月淑清。山林膏潤。風祥露甘。鳥獸魚鼈咸若。守臣無功飽食。閑門自處。於太和一物之數而已。州之嘉興縣尉臣丁某來告曰。尉舍東有竹。其孫合生。此國家之祥。願以上聞。臣某既以圖聞。竊自惟念傳記所載。歷代休祥。蓋時有之。然

非若今日之盛也。側聞四方所上。仁木可集而為林。嘉禾可斂而充廪。芝秀成田。黄金馬瑙。波湧而山積。鳥獸雪翰素膺。籠致以獻者。不絕於道。恭以主上德至大也。其大在天地。而其細不遺草木虫魚。故休氣充塞乎四維八荒之間。沉浸薰蒸。孕和毓秀。蔚為休祥。殆不可以數計。非若傳記所載么麿眇小而已。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遂作嘉禾書。王上寬明仁恕。克享天心。長發其祥。膺受多福。故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今祥至如雨。將書之則亦不勝書矣。臣某。伏覩太師魯國公蔡京奏曰。臣被恩殊尤前後非一。自夏涉秋。荔果之賜。不可勝計。内雙頭並蔕者。臣謹記。得李實五百六十有七。荔一百八十有三。林禽七十。桃四十有二。皆宣和殿内禁苑所生。自昔得其一二以為上瑞。今盈奩實籠。其衆若此。非聖德感格。克享上帝之心。陰陽協和。孰能與此。臣某舞手永歎。了此禁苑所生。太師被賜者如此爾。而天下瑞物。新新相續。未易勝言也。而雙竹何足道哉。臣謹昧死為讃。以廣其意云。皇天無親。災祥在德。祥為福先。若合符節。究觀前王。瑞載於史。筆𢦏么麽。為國大喜。和氣被物。今無不在。物莫非祥。史曷勝載。聖人清淨。其道如天。近隱旒纊。夫天何言。發為至德。薰為太和。散為休祥。諸物盛多。其和惟一。四海一心。祥其在茲。餘不足云。國家忠厚。堯舜性仁。湛恩汪

滋與物為春。惟此君子。雲儀玉骨。勁秀有節。空洞無物。姿傲氷霜。韻含風月。沖和所被。琛簡亦合。蒼龍並躍。丹鳳和鳴。內向爽狄。同體君臣。江湖荒寒。蕭艾相倚。青鸞不遊。白鷺群飛。幸列瑞物。奉圖赤墀。庶同芝果。托根禁籞。獨立蓬山。抗節白虎。雲日下臨。風雪莫梓。願奉清閑。坐閱千歲。天光玉色。俯照寒翠。

國朝胡仲子集瑞竹贊。并敘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即雷音堂之南植之。一本雙幹。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雪操。離立對聳。脩然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贊。余笑曰。上人視天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已。余言為也。按戴氏譜。凡竹之別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有也。由其不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可也。古者王政升平。則福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今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亦豈有致之者乎。然非有也。吾聞懷盛德者。其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雖有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迎也。無將也。無為而無不為。無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者無知而自生之。有知無知。生生化化。皆吾性中物爾。果何取於是乎。此上人之所以寓意也。乃為之贊曰。有籦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聳。其美無度。泠然清風。載沐甘雨。唯是德人。永保真固。

宋景文公集後苑雙竹賦。并狀表右臣

近得進奏院狀報後苑產雙竹皇帝召兩制以上臨觀群臣獻詩頌美臣在外任晚聞瑞應不勝欣喜之至謹撰成賦一篇斐然狂簡誠不足系刀誦上德臣子常情其賦謹繕寫隨狀上奏皇祐三年後苑產雙竹籞者以聞皇帝臨視召從臣與觀皆賦詩頌美臣在遠側聞瑞應自以籍通學士職又論譔不應噤嘿取捐謹獻賦一篇以抒泄至情謹繕寫昧死上惟后皇之降祥不擇物以儲異彼神苑之嘉竹挺雙箇而呈美解班箬之以對擢澤縹筠以偕蒔交繁枝之蕭森等密葉焉蔥翠遂並節以自高乃聯莖而告瑞本夫和氣之勃鬱兮薄層壤而上隮一植不足以獨稟兮乃合茂而齊滋不於它而在圓兮示崇丘之得宜觀其稍紺𧄍以儷脩蘇綠玉而均直既內附以無外蓋不孤而有德寫寶月以共陰梟靈風以偶碧於是籞人走白諸朝兮駭前譜之所稀紆華帽而臨幸延清覽之游嬉詔飛綏以榮觀裂佩荷以賦詩惟天意之所然殆顯顯而可知若曰竹為蒼筤將兆慶乎震維雙者衆多且繁衍乎本支一以為群情協恭一以為四表共規然天子臨福自警愈畏畏而祇祇伊橦欒之嘉生寓丕應乎茲世蒙封殖之大造方歸謝於隆惠願裁管乎伶倫期汗簡於良史實焉可使儀鳳寄焉可使栽矢況翦伐之不妄託嚴深而茂遂彼霜雪其何傷保同心而

勿替。元許有壬至正集瑞竹詩序　冀箎之生於世也。代不壹見。華以瑞稱。匪誇也。竹常植爾何哉。茲所謂瑞者。穹壤之間有血氣斯有知。人獸是也。冥然無知者。草木是也。而共生戒商。同穎美周。葉之興劉。蒲之兆符。謂無知可乎。歐陽子之辨怪竹也。有知不宜生廡下。無知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以人豎著龜蚓水參綜。極言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辨則辨矣。特為怪竹發耳。愚於瑞竹。則必其有知焉。夫竹之為植本固。性直心虛節真。白氏與其似賢。非常植之可偕也。矧有出於四德之外者乎。謙齋經歷監縣石首政平惠周扶濟。深居斬竹樊圃。明年春附枯出新枝葉日茂當時觀者靡不訝其不根而筍也。居無何拜南臺監察御史。又數年。則蔚乎成林。而公復召入內臺。出僉兩道。遂佐南臺。竟斷不復生。冥然無知竹之常也。而生于已斷。禎祥脗合。人力能之乎。公之先世樹德惟滋。吉事有祥竹之有此。天道之有知也。抑公之雅操直節。以同相順。以類相應。有孚而見。又理之常。以瑞名之。蓋無過也。歐陽子謂怪竹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愚直以瑞竹為有知將無不可。續卷徵題俾相人許有壬序其首。王淳南先生集瑞竹賦並序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為一鄉最。其屋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為二。又六節而復合。君

予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于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天何為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感也。孰知其徵。萬物何為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恠奇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為瑞。然感召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唯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跡推類附。毫釐纖悉。以為不啻如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為證也。蓋出於物理之當然。合于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為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是不率。妬忌忿嫉。以相掩捨。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既極。乃絕以析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壎箎其翕。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心既孚。間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于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名跡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于一而終為二。既二矣而復合于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存。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于許氏。不應如是而遂已。許氏之為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侈述記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為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

物有得言而加顯蓋立德難於錫類而傳家欲其及遠故夫所以區區于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為勸耳顧豈淺哉宋胡銓澹庵集衡陽瑞竹賦己卯有鴈城先生謁於澹庵老人曰蓋聞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故曰荊及衡陽惟荊州然則衡陽寔荊之南土而亦九州之奥區也老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老人曰未也願先生寫念往之孤憤攄懷昔之異聞聞僕以㝡記郭僕以典墳先生曰唯唯岷山之江出雩梁州經雩衡山左據唐兒田旋之國表以赤帝天柱之峯右界尉佗阸陋之嶺帶以九嶷二水之衝蒸流其左湘匯其西背亢之原則荊楚之沃壤焉較擊楊連則七郡之喉襟焉是故天假神柄維嶽専雄有嬀南巡禹績所届既沐猴割壤而楚析為三臨江九江與衡相望及番君芮之王之也仰悟翼軫之躔遠瞰洞庭之汪是惟楚疆於是㟴岣嵝戢紫蓋據石廩挾湘瀨恢宏基於億禩蔵鴻規而誕啓爰還長沙厥土以圯洎炎漢之龍興圯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衡山廬江寔淮疆理故厲王之子賦徙廬江而王此呀周池而成淵屹金城之百雉胃厥諱之弗臧卒窮泰而極奓逹識哲士弔古增胃若乃爲目四郊徜徉近郭則南望曠野北眺平原邑屋相望綫冕萃蒞風憲之臺䆊盆之淵輻湊連城冠蓋如煙

與厓數郡之豪。與五方之錯處。雜沓魚鱗。蓋不可以毛數也。封圻廣輪。延袤千里。違礫荊楚。亡足以擬。其陽則廣谷大川。源泉衍溢。翠篠緑其隈。緑淨漪其足。盤渦回洑。絡脉交屬。梨頻栗拳。珍果嘉木。雲山剥錦。原野綺縟。其陰則祝融隱天。從龍崔嵬。七十二峯。翠屏天開。隱鱗鬱律。作鎮于南。林岑嶔嵚。崒嵂嶄巖。文命之所碑。昌黎之所詩。皇甫之所銘。歐虞之遺蹤。於是乎存焉。瀕有沃野塗泥。農桑荼蓁。溝塍綺別。原隰昀昀。東郊則軸轤相銜。沿流轉粟。百尋之艭。千斛之艖。大艦廣艑。艅艎艄艒。若般若舡。若艑若艕。艬商艀賈。艕艬舳艫。若吳之艅艎艀艘。若楚之艨艟迅鷁。萬艦千艘。汎湖達淮。與漢淄澠。西郊則有陂湖。靡迤瀰漫平野。積潦所瀦。水族容與。嘯叩芟藕。或翔或下。其棟宇也。黌堂耽耽。精舍岌岌。横經有槐市之古。而肄業有芹水之樂。法上庠下庠之制。準東序西序之摹。遵左學右學之規。儼東膠西虞之廬。追瞽宗以導和。慕米廩以崇孝。惇以十倫。而申以四教。三雍踵漢。六館紹唐。澤宮廓而知礪學省設而向方。若夫類本於班泮取其半。辟海流道德之富。而璧池表文章之燦。豈特如朱浮誇禮義之宮。子昂矜政教之地。徒角空言而為一時之譏哉。其嶽神之宮。與桑門之宇也。廣殿巖巖。嵯峨嶕嶫。上擬紫宮。直表嶢闕。帝倒遼於藻井。鵷押獵以下按。玉

礀戡㰌。雲楣繡栭。雕檻文甲。映帶彩梲。爾乃駁姿㢒䆷。隳厓棧齾。岷崿㷹
豕。駘蕩蹇嵼。仰福帝宇。琁題含章。晁氏施巧。怒鑁趫趫。力鼎肩而賈勇。似
鼓翮而欲驤。斵崖啓闥。𥊽巘衡𢸕。煥赫戲以焜煌。轗轗鍔鍔。上飛闥而遐
眺。𧄍造天而直𡌿。霓干太紫而竦峙。翔鶤仰而猶愕。森𦑨翻之威鳳。翔桛
犮而騫金爵。重欒欝其𡑍擢。嶕嶢巉乎折風。軼天梁而越杇。詣激流景而
倒𨍏。疊百增之井幹。何綺𡍰以交𧗒。既懲駭於隮眺。降回途而少低。睨複
閣以卻倚。又𠕁寱而意迷。排𧄍標而復上。若天閬而雲卧。恍失據而亡依。
青鴛特盛。隆崇洪敷。𧙕以綸連。斧藻列錢。絡以火齊之玫瑰。綴以夜光之
璘彬。若夫周之砥砨。魯之龍輴。鄭之玉環。宋之結緑。梁之縣黎。楚之和璞。
隋之明月。晉之垂棘。趙之連城。齊之拱璧。龍淵之璐。日南之珹。激汝水之
珧。狀諸山之瑛。小華山之㻚。采石山之玫。平津之珠。新室之璣。東京之瓌。
西都之瑊瓃。無閭之玗。萇弘之碧。錯落填委。流耀旁燭。琵琶璇璣。璀璨纖
縟。珍怪羅列。奐若崑崙之積。至若地秀雪山之草。峯多蘊玉之石。蓋偃千
歲之松。聳百圍之木。雄偉傑特。是為火維之喬嶽。下俛重湖。𢓜望廣潒。
儗滄溟與渤澥。濤蹙天以漭瀁。波瀄澎湃。蕩空無垠。懷山廣隅。滲藹𠗟沄
轟霆礜石。駕雲沃日。所帆摧檣。崩濤捲雪。盡灩雲夢而灑斗域。渺日谷而

薄月峫。飛流濺沫。炎皆股栗。濫岱與與負嶠。沃澌臺而潋方壺。閬風別陽
塱崋岊𡾟。吞舟之鰌。横空之鱣。突杌孤游。鬐鬣刺天。水豹潛牛。邀蹊塞港。
戕風起怒。舞河溿而飛。倜儻。提封之内。鄉縣殷賑。右極零陵。欲蒸吐湘。左
界宜春。遂暨萍江。林麓川澤。跨谷彌岡。木則白欒并閭。栟梓豫章。摐棐楩
楓。㰇爽㰇㰋。灌叢垂陰。蔚若颸𤇾。魚則有鱒鰽魴鱮鮎鮹儵鰱鱘鯇鮹鰽
鮫鮐䲢鱀。鮻鮒鯡鯆。又如鯿似鼈而無胃。鱺似鰒而無鱗。魷鳥首而魚尾。
鰩準翼而魚身。詭類殊不可具云。羽蟲則有黄鵠玄鶴。鳲鳩鴽鴇。鵁鶄
鴰。鴈王鳧鷖。沉浮往來。雲集霧飛。候鴈之羣。茲焉攸聚。形儗鸝鶖。性殊鶡
鷺。動必以時。行必以序。賓取秋北而春南。臣取秋朝而春去。銜蘆見譏。
稍遠慮。離網豈欲隨軒。匪慕墮摩月之哀響。饕雲表之玉露。禮聞贄幣之
肅。清入水馬之句。色皎霜前之白。聲斷驚寒之浦。沸弁斬剸。不可殫舉。於
是若動若植。物物遂生。叶氣横流。薰為太平。雖枯栟朽株。猶能蒸出芝菌
以為瑞物。而況乎脩竹之萌。宜其挺挺對莖。猗猗並榮。儼若蜀道之兩筇
宛如仙掌之雙莖。固異槐龍之交翠。豈同檜屋之俱青。若夫同頴之禾。共
稃之米。草有合歡。木多連理。松或交柯。藤乃並蔕。木欒雙頭。金芝合矽。至若
比目之鰈。相依之魚。俱飛之蝶。雙翔之鳧。共命之鳥。比翼之鳥。儆瑞牒以

求比。非此君之與俱。若僕者徒頌於盛美。百分未究其一偏。蓋莫能悉數也。老人騳然而咍曰。荒哉。結習之累德也。予實楚人。稱誦符瑞。論無訛有。信晰漢唐之末俗。而熟五季之衰緒矣。焉識唐虞三代之盛德厚。夫三五之與也。以至仁而得天下。詳人事而略符命。蓋禎祥所未嘗言。史官靡或書焉。于斯之時。鳳凰儀廷。或鳴岐山。嘉禾合穗。符應斑斑。歌於詩。詠於書。時豈誇而異之哉。直紀其事常爾。先生曾不是思。顧燿流俗之么麽。無乃左乎。予將曉子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和順寂漠。質直素朴之治。以移子之滂志。粤若稽古。勳華立制。繼天而作。以履帝位。文命接統。興王所自握乾符以御極。闡坤珍以善世。蒸人乃粒。萬國作人。黎民於蕃。德博而化。方茂穰災。溥暢王靈。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順其生。湯克寬仁彰信兆民。大德懋昭。建中于人。惟盤之銘。德日日新。萬邦惟懷。諸福荐臻案典謨而校業。眇在昔而論勳。暨蒼籙之興起。以迄成康之際。上恬下嬉重熙而累洽。盛倉廩之堀櫛。仁澤潛厚草木。鋪景鑠揚偉績。人神之和允浹。刑蓋措而不弍。豈特夸一草一木之茁。一虫一魚之異。以為觀美云爾哉。今夫納舜大麓。陰陽和而風雨時。斯乃天之所以瑞神堯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斯乃天之所以瑞舜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斯乃天之所以瑞大禹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斯乃天之所以瑞成湯也。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斯乃天之所以瑞文武也。時也。昭太素。示敦朴。鏡太清。棄末作。篤耕蠶之本務。損麗靡之奇飾。四民安土而樂業。閑邪而存誠。復汙樽抔飲之質。貴蕢桴土鼓之真。飯用土簋。歠尊土鉶。采椽不斲。服御無文。金玉弗珍。珠犀可捐。於是黔黎瀹塵洗垢。返朴還淳。含和而嬉。優游形神機巧之源息。禮讓之風行。咸怡愉而自得。擊壤歌曰樂哉。孚斯世。而議者徒味典謨訓誥之空言。罕究勳華三王之高致。唯先生好古博雅。又徒漱芳潤而咀英華。不入於道德。而放縱於頹波也哉。且夫天降甘露。孰與雨則霡霂。雪則優渥。地出醴泉。曷若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朱草生。孰與庶草蕃廡。百穀用成。金芝九莖。曷若九穀如雲。麟鳳在郊藪。孰與牛羊被野。麀鹿麌麌。黿龍游於沼。曷若洿池無數。罟魚鱉不可勝取。山出器車。孰與大路越席。昭其儉歟。山車垂鉤。曷若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山得銀甕。孰與田家老瓦之適於用。山出丹甑。曷若野人土鉎之為正。野獸併角。孰與爾羊來斯。其角戢戢。衆枝內附。曷若桑無附枝麥秀兩岐。東平木連理。孰與拔茅而連茹。南郡白虎仁。曷若奸吏不暴民。黃龍見成紀。孰與朝廷多君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曷若三光全寒暑

平。虎渡河。孰與守令之政無苛。蝗不入境。曷若瀆池無桴鼓之警。稽穀生香。野蠶成繭。孰與男務耕耘。女脩織紝。而全家之飽暖也。予徒夸尤物之可珍。而未諭唐虞三代之尚德也。知美竹之為祥。而不知六籍之無有也若夫握河紀之錄。命曆序之辯。斗威儀之紀。楚靈均之問。顧野王之傳。柳宗元之漫。謂陶唐有河圖之文。虞有白琯之獻。夏有應龍之畫。商有玉女之薦。周有魚鳥之慶。而成康有醴泉之汯。皆出於瞽言亂嘲。豈聰瞶之宜眩矣哉。老人之談未終。鹿城先生。茫乎氣讋。惕然自失。蹐揩而走。老人曰復所僕請規予以正符之篇。賓既受業。喟然歎曰。猗歟郁歟。班馬之所冀如。豈唯老人之宗正。蓋乃會逢乎昭代也。鯫生固陋。未聞大道。敬承嘉言。敢書紳以識之。其詩曰。於赫正符。正符煌煌。唯德是徵。匪物為祥。沐浴膏潤。至仁汪濊云誰之思。唐虞三代。爰鋪鴻藻。典謨風雅。猗歟緝熙作鑒千古。劉公是先生集瑞竹。叢幹同本往來者因以瑞名貫節偶相並。雪霜終不迷。應將古人比。孤竹有夷齊。梅聖俞宛陵集禁中瑞竹同本異莖。孤竹二君子。聖人知獨清。但將奇節並。何用首陽名。李俊民鶴鳴集德老瑞竹。主人本望夙來棲。遂把孤根特地移。不念平安猶未報。誰教節外強生枝。籜龍日日斧斤間。可惜孤根託處難。待得上番成竹後一根遂作

兩枝看。胡銓澹菴集張道人所居池上瑞竹一莖雙尾生客有詩次其韻。瑞煙一抹著人濃。好竹猗猗水允溶。雙尾欲飛簫裏鳳。孤標終作笛中龍。葉寒靜夜工延月。筍美凌霜巧御冬。大禹不勞空扇暍。清陰遮斷火雲峯。項安世悔菴後編十月初還至潭州題王氏瑞竹圖。王君手持瑞竹圖。要我作詩仍自書。我書不慳詩亦易。政坐此君難位置。我欲搖毫寫作雙竹吟。却見數節一幹非商參。我欲援琴撫作孤竹曲。又見二妙同升巽榮獨。卜子夏子可為我謳。一柎二末秬黍秋。清人一韍攢雙矛。肥泉同本末異流。觀射父子可為我釋。一少二多何卦策。以奇承耦震初爻。以耦乘奇兌三索。我為二子書此言。請君持歸君家看。展卷一問青琅玕。是易是詩然不然。沈繼祖梔林集瑞竹歌為黃端臣作。　康成山下草。開元宮裏花。草開誦經成書帶。花驚羯鼓開紅霞。誰言草木生無知。是理感通形影隨。況乎虛心物乃應。允矣此君不吾欺。染之淚成斑。泣之筍生山。吹之為簫鳳凰下。擲之在江蛟龍化。此君真有靈。天瑞關諸人。連理柯。合穎禾。比之瑞竹未足多。子黃子使我歌。融融曳曳閨門和。黃香扇枕古稱孝。傅之雲仍能則效。黟川竹並十三莖。風梢霜幹節月明。上庠小試先羣英。如此竹數榜此名。我知造物不相戲。天啓其衷或在此。食蓮有所感。藝萱有所思。

君對此竹將何為。移孝為忠當自期。伯夷叔齊甘采薇。程嬰杵臼扶孤危。始終一節斷不移。汗青所載是男兒。司馬温公傳家集草木類同而種殊者竹為多。杭州廣嚴寺。有雙竹相比而生。舉林皆然。其尤異者。生枯樹腹中自其頂出。森然駢竦。樹如龍蛇相縈矯首研然。予見而賦之。　雙幹標枯腹。青青凡幾霜。龍騰雙角直。鯨噴兩鬚長。詎欲尋支遁。安能問碎疆。屢來非別意。未與此君忘。　上苑通丹禁。脩林繞玉堂。周阿紆鏤檻。並榦擢新篁。蕭灑駢瑤甃。連翩拂璧璫。虬騰雙角直。鯨噴兩鬚長。曉泊煙華重。晴留雨氣涼。分音成律呂。齊秀待鸞凰。碧借雲霞潤。清依日月光。物情知有謂。天造固無方。比節羣誠合。虛心至道彰。吾君愈勤德。不敢有嘉祥。韋禹自鳴集卜煥之求雙竹。　結屋清江上。憐君雅趣深。自移雙竹種。分得半簷陰。特立夷齊節。相看管鮑心。秖應風雨夜。聽此兩龍吟。胡銓澹菴集次韻撈文明雙竹二首。　脩脩各直節。凜凜唯虛心。定自古慈竹。化為今義林。梢雲駭抽翠。臨池疑釣金。天衢期對躍。焉用水中吟。　霜臺瑞自異。露雨恩非偏。影與月鎖碎。梢因風折旋。詔應飛二節。馭請執雙鞭。忠孝知無愧。君家舊兩全。　次韻答撈即蔚文雙竹詩。　孝悌通神明。精誠塞天地。至和被萬物。枯朽有生意。合檖本各隴。連葉產幽砌。一稃或二米。異體乃

同志。附枝感殊方。併角格非類。胡為篔簹君。奮發意甚銳。對嫋鳳尾新。臥聽龍鱗碎。非偶異鄭齊。其睦如魯衛。空遺三代直。未受五月醉。如君家弟兄。凜凜能世濟。不愧孝哉言。更盡友于美。永肩相依心。那得惜别淚。兩青峯莫並。雙玉筍可比。當宁方賢賢。聯轡定偕計。同榮追咸寧。繼美躡貫至。

雜文咸寧王尹湳木連理。　余家有故園。園中可圖録。天然一派根。一根生兩竹。一長復一短。比之如手足。長者似乃兄。短者弟相逐。我見人兄弟。少有相和睦。竹分長幼情。人豈無尊宿。將竹比人心。人殆類禽畜。常記五六歲。不見還啼哭。及至長大時。妻孥相親族。咫尺不相見。相疎何太速。不顧父母生。同胞又同腹。旦夕慕歌歡。幾能思骨肉。枉安人鬚眉。而食天五穀。靜思若斯人。爭及園中竹。　和楊提幹雙竹韻。　君不見。兩矢不救鄢陵弃。由基漫誇射穿七札蹲。又不見。兩莖紫陌生高稜。去聲李賀妙作戇贈。豈如此竹闘新詩。凜凜霜臺俱一時。並抽筍犢冰玉操。對挺籜龍風雪姿。歲方大旱當隆暑。望霓人快爭先覩。此君儻有意作霖。朝來似覺煙雲吐。　城西寓舍生雙竹用溫公雙竹韻。　境似篔簹谷。寒筠澹野堂。㸃泓滋靜節。雙榦茁幽篁。未歎依文砌。還曾傍飾璫。竝抽新雨後。俱欲拂雲長。外直影不曲。中虛心自涼。交應羞管鮑。淚不染英皇。確守猗猗操。終親

穆穆光。不孤端合德。有與雅同方。好異誠非偶。思齊義益彰。勉旃符瑞應。孝友學王祥。葛立方歸愚集

葛立方子直宗丞細香亭産雙竹。　君家葛陂龍。生子獨空山。騈頭王嬰兒。半脫虎豹斑。異哉竹連理。下俯蒼雲灣。誰為小掠削。如合雙髻鬟。直上兩股分。蕭瑟青霞端。湘浦列英娥。香山聯素鸞。懸知直節公。未肯甘獨鰥。東床瑚璉姿。瑤落閬仙官。未為尺一挽。枯藤且盤跚。我亦閑處着。嗜好同醎酸。摩挲此雙㲄。容我俱躋攀。恐便踏龍尾。枳棘難栖鸞。

蕭蕭淇園姿。也作三畝陰。草木臭味同。戛戛難同心。中有拂雲榦。對峙鏘琴琳。楚越自肝膽。異體成同襟。雨過兩龍吼。風來雙鳳吟。膠漆有陳雷。參商無関沉。心期等無二。其利乃斷金。旌之赤玉欄。寫以朱絲琴。雙竹琴調主人有内美。忠誠凳明簪。此君為君出。無知乃知音。我詩何足絃。聞美不得情。安得河中文。為君告來今。[illegible]先生集

考功直舍牕前雙竹。　牕外脩篁共一根。亭亭雙榦為誰分。夷齊二子清相似。本是同生孤竹君。清江三孔集

孔武仲題勝師堂雙竹。　累石為峯太謹嚴。故排雙竹鬭脩纖。天風似亦喜清凈。特竵枝梢為掃簷。宋元憲公集

范宰義厩閣觀雙竹奏御。　曲盞叢楹地。檀欒瑞植場。靈姿紛並秀。圓節儼相當。聯景知宗茂。同根識榦彊。翠浮睢苑日。寒待帝園霜。合響天供籟。分枝玉

蔦蒼。即看蕃寶實。儀鳳就佪翔。趙清獻公集題杭州雙竹寺。粉籜雙雙脫。脩篁兩兩高。同心齊管鮑。並節漢蕭曹。寒歲霜威慄。炎天暑氣逃。此君真可異。吟遶不知勞。胡文恭公集後苑觀雙竹。　瑞植昭天産。祥枝感帝臨。均承元化力。同抱歲寒心。異禀笙簫質。全包律吕音。孤根皆出地。勁節約成林。蒙潤非煙近。含滋御水深。風前交吐籟。月底互翻陰。秋實思威鳳。春條宿綺禽。留觀停翠葆。託賞集華簪。蒼震猶乘卦。商巖近作霖。天支從此茂。長覆玉山岑。王文(憲)公集得全翁惠雙竹謝之。　湯胙萬茅土。孤竹壤最微。培植五百載。一朝生夷齊。讓國各遠引。大義高一時。叩馬不能止。甘餓山之西。尼父屢歎息。確以仁歸之。英氣塞宇宙。化此封國竒。亭亭同一本。矗矗分雙枝。伶俜千古操。不受霜雪欺。混迹叢薄下。何意求人知。全翁尚幽討。一見開兩眉。霜鉏劚清曉。急遣蒼頭馳。移來適莊前。臺甓培新泥。配以雙石友。商聲歌采薇。異物不虛出。或為當世規。紛紛果帛謠。媿死夫奚疑。我老復多難。新有令原悲。伯也壽且康。幸得相娛嬉。朝夕對此君。再拜祝以祈。願爾生意茂。子孫達蕃蘺。同保歲寒節。無媿淨信庵中題。

又和書隱詠雙竹韻。　庭前有雙竹。來從信義里。得全實惠予。欲成人之美。陋巷老兄弟。栖栖不足比。配以歲寒交。殷勤祝清祉。我無淇奧姿。何以

答深旨。一朝書隱仙。晚步杖珠履。袖中出長篇。光芒照屏扆。侯喜不云乎。弟子今服矣。欽齋語益精。使我頗有泚。竹本獨立操。忽有雙榦峙。此種不常出。偶爾一根止。若使竿竿然。人心必玩弛。並蒂與雙實。麥岐木連理。皆以罕見奇。竹豈異於是。其類三十九。束手就風靡。七賢與六逸。清狂尤可鄙。一心師夷齊。行己當有恥。所以聖之清。凜凜七篇裏。求仁得仁又何怨。斯言敬誦吾夫子。蒙隱詩集題留君所居雙竹。

夷齊千載上。英風常凜然。那知清臞骨。不隨物變遷。化為雙琅玕。離立碧雲邊。風枝自酬答。月影相廻旋。下視凡草木。稹懦殊未悛。嵐光一披拂。氣欲吞渭川。緬懷昔詩人。曾歌相府蓮。形容比妖姬。擁背爭乞憐。何如兩龍孫。清廟圭璧連。君看歲寒姿。正色傲霜天。相對聳高節。猶羞採薇肩。我聞富貴徒。列屋堆金錢。盈車買奇豔。池館誇芳妍。堂前植姚魏。堂後號猗漣。人非日月逝。荊棘蒙荒煙。君家亦豪華。嗜好一何偏。千葩不過眼。愛竹心獨堅。天工遣尤物。得得供詩篇。大嚼對此君。端能較愚賢。鄭紳伯詩賦何仲敏雙竹送其往上庠。

粉節繞高二尺盈。長竿故故作雙生。夷齊骨相飡風瘦。岳湛精神洗露清。三嘆古來寧有種。一朝君得不無情。曾看變化乘風浪。頭角嶄然世共驚。曹魰秘隱集

千巖萬壑碧嶙峋。客有雙成瑞此君。破籜猗猗聯綠玉。並梢

裊裊舞清漪。巧穿怪石嵌空地。色映虛亭窈窕雲。比節合心皆美事。孤高
殊音。不同群。陳造江湖長翁集次韻陳倅趙宰雙竹。 兩君深結此君緣。
句裹蕭參墮我前。筍茁便應欺瑞麥。詩成端合付雙蓮。緫聞儷影斜新月。
風廢騈梢裊綠煙。會擬韓公頌連理。爲渠小斅枕書眠。曾勛松隱集吳郡
王家雙竹。 環碧亭邊碧玉枝。森森連避指多姿。節涵宿雨蒼龍並。梢舞
晴雲翠鳳差。傲雪凌霜俱有志。懷仁抱義本同時。戚垣密協如苞瑞。盛事
應先禰衮知。竹齋沈子壽集朝中措生日生雙竹論兵齒頰帶霜寒。清似
碧琅玕。好是天然風韻。琳宮瑤館清閑。 華筵初啓小欒。二八新對朱顏。
便好更添樊。素雙枝元應雙髻。中興江湖集風聲同一嘯。月影分兩痕。見
此雙清節。夷齊今返魂。王十朋梅溪集本是一根出。相期同化龍。慎毋輕
翦伐。雲路定相從。元韓性五雲漫藁石上雙竹 石上不植茅與菅。孤根
自作雙龍蟠。老鞭無土不復長。枝柯盡秃如漁竿。窮年種此清蔭少。一日
百看心腸酸。風霜憔悴久當盡。常恐鳴鳳無朝餐。或云神功獲龍種。程嬰
杵臼非艱難。凌霄跨霧會有日。莫怨斐雪天風寒。吳澄支言集御史譙齋
瑞竹卷。 相君遺下公安種。御史重開私第祥。幻作靈根長枚葉。顯教清
節傲冰霜。貞心匹配朱家栢。餘蔭依稀召國棠。好是四時如一日。共看耐

久保青蒼。虞集道園學古録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折竹插之而生枝葉。近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冠萊公故事以為徵。名其堂曰瑞竹。而詠歌之。薩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至所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者壽。今為中朝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孚于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寫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曉暾。直節有生資地力。虛心無愧荷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孰更論。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笻杖看淇園。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筤獨出千叢裏。翠節駢生數尺餘。此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折筳已向靈氛卜。亦說能歸似兩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令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匼匝。孔明廟東栢闌珊。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程雪樓集薩德彌實謙齋御史瑞竹。　江南御史彈琴處。插竹為撥竹自成。不見稚叢緑節上。渾疑鄰筍過墻生。清陰已比甘棠愛。直氣先占衣繡榮。廻首荊臺舊亭下。高枝應有鳳凰鳴。李莊簡公集庭植家瓊山水北小園頗幽勝。予頃寓雙泉。每食罷招鄰士杖策訪之。園有小亭常

與客對奕。因名坐隱。今歲亭側。輒生雙竹。庭植二子皆卓然有立。造物者産此以瑞其家庭乎。作長句贈之。　桃笙澀勒護成林。並立亭亭一徑深。月下競看雙鳳影。風來時聽二龍吟。冰霜不改夷齊操。富貴無忘曾衛心。寄語園人頻愛護。等閑莫遣斧斤侵。桃笙事見柳文。晉人多以龍鳳名其子。東坡答馬中玉詩。靈運子孫俱得鳳。慈明兄弟孰非龍。靈運謝氏。慈明荀氏也。又泉士黄與善會友堂課諸生作移竹詩為賦一首。　綠竹名清友。書齋植最宜。根深知舊壞。葉密帶新梢。寒暑時須易。冰霜操不移。影寒金鎖碎。聲振玉參差。引鳳符周運。為龍待葛陂。諸生頻掃㩍。琴海每相隨。張廣角青士集　脩然並立玉儀容。襟韻飄飄一氣同。千載夷齊今復見。再生長揖問清風。　聯枝通本表天章。更喜移栽白玉堂。形入畫圖朝魏闕。太平天子恍禎祥。戴表元剡源集　董氏雙岐竹。　山莊一對青青玉。瀟洒天然同幹生。說與人間好兄弟。時來林下聽風聲。吳禮部集嘉定黄氏瑞竹。　揀川誇瑞竹。黄氏見高門。富貴應如此。時來豈有根。　曾聞冠公竹。揷地竟成林。勿謂彼非瑞。清風猶至今。喻良能香山集　朝爽之前瑞竹習生。　好竹逾千箇。明堂習習發生。月明連理影。風細合歡聲。矯矯雙鸞舉翛翛兩鳳鳴。秖應三昧手。綵筆畫難成。丁復檜亭藁　張瑞卿家瑞竹。　和

陽和氣應。瑞竹瑞鄉家。雨色雙竿並。霜根四節丫。姑蘇溪氏奓。凉國趙公瓜。盛治多休徵。長吟越歲華。國朝僧宗泐全室集題宋生雙竹圖。渭水邊頭兩半晴。同根生處異枯榮。宋君似有不平意。為寫人間弟與兄。夭矯雙龍勢欲奔。風生筆底虎頭孫。乍看不省是圖畫。霹靂一聲開蟄門。錢宰臨安集宅德氏雙竹。此君一本森雙幹。恰似孤竹生夷齊。清風節操終並立。明月環佩長相携。或騎兩龍齊上下。又挾蒼鳳隨高低。何當聯鏘入雲去。玉笙吹向瑤池西。非空上人集題扇面雙竹。月作白銀盤。照我青琅玕。碧天凉似水。一鏡舞雙鸞。

靈竹

李衎竹譜 靈竹生蜀中大面山。竹根如龍首耳角眉目天然而成。見輿地記 豚宋黄庶伐檀集靈竹詩 俗傳孟宗所泣斑竹也。今為鄂州寺。綠陰清晝竹蕭然。歷歷當年泣淚痕。千古舜妃湘水底。心應憔悴有懃魂。

異竹

宋史五行志。雍熙三年四月。眉山縣獻異竹圖。端拱二年七月。彭山縣民家生異竹。淳化三年十月。朗州異竹生。四年十二月。榮州獻異竹圖。太中祥符元年八月。黄州獻異竹一本雙莖。十月龍水縣華嚴寺。舊截竹為筩。引水忽生枝葉。長二丈許。知州姜宣以聞。六年七月。新津縣趙豊村。竹一莖十二節。上分兩岐。知州崔歇以聞。赤城志 白石梁顯德王宋詡聖王廟。二竹

一生。紹聖元年。四節分二岐一生。紹興二年。高二千二節分二岐神止一位。後人因兩立之。又以異竹分岐遂不敢易。並山有白石峰。陰晦常聞笙鼓。任昉述異記郭仲産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以竹為牕櫺。遂生枝葉。長數尺。蔚然成林。及孝建中被誅。夷堅支海山異竹州。巨商張愿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未嘗失時。紹興七年。因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得一山。脩竹㞼雲。彌滿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船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葬魚腹。仙翁幸教。如何可達鄉閭。翁指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桅檣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纜衆凝睇船内見一竹尚存。争欲轂買。曰吾不論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荅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立約。約定愿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翻悔。然我實不識為是何寶物。而汝曹競欲售如此。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珈山聚寶竹。每立竿於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吾畢世舶游視鯨波滔天如平地。然但知竹名。未嘗獲覩也。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愿始嗟嘆而付之。予謂温州未必

有倭船到岸而舊客妄得見錢以詢彼人也武林紀事紹定戊子余寓居崇新門外蔡湖橋薄氏別墅屋之南有小圃雜種蒔花木其年四月偶得一株小石薜荔遂以枯竹一枝令行條閱月餘其枯竹忽有新葉數片青翠可愛見者驚疑此竹非比揚柳之類易活為祥暨季夏房下一妾忽無故溺水而死已丑歲余復寓護聖第六將薄親屋居寢室後有竹半畝是春忽生雙竹一本自根上數尺分而為二扶疎可喜後至七月姊氏一疾不起遂知萬物之反常者非為吉兆皆妖也元曹伯啓漢泉續集跋淮東宣慰使思齋異竹詩卷植此君於家庭兮為憐天質之脩然培養得遂其初兮矗觀王蔔之嶄然吾欲抱綠綺於清陰兮鼓秋風而聽琅然縱歸馬於通衢兮看妖紅俗紫之媚時而嫣然者也宋李公明集月山方丈之前異竹祗竹因賦小律幽深浮世遠清勁小牕開人力不到處山靈著意栽敲風鳴夜室含露滴秋階了了真如境禪人莫厭來許有壬至正集安僧宣慰異竹移竹曾教竹不知附鞭蜩腹已端倪化工談笑出七子人力栽培無幾時地墳只疑龍獻角實成應有鳳来栖何須辨怪如歐老留作甘棠慰去思陳旅遯青士歌聯異竹　君不見湘陰有竹王為肌點染妃淚斑斑皮一桃瘦節弗滿持化作祥龍飛葛陂虞妃葛翁未生時竹

能自幼趣軒墀。真君觀東雲逶迤。邪邪萬竹其猗猗。一竿嫵媚獨秀出。底馬同本表兩岐。翩風翼比理聯續。清魂返本疑夷齊。世知得竹瑞斯觀。我知竹因人孕奇。人不以竹自為足。為竹史縱栽培基。丹房候熟竈欲歌。黃婆姹女相追隨。孕得稚子尤纍纍。偶者自偶奇自奇。既而又見出班種。盍亦千百成龍兒。他年元都搖光葵。劉郎懷傷種桃詩。那時為君譜宗支。君能已與妃葛陂同作族屬居瑤池。宋沈繼祖梅林集異竹歌。竹在公安邑

萊公祠堂。真皇將幸太清宮。檜枝一夕轉雲風。真宗將幸亳州太清宮。一夕風雷檜枝轉南而北。因謂御愛檜。雖言草木無知識。聖心自與天相通。當時翊贊推萊公。如魚縱壑雲從龍。澶淵決策勳蓋世。向者勸幸多懟容。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勸幸蜀。自古功高讒忌衆。孤注一擲言巧中。為臣不容況失身。萊公以欲廢劉后事泄貶海上。獨有精忠天可動。委身炎海不生還。行路之人亦悲痛。公安插竹無根生。至今百年凌霜青。班班有色間野粉。恐是當時淚染成。吾聞草亦能指佞。人聞芝能旌孝行。孰謂此君而無靈。賜碑旌忠此其證。御篆神道碑。首曰旌忠。君不見。大風拔木合穎禾。管蔡其如周公何。

恠竹

新唐書蘇世長傳。世長子良嗣。還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恠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

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弃之徙雍州。

集書怗竹供後　方廣道人希先。緣靈源閣大緣事抵南徐。西山居士祝

子固一見忘形為出世侶。子固舊藏怗竹奇甚。求所以付畀者無有。於是

持以供之。北湖居士吳則禮云。希先道人來自南嶽。所謂祝融廬阜洞庭

彭蠡。固已置之鉢袋子中。今復得此竹。行且取鉢袋子懸之。歸示五百尊

者。以為一笑。雖然此竹在達磨為衣。在臨濟為棒。在德山為喝。在曹溪為

拂子若也。薦得。則黃面可呵直拄橫擔。了無所碍。如其不然。是為柴片驢

橛。歷劫殃禍。希先歸見堂頭試以舉似。政使瘂却方廣老人。未為奇特。會

麼。只欲携渠尋衲子。寧論要汝撥天關。子固名仍。希先名法太。大觀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書。宋歐陽公集怗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

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

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

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

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

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决。是

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

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歟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王黄州小畜集怪竹賦　余西齋植竹數百本。歲二月春驟雨蒸。榦葉競茂。至有侵堦凸檻。突垣破墉而出者。余憐之作怪竹賦。其辭曰。地載天覆。萬物中育。孕怪鍾奇。在此寒竹。籜卷呈粉。竿脩揭玉。背守節以無倚。亦虛心而自牧。姑有山別稽青。水辭湘淥。植于幽院。映吾華屋。泄甃璪以蘸翠。檷掃朱而間綠。負霰淩雪。經寒過燠。雖對植以自持。終幽囚而不足。爾乃陽拔氣蒸。煙膏雨沐。雷借力以根裂。石礙枝而節縮。蛇不暇蟠。龍焉肯伏。垣衣薄以愁破。苔錦斑兮恐觸。扉奔兕突角出乎寒濤。虎退軀藏尾翻乎空谷。吐翳含埋。利昏疾旭。魍魎攸憑。鵂鶹夜宿。叢弗吾管。攔莫我束。碧瘦見骨。青乾露肉。伴蒼翠於筍石。鬭查牙於古木。醉擲玉簪。戰遺金鏃。磧沒兮沙埋。鋒殘兮刃禿。矢竪戈倒。矛攢戟矗。排撻我砌蘭。踐蹂我籬菊。幷

井有擱兮桐埶庭設檻兮柳桔弗坦弗夷且踡且跼不若我張展任性縱横隨欲闘角爭牙而離叢出簇者哉於戲斯竹有實兮霜乾露熟俟丹鳳兮來乎羽族斯竹有本兮雷撤雨沃化猙虬兮龔乎水畜旣賞而不足復爲乎怍竹之曲曲曰竹之管兮可調律而正乎風俗竹之幹兮可釣璜而取乎天祿伶倫呂望忽焉歿兮空森森而怍人之目矧夫子之所不語兮宜以此君而自勗

人面竹

李衎竹譜 人面竹又名兕面竹又名佛面竹又名佛眼竹兩浙江廣俱有之去地上一二節皆左右邪正兩節相對中間突起長圓宛如人面或多至十數節之上始平正如常竹筍亦可食人多採以爲柱杖福建人呼爲佛眼竹東坡送與羅浮長老者即此竹也或云天竺國所産者形似尨奇 紹興府會稽續志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本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書曰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 武陵圖經志 人面竹其幹與常竹無異惟近根處節鱗次而差長又有斑竹紋如玳瑁類湖湘所産皆出建陽人多以爲杖 延平志 人面竹將樂順昌皆有之僧舍及豪家多植於庭軒以爲觀翫 [illegible] 人面竹類云出慈利黑石山之下然未之見也 宋鄭剛中北山集 說人面竹嶺南以人面竹爲柱杖蓋竹之奇也其節跡密不齊密則節相去不以寸

前平後擁。擁處傴僂下向類人之背。平處上方下銳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顧凱之所譜竅篇者。是必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心洞洞然也。嗟乎。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心不同如面。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或非也。人面而人心者固稱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體似。故以人面目之。曾不知中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面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

許綸涉齋集人面竹詩　共識此君面。誰知面目真。清風猶立懦。奇節仰先民。

洪适盤洲集　惟奇存相法。妍醜出天真。此君無二貌。正是葛天民。

張虞卿青士集佛面竹　雪根分秀來西域。清滿中華數百年。老去一枝歸掌穩。隨行時復對金仙。

鬼面竹　俄驚魍魎滿深林。漸覺清颸爽素襟。物惟翻令人愛惜。形容雖惡本無心。

蔡九峯集聖竹一名人面竹　建安志中土宜錄。獨是山中產奇竹。連根錯節勢如蹙。文采縱橫爛人目。當年禹制荊揚貢。篠簜箘簬爭來送。三邦所底皆有名。不聞有竹如此靈。竹乃人面形。人可禽獸情。杖之足以相依憑。取節便可觀其生。龍孫矯矯端有神。葛陂春雨煙漠漠。變化頃刻風雷驚。

龍頭

竹 雲南志 順元山澤有龍頭竹。根曲倚峭壁。狀如龍首。

龍鬚竹

李衎竹譜 龍鬚竹生兩浙山谷間。與猫頭竹無異。根下節不甚密。折為篾。平細柔韌。筍籜微紅色。斑點差少。味甚美。但筋滓頗多。日乾可致遠也。張南軒集 石陽山谷間有龍鬚竹。高不盈尺。細僅如鍼。寘石斛中。莫春生筍森然。元張廣貞青士集 泥蟠日久奮蒼髯。夜雨春風長碧纖。頗恠巧工裁製得。波濤吹上玉堂簾。

龍牙竹

李衎竹譜 龍牙竹。出永嘉大羅山。其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電之異。人下山即止。二月筍。

龍鱗竹

李衎竹譜 龍鱗竹。江東西及湘潭之間俱有之。亦人面之類。徑三五寸。兩節曲屈相對。中間突起如龍鱗狀。三十餘節之上。即如常竹矣。

龍尾竹

李衎竹譜 龍尾竹出雲南。每節止長二三寸。枝短葉密。觀之狀如龍尾故名。

龍公竹

李衎竹譜 羅浮山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長丈二。謂之龍公竹。常有鸞鳳棲宿圖志云。

龍孫竹

李衎竹譜 龍孫竹。亦名龍鬚竹。生辰陽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者無不具。張得之譜云。予頃過一朋舊家。見盆池崑石上有小竹一竿。長六寸許。枝葉蒼翠。根旁別生二白須盤屈水

中伸則長於幹五倍龍鬚之稱疑出於此。張南軒亦嘗移寘石斛中。暮春生筍森然可喜因賦詩云小竹如針能具體方春茁筍又堪憐。乾坤妙用無余欠。隱几旁觀為莞然。

鸞竹 李衎竹譜鸞竹生開封之進德里。昔孔希彥縱雙鸞其上後鸞去而孔亦歸真每疾風起。竹常作鸞鳴

鳳尾竹 李衎竹譜鳳尾竹生江西。一如筀竹。但下邊枝葉稀少至梢則繁茂搖搖如鳳尾。故得此名。

鶴膝竹 李衎竹譜鶴膝竹。又名木槵竹。生杭州西湖靈隱山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如鶴膝。人亦取為柱杖。生於閩嶠者。俗名鼓槌竹節約擁腫。而堊管削宛如鶴膝。筍可食葉世程閩中記云鶴膝竹出古田縣。似靈壽杖。不須治削可以扶老。人多取以扶老。高續古似孫有次韻陳校書送鶴竹筍詩云竹如鶴脚瘦交加。鶴識英英玉露沙。一見已知仙骨健。高於越箭更無差。元張廣貞青丘集纖骨蒼肌擁節稜仙風吹下九皋聲。令威一去今安在。華表千年空自名。

龜文竹 李衎竹譜龜文竹出湘全間。嶺南安南皆有。文類暈竹。彼人但以斑花之似者。輒取以名耳。

玳瑁竹 李衎竹譜玳瑁竹出湖州諸山中。薛翊異物志曰。竹似筋籐。斑駁如玳瑁。

魚

腸竹 李衎竹譜魚腸竹贊寧云今詳魚腸必名必像實而作其竹細而屈筍亦可食梁簡文竹賦有魚腸雲母之名謂竹色如雲母者名雲母竹色如魚腸者曰魚腸竹昔歐冶子鑄劒其四曰魚腸蓋精煉之鐵闇白而微青故以魚腸之色比之贊寧以象竹之細屈恐非立名本旨也

魚尾竹 李衎竹譜魚尾竹西蜀邛州西十里許白鶴山白鶴觀古昔仙人四目老翁得道之所其山生細竹葉上每一梢末有細籜左右相對一二寸許二籜亦對生如魚尾狀視之宛如細魚人傳四目老翁釣魚其下折竹貫之遂成此種又名穿魚竹

斑鱖竹 李衎竹譜斑鱖竹出建安其斑花如鱖魚之狀春夏之交出筍美可食

白鱖竹 李衎竹譜白鱖竹建安城北沙洲所產夏筍甚美竹色微白以對斑鱖竹故得此名

鷄頸竹 李衎竹譜鷄頸竹又名鷄脛竹篁之類大者不過指許竦葉黃皮強脆無所堪施筍美有青斑色瀘江山岡之所饒也贊寧謂鷄頸竹博文録云狀似蛇雉皮日休詩鷄頭竹上開危徑鴨脚花中擿廢泉鷄頭竹未詳戴凱之竹譜鷄脛似篁高而筍脆稀葉梢杪類記黃細張廣負青士集距爪深堆翠羽濃勇餘風定漫從容無端立向書牎下渾欲

清談對宋宗。

鷄腿竹

雲南志畧　鷄腿竹。出廣西道宣撫司。止一處有之。每節上大下小。如鷄腿狀。故名之。

哺鷄竹

李衎竹譜　哺鷄竹。又名鷄蒲竹。出蘇湖山中。人家庭院亦或植之。不甚高大。凡八種大槩相似。節葉差異。筍出亦有早晚。食之極甘脆。嘉禾人以𦬊竹之筍為哺鷄筍。湯與權云。春鷄哺出時。此筍出故名。非也。吳郡志。哺鷄竹。葉大多濃陰。雖圓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鷄之生子衆多故名。吳人謂鷄鶩伏卵為哺。番禺志云。鷄蒲竹。

鷄窠竹

李衎竹譜　鷄窠竹。江南處處有之。為篾柔靭。秋生筍。每一竿有十數筍繞之。如鷄抱子。

象牙竹

李衎竹譜　象牙竹。出會稽山中。大槩與常竹不異。但筍出肥壯。微彎屈且純白。狀如象牙故名。筍味甚佳。嘉禾境內。亦時或有之。

鹿竹

抱朴子內篇仙藥卷　鹿竹一名菟竹。處處有之。高不過一尺二三寸。二月始生一枝多葉。狀如竹而短。根如荻及菖蒲。概節而平直。或云即黃精之別種。

白鹿竹

李衎竹譜　白鹿竹。亦名白竹。又名遺竹。出連州抱腹山為多。莖色白。節間微有綠。土人待出筍後。隕籜放梢。乃搽之以灰煑水浸作竹布鞋。或搥一節作幕。謂之竹拂成

布一疋。纔重數兩。

鹿頭竹

李衎竹譜見范旻邕管記。

猫頭竹

李衎竹譜猫頭竹。一名貓猻竹。處處有之。江淮之間生者。高一二丈。徑五六寸。衡湘之間者。徑二尺許。其節下極密。上漸稀枝葉繁細。筍充庖饌絶佳。此筍出時。若近地堅硬。或礙磚石。則無間遠近。但遇可出處。即穿土而出。猶狸首鑽隙無不通透也。故寓此名。亦有高止一丈許者。下半特無枝葉。人家庭院栽植。枝葉扶踈。清陰滿地。殊可愛悅。然竹身下麤上細。竿大葉小。不宜圖畫。廣中出者。筍味不佳。江西及衡湘間。人入冬視其下地縫裂處掘食之。謂之冬筍甚美。留不取至春亦腐朽。別生春筍為竹。福州人訛為麻頭竹。桂海虞衡志貓頭竹質性類筋竹。葉極細如柳眉。望之纖纖然。種之難蕃。筍極大。比江湖間貓筍少味未必同一類也。宋馮太師集猫竹說。澥所說猫相亂。昨三月中有二事人以為常。吾切私怪之。一常事人以為異。即猫相亂是也。州園有牡丹數十本。油紅一本。惟發兩朶殊可愛。三月五日。命賓寮作歌樂。環坐劇飲而賞之。是夜暴風雨併吹折。他花無損者。自後思之。廼先皇帝晏駕日也吾意以為帝王之上儼天下萬神莫不即知。殆城社之靈有所告且有所責耳。可怪也。端兒生七子。班兒生二子。相去止三數日月餘。端乳不能給。

稍避其子。子嘵然不絕聲。班頻視之。遂取其三子以歸乳之。四子亦相繼往就乳。既而二母同一處乳兒。無彼此之辨。芸叔來此見而異之。止以為笑而已。張子立龍圖嘗為吾言。其友人家。二猫生子。一母死。一母兼乳之託予傳其事。吾疑其妄也。及見此。雖知其非妄。然乃物性之常。亦不足恠也。猫性近人。又異於犬馬。捕鼠乃其職也。相乳安足恠耶。但人家少有二猫同時生子者。雖同時生子。亦少有母死。與子多而乳不給者。乍見故恠耳。嘗謂禽獸亦禀陰陽五行之氣而生。安知其無仁心耶。犬馬知其養也。雞知其義也。至虎豹則不知。特其遠人而莫之見也。汝言有類退之說西平王家有所取也。董生行有所勸也。退之未必親見也。見之尚不足以為異。況承虛而文之。以誑惑天下之耳目耶。猫狗衆人所畜養之物也。二家之祥。是衆人皆不祥也。二家之有行義。是衆人皆無行義也。退之深罪剖股者。而不知其說之自相近也。古人有取禽獸草木之無知無識者。以為祥為感。盜虛名以載於史冊者為不少。吾每讀其妄處。恨不親見其人。唾其面而數之也。往時東川任伯傳郎中廬墓。自稱有甘泉瑞鹿之異。至今梓人以為口實。近得湜報。箐內有瑞竹二本。昨汝以猫為孝友所感。今湜又以竹為孝友所感。吾平生行己。自有本末。豈區區求合於猫竹之徵。以

買斉名恠。行效古今。賤丈夫者之所為哉。蓋小子未之思也。故書此以曉汝仰録一本寄歸以曉湜。毋使鄉人笑吾之涉道淺而受若等之諛言也。

洪适盤洲集穹枝迴鳳尾。健笥迸猫頭。安得真致此。匆為羣鼠羞。許綸涉齋集迸穴穿籬出。貍奴知幾頭。真能叅王版。足可當珍羞。元張廣員青士集纖纖脩尾拂空青。恍似貍奴勢欲行。半夜月明風弄影。定應山鼠穴中驚。

蟲竹

李衎竹譜蟲竹生七閩山中。叢生如蘆。每節生一蟲。如新蟬之未翼者。外無竅隙。隨竹而生。竹將老乃穴其傍而出。今婺州東陽山中亦有之。

茅竹

李衎竹譜茅竹一名鬼竹。在處有之。似茅而小。概節分明。宜與菖蒲並植於水石間。宋王安石臨川集張奉議茅竹子。由辯才碑老於南山龍井之占以茅竹自覆。五馬渡江開國處。一牛鳴地作菴人。晉元帝五馬渡江一馬化龍言金陵也。一牛鳴地見將呂望之使君。注王維詩。回看便鳳闕。相去一牛鳴。佛書尼車河側去人間五里。一牛鳴地。結盤茅竹纔方丈。退之羅池碑蛇蛟結盤穿築溝園未遍旬。我久欲忘言語道。君今來見旬文身。傳燈録。言語道斷公行處滅。又三祖信心銘。言語道斷去來。今旬又見微隱鈔。思量何物堪酬對。捧喝如今總不親。有僧問洛普禪師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何那个親。對

日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見傳燈錄。又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喝。

沉竹

李衎竹譜沉竹生延平山谷。質重易沉。削為小弩箭。投水亦沉。遇風不為欹側。射者取焉。

笻竹

李衎竹譜笻竹。又名狹竹。又名扶老竹。又名慈悲竹。凡二種。出西蜀。廣志云。出廣南邛都縣。近地一兩節。多屈折如狗脚狀。節極大而莖細瘦。高節實中。狀若人剡。俗謂之扶老竹。山海經。龜山多扶竹。注云。邛竹也。高節實中。名扶老竹。南中僧人。取作拄杖甚佳。然不可擊揞。擊則隨節斷折。故此亦謂之慈悲。枝葉與常竹無異。昔張騫西至大夏。見峨嵋山中一種細如箭簳。人呼為佛拄竹。游人攜歸。置於佛所。蜀都賦。為笻音邛竹。又作笻音乃叮反竹。硯譜云。西域以此竹節為硯。竹之堪杖。莫向於笻。磥砢不凡。狀若人功。豈必蜀壤。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縣同。古今事通。羅浮山記。笻竹本出邛山。此山時有之。鄉老多以為杖。漢書張騫至大夏。見笻竹杖。問賈人云。市之身毒國。注即天竺國漢書張騫傳云。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太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在大夏東。身毒國有蜀物。則其去蜀不遠矣。詳張騫傳文。則邛竹乃素出於蜀。非自河源得之而植於蜀也。宋景文公集贊曰。葉細而脩。大節踈圓。用以為策。自漢

而傳。竹生下濕地。擘之偶節而斷。亦有斑文。似南方毛竹。文尤炳㸌。或濫州蠻中多有之。節大而澤。張鷟在大庾所見者。黄庭堅豫章集筇竹頌。偉邛崍之美竹。初發跡於牂牁。有山而不險。有水而無波。金聲而玉節。故貫四時而不改柯。郭子遺我。扶余澗阿。坐則倚胡牀棐几。行則隨清笠綠蓑。吾衰也久矣。視爾畏友。予琢于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涪皤不負筇竹危而不扶。顛而不持。惟筇竹之負涪皤。元張廣貞青士集。青冥固守足生平。歲晏能堅鐵石稜。白首或從天上步。玉階端的仗君登。

筰竹

李衎竹譜。筰竹出筰都。今黎州是也。其高參天。常起嵐霧。邛筰人穴山數十丈。用此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謂之卓筒。牝者爲筧。牡者名筴。以取鹹泉煑鹽。張得之譜。別出筴竹者。恐非。

毬竹

李衎竹譜。毬竹每於杭州街市人家見之。植盆檻中。高不過一二尺。下獨竿。上叢密。別無種類。人力爲之。以筍初解籜時。折去上稍。則竿杪雜出小枝無數。三二年後。枝葉轉密。盤欝團圓如毬之狀。繁細可愛。故名。

寸金竹

李衎竹譜。寸金竹。生欝林等處山中。枝葉一如淡竹。但節節勻密。相去二寸許。從根至梢。圓正衡直。作釣竿黏竿最妙。

胡孫竹

李衎竹譜。胡孫竹生江西吉贛間。在處有之。與

常竹同。但節梢平。日中無陽礙。兒童戲取作角吹之。鳴鳴有聲空通故也。

羅漢杖竹 李衎竹譜羅漢杖竹生紹熙府。即古榮州也。東有榮黎山。山中産此。屈曲如龍虵之狀。

弔根竹 李衎竹譜弔根竹。又名扶根竹出温州沿海山中。蓋取釣絲竹根上有小枝葉者。漸漸出土。移入盆檻中。以竹杖扶持懸起。為几案之玩。非別有種也。

曲竹 李衎竹譜曲竹叢生。每箇必存曲勢。無有直者。朱丞相勝非閑居録云。太學感化齋堂後貯廊東西各有叢竹。勢無不曲。自是一種也。郭仲産湘中記云。昭州平樂縣榮山多曲竹。臨安志云。安隱院在桐扣地有曲竹。竹根有數節曲處。僧多取以為杖。林公麟詩云。直節稜稜是此君。耳孫却以曲為名。首陽山下知難種。亦可斜封向管城。杭州府志安隱院在臨平鎮。唐清泰元年。吳越王錢氏建。有曲竹。東坡嘗賦詩。其竹出土有數節。屈曲可愛。人多取為杖。故老相傳唐丘隱士。丹成羽化。植竹杖於此而去。其竹皆曲。詳本志。宋樓攻媿先生集曲竹 放出一頭地。出墻梢更新。傍人為稱屈。素志肯求伸。苦節變甘節。曲身成直身。青霄看直上。莫忘手援人。元張廣貞青士集曲竹 低垂頫地非天性。直節冲霄在本情。蠖屈一朝能變化。海天頭角肆峥嶸。

雪

竹

李衎竹譜雪竹生江西。枝葉如筆竹而稀疎。每節長二尺許。其薄比江蘆差堅厚。筍色純白故名。或云孟宗冬月哭而生筍者。即此竹也。

張得之譜云。出清源深冬生筍冒雪。一云即江南竹筍之早出者。魏泰東軒筆錄王荊公嘗書牕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及罷相居金陵。或謁公。公邀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僧房因誦此句。公撫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宋鄭剛中北山集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淅瀝。寒入茵被。光在牕壁。晨興啓户。四顧皓然。乃堦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顧見高標困扼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擊脩篁之凍壓。覩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沉。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娟娟其復淨。節落落以難合。寒梢一伸。所謂比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松栢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謏屈。分嶰谷之餘暖兮終繻蓄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凍。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朋黨遽消。其氣舒而體閑。則二疎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

正同。雪兮未止。弗甚漉漉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奚不爾。亦有窮卧偃蹇於環堵之間者乎。誰其引之。使惓然而起。韓澗泉集生想孤山雪竹壓羅礙過之勝。　詩亦長語爾。細思有何情。稽稽青眼妝。種種白髮生。不如織口住。時復信脚行。折竹松邊路。孤山羅雪清。周紫芝太倉稊米集騰餘賦東墻雪竹。飽食枕方便。過午茶未杵。撥火理殘香。倚窗翻故楮。尋我東墻偶。枝節散腰膂。朔風寒蕭蕭。脩竹靜楚楚。枝頭雪猶在。秀色乃如許。竹固不受寒。豈但不受暑。老翁日日來。相期伴君語。誰能與俗人。呢呢作兒女。張南軒集和元晦雪壓竹韻　山行景物總清奇。知貴山翁幾許詩。雪急風號聯騎日。月明霜淨倚欄時。江湖續集適安藏拙餘藁續卷古汴武衍朝宗積雪折竹有感　清脩抱節碧欄東。雪雪俄摧玉一叢。擬奏道弱勁勝六。秖愁天路有剛風。元楊仲弘詩題雪竹圖　飽經霜雪性堅強。拔起危梢百尺長。大節挺然雖屈撓。渾如宋璟立班行。　國朝劉基覆瓿集雪壓江邊脩竹林。沅湘晚色起愁陰。川光蕩漾空青闊。山氣玲瓏太白深。未得稍雲邀鳳宿。可能暵水學龍吟。無人谷裏吹春律。直節虛中恐不禁。劉文簡公集題杜孝卿所藏任君謨雪竹圖　龍嵓肖次自高閑。愛寫蒼龍雪裏看。還記小窗微月底。凭欄相對不知寒。龍嵓任君自號

也。道園遺稿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凰臺畔

閱盡雪霜心似鐵。高風惟許歲寒知。林清源詩

中為雨栗。君看青琅玕。一夜成白玉。張廣

工。六花飄舞翠林風。群峯浪起兼天湧。可惟蒼

葉和李敬夫雪中竹韻　鳳尾搓空掃玉塵。春

葉靜中間不須乘興訪安道。且獨開樽慰此君

州還江縣山中。湖湘間亦有之。大如筆管。高不

梢杪。枝葉叢生。葉短如桃。劈篾織箄極細滑。不

篾亦可織笠。

䈬竹

李衎竹譜䈬竹。生廣西安南

之譜云䈬竹墨皮有文。每節

一如苦竹。大者可為柱。小者亦堪雜用。

簍竹

李衎竹譜簍竹

大槩如䈬竹。其

竹譜篠竹生安南山中。亦如䈬竹。但枝葉圓長綠淨可喜。

箄竹

李衎竹譜

東諸郡。

或倍之。圍一尺許。出博羅縣者。節及二丈

笠五月出筍。亦可食。未成竹時。亦可飯

[illegible]竹也。

竹　笣筍筤笣竹[illegible]鄉有此竹。[illegible]煮以為布。吳都賦云笣筍抽節。

篳竹　字[illegible]

篳竹出[illegible]九真。葉踈而大。每節相去六七尺。土人取嫩者。鎚浸紡績為布。名竹𥷤布。或云彼中亦名篳竹。戴凱之竹譜云。篳體虛長。注云。篳竹大如腓。虛細長爽。嶺南夷人取其筍未及竹者。灰煮以為布。精者如縠。番禺志云。篳竹每天旱。竹上有蟲蛀眼子即死矣。中有物青白相雜。如骨灰狀。是謂天竹黃。按天竹黃本出於鏞竹。雖相迷竹亦有黃。作九力減。則知此竹所出。當亦不及鏞竹也。

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8
ISBN 7－5326－1285－6

Ⅰ．海…　Ⅱ．　Ⅲ．百科全書—中國—明代　Ⅳ．Z2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64254 號

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

出版：上海辭書出版社
地址：上海陝西北路四五七號
郵編：二〇〇〇四〇
發行：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所
經銷：蘇州市藍邑書店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麗佳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八九〇×一二四〇　十六開
印張：四三
插頁：四
版次：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
印次：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〇〇〇一—七〇〇〇
書號：ISBN 7－5326－1285－6/K·203
定價：肆佰捌拾圓

HAIWAI XINFAXIAN
YONGLEDADIAN
SHIQI JUAN

ISBN 7-5326-1285-6
9 787532 612857 >
定　價：肆佰捌拾圓